

資平譯品

集



現代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7927B

資平譯品集

張資平譯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in black ink.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1602248~~

目次

另一種被壓迫者(山田清三郎).....	1
馬車(藤森成吉).....	7
女人(金子洋文).....	11
難堪的苦悶(山田清三郎).....	19
礦坑姑娘(松田解子).....	33
草叢中(藏原伸二).....	44
暴風雪(小川未明).....	75
某女人的犯罪(江口渙).....	101
士敏土罐裏的一封信(葉山嘉樹).....	154
地主(藤森成吉).....	160
壓迫(田村俊子).....	194
不幸的男子(武者小路實篤).....	252
街路裏(小川未明).....	313
別宴(谷崎精二).....	329
夢醒了(華田一郎).....	345
最後列車(加藤式雄).....	366
無產階級者(小川未明).....	398

資平譯品集

另一種被壓迫者

山田清三郎

一

田欣生的病勢一天一天重起來了。

——畜牲！創世書局的榨取者！“世紀的苦悶”已經重印至十版了，……版稅一文不給！

在工場裏做工時代唯一的真摯的友人 Y 在薄明的十支燭光的電燈下望着頰肉完全瘦落了的，像骷髏般的欣生，不住地咬牙切齒的痛罵。

二

欣生以由二十年間的生活得來的悽慘的體驗為基礎，

忍着飢餓，懷着公憤，好容易才寫成功的作品，就是題名“世紀的苦悶”的長篇小說。他領了點賤價的稿費，——僅僅比買原稿紙的價錢稍為多一點的稿費，就把這篇小說賣掉了。創世書局是以出版社會問題和思想問題的書籍出名的，而且在出版界是十二分有信用的。“世紀的苦悶”在創世書局出版後，田欣生的名一躍而為文藝界之驚嘆的對象。讚賞和羨望之聲好像洪水般地向他襲來。

在讀書界也捲起了一種強烈的衝擊和恐怖的波濤。

凡是讀了他這篇創作的人，他的思想立即轉變過來，對作者抱十二分的同情，咀咒一切的壓迫階級。年輕的學生們讀了他的創作後，個個都想提起手槍和木棍去打殺那一輩無恥的坐吃他人的汗血換來的結果的人們。但他們青年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於是個個都患了神經衰弱症。

當然，“世紀的苦悶”的銷數突破了創世書局的記錄。

創世書局的經理鼻兒高高地向批評家們和各新聞記者大吹其牛屁，說他有先知之明，說他有穿底眼，能知道埋藏在地裏面的寶。

以很少很少的稿費買得“世紀的苦悶”的創世書局所賺的純利不消說是很大的。

在文壇上本沒有一個知友和田欣生，現在也有友人了。

並且很多利用創世書局爲宣傳而開的出版紀念會的機緣來向田欣生求交際的文士。於是在小街路盡頭處的貧民窟裏，有不少特意來拜訪他的來往。

田欣生一時之間以爲自己是在發一場夢、

三

“人的良心是不可靠的！我們要用特種方法去克服這一班良心主義者！”

Y 坐在衰弱極了的田欣生的枕畔。看見他骨都像瘦削了般地一天天地瘦落下去。他暗把懷中所餘剩的錢略數了數，他憤恨起一班號稱文士，號稱理論家的人們來了。

田欣生的病是盲腸炎，同時併發腹膜炎，病勢很沉重了。從前頻繁地來看他的友人們現在也絕跡了。

“欣生，來了一張問候你的病狀的明信片。”

有時也接到形式地列着好些文字的明信片。欣生也略曲起絕不許振動的身體來再次三次的讀。

如果明信片是由比較有名的作家或有名的批評家寄來的話，他定要說：

“他倒還親切有心。”

他得了這樣的形式的安慰，就像忘了痛苦很喜歡般的。

Y 當然不明白欣生心的思，覺得有點奇怪。

四

Y 寄了幾封信去創世書局訴說欣生的窮狀。但當欣生初病時寄來了二十元的藥費以後，創世書局再不見有一片瓦屑寄來。

創世書局的經理常向社會標榜，創世書局的出版物決不是專為營利的，是要作一種文化運動，謀促進將來的新社會之建設的。勞働組合的一員的 Y 是很知道這些事的。

“恐怕是郵差還沒有送到來吧。一定是書局忙的緣故。”

Y 對書局的經理總是這樣的用善意的解釋。聽見在窗下走過去的犬的足音，胸口便跳動起來，以為郵差來了。

五

“今夜裏怕難得過去吧。”

附近的醫生因為診察費和藥費欠得太多了，很率直地說了一句話後，就冷淡地走了。

Y 本來先有了這個覺悟的。但到此刻給他作了一個最後的宣告，腦袋上像給人打了一槌，吃驚不小。

過了一忽，意識恢復了時，輕輕地偷出外邊，跑到相隔半里多路的郵局來。

寫壞了幾張電報，才寫成功一個電報打給創世書局的經理。

“欣生危篤，請即來。”

欣生沒有親屬，也再沒有和他關切的人。

六

Y 感着一種極大的不安，眉頭上像給火燃燒着般地焦急起來，神經也不成其為神經了，像給野原的寒風吹了的。一夜過去，天又亮了。

“報呢？”

欣生無論如何窮，Y 報紙是每朝不能不看的。他先看滿載着有魅力的書籍或雜誌的廣告，其次看文藝欄，這是他看報的常例。

但在今朝他不能動手了，Y 沉默着把報紙展開，送到欣生的眼前來。

頭輕微地點動，輕微的笑也浮到他的口邊來。

但祇過了一忽，欣生快要斷氣息了。

像想說什麼話，雙頰微微地在鼓動，但終沒有聲息。欣生的眼睛緊閉了。

“欣生！欣生！”

Y 握着有點微溫的欣生的手在狂叫。但到後來知道他的生命已告了終結，一陣心酸，洒了幾滴眼淚，他又着腕坐在欣生的牀前。

“我連日好幾天不到工場去了。”

Y 忽然望見掛在燻黑了的柱上的壁曆。但祇一瞬間，他又爲欣生的後事焦慮起來了。

不見有人從創世書局來，也不見有信寄來。

丟在欣生枕畔的報紙的一面登載有創世書局一流的有刺戟性的廣告文字，就是“世紀的苦悶”的廣告，約佔了報紙的半面。但在廣告後段，還添着一段是：

“一面和極度的飢餓及困苦奮鬥，一面爲本書嘔盡心血的著者，現在患病頗沉重，聽說性命已經危在旦夕了。

一九二八，二日譯於上海。

馬 車

藤森成吉

K的遺稿之一部。——

……祖母過於爲一家的將來操心了，把在赴東京遊學的途中的父親叫了回來，要他繼續很古的家聲和先人經營的商業。

老祖母祇有個孫兒，何以又肯割愛叫他到東京去讀書呢？當然父親爲這件事出的力很不小。不過老祖母也有這個願望。在村裏本有神童之譽的孫兒，她想他定能達到那個希望。

“你如果進東京的學校，就要把你自己學成有坐馬車的資格才好。”

馬車又何以這樣地惹起她的注意呢？當我未出生以前，她一生涯祇一次的到東京去見世面。在那時候最使她驚異

的，最使她尊敬的就是馬車。威風凜凜極其都麗的都會上的馬，磨得閃爍地發光的黑漆車蓋。叮叮叮地響着轉動的車輪，穿着發亮的金色的鑲邊制服的御者。……

啊！在車裏面舒服地坐着的人豈不是個天神麼？

安然地考進學校後，每逢假期回家來時，她好幾回都向我問馬車的事，可是我終辜負了老祖母的期望了。我不學法科了。被開除出來了。被送進監獄裏了。出獄之後還是始終受着刑事的監視。自己的用功教會了自己向馬車叛逆，馬車也對我絕不客氣地復了讎。不孝至極的孫兒喲！我想着祖母的永久失望，唯有微笑。

但是世界大變了。到近來馬車本身自消滅了。近代是汽車全盛的時代了，由封建向資本的一大推移！但舊夢在舊時代仍然存在着，祖母現在一定為夢見馬車之頹廢而悲歎。祝她老人的平安！

K 爲什麼死了的？恐怕凡讀過報紙的人，到現在定能記憶着。做個革命運動的最勇敢的鬥士，受着那一部——否，社會的大部分——的反感的他，有一晚和同志們集會，在歸途中給人用手槍暗殺了。犯人是某某會的著名反動團體的一員。犯人雖然當場捉着了，但推測前後的事情和犯人的態度，明明是受了他背後的有力者的指使。這無論誰人都深信

的。

在各勞働團體和社會運動團體的協同之下，K 的葬式很樸素的舉行了。胸血仍染滿着繃帶，他的遺體被運到葬場去了，由兩匹馬拖着的葬儀馬車運到葬場去。

這個馬車和死者是很不配合的，漂亮的，有威勢的，眼睛給黑布遮住了的褐色馬，爽快的蹄音和輕輕的車輪音很和諧。車窗的周圍插着金紙的蓮花，窗口的半部給重的呢質窗帷掩住。……

這種古風的奢侈的葬儀當然做了送葬者間的話材，騰沸起來，

“到底是什麼道理嘍？”

“據說是別人寄贈的。”

“葬儀馬車是寄贈的？——那一個？”

“姓名不知道。但附有一封信來，寫‘在君生前思念君的一女人贈。’信裏並且囑咐要用這馬車運死者的遺骸。”

“那就奇怪了。這不是很風流的話麼？K 生前沒有聽他說過。”

“御車的也不知道是那一個麼？”

“說不知道。”

“恐怕是前兩個月，K 在那機關雜誌上發表了那篇文章

的緣故吧。”

“若是故鄉的祖母聽見了時，不知如何的喜歡。”

“無聊！這有什麼！這完全是 Bourgeoisie 的有惡意的開頑笑！”

“可是還附送了一個小花圈，他們說。”

“啊喲！K 萬歲！”

一切是在金色的晚秋時候。

1928, 4, 27, 譯於上海。

女人

金子洋文

一

兩個人約有二十分鐘不說話了。

男人面色陰暗地凝視着靠近扶梯的簾角。

女人覺得男子的這種表情很有趣，望了一望男人的臉，但祇一閃動，她的視線又投向窗外去了，她眺望給梅雨濡溼的叢綠。

“熱了一點點。火息了它好不好？”

女人看着自己的肥胖的膝部說，但她覺得房裏面的悶熱反使她生了一種快感。

“你什麼時候都是這樣的。你在呆想什麼事情？”

“不想什麼。”

“無論什麼時候你都是後悔吧。”

“或許是的。”

“比不後悔的總好些吧。”

“你不後悔麼？”

“咳？有點……”

“有點……？”

兩個又陷於沉默之境了。男的臉色比先刻更陰暗。但女人還是一樣地像很快活，始終微笑着。

“你喜歡這樣的氣候麼？”

“不喜歡。”

“爲什麼？”

“悶得太辛苦。”

“我是頂喜歡這樣的氣候，像喝了二三杯酒般的，心裏很好過。……我常常像這樣的把房門關緊，在火盆裏生起火來，一直使到自己流出汗爲止。於是聞着白粉的香氣，油的香氣，還有其他的一切香氣，就好像在劇場裏看戲般的，心裏十分好過。”

女人這樣地說着，袒露出她的雪白的胸部，有曲線的胖胖的膝也露了出來，紅色的長襖衣也在污染了的外衣腳下露出一部。

“你這畜生……”男子心裏這樣想。“她當自己是什麼樣人呢？也不過是一種油香或汗香吧。……”

“所以我不喜歡華麗的房間。”女人再閃動她的視線直向着男人。

“蓆是破爛了的，房裏也滿染着煤煙，那就再好沒有了。衣服也給油白粉和汗染得重贅贅地穿着最有趣。我什麼時候都想這樣子過去。……”

“夠了夠了……”男人發出絕望的沉重的聲音攔阻着她的說話。……男人的臉上像起了痙攣，顏面筋肉歪動起來。他突然發生了一種衝動想把女人絞死。

他倆又繼續了長期間的沉默。

“我要到樓下去了呢。”女人笑着說，男人的心像跳躍起來了，向她發怔一時說不出話來。但他勉強地像發謔語般地问了一句。

“又要去做工作了麼？”

“是的還要扎五十把。”

“爲什麼要做這末多？”

“這是對丈夫應盡的義務。”

女人說了後，向他作媚笑。

“啊！我要快點離開這塊地方才好。”男人喘着氣暗對自

已說。想盡情吸一個滿腔的新清空氣，鬱積在眼裏的數分間來的印象和胸裏的憂鬱也想儘量地吐出去。他這樣想。

但是什麼事也幹不成功，荷包裏面祇有三角錢了。他這時候像臨死的病人想提起千鈞之石。他祇好把話頭轉移到別一方面。

“你的丈夫喜歡你多做些錢麼？……”

“那當然啦。能多做些錢，他的脾氣就好些……所以我今天不擔心了。”

“扎一把扇有幾個工錢？”

“四厘。”

“四厘。……太便宜了。”

“但扎多了，就有個數目了。”

女人這樣地說着，臉上浮出一種鄙吝的淺笑，好像在說“這又和那件不同嚟。”

“一天可以扎幾把？”

“一百二三十把至一百五十把，不一定。但到這裏來後，每天差四十多把了。”

“四四……一角六分。……”男人像窒息了般的，他想現在祇有這兩途了，不殺死女人就自殺，就二者中不能不選其一。男人橫臥在蓆上，閉着眼睛。

“太熱了些。”她的雪白的胸脯更袒露得寬了。她用掌向胸前拂了幾拂，忽然說。

“啊呀，你滿額汗呢！”她把上半身移近男人的身體，伸手揩他額上的汗。

“額冷得很。你身體上不好麼？”

但是男人不回答，臉色蒼白的，全無血色。

“喂！……”她斜靠着他的身體般地湊近他細聲地說。
“你不把那點錢給我？我要買香粉了呢。”

“啊！你殺死了我吧。這樣痛苦的我！”男人急喘着暗暗地對自己說。“畜生！你看錯了人了。你當我是什麼人？…………”

“你沒有錢了麼？不夠五角錢也不要緊。”

男人忽然地氣惱起來好像沉積在體內一處的血突然一齊流向頭腦上來。他昏沉沉地立了起來。從懷裏掏出祇有三角錢的荷包交給女人後，像滾着般地跑下了扶梯。

但女人一點不理會，祇在數污髒的三張一角錢的鈔票。

“啊，有了這些也好了。”她像這樣的說着，很滿足地在微笑。

二

外面的梅雨還是濡濡地不停息。

周圍很寂靜，聽不見什麼聲息。

窗簾緊閉着，火盆裏的火熾烈起來了。污穢的房子裏充滿了異樣的氣味。

骯髒的破爛了的蓆子上面散亂地堆着紅色的襯衣和綠色的腰帶。女人的梳子遠遠地拋在房的一隅。

這是能使他胸口顫動的一種奇異的光景。“你的手段太殘酷了喲！”女人這樣地說着很滿足的在微笑。她的雙手時常伸向後面，像溺水般的，閃動她的眼光看男人的臉。

“你坐到這邊來吧。”女人撒嬌般地說，“我要看給梅雨濡溼了的叢綠呢。……”

男人離開了窗口坐到一張矮桌子上來，但他的眼睛像患了熱病般地儘閃着光不轉瞬地凝視着女人的姿態。

“可以了嗎……”

女人在熱烈的慾望中疲倦了般的喘着氣說。但男人由矮桌那邊像發命令般的高聲的說。

“還要，還要……”

“啊啦！哈，哈，哈，哈！”

女人昏迷迷地望着男人的臉在笑。

“你今天像有點變了樣子呢。”

× × × ×

男人再回到矮桌子上去，但是還用命令的口吻高聲的說了許多殘酷的話，女人都很喜歡的——聽從了男人所說的。

“夠了！”男人像哭了般的呻吟着說。“畜生！今天有大把錢呢。”

於是男人把有點脹鼓鼓的荷包擲向女人面前來。

劈地一響，……強烈的音響。女人忙抬起眼睛來閃動眼光向他作媚笑。她把荷包取過來，像小孩子般的喜歡叫出聲來了。

“這些都是給我的？我真喜歡啊！”

“由你拿去吧。……”

“裏面有多少……？”

“你的貞操的全部。……”

“啊啦！啊啦！啊啦！”

女人忽然睜圓她的眼睛叫了起來。

“我不要這許多嘍。”

她說着把才打開的荷包再閉回去，攔在一邊，坐着沉思了一會。

“那末……我要一點吧。”

她說着再拿起荷包，由約有十元的荷包裏面取出兩張五角錢的鈔票來。

“我祇要這個數目。”

她說了後，覺得沒適當的地方安置這兩張鈔票，祇把污穢的鈔票緊握在滿染着汗水的掌中。

“你看，前天少給了二角錢，要補給我。今天祇多要你三角錢。可以吧。”

女人這樣的說着又向他嫣然一笑。

一九二八，七，十九，於上海。

難堪的苦悶

山田清三郎

一

K君真的死了麼？我不願意相信有這回事。因為相信了，於我有極大的痛苦。但是在報上的記事已經不許我再有懷疑的餘地了。

“你看，死的還是他啊。”

“不是的！”

我生氣地說，把筷子丟下，睨視了一下妻的臉。

“但是在他懷裏發見了有T團團員的名片。”

妻也不服輸，在反駁。

“蠢材！這就可以證明死者是K的唯一的證據麼？”

我心裏十二分的焦灼，立了起來，再不情願和妻說話

了。

“啊呀！發氣了麼？到什麼地方去？吃完了飯去吧。”

“我頭痛，散散步去。”

強顏地吐退了妻後，急走出外邊來。

二

妻雖然沒有固執她自己的見解，但是 K 君還是死了，——投水死了！

H 區江東橋附近的死尸，……年齡二十五六歲，……身材短小，鼻高，……T 團團員。……

K 君還是死了。挨不住饑餓和病苦自殺了的。今早 M 報上揭載的僅僅七行的記事已經足以使我不必再懷疑了。

約半月前妻對我說，她曾夢見 K 君的憔悴枯槁的樣子，和幽魂一樣。悄然地在廚房後門口顯出來。

“因你不在家，我對他說你出去了，他臉上就表現出恨恨的顏色，後來靜靜地消滅了般地不見了。……你想是不是 K 君病重了呢？”

“蠢東西！這樣忙的時候還有工夫去相信夢麼？”

我那時候這樣回答了妻，把妻的話完全否定了。——或

者………？

我這樣想着，又不免忽然地擔驚起來。但又想，儘關心這件事，自己實在關心不了。

——你這卑怯者！爲什麼那時候不到H區的貧民歇店裏去看他一看呢？

到現在想來，真是一種追悔莫及的恨事。我的心頭突突地躍動，痛起來了。

三

那還是淺春的一天午後。

我說到外面散步去，把K君引誘到這個墓地邊來。幾次想說，都躊躇着說不出口。到後來下了個決心。向K君發出最後的宣告了。

“我呢，如果勉強把一家的生活打得開時，也不敢向你說這些話。在沒有對你說以前，我就不知如何地痛心啊。K君。請你原諒我，原諒我家的窮狀，……”

低着首，閉着眼睛，把這些話說了後，K君忙伸出他的隻手叫我不說下去。

“對不住你了！”他說。

“S君，自我到你家裏來後，你如何地爲我受痛苦我是很知道的。……今天爲止，是的今天爲止，今天我一定搬出去。S君，回想起來，真的對不住你。自出獄以來，多承蒙你招呼了。……”

氣窮力盡了的衰頹的蒼白臉上浮着堅決的神氣他的聲音很像在腹底受了壓榨，逃了出來般的。我聽見他的說話真不知要如何地回答他才好。

深陷入眶裏去了的全無光澤的眼睛。

不自然地蒼白地浮腫着的他的全身。

散步時稍多走點路就很辛苦地喘不過氣來的他。……

心臟……結核。……

離開了我的家，出去後怎麼樣呢？……

但是在我，再無能力容留他在家裏了。我的經濟狀態到底不能容留他住在我家裏了。

傷感的人道主義再要不得了。救他的不單限於我一個人。我已經盡了我的所能了。……

“那末，K君……”

我很快地接着說，

“你今天定可以搬出去麼？”

“我不能再攪擾你了，我就流落也不忍再累你了。……”

啊！那好了，我一家的生活得到解放了。由明天起，我夫妻倆祇打算我們的生活就好了！

“對不住你了，K君，望你莫怪我。”

我才把急促欲斷的呼吸接續過來，忙握住K君的手。但看再無氣力回握我的手的K君的臉上明明地浮着一種絕望和困惑的暗影。……

是的好像昨日的事般的。但實在過了三個月的事了。那時候墓地周圍的樹木都裸着枝幹。現在不滿裝着顏色鮮麗的綠葉麼。

……但是現在K君早已脫離了這個塵世了。自和他別後，他到底是怎麼樣過活的呢？

四

“我問你，K先生到底是什麼時候才能夠搬出去。”

“又來了！你不該這樣的胡說霸道！”

“但是儘住在我們家裏怎麼得了呢。米店肉店不把現錢是不送貨來了的。並且他的病又不是尋常的病。”

“你就這樣地看着我們的同志，讓他死麼？沒有參加實際運動的人應該援助因為參加過實際運動而失敗受罪的

人。這是我們的義務！這是我們應繳納的税金！”

“但是，但是，家裏的狀況也……”

自K君到我們家裏來後，我們夫妻時常低聲地爭論。但是妻所歎訴的也決不是全無理由。

寫小說，寫賤價的小說。儘寫，盡量地寫，一個月也僅僅二三十圓。並且這並不是按月固定的收入。

“掛號信。”

“那個寄來的？”

“你看……”

“又是寄了回來的原稿麼？”

儘寫，寫好了後寄出去，但馬上就退了回來。生活情狀是這樣地慘痛的。

不安！……恐怖！……

無間斷的生活上的脅迫！

在這時候沒有意料到的K君突如地走了來。

他並不是和我有什麼深關係的知己，也並不是我的親戚。不過當他入獄——以潛入兵營裏去發散鼓吹軍隊赤化的宣傳標語的罪名而入獄——之前，曾來訪過我一次。這是因為有這樣的關係，——他曾寫有許多像火般地燃燒着的，富於叛逆精神的詩投稿到我從前編輯的思想文藝雜誌上來

發表的關係。——

“問你到月底怎樣好呢？這一次老家方面的生活費是不能置之不問了。救人雖是義務，是應繳納的稅金。但像你這樣老實蠢笨的人在這世界上怕少有吧。”

有一次妻這樣的對我說，我氣極了，突然地攔了她一個嘴巴。

——但是因為迫近眉際的貧困我終不能不在妻面前屈服了。

K君自殺了。由我家裏搬出去後，因為饑餓和病苦投水自殺了。……但是這是不與我相干的，不與我相干的。

啊！K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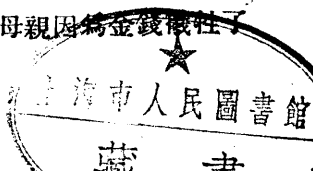
五

入獄之前來訪我的K君是個氣色很好，意氣軒昂的青年。

“現在是保釋中。但我想無論如何總要進去住一年間的。”

“你對於你所做過的事不覺得後悔麼？”

“請你聽我說。在我入營中，我的母親因為金錢犧牲了



她的貞操，因此，給父親殺死了。殺死了母親後，父親馬上刺穿自己的咽喉自殺了。這些慘禍的原因完全是個貧字！但是，我若可以不進營時？……總之，這完全是制度不良的結果，社會不良的結果，組織不良的結果！……後悔？連我的目的一部分都還沒有達到，祇覺得其可惜。作算被宣告死刑，對於我所犯的一切罪過決沒有一點後悔的。”

最初我以爲他的神經有點變態了。

單純的興奮。……叛逆精神之自己陶醉。……

可是和他談了一大批的話後，漸漸的我對他表同情起來了。胸部也像痛痛地受了刺般的。

他的熱情！

意氣！

正直！

他才是可尊敬的我們的同志！先驅者！鬥士！勇敢的殉難者！……

“出獄的時候務必通知我。如果有什麼困難，無論什麼時候請到我家裏來。祇要我能力做得到，可以爲你盡力的。”

“我真是個畸零人，沒有一個朋友，以後務望你不吝指教。”

我的伸向他的手，緊握着我的手的他的力量。和我的視

線相碰着的他的眼睛滿溢着感激之光。

但是我對K君果真忠實地履行了那時候所約的麼？…

……

六

下冰雨的寒朝，差不多完全不在我們的記憶中的K君，一年之後，突然地走來訪我。……

“有客來了喲。”

聽見妻的聲音，覺得客太不自重的來早了，蹙着眉根走出來看時，一個給寒雨淋溼了的青年揹着一個污穢的包袱，他看見自己就叫起來。

“啊！久別了。”

有點浮腫的蒼白臉上浮出一種賦有情熱的微笑。

“沒有請教，貴姓名？”

“忘記了麼，我是K。今早上才由獄裏出來。”

“啊！K君麼？樣子完全變了。請進來。”

最初祇說歇宿二三天的。但經過了酷暑嚴寒的一年間的牢獄生活，心臟和肺部發生了毛病，父母固然沒有，在這世界裏足以寄託病身的親戚朋友也沒有一個，這回由牢裏

出來，當然到我們家裏來覓休息所了。

“讓我在這裏等到病稍爲好一點。……真的對不起嫂夫人了。”

打掃房間，……

收拾飯後的碗筷，……

幫忙洗衣服，……

他的眼睛常常怯懦地發射出警戒的光線。他煞費苦心地來巴結我們，怕我們討厭他。……

“你不要去做這些事。身體要緊！”

“這真是我的一種消遣。這些事還是讓我做吧。”

看他如何地委曲，如何的慘痛啊！

真對不住他。使他變成這樣卑下的樣子了。真對不住他。

“K君，你對我們不要過於客氣了，要像一家裏的人才好。縱令三頓飯要節省到兩頓飯，也要等到你病好了。我們三個人要始終一樣生活過去的。”

啊！那是真的由我本心迸發出來的話麼？

他自己會自動的走吧。不要說別的，他看見我連報費都要賒欠的生活狀態，恐怕不敢安然地儘住在這裏吧。

十日，……半月，……一個月。……

妻的歇斯的里病加速度的昂遙！

但是他似失掉了靈魂的討飯吃的狗，依然小心翼翼地仰着我們的鼻息，完全沒有搬出去的意思。

“告訴你，今天真的要對他說了。”

預想一定售得出去的，但終給××書店退了回來約三十頁的原稿現在擺在我的眼前了。我到這時候，除下最後的決心再沒有方法了。

“好的，帶他出來到墓地裏去對他作最後的宣告吧。”

就這樣地把 K 君從我們家中趕出去了的。

七

但是 K 君終竟死了。從我家裏放逐出去後恰恰滿兩週月。因為饑餓和病苦而投水自殺了。……

倘若我們不把他趕出去時，他或不至於自殺。不單不會自殺，恐怕在牢裏所損失了的健康也相當的恢復了吧。

是的，殺 K 君的，殺他的到底是誰？是那一個？

完全對不住他！對不住他！

K 君你恕了我吧。這完全是我的罪過。否，是我的妻太壞了。我的妻如果對於我們的生活稍為有點理解，對於殉難

者的生活若能夠稍抱一點隱忍的虔誠的犧牲精神，那麼也不至於發生這樣悲慘的事吧。……

“我夢見 K 君，在廚房後門首和幽魂一樣，……表示出憤恨的眼色。”

妻也在無意識之間像良心上過不去，內疚起來。

試看戴假面的偽善者！

有內疚的，果真單妻一個人麼？

由瞬間的激烈的情感緊握了 K 君的手，安慰了 K 君的心的，到底是那一個人呢？

“我真是個畸零人，沒有一個朋友，以後務望不吝……”

那時候滿溢着感激之光的 K 君的眼睛，我不知在什麼時候把它忘掉了。

“縱令三頓飯減省至吃兩頓飯，……”

向 K 君這樣發誓的又是那一個呢？

生活的壓迫，——這或許是真的。但是我們夫妻真的沒有嫌厭 K 君的惡病的心思麼？

警察的嚴格的監視，……刑事的頻繁出入，住在附近的人們的帶有恐怖分子的驚戒的眼。對於這些；我們能夠說完全不討厭，不介意麼？

還有其他的理由！祇隔一重破爛的紙屏的三鋪蓆的房

子給 K 佔領了後，我們夫妻間的性慾行爲不能放膽地暢所欲言；我們不是想由這個不滿足不自由解放出來麼？

不錯，我們是怯懦者！是偽善者！是利己主義者！

如果那時候，稍爲忍耐一點，沒有把 K 君趕出去時……

K 君望你饒恕我吧！

是的，到這時候 K 君的遺骨我總該替他收拾的了。

八

太陽高高地掛在半天空了，妻在室外的井旁洗衣服。

“你走了許久，到什麼地方去來？”

“墓地裏。”

“在墓地裏費了這多時候！？”

“不要管，到裏面去，把我的荷包和帽子拿出來給我。”

“突然又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 H 區去，到 H 區署去領 K 君的遺骨。”

“啊呀！不是當禱的，荷包裏祇有五角錢了喲。”

“什麼話？！”

聽見妻的討厭的，冷嘲的，沒有一點感動的口氣，心裏氣不過，我突如地抓着妻的衣襟角摔了她兩三回。

但祇一瞬間之後，我覺着一種不能言喻的悲哀，胸口像給什麼東西填塞住了。並不是向那一個說，但自然而然地叫了一聲：

“我要怎麼樣去解決自己呢!?”

一九二八，七，五日，譯於上海。

礦坑姑娘

松田解子

梅蕙是個美麗而貧苦的女兒。父親二十年來都在礦坑裏做工。母親也在礦坑裏挑泥。因為窮，梅蕙在十七歲的那年春就在礦坑裏當小工幫她的父母工作。

岩窟沉默着含有無數的礦脈。在這裏面有一羣心血乾涸了，肺臟腐爛了的人們。他們的內臟祇給一重蒼白的皮膚包裹着。他們都氣虛力弱地用鎚鑿在掘鑿岩壁。支撐着將要崩壞的岩石，不問如何的殘酷，如何的不合理的待遇，他們都忍受下去。他們都當他們是該永久埋沒在這個現實的地獄裏面的人。現在他們又歡迎作一個新犧牲者的梅蕙加入來。

“喂，這回到十二號窿裏來的姑娘滿漂亮呢。”

T在充滿着塵埃的空氣中動搖着他的不健全的肺在說。

“好像是……是個才紅熟的蘋果。”

“的確長得不錯。不過她的運命是大概決定了的，你試看，她定給那個色鬼的主任污弄的。”

Y一邊把炸藥線插進岩壁的空隙裏，一邊冷冷地答應。吊在岩穴裏的兩個煤氣坑燈，燃着細長的藍色火焰，照出他們兩人的蒼白的臉，像死人一樣的陰慘的影兒映在岩壁上，遠遠地聽得見豎坑升降機的亂嘈嘈的鈴音。升降機像駛下來了。

“快點工作吧。有什麼講頭。在這礦坑裏，女人們都要給主任××是有定例的了。管牠怎的。我真不願意黑下來後還在這裏拚命。”

T很痛苦地在咳嗽着像對自己說。

“唔，趕得完吧。到十三號坑轉角那個地方？”

Y把煤氣坑燈改掛到上面的一個岩穴裏，然後在導火線端點着火。

“要六分鐘的光景。快些走。”

於是兩個人的影兒以本能的敏捷，遠遠地消失在這一邊去了。

像指示地下的祕密的紅色爬蟲類般的導火線幽靜地，但是很神速地燃燒起來了。過了一忽，巨大的岩窟發出一種

可怖的音響在搖動。那邊再發現出一個大岩窟，——落下無數的礦石的大岩窟。含有像血管般的礦細脈的礦塊在暗空中閃出一種金黃色。……再過了一會，一切音響都像向地面沉沒下去。在暗空中恢復了先前的幽寂。

他們兩個工人還不見來。

梅蕙提着坑燈沿着十二號窿道推礦車走進來。她看見暗空的那一邊也有一個燈。

——是那一個呢？

她以一種和恐怖相似的好奇心，視線穿過暗空，注視那邊提着坑燈的人。

——是S了！

她不覺週身戰慄起來。

在這礦坑裏就不容易看見這樣豐滿的，富於脂肪的紅潤的面孔，映着坑燈不住地發亮。他壁直地走近前來了。

“慣了些麼？”

他挨靠近梅蕙說。掩藏不住的肉的衝動在他的聲音裏表示出來了。

“是的。稍爲慣熟了點。”

梅蕙緊扶住礦車欄向他鞠躬。

“稍爲休息一點吧，你太努力了。”

S一邊說一邊把像豬腿般的雙腕加到她的肩膀上來。她像肩膀上給人打了一鎚般的吃了一驚，抬起頭來。

“到我的督工處房裏來一躺好麼？有件事要煩勞你的。”

“是的。”

這是如何的惡魔啊！但她不能不這樣回答。假定在這個地點，有太陽在照耀着，並且有一個人和她作伴時，她定向着他的醜臉吐了一臉的涎沫後，立即離開他吧。意識着像由頸項一直至腳趾尖週身淋了冷水般的恐怖，在這個時候，她祇能默默地跟着他走。

看不見一絲的光線，也聽不見低微的人類的聲息。S突然翻轉身來向着她站住了。他的眼像久不見肉的飢餓着的野獸的眼，有力的雙腕上的筋肉在跳躍着，他終於把在自己面前不住的戰慄的小姑娘緊緊地擁抱住了。梅蕙用盡她的力和聲量，拚命地狂叫起來。但距離太遠了，聽不見人聲的反應。祇聽見像雷鳴般的炸藥的爆音。

“快停聲！不然，我殺死你！”

S一面威嚇她，一面伸張出粗厚的嘴唇到她的頰上。

“不准再叫！”

他再喝住她。但她求救的呼聲仍然不停止。還沒有給唧筒抽乾淨的地下水在他們腳底下漸漸地作響，兩條肉體極

其醜態地互相網着滾進泥水裏去了。求救的呼聲和野獸般的罵聲相和着，由岩壁又響過來。像瘋了般的憤怒着的S終於爬了起來，用隻腳去踢在泥漿裏的梅蕙。

“畜生！不受抬舉的賤貨！”

聽着他的由憤恨發出來的顫動的聲音，臉色蒼白了的小姑娘祇沉默着以滿溢着咒咀的瞳子反望那個男人。

“不受抬舉的蠢東西！你試看你的父親！早就不中用了的，一隻腳已經踏進棺材裏去了的。看他太可憐了，才保留他的位置，給碗飯他吃！你試看看！”

S把坑燈向梅蕙的臉上擲去，但擲不中。撞在岩壁上打壞了，炭化石灰塊掉在地下水裏啾啾地發響。

“不准你告訴那一個人！你這不中用的狗女兒！這回饒你過去吧！”

他想一氣地把激烈的憤恨的毒素吐得乾乾淨淨不住地一面罵一面走向督工室裏去。梅蕙的濡溼得像海棉般的身體靠着岩石，慢慢地立起來了。想念及剛才那種恐怖的侮辱，眼淚再次流出來。……

——畜生！此讎決忘記不了！

在黑暗裏，衰老了的父母的姿態像幽魂般的幻現了出來。她胸裏愈感着一種痛苦。

——他真是個殺人的兇手！要向大眾把他的罪惡曝露出來！……但是這又有什麼用處呢？她想盡情地再痛哭一回，但眼淚像給責任的塵埃遏阻住了，乾涸了。

指向着十二號坑來時，忽然有一道藍光由背後射來，在她腳下動搖。

“祇差一分，沒有啣接進去。……”

一種不滿意的口氣聽得出是 T 的聲音。

“但是主任的臉色好看得多了。因為發掘了這末大的礦苗吧。”

Y 的聲音。

梅蕙扶着礦車欄慢慢地走。他們兩個走近來了。

“梅蕙你為什麼一身的泥水？”

“那個，……那個主任，……”

她嗚咽住了。說不下去了，她像忽然地傷心起來，再發聲痛哭。

“我明白了，那個癩狗！總有一天在白天下碰着我，那時候塗他一臉的泥巴！”

T 像自己的女兒的給與侮辱了般地，很憤慨脹着顴骨高張的頰，以銳利的眼睛凝視着督工處那方面。

鈴…鈴…鈴…的像葬式的鐘聲告訴工人們交代時間已

經到了。由窿道至豎坑，再由豎坑至窿道，拖着倦怠的尾巴的鐘聲仍然在響着。帶着坑夫和小工的電梯以極大的速度捲起來，再捲下去。雖然有點粗暴，但是很爽利的歌聲由完全失掉了血色的坑夫嘴唇裏發出來，強烈地在狹窄的坑道兩壁反響。

“在現實的地獄裏受罪的我們，
就死了也沒人過問。

挖開了天然的無盡藏的寶倉，
我們何曾有分!?”

“唱得好! 唱得好!”

有個工人在拍手高叫，也有些工人用鐵鎚敲着洋鐵片和着他們唱。唱完後一齊狂笑起來。

“吡!”

“來了麼?”

“曉得他在什麼地方! ? 留心一點就好了。”

他們突然地沉默下去了。草鞋和鐵軌摩擦的噓噓的音響，無氣力的呼吸及咳嗽，始終繼續着沒有間斷。梅蕙跟在他們的後面，覺得自己是個最可憐的女子了。她一面意識着自己的不幸，一面向着有白光射進來的坑口走上去。

十燭光的炭素線電燈，發射着淡赤色的光線。S 像岩窟

裏的王，坐在一張大案桌前，叫委靡的老坑夫站在他面前，冷然地啣着一枝雪茄問那個老人。

“你怎麼樣？關於你的女兒的事，你不能作主麼？這是和你的位置很有關係的。你要曉得，每月產銅額減少了一噸多了。工人多了，祇有裁員了，礦山的現狀如此你明白麼？”

老坑夫——梅蕙的父親——的咽喉像給什麼東西絞住了說不出話來，祇低垂着滿生白髮的頭，身體動也不動。由S的口裏吐出來的白色的煙環觸着老人的白髮，慢慢地向着頂上的岩穴裏消滅。

“請先生，……”

他過了一會才想出答話來了。

“請先生讓我回去和小女商量一下。”

“那就要快點呀，報告的期日已經近了，你要知道。”S說了後好像否定了那個老工人的存在，一翻身就推門進去了。

——這件事怎麼能辦得到呢？我祇有一個女兒！

老工人還恭恭敬敬地向着他的背鞠了鞠躬後，不敢發出音響深深地歎了口氣。

“聽說梅蕙死了。在十二號的豎坑投身自殺了！”

“扯謊！”

“這樣的事情誰扯謊？”

“爲什麼要自殺？”

“說是主任緊迫着她，她受迫不過，就生了短見。”

“可惜了。不該的。也不想將來的出身呢。”

“真的可惜了！”

滿月照着滿堆着礦渣的山頂。聯結着工人住宅，電柱，及橋腳的蜿蜒着 D 山脊高聳在乳色的天空中。山脊的一面像滿敷着銀箔。小工的阿秋和 Y 家的姊姊由洗澡堂回來，靠着橋欄，清風吹着她們的雙袖。她們正在談論梅蕙的事。

“真蠢極了。死了有什麼意味。雖然苦些，祇要不死，可以到澡堂裏去舒服舒服，中元節又快到了，有假放，也有錢用。”

Y 家的姊姊覺得人總是不該死的，再附添了這幾句。

九點的汽笛由西面的發電所像猛獸般地打了一個呵欠，又沉靜下去了。急流向岸壁衝擊，碎成無數的波紋，像一條滿身銀鱗的蛇向西流去。

第二天早晨。

但在地平線下千數百尺的礦坑裏，T 抱着一束赤色的傳單，在黑暗中向工人們散布。

“諸君！你們拚命地在這黑暗的地獄裏勞働，但你們所

得的報酬是什麼東西呢!?比喂豬的還要粗糙的糯米!

但是你們的這一碗黑米飯又能吃到什麼時候呢?終有打破的一天!

你們的妻子和女兒不是都給 S 主任污辱了麼?!

你們還不知道麼?公司將以產銅額減少的理由把你們淘汰!你們不久就要餓死了!

諸君醒來吧!我們要手握手團結起來!

我們需要力!需要有團結的有組織的力!

我們要用力來鬥爭!

你們要加入我們的真摯的團體裏面來共同奮鬥!!!”

工人們借着坑燈的光，都在讀這張紅色的傳單。他們都覺得由肺臟裏有種熱血騰湧出來。

“不錯!我們過於馴良了!”

“是那一個害了我們到這步田地的?”

“是那一個?不管他那一個!總之我們是在半生半死狀態中!未死之前，我們要奮鬥要共同奮鬥!”

“贊成!贊成!”

“礦夫萬歲!礦坑工人團結萬歲!”

祇一刻間，他們知道他們的力不久要像他們所用的炸藥般地爆發起來了。他們都感着從來沒有感覺過的新力從

全身發生出來。他們在黑暗中以閃光的瞳子尋覓閃光的瞳子，他們的手也在黑暗中捉摸着聯絡起來了。

一九二八，六，一日，夜，十二時，譯完。

草叢中

藏原伸二



六月杪，當然不給任何人知道，我倆搬到郊外的一家屋裏來住了。現在又過了一個多月了。搬家時特別把那隻灰色的小猿送到相距六七里的山裏去，因為怕帶了這個珍奇的動物，在這樣荒僻的鄉裏惹起了人們對自己的注目。並且看見這隻小猿自然就會聯想到很和陸地和哥哥同住時的情形，更令自己發生不快的感情。

給我們棄了的小猿咕咕地叫了數聲，攀登到很高的杉樹梢上去了。仰起頭來一看，像一隻小鳥蹲在樹梢上。

搬了家後更貧困了。但我們精神上倒感着幾分安定了。

窮極了的我們所租的房子在竹林裏面，不容易曬着陽光。門前的庭園裏，到了正夏，滿生着人頭高的雜草。走到庭園裏來祇有頭部能夠高出草面。庭園的一面是丘陵起伏的山地。這些田地一段段地連續着，愈遠愈高慢慢地達到高山上。

頂高的山田裏，看見有浴着夕陽，在移動的農夫的影子。

一面是連續着的杉和櫟的樹林，其他兩方面是竹叢，就在晝間也異常的幽靜。對面有一家很大的農家，在夜裏，由那邊有一道燈光很幽寂地流過來。

我常常想，這樣的庭園完全是這家屋主人的心境的反影，兩個月沒有繳房租錢了，所以我們也沒有高興去打掃這個庭園。終日或茫然地倒臥在房裏的一隅，或坐着以憂悒的顏色相對向，像這樣的主人住的屋，對於外面往來的生客，定表示一種疲倦的孤寂的表情吧。

快落下至對面山田裏的晚紅叢密的竹林裏反射。屋後的雜木林裏面，蟬聲啾啾地鳴起來。漸近黃昏了。我到這時候一定爲那種奇異的都會的幻想而煩惱，——爲由都會來

的莫明其妙的鬼物的足音而煩惱。夜愈深這種煩惱也愈深。我怕看見人的臉，也怕聽見人的足音。

天色愈加黑下來，西方的天空上閃着電光。在這瞬間的光輝之下，庭園裏的雜草更加蒼得可怕。

一聽見人的足音，我馬上躲到雜草叢中。一直等足音遠遠地消滅了後止，都伏在草叢中不敢呼吸。

不知道是何緣故，近來給通行人一望自己的臉，心裏更加不愉快起來。

第一，住在這樣不修飾的屋裏，並且一天到晚都不出去的臉色蒼白的青年，和由外表看來有幾分淫蕩的——由他人看來定比自己更淫蕩的——美人，到底是怎麼樣的家庭，這實在是難免他人的注目，很討厭的。又外面的通行人也不見沒有不認識我們的人，——因此我在日沒後才打算出去運動，在雜草中散步。

有一天我看見有一根很柔弱的草莖從雜草中長長地伸出來，完全像病人的手一樣伸出來，在這莖的上端細長的蒼白的首上，有朵緋紅的小花蕾。這是偶然不為我的恐怖之對象的唯一的光明的而且可愛的存在。我不感到半點不快，可以真心的愛這種植物了。但是能夠受我的誠實的愛的，在這世界中，僅這一根植物麼？我又感到孤寂了。

我還是和切取這附近的三四根雜草而加以愛撫一樣地對於這莖罌粟之花也加以恩愛。於是才留心的注水到這植物的根上。但一想到因為它開了花，才注水到它根上去的自己的心思，又覺得自己的冷寞無情了。

罌粟花在仲夏的月夜裏很悲寂地開放它的花。

到了夏末初秋的時節，我們的心才得到幾分的安靜。

二

夏末的傍晚，電光閃得很激烈，我打着赤膊站在雜草之中，望間歇地閃光的雲色。又茫然地在盼望發放銀光的田圃和森林。

這時候我聽見後面竹林裏的小徑上的幽弱的躑躅着的足音。這足音和平常來往的人或農人們的不同，是一種很幽寂的足音。

——奇怪呀！我這樣想。

這時候我臉色一定更蒼白的。

我急翻過首來，但看不見足音的主人。於是我快把頸項一縮，蹲伏到雜草中來。我又留心到蹲下來時所觸着的草穗

的搖動，

我想莫非是哥哥走來了。祇一瞬間我自暴自棄地下了決心，如果哥哥走進我家裏去時，我就從後面躍進去，把他擒住。我準備了我的身勢。我的手腳的尖端像機械般地在戰動。

電光閃照在雜草的穗端和罌粟的花片上。每次閃光，我就看見住屋的牆壁的古朽。於是我感着一種憂悒。

但有了這樣的一個決心，很奇怪的精神鎮靜起來了。

泥土和草根的冷氣由足部上昇透到身體上來。

足音漸漸地接近了。

那足音是不規則的。再仔細一聽，並不是一個人的足音，確有兩種足音。……我心裏急起來，希望那足音快一點在我後面走過去。連自己都莫明其妙何以這樣關心想快點發見這事件的真像！

但是不知道什麼緣故，足音聽不見了，不在我後面走過去了。由此看來，足音的主人一定在這附近幹什麼事情了。我擔心他們是由都會裏走來的人，找着了我的家，於是在那邊商量什麼計劃了吧。

我想從草叢中伸出頭去望一望。我撲死了幾隻停在我足上的蠱蚊。由蚊體中滲出許多血。看見血又感着一種驚

異。

但是在這時候我忘記了自我的存在了。我是這樣的昏昏癡癡如在夢中了。……

他們的聲音比足音更刺激了我的神經。但是我知道這聲音並不是哥哥的聲音了。既不是哥哥，——縱令是警察中人，——總可以用點方法，騙他們幾句話逃出來。想到這層，我幾分安心了。正在這瞬間，足音恰恰在我的正後面停住了。我的身體無理由的顫抖起來。

一個像是女人，還有一個是男人。聽他的聲音像是很老了的。女人像在啜泣。這種泣音使人聽見在背上發生一種奇痒，微微地顫動起來。當然，他倆的樣子我是看不見的。

“啊，阿新！”

低低的老人的聲音。

“你腹裏面的是我的小孩子呢。……”

聲音更低細了。但距離僅五六尺，我還聽得很明白。聽他們說話的神氣和語氣，我自然地感到一種可怕的豫感和恐怖。我像貓一樣地抖着耳朵，也像貓一樣地銳敏地聳着神經。

過了一忽又聽見老人的哀慘的聲音。

“小孩子生出來了時，我和你是不得活的。……唉，你明白麼？……”

於是又聽見幽弱的泣音。——

“我真不情願看見你和阿卓同一牀睡，阿新。真對不住祖宗。……你雖然是外人，但名義上還是我的養女。……啊，我是不情願着見你和他，——阿新！”

女人不回答。

“阿！怎麼會有這種事情，揀阿卓做你的女婿呢？……你的養母話頭多，討人厭。……世間也有許多討厭的事情，叫人麻煩。不過……村裏的人都討厭！是他們討厭。……他們那些鬼，——那樣的鬼頭鬼臉！鬼頭鬼臉！”

忽然沒有聲息了。祇聽見急激的喘着氣的音響。

.....

.....

“我呢，阿新！是個畜生吧！是的，是個狗畜生！就是畜生也不管了。……無論如何，我不情願看着你出嫁。……”

在這時候，女人的喘泣還不見停止。並且那老人也像在哭了。於是又聽見女人低聲地在說什麼話。可惜聲音太低了些，聽不清楚。同時男人的聲音也忽然停息了。像是女人嫌

老人說話的聲音過高了。——

又聽見老人低聲地說話的聲音。這些聲音已經是哭音了。我的全神經都運用到聽官上去了。

“啊我們再不能活着下去了！……啊！阿新，你不和我一路去死麼？啊！啊！阿新！啊！……”

……很可怕的瞬間。

“不，不，不……”

啜泣之音又稍為高了些。老人像緊握住了女人的手。

.....

.....

“你看，阿新。阿新，為什麼？……你看！”聲音雖然低小但是很有力的。忽然聽見拍拍地穿着草拖鞋跑路的音響。這足音逃向屋後的雜木林裏的遠方去了。

於是又聽見幽寂的足音躑躅着在後頭追。

我從雜草叢中伸出頭來。恰恰這時候在銳利的電光中，遠遠地望見了那老人的蒼白的側臉在對面的雜木叢中搖動着走。

癡癡地站着的我又看見剛才他們來的那黑闇的方面有

人提着燈籠來了。我駭了一跳。燈籠火漸漸地走近我這邊來了。我想逃回家裏去好呢，還是再在草叢中躲一躲。恰好在這瞬間，燈籠的光射到我的附近來了。我再躲回草叢中，戰戰兢兢地偷看那個人影。

那個人影是個年輕的男子。莫非是由警察那邊來的，我想。但看見他的服裝，知道他是附近的農夫。

那個男子的喉頭和半臉，映着燈籠的光，又赤又黑地在發亮。那個男人像在尋覓什麼東西把燈籠高高地提起，向林叢裏窺望。燈光射到我躲伏着的草叢上來，黃色的光線在搖動。

但那個燈籠，在沿着森林的道上搖動着一直過去了。

留心一看，不知在什麼時候降了露水，自己的身體全給露水染溼了。全身發痒起來。

青草的香氣很強烈地衝進我的嗅官來。我急急地踐踏着雜草跑回家裏來。

妻喫了一驚，抬起頭來望我的臉。我的胸部在強烈的悸動。

“你怎麼樣了？臉色青青的，……來了？”

“不……蛇！有蛇，……紅色的。……”

我忽然扯了一個謊。

“啊呀，打赤膊呢。……”

妻的臉色也蒼起來了。

我把房門都一一關緊，坐近妻面前來。

“這家屋太陰慘了。看見有便宜的房子，我們就搬家吧。”我突然地說了。

“不錯。不過爲什麼這樣急？有了什麼事故麼？……”

“不，沒有什麼事故！但有誰能料得定！不過我想快點搬的好！”

“但是房租錢還欠許多呢……”

“是的。不過可以想方法。……總之，……搬家吧。這家屋已經住得討厭了！”

“是的，我也住得討厭了。……不過我想，我們太笨了。這樣地逃來逃去？……有什麼方法沒有。我想到上海去呢。……”

聽見她這句話，我忽然又憂悒起來了。仔細想想，可當的衣服都沒有幾件了。兼之自己近來沒有做半點事情。於是想到非快點出市裏去走走不可了。但同時感着驚恐，不願意出門。到這地方來後，稍歸平靜的我倆的心情一時又開始動搖動了。

自此以後，我再受着都會的幻想的支配，很煩惱。遠遠地在平野中走過去的火車的音響很決地傳到枕畔來。在夜裏的兩點鐘時分，我定給火車的音響叫醒。每次也聽見由都會到這地方下車的，有好些人通過田畔走近我的家屋旁邊來。這些人的影兒不知在什麼時候像走進我的房裏來，伏藏在壁櫥裏或暗角裏般的。他們又像每日每夜都在窺探我們的情狀，在深夜中覺得他們會笑出聲來般的。幻想着這些事，心裏很不愉快。

我幾晚不能睡覺了。但每日白天裏又整天地昏昏迷迷打瞌睡過去了。不能長久專心看同一件的東西。所有一切物體在我眼前，形狀都是歪的，很覺得可笑。就連妻的臉也像歪着在笑。但是妻的肉體愈執拗地苦迫着我。有香氣的桃色的肉體像增大了容積緊迫着我。

我們想搬家，僅是想搬，想搬，又過了十多天了。已經入秋的時節了。

一天下午——晴明的而且幽靜的一天下午，我一個人坐在書房裏沉思，聽見妻和一個時常到我們廚房裏來說話的農家女人在談話。

“殺死人的事，你不知道麼？住在前面的做桶的老頭兒

把他的女兒殺死了。……他真是個禽獸，真的。……和他的女人幹了不好的事，她已經有了身孕了。……”

我駭了一跳，想到那晚的事來了。說到做桶的老頭子，我也知道他。他常在那大樺樹下道旁的土房子裏扎竹籬子。眼睛雖然有點朦朧了，但體力還很強健。被殺的女兒，自己也好像看見過。但儘想也想不出怎麼樣的女兒來了。

再詳細地打聽打聽，才知道有後述的一段話。

約五十多歲的老人侮辱後妻帶了來的約二十多歲的養女。但後來他的妻又接養子。於是他老人每夜裏因嫉妬而苦惱。到後來遂決了意，在湖沼旁的雜木林中把女兒殺死了。自己也在相距一里多路的山中自縊死了。

我聽見這些話，重新想到我們兩人的關係，身體就戰慄起來。

無論如何總想再搬一次家。但是，第一，搬家的預算總做不出來。

我愈陷於憂悒了。祇由窗口盼望在雜木林上面撒布着的微弱陽光。

秋快要過去，冬快要來了。想到這層，覺得由這鄉村逃到那個鄉村的我們，實在十二分的悲慘。望見漸漸暗下去了

的樹林對面的山嶺，自己一個人在暗暗地恐慌，身體也抖動起來。

夜更深了。是什麼時候了，卻不知道。我打了一回瞌睡後，醒過來了。恐怕是給遠遠地在平原上走的火車的音響驚醒了的吧。聽見有足音由遠而近，漸迫近自己屋旁來了。足音也愈高了。像距離不滿二三十步腳了。但自己想，決沒有這回事。鐵路通過的平野距這裏有六七里路遠。但是音響還漸漸地高起來。但後來那個音響又忽然停息了。哥哥的瘦削的身體像由車窗口伸出來。忽然又像走向自己的家裏來了。

夜裏很寂靜，連半點蟲聲也聽不見。我想叫醒睡在旁邊的妻，伸手過去摸她。在這瞬間，兄的影兒又忽然消滅了。

不知道過了多少分鐘。

聽見有敲門響的音，我又駭了一跳。於是決意起來，點着了蠟燭，靜靜地走向有音響的方面來，但那音響又停息了。外面的幽寂向屋的四圍襲擊。

我決意把門打開，但是門外沒有什麼，也看不見什麼影子。

最初以為室外是完全黑暗的。真是意外，真是意外，外

面是皎皎如畫的月夜！

一面山田發射着銀青色的光。

我吹滅了蠟燭。

冰冷的像燐光般的月亮流進門廊裏來。

我緊緊地把門鎖好回到房裏來，於是鎮靜地坐在一個蒲團上。但過了一忽，又聽見門首有咚咚的音響。

我的身體打抖了，我想莫非真的是哥哥來了麼。於是我以一根長棍代蠟燭了。膝部像快要折斷了般的在抖動。

我抑制住呼吸，躲在門角裏。

奇怪的音響忽然在自己腳下發出來。咚咚……咚……

很快的把門打開的瞬間。

純黑的冰冷的陰影的一團飛奔到我的足部來。

“呃！”我跳了起來。

借着燃燒着的燐般的青白色的月亮，我看見一隻癩蝦蟆在眼睜睜地仰視着我。它的眼睛像玻璃珠子一樣的發光。但我也不知什麼緣故，自己呼了口氣，呻吟一次，跳出門外來，走到田裏，望着蒼白的月亮儘跑，儘跑。

跑，跑，我昏昏迷迷地在冷冷的月色中儘跑。胡亂地跑。一面跑，一面叫！妻！妻！妻！不，是嫂嫂！嫂嫂！真不是人！啊，是嫂嫂！是妻！妻！

突然地碰着了什麼東西，我跌倒了！完全失了氣力了。看不見田，也看不見銀色的天空了。我像很淒慘地掉進黑暗的地獄底了。……

三

我愛我的兄，這因為他是我的唯一的同胞。

又父母還在的時候，五六年前了。

那時候，母親常常告訴我小孩子時代的事情，哥哥常揹着我在沙灘上游戲。

如在夢中般的，我想起那遼遠的發着白光的荒涼的沙灘的景色來了。日沒西山後，我和哥哥還在熱心地堆石頭，掘泥沙，一同在沙灘上頑。等到我們覺着日暮，思念到家中的燈光時，沙灘的遠景和赤土的山岡都蒼茫地沉入灰闇中了。於是我們兄弟在沙灘上哭起來。

遠遠地延長着的沙灘異常地寂寞。

我一面哭一面昏迷迷地走路。哥哥也哭着在後面跟了來。但是兄一面哭，一面安慰我，這是我對兄最久遠的記憶！

雙親死後，兄弟兩人更意識地思念到家事，感到同胞的親愛了。兩個人想把這個窮家的門面支撐起來。兄拚命地去

用功，我由中學畢了業出來也和兄同住在客棧裏的一間房裏用功。

兄當海員去了。

到了前年冬，兄做了小小的輪船的船長了，做了航行南美的貨船的船長了。

在當船長後第一個夏期，經過了長途的航海，兄帶了一隻小猿回來送給我。我喜歡極了。以後每次搬家，都帶了這隻小猿一同走。

幻想着南美洲的奇特的強烈的風景，我對於以海員爲職業的哥哥十分羨慕。

那是兄做了船長，第二次航海回來後的事了。兄登岸後卽到我的宿舍裏來看我，並且帶了一副在新嘉坡買了來的照相機送給我。若在日本買，價值二百餘圓的。兄在這時候恰好三十歲了。

兄想在東京租房子住，我立即贊成。於是兩個人一同去找房子，費了兩天的工夫，在山手方面幽靜的地方找到了一家小房子。

“在那個地方，你可以靜心地用功吧。”兄指着那家屋裏的一間四舖半蓆大的房子對我說。

總之我們有了家了，十分的歡喜。——那是我才由中學畢業出來沒有好久的事，把父母沒後沒有人看管的故鄉的房屋賣給他人，把代價帶出東京來讀書。由那時候至現在有四五年之久，我們沒有家了。——這是我們租定了家後十分歡喜的理由。

是我快要在大學文科畢業前的冬的事了。

那時候忽然接到在航海中的兄由上海寄了一張明信片來。在這時候兄由南美航路轉任歐洲航路的客船了。

明信片裏面說，他想在上海和一個女人結婚。這個女人是個同事——常來往上海的輪船的船長——的妹子。由他的話推想，那船像是走揚子江的輪船。

他還說，回到東京後，再補行結婚的披露式。

我爲兄十二分的喜歡慶祝。

除了一位哥哥之外，初添了一位嫂嫂，這是如何使我喜歡的事。並且以後我可以不要一個人自己燒飯了。我終達到在日常所憧憬的家庭中生活的目的了。

我像愛空想的小孩子般地期望着他倆快回到東京來。

正月中旬的寒宵。

我們的家中滿溢着許久不曾見過的家庭的歡樂和熱鬧。

我們圍着紫檀木的小桌分吃飯後的新鮮水菓，哥哥，新來的嫂嫂，和我。

嫂嫂穿着淡藍色的外衣和柘榴色的中國裙，下脣邊有粒小黑痣。這些都對我有一種魅力。

後來我才知道嫂嫂是以日本人爲父，以中國人爲母的混血兒。我想她的脣真是美得很。我爲兄獲得這個美人，十分喜歡。

從那時起，我們都很幸福的。三個人在傍晚時分常同出來散步。在途中所遇見的人，差不多個個都翻轉頭望一望嫂嫂。我像是自己的事情般的很得意。

但是不幸的，——但我完全不知道這是真的不幸，——是兄在三月杪又要出門了。僅過了兩個餘月的家庭生活，兄又動身了。

過了四月，再過五月。

這兩個月間的生活我差不多是昏昏迷迷地如在夢中的過去了。除了嫂嫂的奇特的柔軟的肉體的魅力外，再看不見什麼東西。

繼續着這種生活的期間中的一天，郵差送了一張明信片來，這是兄寄來的很簡單的家信，說約一星期後即可回來。

啊！這是如何的不可思議的一晚上！

我和嫂嫂看見了這張明信片後就決意的了。嫂嫂方面先提出來說。最初我……，但是嫂嫂無論如何不肯聽。

再過了三天的晚上。又是奇妙的晚春的一夜。

我們兩個人把日常要用的物品——以嫂嫂的衣服爲最多——分收拾進兩個皮篋裏去，把屋門鎖好，祕密地搬到新找得的郊外的家裏來。但想到祇有一個哥哥也不能不和他作永久的訣別，心裏頭有說不出來的寂寞和悲痛。

嫂嫂對兄像沒有什麼感情，我真有點不明白。雖說僅兩個月，但是新婚的丈夫？她對兄的感情到底消失向那裏去了呢！自有那回事後，嫂嫂的感覺一天一天的確實了，再無容疑的了。她每晚上的生活，——有時候或在白天裏，——都表示出不可思議的技巧和令人恐怖的熱情。（至近來感着更加一層的可怕了。）

但是，有一天讀了報紙後，忽然覺得兄是異常可怕的人了。我受着一種奇妙的脅迫觀念的支配，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那是五月杪的一晚上的事情，因爲有點小事到都會裏去，回來時在車站買了一張報紙，在擠滿了客的電車裏站着，高高地在客人們的頭上把報紙打開來讀。忽然看見一行

廣告欄中的文字，就心臟跳躍起來。

『潤英，請將住所示知，一切不究，嘉夫啓』。

我讀了這行廣告，手顫動起來，同時胸部感着激烈的悸動。

“兄回來了！兄回到日本來了。”

我想着兄在探訪我們，就覺得身體短小的兄或許也混在這滿擠着客人的電車裏面。和奔馳着的電車速力成正比例，兄的存在愈在我的腦中有了確實性。我再挨不住了。電車到了一個車站了，——距我要到的車站還差兩站，——我急急地下了車，像逃奔般地走向橫巷裏去躲。有好幾條橫巷彎彎曲曲地在我的面前交錯着。我祇覺得兄像在後面追了來，不得了。我彎彎曲曲地跑過了好幾條橫巷，但定神一看，又回到剛才跑過了的橫巷裏來了。我思疑那轉角的地方恐怕哥哥或刑事埋伏在，於是我買了一頂從沒有戴過的鴨舌帽戴上，把戴舊了的毡帽取下來。再跑進理髮店，叫理髮匠替我把長頭髮剪掉。是想變裝做一個學徒。

正在剪髮的當中，在像湖心般的澄清着的鏡裏面通行的人們的影子使我十分擔心。那些面孔祇管注視着自己，真是討厭。莫非都是刑事偵探麼，我這樣想。

“快點！快點剪！我真的有急事的！”

我這樣催着。每看見有人走過就翻過頭來望街路上。

因此激怒了理髮店的主人，剪至中途不剪了。但也剪成幾分圓角形了。

我丟了點錢給理髮匠，像在夢中般的又走出來。

在都市裏不知迴轉了多少路。夜深了，我才回到那奇妙的，嫂嫂住的郊外的家裏來。

回到家裏把門緊緊地鎖好，但足部還是不住地抖動。我總覺得自己和翹英的相片是送到各警察署裏去了。想到這點，感着惡寒，十分驚恐。

我的腳趾流出血來了。

嫂嫂，——不是的，妻，聽見我的話，笑我蠢，她說那裏會有這回事。

剪了頭髮，換了帽子，她又笑我像小孩子般的。

看她的泰然的態度，我反覺她有點可怕。

我當夜通宵不睡，覺得十二分對不住和氣的哥哥，自然地淌了眼淚出來。我想決意離開翹英吧。但是自己實在不能離開她！不單不能離開她，很奇怪地因此反轉更難分離了。

我現在也還一樣愛我的兄。我愛兄實勝於愛嫂嫂。但是，我現在，……我……

四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到了秋季搬第三次的家了。新搬的家建在山腰部的崖上。屋後崖上有各種古樹蔽着天空，就在晝間坐在屋子裏也十分幽暗的。柿葉紅熟了。我們所住的屋是家很小很舊的，纏有蔦蘿的洋房子。從前恐怕是一面白壁，現在轉成灰色，也有幾分腐朽了。

在這樣地方也有洋樓已經是很奇怪的事了。恐怕是地震的結果吧，壁上有好幾條裂隙了。兩頭壁虎從裂隙裏鑽出來，伸垂出很長的舌頭，一到了黃昏時分，就啾啾地悲啼。

從這家的窗口透過林間，看得見一口湖水。

在沉靜的秋季中，蒼蒼的湖心裏倒懸着鬱蒼蒼的繁植着樹木的山岡。

我的心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對湖面感着一種說不出的誘惑。我想這或許是想自殺的人的心境吧。

我總想有一次到岸邊去看看。

妻快要臨月了。

妻近來儘睡在靠近望得見湖水的窗口的粗陋的牀上。令人驚異的是她沒有了從前的元氣，沒有從前的活潑了。

秋又快要過去了，氣候也一天天地冷起來。起了北風了。但將要出世的小孩子的確是我的呢，抑或是哥哥的，這又有誰曉得。

總之妻要臨月是一定的了。距臨月期愈近，我們更急於需要大宗的款項，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於是我不能不寫難得銷售的匿名的原稿了。我還是要寫點什麼東西。

到了深夜，又給那看得見的奇怪的幻想支配着，十分煩惱。但勉強支持着，寫完了一篇原稿，於是戰戰兢兢地把原稿帶出市上來求售。在電車裏，在街路上，自己的臉給那些人看見時，不單心裏難過，並且半日間戰戰兢兢地拿在手中原稿終沒有賣出去。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更窮了。

妻祇天天吵着說沒有錢。我也像給什麼神怪支配着，通宵不睡，戰戰兢兢地在寫原稿。寫好了帶到市裏去，但結果常是一樣的。夜深了，像由都會解放了出來，意氣銷沉地回來後，看見妻坐在自己眼前像要向自己狂吠的樣子又十分可怕。妻的態度像快要跑回兄那邊去告發自己般的。看見她的這樣態度，又覺得她異常的可惡。

但我深知道妻走了後的我這身體定陷於破滅的，妻真的走了後，自己是再不能活下去的。

我近來一把原稿寫好就走到傍晚時分滿擠着人的街頭上徘徊。覺得這個樣子倒可以和緩幾分的不安和恐怖。但到目前仍然恐怖，不敢出去了。

第三次搬的家離都會三十多里，離火車沿線也有二十多里。但一到了深夜，照理該聽不見的那種音響還是遠遠地傳了來。自己又像看見在街路上躑躅着的矮矮的兄的影兒，幽靈似地走了來。

我還是徹夜睡不着，更加衰弱了。我望着自己的身體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也無法可想。每次望見鏡中的自己，就十分不快，把鏡子打得粉碎。不過這還可以忍耐得住。但每到夜裏，對於強烈的，變奇癖的妻的情慾，實在不能忍耐了。我倆在爭鬥的醜態映在陰森森的壁上，更怪難看地在狂躍。

“你是惡魔！”

“是的，我是惡魔啣！”妻的回答。

像這樣激烈的互相詬罵的聲音，在深夜裏常會由這家幽靜的洋房子裏發出來。我感着說不出來的恐怖了，像中了彈般地倒在牀上了。

我想一個人攀過這高山，逃了去。不論在家裏，在外面，

我總是這樣恐怖的。想到這層，我再挨不下去了，要發狂了。湖水的寂靜的蒼色愈向我誘惑。

但到了早晨，妻又像別一個人般變成一個柔靜的女人了。她祇說到上海去吧，到上海去吧。她又說把衣服和剩下來貴金屬都賣掉，或可以搭三等的艙房到上海去。

但這也要等到小孩子生出了後！

一天我像被逐出來了般地由家裏出來。

妻近來的樣子更難看，一天到晚都迫着我要錢。

“我真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無志氣的人，有什麼可怕的呢，整天整夜地戰戰兢兢！給他們發覺就給他們發覺算了！怕什麼事！你真無聊！在這樣的深山裏又還想搬家麼？！”

“把我的戒指和原稿帶到市裏去不好麼？那是鑽石指環啣！……”

妻把指上的戒指取下來擲給我。

“小孩子不是快要出世了麼？”

“嘿，小孩子？誰的小孩子？”

“你管他誰的小孩子！誰的小孩子又有什麼不好！已經這樣地一同住了！”

我再在深埋在草叢中的道路上走，一面走一面想出那一段的會話來。並且，想要出世的小孩子是哥哥的呢，還是我自己的小孩子，自己也不明白。不單如此，近來很奇怪的，覺得妻腹裏的小孩子並不是兄的，也不是我的；竟會發生這樣討厭的思想來，不得了。因為我常常聽見妻談過在上海的生活，但一點不得要領。但在這些不得要領的談話中，又覺得在這世界中也有這樣奇異的生活的片影。祇有這種生活的片影很強烈地很美麗地在我的頭腦裏反映，和中國俳優的交際，法國公園的音樂會等——我都以不愉快的感情聽下去。

走出都市上來了。全暗下來，霧更濃密了。

在霧裏面朦朧地排列着的墨色的建築物對面，作三角形的遠遠地在地平上消滅着的大街道的頂點上，懸着純紅色的月亮。

這濃霧使我安心了許多。——有幾年了——沒有這樣安閒地在市裏躑躅了。

人影一個個地走過去有時碰着疾馳過去的汽車的前燈，(head light) 那些人的姿態很明瞭地顯出來。

霧更濃密了，連在身旁走過去的人的臉孔，歡笑的還是

陰鬱的，也難辨認了。每年由秋至冬的期間，總有二三晚起濃霧的。

從這個包裹在濃霧中的街市裏面，聽得見種種的人類生活的喧嚷，不論它是歡呼，或是悲歎，由他聽來祇是混成一團。

擺設夜攤的那方面有華奢的燈光發射過來。我於是向那邊走。那邊的羣衆像流水般地向一方面流動。但是由反對的方面又來了一團無一定意志的羣衆，在我的眼前慢慢地移動。無數的不同的臉表示出無數的不同的表情。

我自己也不知從那一個瞬間起，我已經混在這人羣中走動了。但過了一忽，那些無一定意志的羣衆慢慢地散開了。於是有無數的個人的意志從那邊開始活動。在這瞬間我才留心到我的目的是在賣指環和託售原稿。

我就向那邊的橫街轉了彎，我特意地揀一家比較不很堂皇的貴金屬店。因為大馬路上的貴金屬店決不會由這樣年輕的過街的男子收買女人的指環。

但是在橫街裏走了好些路，還找不到這樣的店頭來。走了約一點多鐘，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又走出剛才走過的大馬路上來了。

看見行人漸漸稀少了。我想怕過了十一點鐘了吧。霧也

漸疎了。但好像下起微雨來了。

衣服打溼了，緊緊地貼貼着身體。

我的右掌緊握住指環，再由大馬路轉進橫街裏。

偶然——本來沒有何等目的——的走到一家顧客很少的電影戲場前來了。我抬起頭來看了一看，再無目的地望着前面。

我駭了一跳，在這瞬間我的全身像完全失掉了血氣，異常的冰冷，我的雙腳也像站不牢了般地儘在打抖。

在我的前面——約二丈多的前面，因為有霧，看得不甚清楚，——的確是我的兄以很快的足步在走動。他的蒼白的側臉像浮着微笑。

“啊！那是我的兄！”

在這瞬間，我所起的感情是怎麼樣的，記不清楚了。但是兄的存在，他的全意志，全感情，全生命從來沒有像這時候明瞭地映進我的網膜上的。

“啊！兄是在尋找我們的！”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憂悒人的意志之力像那瞬間那樣猛烈的。

我的心完全給那種可怖的意志之力打碎了。我到了末

路了，不得了。但祇一瞬間，又振作起來向電影戲場側的橫街裏拚命地跑。黑暗的街路！黑暗的街路！不知跑過了多少條了，碰着了醉漢，跌倒在叫化子的腳下，叫化子高聲地在怒罵。我儘跑，要在這黑暗的街路上跑到什麼地方為止，自己也不明白。我的氣息斷絕了。聽見犬吠。一切是在夢中。完了！完了！我一邊跑，一邊這樣地叫。

到後來，定一定神，留心一看時，我已經離開了都會地帶了，我已經站在幽靜的水田中了。看得見河水在遠遠地在發白光。

我就在附近道旁的柳蔭下坐下來，濡溼的草叢遮住了我的臉和胸。像還降細雨，但不十分明瞭。近耳傍邊幽幽地聽見蟲聲，但後來也漸漸地聽不見了。

忽然聞着河魚的腥氣，感着面部和胸部在發痒，發得厲害。

我睜開了眼睛，雨滴從繁茂的柳枝間，變成銀色，一顆一顆地滴進我的口裏來。

野原和田坵遠遠地在微雨中都反射着水白色。

我踏上水田中小溪傍的畦路上來。

像快要天亮了。

回想到看見兄的事，有如久遠的夢般的，週身感着惡寒，寒至不住地打抖。

指環還緊緊地握在我的手中。最初不知道附近是什麼地方，但向周圍留心一看，又像曾到過來的地方。我由走向一方的連山，決定了方向。

在瀕天亮的野道上走，重新染溼了全身。自己指向決定了的方向走，走了一會，知道自己走到第二次搬的家和現住的家中間的田坵中來了。

有五六隻蒼鷺 (Night heron) 成羣向平野的盡頭處低飛。

我走到自己的屋門首時，已經完全天亮了。我走上了通到崖上的黃泥的坡道，在坡道的途中，高聲地叫了幾次妻的名字。

因爲冷得不得了了，但是不見妻回答。我想她還沒有醒來吧。

正門的門扉打開着。

走進裏面還是薄暗的，我像起了一陣昏眩，快要倒下來。

在未天亮之前，微微地戰動着的白毯子上面，滿漂着鮮血。

失手按了按毯子，那微溫的血就流向我的手邊來。

過了一忽，我的精神清晰了些。像爬行般地走出後門來。在途中也發見有一滴一滴的血。

在那凌亂的溼草間，有一株大枯樹，兄和嫂——不，不，昨日裏還和我一同生活的妻，——的上半身（我在這瞬間祇覺得她是嫂嫂，爲什麼不當她是妻，自己也不明白。）交疊着，倒斃在這株大樹下。初昇的太陽光線，靜靜地照到他們的屍身上來了。

1918,8,29 譯了。

暴風雪

小川未明

有夫妻倆，妻像很強健，但男人很瘦弱，身體像不十分健康。

“你真瘦得難看，誰看見都說你的身體不好。如果你死了時，我們母子怎麼過日子呢。有兩個小孩子了。還有年老的母親。你真要當心自己的身體。你這身體決不是你一個人的身體。”

妻的眼眶裏滿貯着一泡眼淚，儘望着她的丈夫。

丈夫聽見妻的話很悲寂地笑了。

“前途的事，你就這樣地擔心，那裏擔心得了呢。我雖然瘦弱，但你見我幾時睡過牀麼？每天去辦公外，自己還勞働做許多事。你雖然胖些，但不見得你定比我健康，比我身體好，也不見得定着比我後死吧。生死的事從古來是說不定

的。或者我竟比你遲死呢。”

妻還年輕，臉上血色很好，很快活地笑了。

“我真想比你先行。一般都說有福的人死在夫前呢。不過爲小孩們着想，我又不願早死，早死了，他們太可憐了。想到他們，我真不能死！”

“不要儘想那件事了。我們實在年紀還不算老，正該享受享受人生的樂趣呢。”丈夫這樣地說着自己振作起來，也像在鼓勵他的妻，不要悲觀。

於是他倆又轉悲爲喜，很歡樂地，很溫和地相對坐着。妻對丈夫抱着十二分的痛惜。丈夫也望着妻，回想到過去長年月間的種種事情，忽然陶醉起來了。

但是妻方面總覺得丈夫定是不長命的人。始終還爲他不安，擔心。如果到了那末樣的日子，自己要怎麼樣才好呢。不問是下雨或是下雪，都要帶着兩個小孩子和年老的母親到處漂泊了吧。在她的幻想的網膜上，常浮現出這樣慘痛的景象。

“不管那天的生活如何的辛苦，都不能不貯蓄幾個錢。”

她堅決地下這種決心。貯金這件事自然變爲她的信仰了。如果貯金達到了相當的程度，由那時候起，就可以安心了吧。在這個世界裏，若沒有金錢，不問向左向右，就連一步

也不能動。

“丈夫死後，我就把積蓄下來的錢做生意吧。要做生意，以後的生活才有所靠。有了小小一家店子，就辛苦些總算弄得到飯來吃。”她常這樣想。

她把貯金摺子包在一方小手巾裏，帶到郵局裏來。這時候她常留意到“簡易保險”的廣告圖畫。又看見勸人儲蓄的廣告。一邊繪的是，年輕時候祇知浪費不事貯蓄，到了晚年夫妻同住在一家破屋裏，衣服襤褸，生活十分悲慘。一面畫的是年輕時候勤勉工作，節衣縮食，從事貯蓄，到了晚年單靠利息都可以享相當的生活的幸福家庭的狀況。她對這張廣告畫也很留意看。她心裏當然很佩服圖畫上所表示的意思。她想這完全是真的，決不是哄人的圖畫。這的確是一種真理。自己幸得早注意到這一點了。她更覺得自己的貯金有必要。同時也有點安心了。但她因為還沒有加入簡易保險，心裏頭總感着點不安。

她由郵局討了一本“簡易保險指南”的小冊子。帶回家裏來。若加進了保險，死後馬上可以領二百元大洋整。有了這筆款，安葬費就可以無憂了。那末可以不要動用貯金了。於是她想，非加入保險不可。

年老了的母親雖加進，也得不了什麼錢。她想還是叫丈

夫加入的好。

她專等丈夫由辦事所回來就向他說。他回來後，她便望着他說，

“爸爸，替你買簡易保險好不好？”

丈夫不提防忽然聽見妻說出這種新鮮話來，很驚異地望着妻的臉。

“我頂討厭保險的。買什保險！你爲什麼忽然說出這種話來。你近來儘貯金，今又說什麼保險。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啊？”丈夫像有點不快，質問妻。

“爸爸，你想人生的事有誰料得定呢。買了保險，將來我們母子總好些吧。”

“你是不是儘在望我死呢？”丈夫有點生氣了。但還是以悲寂的臉孔望着妻說。

“誰說了這個話來？”妻有些不好意思，臉紅起來了，她忙想把丈夫的疑念打消。

“總之我決不買保險。如果要買，就你自己去買吧。”

她不敢再說話了。到後來再把丈夫說的話思索了一次。她想，像自己這樣健康的人那裏有買保險的必要呢。但同時想像到“死”的瞬間，自己又覺得有說不出來的悲寂。她想自己總有這末的一天到來吧。不過時日還遠，目前不能明瞭地

想像出是什麼時候。她總覺得丈夫的這種日子無論如何是比自己的近些，也比較的明瞭地想像得出來。

她又想像到丈夫死後的情況，那一定是很悲苦很寂寞的。但有別的新生活開始，也是一定的。這也不見得是暗慘的生活吧，好像也有可喜之點，或又可以經驗經驗別一種自己所未嘗過的樂趣也說不定。

她幻想到在一條街上開了一家小小的綺麗的店子，自己坐在店裏的櫃檯前招呼來客的景象。

“要開那樣的一家店子，還要多多的貯金呢。”她這樣想。

不論天光或夜裏，她的頭腦裏除了金錢，沒有別的事想。

能夠震眩人目的日光在大空中燃燒着般的夏期到來了。放了假，於是丈夫對妻說，

“我們到海岸去住一二個禮拜，歇歇暑好麼？”

妻是會泅水的。在故鄉本來有一條很大的清流的河。小孩子的時期，她常和男孩兒一塊兒在急流中自由泅泳。她是有這種泅水的經驗的。

住在城市裏後，每到夏天，她便望着那邊在森林上流着的白雲，十二分思念故鄉的河流。

“你喜歡洗海水吧？”

“第一喜歡！”

“我們一齊去吧。”

“務必帶我們去。那末，我還能夠像小孩子一樣的泅水呢。”

在許久以前，他倆曾這樣地談過來。丈夫知道妻喜歡泅水，所以說出洗海水澡的話來。

她的臉上當聽見說“海”的瞬間，雖然閃着歡喜之光，但也祇是和隨浪而起的光的反射一樣，真的一瞬間就消失了。她的眼睛忽然又很沉重地俯向揮動着針的手上來。她的顏色又回復到剛才一樣的憂鬱。

“你一個人去吧。我們身體都很好。若果變了地方，喝的吃的東西又不同，反把身體弄壞了更划不來。”妻這樣地回答了她的丈夫。

丈夫因為想叫她喜歡。特意提出洗海水的話來。今看見妻沒有半點喜歡的樣子，覺得很無聊，心裏有些懊惱。

“我真想不到你是這樣的女人。每日祇知道算錢。金錢是這樣重要的東西麼？”

丈夫覺得妻是一個無聊的可憐蟲了。

“我就無論如何蠢笨，也決不會把金錢看得重過生命。

不過在今日的世間，無論做什麼事情，沒有錢是不能動手的。如果沒有金錢，可以挽救的生命也無從挽救了。像我這樣的女人，無學問，無一藝之長，但稍稍存點錢，以後也可以拿來做資本做生意。你若沒有什麼意外，就沒有一文錢我也不擔心。不過怕有萬一的時候，那就像從樹上掉下來的猴子般的，怎麼能夠養活兩個小孩子和年老的母親呢。”妻很熱誠地像在向丈夫抗辯。

丈夫聽見妻的話，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祇好沉默下去。他祇感着寂寞，祇感着這個人生有無窮的寂寞。

過了一會，丈夫抬起頭來。

“我定加緊工作，使你安心，使你不要擔心沒有錢，我仔細一想，生在世界上不會做件有益於公益的事，最少也該使妻子可以安心生活，自己才能滿意。那末，到海岸去的事作罷論了。”

“不是這樣說法的。你一個人的身體最重要。你一個人去歇歇暑也好。”她像快要哭出來般地向丈夫說。

但是丈夫低下頭去不說話。鼠色的夏的黃昏不容易完全暗下去，室內和窗外一樣的沉靜，一樣的灰暗。

丈夫在這灰暗中再抬起頭來。

“沒有錢的人到處都受人鄙視，不把他當做一個人。是

這末樣的世界嗎？金錢與人生到底有如何的關係呢？”他像在對自己說。

她雖然聽見了他的話，但不十分了解他的意思，沒有回答。

有一次他倆一同在夜市裏散步。街路上不知多少行人，十分鬧熱，他倆的心不知向那一方面好。祇聽見人們走路的足音，就可以想像得到社會中的生活的複雜。

在這時候，她注意到站在道旁向通行人討錢的叫化子們。

——同是人類，如果沒有錢就要變成這樣可憐的樣子麼？那樣子如何的卑賤，如何的醜陋啊。多數的人們都很有趣的，很歡樂的散步。同是人類，他們像不知有羞恥，也不知有愉快，祇顧發出哀慘的聲音向通行的人求援。但是對於這些可憐人，又有幾個人真摯地注意過來呢。

她這樣地想着，覺得把三頓的飯減至兩頓也不要緊，就咬石頭也不要緊，總之非錢不可。

——我所想的都是真理。但他還不相信，不買簡易保險。他還不明白生活到底是什麼。並且他已經不是可以徒耽空想的年齡了。

她再這樣地想。

丈夫離開了妻，但還指着同方向在街路上走。他祇望着沒有誰注意到的，才升至半空的半圓的月亮。

——由那月球眺望這個人生是怎麼樣的景況呢？再過七八十年，現在在這街路上行走的人們恐怕沒有一個生存的吧。那麼人們何苦來痛哭，何苦來爭奪，何苦來憤怒呢。對於這樣短的生涯，又何苦這樣的不耐煩而多生事端呢。

青空中很爽快地吹起涼風了。白雲像在街路上戲相追逐的兒童，後面的片雲追着前面的。小片的雲在月面上走過去的不知多少了。像這樣美麗的夜景，在街路上走的人們完全不留意，沒有看見。肩靠肩走的婦女們祇在批評走過去的女人穿的衣服。至男子個個都發射出卑猥的眼線看女人們的臉，看女人們的腰部。

丈夫看見這些景象，十分討厭了。於是停了足，專等由後面趕上來的妻。

“喂，我想喝啤酒。你也喝汽水去麼？”

她這時候站在明亮的燈火羣中，抬起頭來看她的丈夫。

“今晚上很涼爽，我什麼都不想喝。你自己去喝吧。”

丈夫感興醒轉來了。

“我也不是十分想喝，那末回去吧。”

但女人在擔心自己的話頂撞了丈夫，怕他發惱，於是再

抬頭望着丈夫。

“咳，那末買點好吃的糖菓吧。回去燒點茶，大家一齊吃不好嗎。”

她在“一齊”兩個字上面加用了點力。丈夫祇點了點頭，不說話。

離開了雜沓的大街，轉進寂寞的黑暗的小路上來時。丈夫暗暗地偷望妻的側臉。

“你儘想着將來，總想節省。但是所謂生活不過是求一天一天的能夠從容過去。你對於這點還像不十分明白。”

她想，他又在發牢騷了。她知道這時候自己祇有不說話的好。要這樣才能保持家庭的和平。她這樣想着，祇低着頭在丈夫後面跟了來。

她的信仰還是一樣繼續着。又丈夫的身體也如他自己所說，並沒什麼不健康。他們還是一樣地生活過去。

有一回，她把自己千辛萬苦貯蓄來的數目算了一算，達到了三千元了。她對於這三千元的金額，茫然地不知如何處置得好。她起了種種的空中樓閣。

她的出生地的鄉村裏，有錢人住得很少。小孩子的時候，在她腦裏深刻了一個印象，即二千元三千元的金額決不是容易賺得到手的。現在自己有了這個金額了，覺得前途的

生活也有了幾分光明了。她像望着鬱悶的似雨非雨的天空，忽然看見陽光射出來般的，覺得幸福正在前途等着她，同時感着一種安慰。

她因爲由金錢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於是更覺得金錢的偉大。她覺得那一班巨萬的富豪真是值得自己無條件的跪拜。同時也承認這些富豪們的威力。

她想縱令自己再生幾次，努力勞働，但也恐怕難趕得上富豪那樣的地位。她想到這點，覺得自己唯有像奴隸般地對富豪驚歎及五體投地的降伏。但她對於自己的微力決不絕望，還繼續貯金。

瘦弱的丈夫的最後之日終於到來了。一如她所預想，丈夫比她先死。

“我不行了！我的根已經斷了！”有一天，丈夫很疲勞地由辦事處回來，一進房裏來就倒下去了。

由那日起，他臥牀不起了，也休了職。他漸漸地瘦削衰弱下去。想再出去辦事，他自己和她都覺得是無希望的了。回想起來，也實在悲痛。在長期間中，每日穿着西裝，刻板地一到一定時間就出門到事務所去的他的身影再也看不見了。其實一時的身影決不能兩次看見的。不問他死或再生，如果今天的一天不能再到回來，那末他的身影也是永久不

能復見的了。

他在臥病中，也常常在牀上坐起來，以深陷入眶裏的眼睛凝望庭園。隨着時日的進行，從前繁茂的青青的樹葉也漸漸着起色來了。

日子愈短，也愈覺得陰慘淒涼的難過。

到了這時候，丈夫除僅能把藥咽下去以外，再沒有半點氣力了。

“天氣冷起來了，要小心一點。我這樣老了，還看見這樣不幸的事，我真命苦啊！”年老的母親有時候嘮嘮叨叨地發許多牢騷。

“母親你莫再說這些叫人聽見傷心的話了。以後的事，我總得想方法的。”她也蓄着眼淚說。

——這樣的病再無希望了。雖然十二分的對不起丈夫，但是遲早要死的，還是早點斷氣息好些。不然，每日要滋養料，要藥品，出了許多錢，一點不見有效力。如果定要等到錢用完了時才死，那末一家人以後的生活怎麼樣呢。

她近來對於不分晝夜祇在發夢魔般的丈夫，覺到絕望了。於是這樣想，望丈夫快點斷氣息。

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遇着什麼不幸的事，她決不悲觀，決不絕望的。因為她總以為自己的前途尚有條別開新面

的幸福的坦道。她又像看見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開放着許多像薔薇花的美麗的花。她常藉此幻覺之花以自慰。目前雖蓄着滿眶悲淚，但也朦朧地認得出遠方前途的光明。

丈夫的病勢更沉重了，已經到了全無希望的時候了。她也免不掉悲慘一番，哭起來。但是在赴病院檢藥的途中，她還是要走近街路兩旁商店的 Show windows 前看看。她對於大店頭不十分注意，她祇留心綺麗的便於居住的小店。因為她想，

——等丈夫死沒，自己就開一家那樣的小店吧。

她又想：

——就到很遠的鄉下去，到從沒有到過的地方去。有了這些錢，總可以生活下去吧。

她祇幻想着這些事，完全忘記了丈夫不久就要和自己永別，她一面走一面想今後的計劃。

有一天，天氣很冷，北風嗚嗚地在吹。丈夫的死終迫近目前了。

不單是人類有死。由春至夏，在炎炎的烈日下，全不知有枯落的一天，儘管在擺動，像互相細語般的樹葉也失掉了從前的面影，沒有抵抗狂風的能力，隨風飄散了。

外面的音響嘈雜。但在同一個時候，室內卻異常的沉

靜。

“呼吸太微弱，聽不清楚了。”

醫生從耳朵裏取下聽診器來，離開了死體，用沉靜的調子說。

——他死了！他真的死了！

她在這瞬間，心頭像受着針刺。忽然又悲痛起來哭了。

——雖然是有了覺悟的，但他真的死了。我從前對他有真心地思念過來沒有呢？他很悲涼地死去了。永不會回來了。我和他的永久的生活也告終了。真的終結了。但是在他生前，自己曾真心地思念過他沒有呢？我們曾有一天一同想過同一樣的事情沒有呢？

天色漸暗下來，北風也愈吹得厲害，烏鴉在林中頻頻地悲啼。她望着在西空的雲間染着橙色的沉沒中的夕陽。樹葉給北風吹得乾乾淨淨了，祇剩樹梢在寒空中危危地戰動。太陽也像想趕快點隱身到地獄中去。

在地平線上開放的那種可愛的美麗的薔薇花的幻影也消滅了。

那塊地方，與其說是黑暗的冰冷的湧出大雪和狂風的陰慘的深谷，寧可說是絕不會產出什麼幸福或希望來的絕地！

她到這時候才知道自己是站在不辨方角的絕地上來了。寒風吹着滿染淚痕的雙頰，她的柔長的黑髮散亂着披在背上。

她像忽然增加了許多歲數。因為要收斂多年和自己共同生活過來的丈夫的死屍，不能不跑到市裏去定做棺材。

過了好些時候以後的事了。

她一個人走到幽寂的丈夫的墓前來，跪下去。

高高的樹梢在風中不住地搖動。此外沒有擾亂她的心曲妨害她專誠參墓的東西。

“爸爸你爲什麼這樣快就丟下我們躲到這個地方來呢？你知道我如何的悲慘，如何的孤苦麼？一想到今後的險惡的風波，我心裏不知如何的難過，如何的擔憂。近來的苦痛常使我回想到你生前和我一同生活時的情況，使我十分的憶慕。像那種歡樂的日子不能再有了！永久不能再有了！到了今日我才後悔在你生前對你沒有盡過妻的責任。不過這祇是我的愚直，並非我的罪過，想你定能恕宥我的。仔細想來，在你生前，我們一同歡笑一同愉快的日子實在太短少了。我對你應盡的事也還有許多沒有盡。料不到你這樣快就丟下我們走了！……”

她對着新墓碑重新揩淚。

“你到這時候才說這些話已經遲了。你不是因為擔心我會早死，就連應看的東西不看，應吃的東西不吃而儘管貯金麼？金錢這個東西終在我們中間作了一個隔膜。我的生活，因此，是很寂寞寡歡的。”

她像聽見墓中人這樣地對她說。

“但是你平常身體就不十分好。想到你一死後，我就不能不帶着兩個小孩子和年老的母親過活。每想到這層，我無論如何歡樂不來。我這樣的思想完全錯了麼？作算錯了，你也該原諒我啊！”

“我從來沒有嫌惡過你。我祇覺得你可憐。但沒有當你是個惡人。我不知道所謂虛偽。不過你對生活的解釋完全錯了。要兩人相對過活下去，才算是我倆的生活。此外決不能算是我們的生活。這是你不知道的。你心裏是不是曾這樣想過來，要我死之後，你自己的真正的生活才得開始？但是你在你所憧憬着的生活裏，發見了有什麼價值麼？我對你一切都能原諒。祇望你以後要好好地弄好自己的生活！……”

她像聽見墓中人再這樣地向她說。

“你還健在的時候的生活，不知什麼緣故，我不覺得真是自己的生活。等到要自己勞働的時候，才覺得是自己的真

正的生活。不過到了今日，我真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才好。幸得你生前辛辛苦苦弄了點錢留下來。我總要把它保持着生活下去。——今後一個人無所依靠的，在這人情淺薄的世界中生活下去……”

“……………”

她止了哭，在墳前洒了幾次水後，再合掌拜下去。拜了後，茫然地由墓地走出來。祇一瞬間看不見她的影兒了。

最先開放的花凋落了後，其他的花更繼續着開。大地上的青年男女也如花一樣，很歡樂地成羣結隊過了一陣又一陣。

這是一點不奇異的現象。一切的人們都是爲享“生”的樂趣而生在世上來的。但她看見這一陣陣的人羣，常懷着一種疑念。

——他們——世界上的人們——何以有這樣多金錢！他們何以這樣豪華地奢侈地生活！

她有時候望見服裝綺麗的青年男女很親密地喁喁私語並肩走過去，就不免停住足不轉睛地注視。又每走過戲院或酒樓的門首，聽見裏面坐着滿滿的客在歡呼高笑，她覺得這世界中真是無奇不有，莫明其妙。她覺得在這世中除了自己

和小孩子，還有不十分年老就死去了的丈夫以外，其餘的人們何以都是這樣幸福的？他們恐怕有什麼法術，——在這世中可以謀得幸福的法術吧。她顯着像火冷息了後的自己的生活不免作此種癡想。她時常都是低着首一面想一面走，走回像冰窖般的家裏來。

但到後來，她知道在這世界裏，不完全是幸福的人。在這世界裏也有許多人因為沒有錢，患了病而無力治療的。也有因為養不活小孩子們就把小孩子們殺死，然後自殺的。她看見報上登的這一類的記事，就十分恐怖，身上起了一種戰慄。

——自己還是沒有錯。人的生活是全靠他自己想方法敷衍過去的。幸得自己早注意到了。報上登的可憐的家族的末路，決不能當它是件尋常的事情。世界中不見得人人有錢，不見得人人都在過豪華的生活。不過他們都是夢夢地，祇圖有趣歡笑着過日子罷了。災難在什麼時候發生，降在誰的身上，這是誰都逆料不到的。他們對這些事又作如何的想法呢。

她有時候又這樣翻想一次。

跟着時日的進行，她的家也一天天的暗澹寂寞了。聽不見笑聲，也不見有來訪的人，連郵件都斷了跡。

到後來她看見華奢的鬧熱的都會生活便感着煩惱和痛苦。並且大的小孩子生下來體質就十分弱。她想都會的空氣太壞了，不如到鄉間去過清閒的生活好。在都會裏本來沒有照顧自己的人了。回鄉裏去情形還比較熟悉些。於是決意帶了年老的母親和小孩子回故鄉來了。

不久小孩子們完全變成鄉下的兒童了。她領了些手工在家裏做，補助一家的生計。回故鄉後二三年，年老的母親也死了。

大的小孩子不單面貌，談話，完全和死去的丈夫一樣；連性質沉默身體單弱，也遺傳下來了。小的小孩子和哥哥不同，很淘氣，和附近的小孩子們頑，每每把他們弄哭。

兄在小學校卒了業。弟弟也進了四年級。到這時候，所有的錢也用去了大部分了。兄因為身體弱，不能昇學，祇住在家裏吃閒飯。

母親想，弟弟卒業後，叫他昇學好還是不昇學好呢。因為怕昇了學後，學費接濟不來。但不叫他昇學，將來又做什麼樣的人呢。這些事情就儘夠使她頭痛。

她近四十歲了，但外面看來不止四十歲，頭髮叢中也雜了許多白髮了。

弟弟想買一枝汽槍，向母親要錢。母親坐在衣櫥前，貯

金摺子攔在膝頭上，在沉思。

秋的黄昏時分，天色灰暗下來了。外面像在吹風，聽得見遠遠的烏鴉的啼音。

母親忙抬起頭。

“你兩個都過來，有話和你們說。”

肌色很白的溫柔的哥哥走過來坐下去，不說話，祇睜着他的一對巨眼望母親。愛淘氣的弟弟顏色像熟苹果般的，也很活潑走過來，挨近哥哥坐下去。

母親比較着兄弟的臉，看了一看。

——大的雖然身體弱些，但有這個小的，無庸這樣的悲觀吧；她這樣想。

“媽媽，什麼事？買汽槍給我們？”弟弟先開口。

母親聽見了後，表示出驚怪小孩子不懂事的表情。

“我們每天能夠有飯吃，生活下去，你們知道錢從那裏來的麼？你們的父親性質太豪爽了，對於後事一點不管。我因為丈夫身體弱，又有小孩子，還有老祖母，所以我極力的撙節把錢貯蓄起來。你們那裏知道做母親的辛苦。恐怕是祇有我，在年輕時不看一回戲，也不做好的衣服，不敢多花一個奢侈的錢；這是因為這些錢都是父親生前辛辛苦苦掙下來的，若不謹慎地用，是有罪的。你們要快點長大起來，自己

掙錢用，非多掙錢不可。要自己有本事，使父母安心。這個世界是金的世界。有了五萬十萬塊錢，就一生可以安心過活了。”

母親對兩個小孩子很懇切地演說了一會。

但兩兄弟不覺得母親的話是怎樣的重要。也不以為金錢是這樣重要的東西。

兄抬起他的帶幾分溼潤的溫柔的純黑的瞳子不轉睛地望母親。樣子很怯弱可憐。弟弟也以不信金錢能夠比汽槍重要的眼色望母親。不過看見母親今天的決絕的神氣和平時不同，也不敢再要求了。

以後沒有許久，母親不等弟弟在小學畢業，說找到一個好位置，送到鄰近商店裏當學徒去了。

嚴寒的吹雪的一天。在晝間室裏還是很幽暗。母親和大兒子對坐着，不很說話。聽見外面的風雪一時像息了似的，但忽然又很激烈地狂吹起來。面北的屋後的小窗口滿積着雪花了。

忽然聽見門口有微微的足音，像有人冒雪走了來。過了一會，聽見來的人在門首拂衣上的雪。

她想這樣的時候，狗都不出門，誰走了來呢。於是她走出來一看，看見正在推開外扉的正是剛才自己在思念的小

的兒子。

母親看見在這暴風雪中，小孩子還跑出來。心裏十出驚愕，同時也感着激劇的心痛。

“爲什麼在這樣的風雪中還走出來?!”

她再也不能因兒子的奇怪的行動而微笑了。

“媽媽我還要到海濱去一趟呢。這是今天的第二趟了!”

弟弟的手指凍的緋紅。黑絨的鴨舌帽子深深地覆在眼際。斗蓬也像海帶皮般的凍得堅堅的。

“外面沒有一個行人，在這樣的風雪中，怎麼叫你遠跑到海濱去兩趟呢!”她眼中滿蓄着淚了，俯視着兒子說。種種的悲慘的記憶和過去的回想也在這瞬間像疾風般地在她腦中馳駛過去。

“今天早晨，天氣好些，主人吩咐我到海岸的一家老主顧那邊去領款。明明領了十二張的五元鈔票，不知什麼緣故，回來一數，少了一張。主人說，一定在那邊掉了的，要我回到那家去問問。”弟弟才說完，眼淚快要流出來了。儘望着母親，像希望母親替他解決這件事。

她站在冰冷的門口，一時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

“你爲什麼領到手的時候不留心數一數! 現在就去問，他還會把錢你麼?”

給母親這末一說，小孩子心裏又痛又恨，快要哭出來般的。

“手凍僵了，沒有數得清楚。但也數了三次喲。”

聽見外面像猛獸吼號着般的暴風雪的聲音。

“那時候的確不錯數麼？”

“恐怕是裝入錢袋裏時掉了的。”

“如果掉在家屋裏就好些。並且，你到去後，他可以把回你就好些。”

母親說了後，低着頭像注意自己的衣襟，在沉想。

“主人說，你是小孩子，再去一趟，他那邊定補給你的。”小孩子再說了這句。

“那是一定的，因為在這樣暴風雪中走了兩趟。像這樣的風雪，你走得動麼？”

“我去看看。”弟弟回答了後，小小的身體又轉向風雪那方面。

“媽媽，弟弟太可憐了。像這樣的暴風雪……”兄不知在什麼時候走出來站在一邊，把母親和弟弟的樣子比較着看了看後對母親說。

弟弟聽見兄的聲音忽然停了足，翻轉身來望。

“要去的還是快點去的好。”母親描想着海濱那家人對

自己兒子的情狀，斷然地叫小的兒子快點去。

弟弟年歲雖小，但很負氣的，像下了決心，走出門外，還用力把門關回去。過了一會，他的足音在風雪中消滅了。

母親還癡站在那邊不會動。哥哥站在一邊，睜着他的巨眼凝視着漸漸暗下去的紙屏風。

聽見外面的風雪更激烈。雪花由門隙飛進來。

“媽媽，像這樣的暴風雪，走得動麼？家裏若有五元，給了他不好麼？”

肌色蒼白，身體細弱的哥哥，很隱靜地向母親說，她看了看兒子的臉，忽然感着一種戰慄。因為他的側臉和說話的神氣，完全和他的父親一樣。

“但是，但是，你的弟弟也太不中用了。”

她這樣說了後，就免不得回想到昔日和丈夫爭論——關於金錢的爭論——的情形。每次爭論，到後來丈夫定沉默下去的。現在大兒子聽見母親的反駁後，也完全像父親一樣沉默下去了。

她剛才儘管想海濱那家的人和自己的兒子交涉的情形，沒有想到其他的事。但目前轉想一下，她不免大吃一驚。在這樣的暴風雪不單眼和口睜不開，並且那條路也是很少人往來的道路，由這裏到海岸至少有八九里的路程，天又快

黑了，還叫這樣小的童子一個人那邊去麼？她像才驚醒過來，心裏很難過。

——那個小孩子如何的擔心在走路啊。自己何以不對他說，如果討不回那五塊錢就回來，母親可以代你墊出去拿回給主人，使他安心地回來呢？剛才自己太不留心了。那個兒子的性情是很硬直很負氣的。如果那五塊錢討不回來，一定吃驚，怕對不起主人，因此發生短見也難說呢。這真叫人擔心！並且在這暴風雪中行八九里的路，作算能夠走到去，也還能夠回來麼？小孩子的腳力不比大人的強健。天又黑下來了是夜間了！怎麼樣好呢？怎麼辦呢？他這樣受凍受餓！天一黑下來雪上是不能走的。……雖然缺少一點數目，但在這樣的暴風雪中，叫小孩子走一趟走兩趟到這末遠的地方去？那主人的心思真是不可解！以為是他人的兒子，便可以隨便虐待麼？祇顧着自己的利益，不管別人的辛苦！啊！這樣的暴風雪！啊！天快要暗下來了！……

她十二分的後悔，同時也感着十二分的不安，胸頭隱隱地作痛。她打開了外門，略望望外面的悲壯的暴風雪的景色。寒風含着雪粉由空隙吹進慘澹的幽暗的家裏來。

“媽媽！”大兒子在叫她。

她像沒有聽見，跳出門外來了。

“到前方面還望得見那個兒的影兒吧！”

她披着散亂的頭髮，在暴風雪中狂奔。這時候作渦流的風雪把她的全身染成純白了。但她還像發狂般地跑向路口那邊去。

“媽媽……媽媽……”

屋裏的……若斷若續的，有時候又像聽不見般的大兒的呼聲雜在風雪聲中吹進她的耳朵裏來。

1928,9,3 夜譯了。

某女人的犯罪

江口渙

確記得是19××年七月，快到月杪的一天下午的事了。當時我在某報館當社會部的記者，因為有點要事到東京地方裁判所去訪一個判事，——他是我的由高等學校以來的先進。我的公事辦妥了，正打算回去。那個判事剛才在會客室裏，隻腕支在古朽的桌上托着頰，很無可奈何的樣子在聽着我報告事件，看見我要走，忽然抬起頭來，稍移動着他的身體說。

“你從來有在法庭旁聽過公判麼？”不知爲什麼緣故，他的樣子很正經地儘注視着我。

“不。一回都沒有聽過。今天既到這裏來了，是個機會，很想聽聽呢。”

“那末恰恰好。實在說，今天有一件由我擔任審判的案

件。要請你去旁聽一下。”

“那也好。橫豎今天是空着的。……到底是怎麼樣的案件，如果有趣，我是喜歡去聽的。”

“這案件，在你，有趣沒有趣我一時不敢決定地回答你。在別的人如何想法我不知道，在我個人，是非常有興味的一件案件。”

“那末，到底是如何的事件呢？”

因為判事的回答有點含糊，我重問了他這一句。

“單由表現於表面的部分說來，是件很單純的事情。但是，……是這樣的一件事，有個下流社會的勞動工人的老婆，因為生活困難，挨苦不過，把才生下來沒有好久的嬰兒丟進河裏溺殺了。她溺殺了嬰兒之後，馬上到警察署去自首。又嬰兒的死體在第二天早晨隨漲潮漂到廐橋底下來了。所以在報上用大號字的標題登了出來。你們雖不把它當做大事件，可是……”

說到大號字的標題，判事儘注視着我的眼睛。由他的眼光，看得出他是很討厭現代的新聞記者，常把很小很小的事件，因人之身分或財產不同，便把它大吹特吹地吹成一大事件。同時也明白地看得出他像是在說，這次付交審判的事件也因觀察不同，可以視為一種含有極重大的內容的事件。

“那末，問題是在討論女人殺小孩兒之動機如何，是不是？”

“當然是的。因動機不同，刑罰也自然隨之變更，這是不消說的。不過比這問題更引起我的興味的是，如果能夠充分地審明白了她的動機時，一定會撞着重大的社會問題。所以我想，像你以文學爲專門的人定要來旁聽的。尤其是對於心理學或社會學有常識的人能來旁聽，請他加以充分的研究，我想定是很有益的。”

這時候判事的態度完全和剛才不很在意地聽我述由報館帶來的事件時的不同，好像換了一個人在熱心地說這個案件。由此可以知道他對於這個案件是抱有很深的興味和誠意。我生平對於社會問題也有相當的注意，所以對這案件也就感着興味了。並且看見判事的熱心的態度，覺得無論如何非去聽這案件的審判不可了。

“那末，請你介紹我進去旁聽。”

“好的，請來。”

望着這樣回答我的先進的歡快的顏色，輕輕地點了一點首後，我立即由那間蒼老的會客室退出來。

於是我回到新聞記者的休息室，關於自己的公事打了

一個電話給報館後，走出刑廷的門首來了。看見掛在廊下壁上的揭示板上，大書“殺人犯馬杜氏”，下面有判事和檢事的署名，共四個人。“啊，啊，是這個了。”我這樣想着，急急地走向第×號法廷來。走進來一看，像來遲了些，開始審判的一切安排都完全準備好了。

或許是不當這案件爲重大的事件，旁聽的人很稀少。我因爲要快捷地筆記他們的論告，特別坐到由前頭數起的第二列稍側一點的席位。望望被告席，看見一個穿棉質的洗舊了的花條紋罩衣的女人，頭髮很隨便地結成一堆，裏面嵌着一把木梳，微低着頭，端端正正坐在一把椅子上。在被告席的前面有兩位律師，穿着黑色鑲白邊的制服，也很嚴謹地坐着。對向着被告和律師的正面高壇上有兩位判事，穿着黑色鑲紫邊的制服，嚴肅地坐在一張大桌前。判事的左邊有一位檢事，右旁有兩位書記，都穿着他們的制服危坐着。檢事的嚴厲的韋廉式鬍子，和有赤色紋樣的法服相對照，特別地引起了我的注目。

仲夏時節，外面下午的強烈的陽光像撒着玻璃屑般的在炫閃。但在祇限於左邊有四個細長的窗口的法廷裏面，仍然是像在陰曇天氣中，有些幽暗。這樣的景象更給我的心——焦望着開審的心——一種苦楚。在這法廷裏，雖然嚴禁

揮扇，但由常常打開的窗口，涼風吹了進來，也幸免流汗了。

正面壁的左邊，有一扇較大的門。聽着沉重的一響，那扇門開了，剛才那個判事脅窩下抱着一疊公文走進來。他向司法官同志間互行了注目禮後，走到原先就坐着的兩個判事間，在裁判長的席位上坐下來。看看快要開始審判了，我更感着一種緊張，差不多氣息都像要窒住了。

檢事忽然站了起來，注視着打開着在桌面上的公文。

“根據刑法第××條，對馬杜氏起訴！”

檢事用着莊重的調子說了後，報告了他自己的名字，再坐下去了。這時候，裁判長忽然抬起他的注視着公文的腫子轉向着被告的臉，以沉着的口氣呼她的名字。於是她立了起來，但仍然低着頭，走近裁判長的案旁，雙手抵着柵欄，很誠懇地領頭。

看那個女人，快近四十歲了，是個身材瘦小，骨格結實的人。但看去，總是有一種掩飾不住的疲勞，顴骨高聳，臉皮很黃，由這衰弱的樣子和嘴巴及眼角邊緊緊地牽扯着的樣子，尤其是她的頭不住地微微向左右搖動的樣子，看得出那個女人是在長期間中經過了營養不良及身心過勞，因此患了神經衰弱症的了。

裁判長最初接着刻板文章，問那個女人的年齡，原籍

地，身分，及刑罰，敍勳之有無等。

“馬杜氏，年三十五歲。”那個女人回答了。但問到身分這一句，她茫然地答不出話來。裁判長再催促她，於是她忙答應是平民。（按日本國民分爲四階級，一貴族，二華族，三士族，四平民。）看她的樣子，像不知道身分和職業有如何的區別。最後她答應沒有受過刑罰，也沒有敍過勳。在回答這些話的時間中，那個女人的頭不住地在搖動，儘注視着裁判長。由壇上凝望了她的這種態度一會後，裁判長再把眼睛移注到桌上的公文上來，以頗明朗的口調向那個女人發問。

“被告於本月十三日下午八點鐘前後，將今年才生下來不久的次男虎雄投棄於神田區茶水橋下之神田河水中，終溺死了。這是豫審廷的報告。是不是？”

“是的。”

“過後，回到府下板橋町六十九番地的住家後，再帶今年才三歲多的長男勝吉出來，決意一同在神田河同地點投水自盡。於是在當夜更深後一點多鐘，——即十四日午前一點多鐘，——揹着勝吉離開住家，赴神田河。在途中，至板橋町122番地，當地警察看見她形跡可疑，把她留住了。她終於把一切自白出來了。豫審調查書中是這樣記錄的。不錯麼？”

爲要使被告容易了解，裁判長似把豫審調查的文字一

一翻成口語說給她聽，所以調子有點不流暢。但由全體的態度說是很溫和的。連第三者之我聽着都感着一種快感。那個女人也像感着了他的態度之溫和。

“是的，一點不錯。”說了後稍停頓一忽，但又以比先刻更沉靜的口調繼續着說。

“溺死了虎雄以後，我決意帶着勝吉一同自盡，回到家裏來，不受什麼妨害，終把勝吉帶出來了。因為是深夜了，確記得是十三日夜裏二點多鐘，走過下板橋警察分駐所，就給巡警伯攔住了。帶着勝吉一同自盡的事，終歸失敗了。”

“十三日夜深二點多鐘，即十四日午前二點多鐘，是嗎？”

“是的。”

“那，你為什麼把虎雄溺死呢？”

“因為生活太過不去了。每天儘坐在家中，十分無聊，所以在本月十二日早晨七點多鐘就走出來。背着虎雄，無意識地在東京內這裏那裏跑，走了一會，走到水道橋下，就決意了，把虎雄溺死。”

“這些都是實情，是麼？”

“一點不錯。”

“那末，請你寫，以上所供一切屬實無誤，並在下面簽

名，捺一個指紋。”

裁判長這樣說時，她慌張起來，略擡一擡頭，她的頭比先刻更向左右擺動得厲害，儘注視着裁判長。但她祇是凝視着裁判長，過了許久還不見她寫。於是裁判長再用根指頭按着公文的一端，對她說。

“你祇在這裏寫一寫就好了。”

裁判長以曉諭的口調對她說。她沉吟了一會，像有點不好意思。

“我實在不會寫字。”（這在中國是一點不稀奇的。譯者識。）

她低聲地回答了後，像不好意思低下頭去。

“那末，這方面替你寫好了。”

裁判長一面說，一面命令坐在右邊的書記。書記立即拿起筆來寫了。寫完了後，裁判長再把公文交給那個女人看。

“你在這裏捺個印好了。”

“我沒有印章。”

“不要印章。你用右手的拇指打個指紋好了。”

裁判長伸出拇指，做打指紋的樣子給她看。於是她很惶恐的伸出腕，把拇指按到印泥盒裏，一句話不說，照裁判長所指示的地方打了個指紋。

在這時候，有一位律師突然由椅子站了起來，以很沉重的口氣叫裁判長。

“裁判長，我有點意思要發表。在詳細訊問馬杜氏之前，請召喚現在旁聽席中的馬杜氏的內緣之夫馬重一，和與她同住一衙堂的田中正兩人爲出廷證人。因爲我以爲在這時候，先要詳細調查馬杜氏生平的性質及至她殺虎雄時爲止的一切周圍的情事。”

“那兩個人在什麼地方？”

“在這裏。”

那位律師向着並坐在我的前排的兩個人略屈一屈腰。這恐怕是知道有請他們兩人爲馬杜氏之出廷證人的必要，預先叫了他們兩人來坐在這裏的。當律師指示出他們來時，他們便向着裁判長很恭敬地鞠躬。

“現在有召喚出廷證人的請求，許可不許可呢？”裁判長翻過臉來問檢事。

“我看案件是這樣單純的。我想沒有召喚出廷證人的必要。”

“沒有這個必要麼？”

“是的，我想單被告一個人出廷已經很夠了的。”

檢事等分地望着律師和裁判長的臉，這樣地回答了。裁

判長暫時時間，向着左右的判事低聲地不知說了些什麼話，於是他們三人一齊立起來，推開後面的門，走進去了。我想他們定是到會議室去討論可否允許律師的請求。判事們走進去了後的法廷，像給海浪洗刷過了般地寂靜。律師的請求許可不許可呢，各人都感着一種不安，心頭像給一個重物壓住了似的。祇看身體支在柵欄上的馬杜氏的後影，時時在痠癢地向左右微動。

再過了五分鐘，又聽見正面門扉的音響了。門一開，判事們又出來了，各回原席。於是裁判長以莊重的口氣宣布：

“允許律師的請求，召喚馬重一和田中正爲出廷證人。”

裁判長的話才說完，奉了命令的廷丁立即走到我的前排，叫坐在右邊的人。在這時候，那個女人靜低着頭，回到原來的被告席去了。

作第一個出廷證人，站在裁判長面前的，是像有四十餘歲，肩膀有點歪着的人。洗舊了的白色浴衣上纏着茶色的粗布帶，那個樣子已經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他的生活是如何的慘痛。並且由背後看他的很粗的頸上，染着像塗了澀漆般的顏色，更引起了我的注意。

裁判長照例先問了他的住所，姓名，年齡等，以後才開正式的審問。

“你和被告馬杜氏是如何的關係？”

“我和馬杜氏是約在五年前由一個友人的介紹結婚的，一直同棲到現在。”

“她入了你的戶籍沒有？”（在日本要正式登記了戶籍後，法律上才承認他們為正式夫妻。）

“還沒有，還是內緣的關係。”

“兩個小孩子是什麼時候生的？”

“長男勝吉生於大正×年一月二十五日。次男虎雄生於本年三月十二日。她這次溺死的是次男虎雄。”

“你的職業是泥水匠，是麼？”

“是的。但原來祇做塗粉牆壁的職業，後來因為種種的原因，就改做泥水匠了。……也曾在兵工廠裏做過工，一天祇得七角錢的工資。”

“也是作泥水匠僱用你麼？”

“唉，不過是做個雜役伙。”

“那麼，全一家的生計不很困難麼？”

“一家四口雖然不能說是窮至沒有飯吃，……但是困難的時候還是十分痛苦。下雨的時節雖然有下雨時節的工作，但比較平日得不到一半的工資。”

“那麼她溺死虎雄的時候就是家計十分困難的時候

麼？”

“可以說是很困難的時候。自前月初以來，恰恰每天每天都下雨，沒有一點工作做，真是困難極了。”

“那時候關於生計的事，沒有和她吵鬧過麼？”

“是的，常常吵嘴。因為天天下雨，生計愈難過就愈多吵嘴。實在那時候儘說閒話也是無辦法的，但她還是儘管說無聊的閒話。因為她話太說多了，所以到後來忍氣不過了。”

“殺虎雄之前，也吵嘴過麼？”

“是的，十一日和十二日都吵得很厲害。那時候因為我的身體有點不好，一連四五日休息不做工，並且還是天天下雨，所以一天一天地生活苦起來了。到後來沒有法了，她說她想到深川古石場的親戚那邊去借點錢來。殊不料親戚也很困難，終於借不到一個錢走了回來。向鄰舍商量過，也借不到三分之一。她又在嗷嗷地說閒話了。於是連兩天都是吵嘴。”

“那麼，你所說的鄰舍就是和你住同一街堂的田中正麼？”

“是的。”

“馬杜氏說那時候向田中正借了六角錢。那六角錢的用途你記得麼？”

“怎麼用了，因為我身體不好，睡在牀上，不知道。”

“據馬杜氏在豫審庭所供的，是米……一角六分，紙煙一包(蝙蝠商標的)……五分，柴錢……二分，洋油……三分五釐，煎餅……四分，小孩子零用……二分五釐，還債……二角二分，點心……五分，共六角錢。是不是這樣呢？”

“那我不很知道，恐怕不錯的。”馬重一說了後。停頓了一忽，又繼續補說一句：

“那時候，論錢呢，家裏頭倒還有點錢。”

“那麼，為什麼又故意向各方面去借錢呢？”

“因為不多了，祇有七八分錢，到底不夠用，所以去借了。”

那個男子很流暢地並且像沒有說一句飾詞。不單沒有飾詞，祇有七八分錢，他便說“錢呢，家裏頭倒還有點錢；”由此可以看得出他的生活如何的困難了。他那種正直的樣子可以說壓住了我的心坎，連呼吸都不能了。那個男子再繼續着說：

“但是若把剩下來的家具全賣掉，也還可以得些錢。不過，”

“那麼，你的家具大部分賣掉了麼？”

“是的，因為天天下雨，沒有辦法了。可以當的東西大抵

當完了。又稍爲值錢的東西也漸漸賣完了。剩下來的祇是一頂蚊帳，一張褥子和廚房裏的用具了。但是要把它變錢也可以變點錢出來。不過，”

“但是，把這些賣完了以後，不得了吧。”

“那是的。也知道以後不得了。但是餓苦了，除變賣它沒有法想了。”

“以前也有過這樣困難的時候麼？”

“有的。運氣不湊巧時，常常有這些事。”

那個男人心裏像十分慘痛的，——一邊說一邊低下頭去。裁判長由高頭望着他的樣子，稍爲沉吟了一忽，再發出別的質問。

“你的妻平時的性質怎麼樣？”

“大體說來，是極小心謹慎的女人，也不喜歡多嘴。她心裏無論如何苦惱，都不會明白地說出來的。祇她一個人在憂鬱。”

“她從前和別的男子結過一次婚的，是不是？”

“是的，所以她的戶籍還是從前的丈夫的。好像是二十九歲那年，丈夫死了，生活太困難，於是出來當過下女。”

“和前的丈夫生有小孩子沒有？”

“聽說有一個。但給先的丈夫的親戚領去了。現在在什

麼地方不知道。”

“她常思念先的丈夫或小孩子麼？”

“當然有些時候會思念的。和我一同住後，一直到生長男勝吉爲止，她還常常向我說關於死了的丈夫和小孩子的話。我每次聽見心裏都有些討厭，常因此和她吵嘴。但到後來她定閉口一句話不說，整天的一個人在哭。到勝吉生下來後，這樣的事情就少了。但是她也還常常忽然地憂鬱起來，喜歡一個人在流淚。尤其是生計困難的時候，她更會這樣的。”

“以前她會常說要死要什麼，或做出其他的嚇人的怪樣子沒有？”

“是的，我想，不知在什麼時候了，有一次我把她太罵很了，她整天地癡坐着不說一句話。到了半夜，忽然起來暗地裏把頭髮剪掉了一大半。又當快要臨月生勝吉時，也想去投井過一回，幸得給鄰近的人阻住了。當然是並沒有一定要死的理由。”

“她的母家有什麼精神病的遺傳沒有？”

“這倒不十分清楚。從沒有聽見她家有什麼遺傳病。祇聽過她說，她的父親長年患腦病，到後來把頭撞着洋燈，淋一身的洋油就燒死了。關於她的父母的生平，我常常問她。

但她不肯多說，所以不十分知道。”

“在這回的事變前，她有什麼奇怪的行動沒有？”

“不見有什麼奇怪的行動。……不過那是很平常的事，因為我沒有工做，她很憂鬱的。尤其是到深川去借不到錢走回來時，整天的在啜泣。但這是常有的事，我也不十分理她。”

“她是在什麼時候帶虎雄出去的？”

“這個月十二日早晨五點多鐘，她一個人先起來和平時一樣準備早飯。那天我也決意出去找工作，起來吃了飯後，但又覺得身體還有點不舒服，於是又回去睡。她就在這時候捎了虎雄出去的。至於在那一個鐘頭出去的，我因為睡着了，不知道。”

“你在什麼時候才知道虎雄死了。”

“在十三日夜裏，她給警察捉住了後才曉得的。她在十二日早出去的，到夜裏還不見回來。她從來不曾這樣做過的。從前她要在外面歇，不得回來，她定先告訴我，因此我就有點覺得奇怪。並且那天一早就下雨，到了夜裏，雨更下得厲害。我想，一定是路不好走，或沒有帶傘的緣故，在深川親戚家裏歇夜了吧。”

“深川的親戚是怎麼樣的親戚？”

“住在古石場，是她的表姊，姓金，確記得是開小糖菓店的，……但是到了第二天十三日的晚上，還不見她回來，我就有點擔心了。留在家中的阿勝，整天地在哭着找母親。我又因為身體不好，行動不能自由，希望她能夠早點回來。到十三日那天夜裏，怕有一點多鐘了，她忽然回來了。一句話不說，坐在蚊帳外。她走了兩天才回來，回來後又不見她對我說句把好話，我那時候真有點氣，所以也裝做沒有看見她，不睬她。但她還是儘坐着一句話不說。我看見她這樣地固執，儘坐着不開口，於是我惱了，就穿着寢衣，也不說話，跑出外頭來。至於我走出來，完全是爲商量明天的工作，要到附近的同業者的家裏走一趟。白天裏幾次想去都遲遲延延地沒有去成功，所以乘這時候跑了去。”

“你走出去了後，她在家裏做了什麼事情沒有？”

“那不曉得她怎麼樣。……不過我回來後，差不多兩點多鐘了。回來看見她還是坐在蚊帳外，低聲地不知在說些什麼話，又時時伸出隻手去拍膝頭又拍蓆子。”

那個男人說到這裏，也伸右手去拍着腿給裁判長看。

“以後呢？”

裁判長催促那個人說下去。他的眼睛綠綠地注視着那個人。

“後來認真一看，她的髻髮完全拆散了，身上穿的衣服也完全濕透了，滿染着泥巴，連手脚上都塗着許多泥巴。我駭了一跳，就問她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但不知爲什麼緣故，她老是不回答。走前去問她，她硬把臉翻向那一邊，還是儘管拍膝頭搥蓆子。再留心看看她的眼神，完全變了樣子，面色也變成土色一樣了。我還是儘問她，但她總是不理，沒有辦法，我祇好一個人進蚊帳裏去睡。我原以爲她帶回來的虎雄睡在蚊帳裏了。但進來一看，沒有虎雄，還是和先刻一樣祇有勝吉一個人。看家裏面也不見虎雄的影子。我覺得有點奇怪，於是又走出蚊帳外來問她，虎雄到底怎麼樣了。但她還是一句話不說，祇看見她茫然地眼睛直視着帳角，儘在咬她的右手的指甲，一根一根的咬，咬得乾乾淨淨了。於是又擽着嘴唇呼呼地在吹蚊帳。看她那種樣子，太把人當傻了，我終於氣惱起來了，她才說虎雄託給深川古石場的親戚家裏了。問她那末昨夜是歇在表姊家裏麼，她答應是的。那末這兩天來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但她又不回答了。以後儘問她，都一句話不說，祇搖着頭。我氣極了，但也沒有法子奈何她，於是我再回蚊帳裏去睡。過了一會她才走進來。但她並不是想睡覺，她突然地把勝吉拖起，立即走出帳外去了。我想她抱起小孩子來做什麼呢，這時候祇聽見她聲音低小地

在說‘好麼好麼?’一面說一面在蚊帳周圍走了二三次後，就把勝吉搯起，走出去打開廊下的柵門，打得亢亢地響。打開了後，她就跳出去了。我覺得她的樣子太奇怪了，又氣又惱，於是高聲地喝她。

‘這樣時候還到什麼地方去！就要做傻事也要有個限度！’

她聽見後，稍停了一忽，翻轉身來說，

‘我和勝吉去把虎雄帶回來，請你稍爲等一等。’

外面還是下雨，她也不帶傘，說了後走了。我立即爬起來，走出門首來看，她已經走出衙堂快要轉角了。我在後面再喝罵她，她像在說什麼話，但聽不見。我忙穿了屐走出衙堂口來。那時候在外面，恐怕是十分黑暗的緣故，什麼都看不見。沒有法子，祇好回來，把門帶上，想一個人睡下去。但因為擔心着，無論如何睡不着。想想事情，吸吸煙，在牀裏約過了二十多分鐘，忽然聽見衙堂口像有人跑進來，不一會就聽見有人在外搥門，搥得十分厲害，差不多要把門搥破的那末厲害，我駭了一跳，急爬起來，打開門一看，認得搥門的是附近駐在所的警察。他一看見我就說。

‘不得了！你的老婆把嬰兒溺死了！’

我聽見後，赤着腳，馬上走出來，跟在警察後面，昏昏夢

夢地跑到駐在所來。看見她，還抱着勝吉站在駐在所裏面。”

“那時候，她沒有說爲什麼要溺死虎雄麼？”

“沒有說什麼。她祇抱着勝吉望着我們笑，一句話不說。我問了她兩次，到底爲什麼事；到底爲什麼事！那時候我忽然悲慘起來，胸口像給什麼填塞住了，流下眼淚來了。過後連想問都不會問她了。當時警察也說。

‘此刻不要問她什麼事好些。遲早會知道的。你還是到外面去。’

給警察說了後，我就走出駐在所的門首站着，什麼事都不能問她了。”

“那時候，她沒有說她自己也打算死那種話麼？”

“她一個人像在說了些什麼話，因爲討厭她那種樣子，沒有留心聽她了。”

“啊，……”

這時候裁判長伸出指頭稍稍翻了翻公文，

“很明白了，有勞你了。”

裁判長這樣說了後，那個男子很恭敬地連鞠了兩次躬，回到他的原席去了。

當作第二個出庭證人出來的是坐在我的前排左邊的人，穿着白底藍花條的單衣，繫着白布腰帶。由外表看來，穿

得比馬重一稍排場一點。這個人走到木柵前也恭敬地鞠了躬，裁判長立即問他，

“你是和馬杜氏共條街堂住的口中正麼？”

“是的。”

“你和他們夫婦什麼時候認識的？”

“他們搬到我們的街堂裏來時就認識的，差不多有兩年多了。”

“他們平時怎麼樣生活的？”

“馬重一很久以前就在深川加入Y班做泥水。馬杜氏在家裏綯麻繩。”

“馬重一做泥水匠一天有多少的收入？”

“我不很曉得。聽說天氣好時一天有五六角錢。”

“在這事變發生以前，你借有錢給馬杜氏，是不是？”

“是的，借了點錢給她。確記得是本月十一日夜八點多鐘時候，借給她的。因為是鄰家的主婦走到來，說了許多對不起，不好意思的話，說要借兩塊錢，並且說明天就沒有錢買米了，房租也積欠了許多，丈夫明天又要出去做工，連買點心的錢也沒有。她又說，明天自己想到深川的親戚家裏去借錢，但電車錢都沒有。沒有錢的時候誰都一樣辛苦的，覺得她可憐，我就把我的一張被送到當店裏去，祇當了六角。

錢，儘和當店的人爭，想爭夠一塊錢來，但無論如何當店的人不答應，沒有法想，把實情和她說了後，把六角錢給她了。她說了許多對不住和感謝的話，她又說，有了六角錢，丈夫買點心的錢也有了，小孩子的飯錢也有了，到深川去的電車錢也有了，到深川去後總可以想點方法；她很喜歡地回去了的。”

“他的丈夫知道她向你借錢的事麼？”

“那不曉得他知道不知道。那時候，馬重一在家裏，大概是商量好了後來的。”

“借去的六角錢，據馬杜氏在豫審庭的口供，沒有把馬重一的點心錢和電車費算進去；你知道她的六角錢的用途麼？”

“怎麼樣用去了的我卻不曉得。”

裁判長翻着豫審調查書，這裏看，那裏看了後，又像在想什麼事，但馬上又繼續着問。

“據說馬杜氏的父親患腦病，關於這一件事，你聽見她說過什麼話沒有！”

“是的，從前常聽見她說這件事。聽說她的父親到後來完全發瘋了，自己用洋油淋到頭上燒死了的。但有時候她又取消以前的說話，她的父親並不是自己燒死的，是頭腦撞着

洋燈燒死了的。”

“前後說的不同，到底那一種是真的呢？”

“那我不知道那一種是確實的。但據她自己說，她在小孩子的代時性情很有些像她父親的，所以很擔心怕今後她也會發狂。她本來是很容易憂鬱的人，她十分憂鬱的時候，便會說這一類的話的。”

“關於從前的丈夫及小孩子，你聽見她有什麼話麼？”

“不十分清楚。祇常常聽見她說和先的丈夫一同生活時不會這樣辛苦。的確，他們有時候是十分窮，很辛苦的。”

“馬重一到底勤於做工麼？怎麼樣？”

“這是叫我很難批評的。大體說來，他是不十分勤去做工的。”

說到這裏，那個人稍爲停頓了，像在想什麼事，遲疑了一會後又繼續着說。

“並且馬重一是很愛喝酒的，也很慣賭博，所以他的夫人更吃苦。但是她和我們一樣，覺得這樣地長年窮苦是我們的運命，應該受的，沒有什麼怨歎，所以不論遇着什麼困苦，都忍耐下去。並且她是不十分出衆的女人，雖遇着很難堪的事，都是老不開口的。她祇十分寶貝她的兩個小孩子，她像是爲小孩子們，無論什麼困苦都忍耐下去。把那樣寶貝的小

孩子殺死了，我到今還不曉得她是爲什麼道理。”

“十三日深夜裏，馬杜氏回到家裏來時是怎麼樣的情形，你不知道麼？”

“不十分曉得。……祇聽見她在深夜中歸來，和她的丈夫在吵嘴，在那時候聽見他們中的一個走出去，不一會，她忽然走到我家裏來問。

‘阿勝到那裏去了，看不見他？’

我便回答她，

‘在這樣深夜裏，當然是在蚊帳裏睡着了。’她的樣子很奇怪的回去了。”

“啊，好的，好的。大體明白了，有勞你了。”

裁判長這樣說着，叫他像馬重一一樣地在口供簿上署了名，打了手紋。

田中正回到他原來的席位來時。馬杜氏又給裁判長叫前去了。好像是聽見了他們兩個的陳述，她比先刻更爲興奮起來了般的，雙手支着木柵，雙手鉛直地垂下去，但這隻垂下去的手腕很激烈地在戰動，向左右微顫動的頭也比先刻更來得厲害了。旁聽席的視線一齊注視到這個衰弱的女人的後影上來，全體都像停住了呼吸，回復到十分的寂靜的瞬間，裁判長又徐徐地開口了。

“你和馬重一同棲以前，結過了婚的，是麼？”

“是，我由十八歲至二十九歲那年，前後十二年間，和姓松的一同生活。”

“在姓松的家裏生了小孩子，是不是？”

“是的，小孩子名叫阿仙，到今年確記得是十二歲了，是個男孩子。姓松的丈夫死時，小孩子還祇六歲。”

“那個小孩子現在怎麼樣了？”

給裁判長這樣一問時，她像駭了一跳，低下頭去，一時說不出話來。但過了一刻，像下了決心似的，再擡起頭來。

“姓松的死時小孩子給他的親戚領了去了。我一個人回到母親家裏來。但有時還聽見小孩子的消息。以後我因為生活關係，出去當下女了，那個小孩子怎麼樣了，一點不曉得。”

“姓松的做什麼職業？也是做泥水匠麼？”

“不。在築地的印刷所當排字工人。”

“那時候的生活如何？”

“說到生活，……那時候比現在好多了。姓松的一天雖然祇做到四角多的工錢，但是那時候的物價比現在便宜，也祇有一個小孩子，生活鬆和得多。並且排字那種職業到底算是個職業，縱會天天下雨，還是有得做的，不會像現在這樣

的困難。”

“每當困苦的時候，你便會想到死了的丈夫，說許多怨歎的話，是不是？”

“沒有這回事。我在現在的丈夫面前，沒有一次提過姓松的話。”

“雖然沒有說出來，但思念他是有的，是不是？”

“也不敢說完全沒有，有時候也會想到他，但儘回想也是徒然，所以就放開，祇好一切歸之運命罷了。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忍耐下去。但是有時候想忍耐都忍耐不下來，就會漸漸地憂鬱起來，兩天三天都不說話。這時候，重一一定發惱的，想種種的話來罵我。我又不是對於既死的人有什麼留戀，不過生活太苦了，想起了些不相干的事罷了。但重一無論如何不能真的了解我，他把生活苦和留戀先的丈夫當成一件事，種種的懷疑我。我真討厭極了，到後來就想和他扯幾句了。……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夜深了後，重一還叫我出去買土布襪。我在那時候也不知爲什麼暈暈癡癡地買了小一點的十號的襪回來。平時都知道他穿十一號的。於是重一大發脾氣了。

‘你打算買給你的死了的丈夫穿的麼？買了這樣小的襪回來！死了的人會穿，你就拿了去送給他穿吧。’

到後來，他用那雙襪向我臉上亂打，所以以後無論如何困苦，都忍着不敢再在臉上表示出來了。但無論如何忍耐，有時候還會憂鬱的……”

“生了小孩子以後，也還會時常吵嘴麼？”

“我是極力忍耐着的。但有時候還不免要吵嘴。後來生了小孩子，我想好了，祇把小孩子養長大了成一個人就好了，想使他將來能夠過比父母好一點的生活，也不想把小孩送給人養，所以我真的拚命地挨苦，什麼怨歎的話都不說了。有了小孩子後，覺得自己的辛苦不算徒勞了。……但是到了今年三月間，又生了第二個虎雄，生活更苦了，真不得了。到後來真想不出方法來了。”

“你投過井來，是那時候的事情麼？”

“不，那是很久很久的以前的事情，生勝吉以前一些時候的事情。”

“怎麼忽然想投井呢？”

“怎麼樣，我說不出來。……”

她說到這裏暫停頓了一忽，像在追憶從前的事體，茫然地把臉翻向側面。

“因為先前已經十分困苦了，再生了小孩子，怎麼樣好呢。如果又像從前一樣，丈夫死了時抱着在吃奶的小孩子，

怎麼樣生活下去呢。……如果再次的遇着這樣不幸，那麼小孩子又要送給別人了，怎麼好呢。像自己一生下來就這樣不幸的人，恐怕前途還有更大的不幸在等着。不單自己，也連累了千辛萬苦生下來的小孩子，這實在是不忍的。所以想在沒有生下來以前，就和自己一同死了好些。……”

“以後你沒有再想死這一類的事了麼？”

“虎雄生下來後生活實在痛苦，也有好幾次想死。”

她說到這裏，裁判長暫時之間沉默着，凝視着那個女人的臉。過了一會，忽然轉換了訊問的方向。

“據說你的父親長年中患腦病，到底是怎麼樣的病？”

“問他患怎麼的病，說起來還是，……”

她很奇怪，吞吞吐吐地不肯說下去。她祇凝視着裁判長的臉。看她的頭在激烈地向左右顫動，就像在哀求，請不要問這件事吧的樣子。裁判長的臉上雖表現着憐憫的神氣，但還在催促她回答。

“你的父親是怎麼樣死了的？”

“我的父親死時候的事，請你莫問我。人家一問及這件事，我到此刻還覺得十分害怕的。……請憐念下我，不要問吧。……”

她很懇切地在請求裁判長不要問她的父親死時的事，

雙手扶着柵欄，低下頭去。

“據說你的父親是自己用洋燈的洋油燒死了的，是真的麼？”

裁判長不管女人的樣子如何，還在繼續他的質問。她突然擡起頭來，又猛烈地在搖動，暫時之間身體像石像般的凝視着裁判長。她像連想及這件事都很難過的樣子，這是可以由她的後面明白看出來的。

“他是誤撞了洋燈燈死了的呢，還是故意的自殺？”

“故意的，故意淋上洋油自殺的。我想他是有意自殺的。”

她很堅決地說了後，略擡起頭凝望了裁判長一會。在這瞬間，全法庭給她的堅決的樣子壓倒了，大家都像停止了呼吸，在一種嚴重的沉默中了。我也自然地漸把身體伸前去，隻手支在前列的椅子的靠背上。這種沉默忽然給她的興奮了的尖銳的聲音打破了。她的說話滔滔地繼續下去了，不消說，她的聲音是不住地帶幾分顫動，令人聽見不舒服。

“我的父親由我十一歲那年春天就發病的。死的時候是在我十三歲那年夏天。那時候，我家住在埼玉縣的栗橋，開一間小糖菓店，雖是一間小店，但也會做那地方的名產煎餅。店務由母親打理。煎餅由父親請了一個人來烤。至父親

爲什麼會發病，我卻不十分清楚。有一次，他忽然走進裏面的八鋪蓆的房子裏，把牀鋪好，整天地睡着不起來。不知爲什麼緣故，發病之後，整天地在哭。有時候竟像小孩子一樣，高聲地哭起來。我有點擔心，去問母親，父親爲什麼這個樣子，‘他是患腦病，你不要去理他，儘他哭夠了自然會好的。’母親這樣說，好像不很關心。從小的時候，父親比母親更愛我，看見父親儘在哭，我心裏很難過，於是常走到父親牀前去和他談談，安慰他，但父親並不理我，還是一個人人在歎歎地啜泣。過後父親發怒的時候比哭的時候多了。常常拿東西去亂打母親和烤餅的工人，有時候竟走前去認真地搥他們。惱得厲害時，連我也捉來亂打。所以到後來，如果沒有特別要緊的事情，誰都不敢走近父親旁邊去了。現在想來又覺得我們不對了，因爲大家少走近他旁邊去，所以他的病更重了。像這樣的約繼續了一年，父親的樣子更變奇怪了，……時常像貓想捕雀般的偷偷地在壁後或紙屏後窺伺母親的行動，每天都窺探幾次。那時候，父親的面像完全變了樣子，臉黃了，嘴巴變成Λ形，向兩端歪下來，唇尖卻向上方掀起，祇有凹陷入眼眶裏的圓圓的瞳子儘在綠綠地發光。父親有時候輕輕地走下牀來，在地面爬行走到紙屏後，窺探母親在店前的樣子。那時候如果母親走近烤餅工人旁邊說話時，父

親定很奇怪的一個人，在嘻嘻地笑着把頸一縮回到牀裏去睡了。但是不一刻又爬起來，再走到紙屏後，身體貼緊紙屏，向外窺探。有時候竟把臉貼到蓆子上去向外窺探。在這瞬間他用指頭去儘揉上唇，於是涎沫一滴一滴地流出來。他又常把頭髮一根根地拔下來，送進嘴裏咬，拔了又咬，咬了後就吐到紙屏上去。又睡在牀裏的時候，也常擡起頭來望外面，像很擔心店面的事情。有時候又忽然坐起來，有好一會閉着眼睛在想什麼事情似的，但忽然又放聲大哭起來了。我每到廚房裏自來水管前去時，都看見父親在做這些事情。他像不很留心我在看他。記得是雨下得厲害的一天，我站在正間前的廊下，父親還是和平日一樣伏在紙屏後窺看店前，在嘻嘻地笑。於是聽見有人從外面走進來，原來是那個烤餅工人突然跑進父親的房裏去。我想他做什麼呢。殊不料他竟提起隻腳去踢父親的肩膀，一面說，

‘也不知道你是個瘋子！還愛偷看人！畜生！’父親像吃了一驚，縮伏下去，由下面擡起頭來望那個職工的臉。聽見這些音響，母親忙從店前跑進來。但父親還是蹲伏在地下，茫然地望了望母親，又望職工。母親像在說什麼話去安慰那個職工。在這瞬間，由下面望着母親和職工說話的父親又發出一種討厭的笑聲。他略擡起半身。我當父親是退向牀裏

去，但突然由他的喉嚨裏再發出一陣怪笑聲來。這時候由上面凝視着父親的職工忽然滿臉通紅的大喝一聲。

‘你這個死不了的老賊！笑什麼事！’忽然聽見在下頭的父親‘啊唷’一聲，職工腳已經踢在父親的臉上了。父親還是和平時一樣唔啾唔啾地呻吟着，過後就倒臥在蓆上，一時沒有聲息了。我當他是受了傷，危險了。但祇一忽，他乘那個職工不提防，突然向職工的腳下撞來，露出兩列牙齒，不管三七二十一，在職工的脛部儼咬。職工給父親突然地一咬，大叫一聲，想跳起來。但兩腳給父親緊抱住了，於是也倒在蓆上了。父親馬上騎上他的身上去，向他的頸部亂咬，看看快要咬到職工的喉頭了，還聽得見切齒的音響，把我嚇得發不出聲來了，怕發生出什麼事變來。父親向職工進攻得更厲害了，職工也在拚命想推開父親。好一會兩人在地面滾來滾去，滾成一團。到後來，職工騎上父親的身上了，他揮動鐵拳，向父親臉上亂打，口裏不住地罵‘這個傢伙’‘這個傢伙’，一面罵一面打。看看父親臉上挨了鐵拳的部分，都青青地浮腫起來，到後來眼睛和鼻也腫得歪了。母親看不過意，

‘我替他謝個罪吧。饒了他吧。算了，算了，饒了他吧。’

母親漸漸地哭出聲來了，儘向職工討饒。但職工還不住地搥。父親最初張開口亂咬職工的手，時時擡起頭想翻起

來，亂伸動四肢在掙扎。但到後來，流了許多鼻血，臉也染紅了。等到血流到蓆上時，已經沒有氣力了，祇想躲開職工的毆打，時時在伸動他的雙手。職工的拳也滿塗着血了，但還儘槌。到後來，父親的臉上都滿塗着紅血了。拳的下落的次數也漸疎少了。職工忽然站了起來，跣跣跟跟地走出店門外去了。”

馬杜氏說到這裏，像到了現在回想當日的情形，還不勝戰慄般的說不下去了。她緊扶住柵欄，但身的戰動稍稍停息了後，她又繼續着說：

“職工走出去了後，父親像死了般地倒臥在地面上。我看見那個樣子，忽然感着一種悲痛，放大聲哭起來。母親才注意到我也站在旁邊。過後職工就不到我家裏來了。再過了幾天，母親也丟了我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母親要走之前，還帶了我到附近的街上去買了花簪和屐給我。”

“那末母親走了後，你們父子怎麼樣呢？”

裁判長像給她的話感動了，凝視着她，催她快講下去。

“母親走了後，過了兩三天親屬那邊來了一大批人。過後伯父伯母由鄰村搬了來，繼續做從前的生意。但自母親走後，父親的病更加重了，記不清楚從那一天起了，父親躲伏在屋後雜物間的樓上，每天每天不論晝夜，都在怒罵。我聽

見他的聲音就十分害怕，因此不敢走近那間雜物間去了。一天三頓，伯母都把飯送進去給他吃，但也不敢進去，祇從取掉了扶梯的遺跡——四角形的窟窿送進去後，就輕輕地跑出來。父親常常把頭由樓上的窗口伸出來，臉上全沒有人色，我看見非常的害怕，不敢認他是個人了。他在雜物間樓上住了約一年多了。夏天的一天傍晚，外面不住地下雨，房裏有點幽暗，伯母和我，和名叫阿君的堂姊三個人，在廚房裏的地面敷着一張草蓆，一同剝由田裏摘回來的葫蒜。三個人圓圓地圍坐着，一面剝一面說閒話。在這時候，伯母擡起頭來望望門首，她的臉馬上發青，呼吸像停止了，一時說不出話，急急地站了起來。堂姊阿君也立即叫了一聲，跑過去緊抱住她的母親。原來父親從雜物間樓上走下來了，站在門首，手裏拿着一把斧頭。我也嚇了一跳，叫出聲立了起來。這時候伯母和堂姊早跳上店後的廊下去了。踢開紙屏，踮跟着逃到店前去了。我來不及躲了，忙走到廚房右邊的洗澡池邊去，想進去躲。但洗澡池面還蓋着木板。我心急了，因為要急抽開木板，失足一滑，跌倒在洗澡池側的爐口了。我想給父親看見了時，定給他殺死的。我祇好在這爐口儘躺着。但過了好一會，還聽不見什麼聲息，稍為安心了一點，戰戰兢兢地伸出首來望廚房的地面上。看見父親還是拿着斧頭，癡站

在那邊。又過了一忽他走進廚房中間吊洋燈的地方來了。他擡起全是骨的蒼灰色的臉，凝視着挨近他的鼻尖的洋燈火，垂着頭髮，皮膚像鬆解了般的，臉，眼，鼻和嘴像受了什麼壓力，歪曲着。過了一會，由那歪曲着的嘴裏，一滴一滴地流了許多涎沫出來。他用根指頭蘸了些涎沫，向洋燈的油壺子上不知在寫些什麼字。指頭觸着油壺時，洋燈就不住地在擺動。洋燈愈擺動，他的指頭更觸得重些，於是洋燈愈擺動得厲害，看去差不多要翻倒下來了。父親忽然伸過手去捉住了燈罩。手像給燈罩灼痛了，馬上叫了一聲‘啊呀’，忙縮手回去。他像受了火傷，斧頭由他的手中掉下來。他再發出一種怪聲在怒罵。這時候，伸出兩手捉住了洋燈的框，拚命地把洋燈搖動，像要把洋燈來洩氣似的。燈罩掉了，火燃燒進油壺裏了，烘烘地燒起來了，上面的吊鉤一鬆，洋燈就翻倒在父親的身上了。火先由捉住燈框的雙手燃燒到頭上去。這時候廚房裏發出一陣火光。父親已經變成一團火球了。他發出一種怪聲，同時帶着滿身的火，跳出門外去了。門外就是田坵，我也立即由爐口跳起來，跑到門外，看見全身發着火的父親，像舞踊般地儘在田裏亂滾，一面滾一面發出淒慘的叫聲，兩手不住地伸動。這時候附近的人們都驚擾起來，都叫火災，火災。有許多人由各地跑了來，我便高聲地向他們叫，請救

我的父親，請救我的父親！但他們祇是騷擾着，想不出一個辦法來。以後父親在雨天裏滾了多少時候我記不清了，到後來，滾到井傍邊去了。他爬過泥水溝，想去攀井欄，忽然聽見他的頭碰着井欄的音響，於是就不動了。後來大家把他擡到醫生那邊去，但是救不回來了，不久就死了。”

她喘着氣一氣說下去。說到這裏，喉頭像給什麼塞了，忽然停止了。她像因為回憶到慘死了的父親，不勝慘痛般地，身體戰動起來。

“那末，你以後是由你的伯母養長大的，是不是？”

“是的。和伯母同住後，伯母常常說我的樣子完全像小孩子時代的父親。聽見伯母的話後，我害怕起來。我如果做錯了什麼事，伯母定罵我‘你看，將來還不是發瘋，沒有好死的。’她固然是故意這樣地來恐嚇我，但到後來自己也覺得將來或會變成這樣，十分害怕，有時候竟害怕到哭起來。”

“長大了後也會這樣想麼？”

“常常會這樣想。平時倒不覺得怎麼樣，但是心裏有點痛苦或生活困難的時候就會這樣想。”

“長大了都還會這樣想，是什麼道理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生活太苦了時，更會這樣想。本來我一生下來頭腦就不好，身體也不健康，所以悲觀的時

候就會胡思亂想，將來怕會和父親一樣的死法。並且想到將來病重的時候，又沒有能力請醫生，不知要如何的慘死。想到這裏，覺得與其病重了慘死，不如早點自殺了好些。”

“剪掉了頭髮，也是因為想到了這些事麼？”

“是的。我想做了尼姑，或怎麼樣才可使自己不發狂。”

“和現在的丈夫一同生活，生了小孩子後，還會想那些事麼？”

“是的，生了小孩子後雖少想了這些事。但是生活太苦了時又想快點死了算了，等到來生投到生活好點的人家去，或許快樂一點，不會這樣苦。”

“那末，你近來的生活太苦了，是不是？”

“近來的生活真是苦得很。去年重一在深川的Y班做工時，無論被派到那一處去都帶有兩三個副手，位置很好，所以生活也比較舒服。但到後來，因為一連兩回把會計帳簿紛失了，就被解僱了。那時候Y班方面叫重一在兩三個月間暫到別的地方去找工作，以後再轉來還可以用他。並且說因為按章程不能不把他辭退，若不解僱，怕其他的工人們不服，務請重一要原諒。但過了二三個月後去問，他那邊無論如何都不答應重一復職了。”

“是真的Y班方面說了過兩三個月再僱他呢，或是重一

騙你叫你安心的呢？”

“那我就不曉得。當他被解僱的時候，也聽見鄰近的人們說，重一因為賭輸了，把會計的錢用掉了，所以被開除了。不過重一是很老實的，或不至於對我說謊。”

“那末以後怎麼樣呢？”

“重一給 Y 班開除出來了後，好久找不到職業，十分困苦。到了五月間，才由一個友人的介紹，到鶴沼去做工。因為有個華族的老爺在那邊開闢別邸，僱他去幫忙。”

“那個華族姓什麼？”

“姓 X，曾做過大臣的。重一在那邊大抵每天是打地盤。我在三月裏才生了虎雄，身體本來有些不好，又多了一個小孩子，所以不能像從前一樣的出去工作。但不出去，收入就減少了，生活更加困難，所以我每在身體稍為好點的時候，就出去幫工。我的工作大概是擔泥擔敷地。可憐我在這時候就得了做賊的嫌疑。我和重一都十分痛恨遇着了這樣的不幸。”

“到底是怎麼樣的嫌疑？”

聽見她說得了做賊的嫌疑，裁判長就想探知這句話裏面的究竟。

“華族老爺時常由東京到別莊來督工。不知道是何緣

故，每當我去幫工的那天，他也走了來，幾次都是這樣。有一天，華族老爺的鑲有金器的手杖不見了。他說是放在舊房子的廊下的。第二次來的時候又說掉了金的，又說是白金的煙盒子。這兩件東西都是那位老爺到庭園裏去督工時掉了的。他在石砌的短牆前吸煙的時候還有的，大概就是在那附近給人偷了去的吧。我的運氣真壞，前一次掉了手杖的時候和第二次掉了煙盒兒的時候，我都在那附近工作，所以他們都是疑我偷了。並且我一去幫工，東西就掉了，所以都懷疑到我身上來。第一次掉了手杖的時候還不見得怎樣，但到第二次掉了煙盒子的時候，就誰都說是我偷了。全邸的人們都騷鬧起來。我給他的家人和僮僕難爲了許多，侮辱了許多還不夠，到後來把我帶到警察那邊去了。那時候他的家人說：‘如果態度還這樣強硬不輸服，那就對不起，要叫你穿紅衣服。’並且他們說重一也是共謀的，一並帶到警察署裏了，我們在拘留所的時候，聽說還檢查了家屋。但他們無論如何懷疑我們，沒有的證據還是沒有，我和重一還是正直地說沒有偷，我們始終不變口供，警察拘留了我們一晚，第二天一早就把我門放回來了。回到家裏來時，工頭走了來說：

‘警察署那邊雖然了結了，但華族老爺那邊的懷疑還是一樣。對不住了，請我們到別的地方去找事做吧。連我也給

他們說了許多閒話。對不住你們了，但我實在無能爲力了。’工頭很懇切地說，關於我們以後的事，他也說了許多擔心的話。我們就不能再在那邊工作了。那時候，聽見說，——不知是那位華族老爺，還是他的家人，——我們真蠢，不知道自己是什麼身分，偷了那樣高貴的東西也賣不出去，一賣出去馬上可以捉住。我和重一聽了後真是又氣又恨，氣恨得流眼淚了。我們並沒有做賊，沒有犯法，給他們逞勢侮辱了一場還不算，還要說這些話來糟蹋人，真叫人又氣又恨。……我想，從小生在貧賤的人家裏做小孩子的時代不知受了多少痛苦，一直到了這樣的年紀，還要受人家這種欺侮，那就不如早一天死了好些。”

馬杜氏說到這裏，像十分慘痛，漸帶哭音了。一時話說不下去。她用袖口遮着臉，好像想抑止她的眼淚，低下頭去了。原來是這末一回事！一個貴族因爲掉了一根手杖和一個煙盒子，就把和這件事全無關係的誠實的兩個勞働工人開除了，打破了他們的飯碗！但是手杖和煙盒子，在貴族，是一點點不值什麼的東西。至於他們的職業，是他們夫妻和兩個小孩子所依靠爲生活的唯一的事業！不過是因爲一點點的未證實的嫌疑，就把在貴族不值得什麼的手杖及煙盒和無產的兩個工人所恃爲生活的職業互相抵償！這真是不合理

至極了！我聽到這裏便感着一種不能抑制的強烈的公憤！但裁判長到底是裁判長，保持着他的冷靜的態度，更繼續着問下去。

“由那時候起，你就很明白地有了死的念頭麼？”

“說起來也有點像從那時候起就有這種念頭。但是，……”

“那末到以後才有這個念頭麼？”

“不，不是這個意思。因為後來一天比一天壞，有許多不如意的事繼續下去，所以就有了自盡的念頭。”

“以後還有了什麼不好的事情呢？”

“後來由工頭的介紹，搬到東神奈川去，但到去時僱主又不知搬到那裏去了，沒有法子設，重一就到鶴見去幫做築堤工事了。但是收入太少了，不比東京好，於是決意回到板橋來。重一再到深川的Y班那邊去請他們再僱用他，給他們拒絕了，就是那時候的事。到那時候為止，因為東走西跑，把所有的物事大抵賣乾淨了。並且在鶴見的時候，因為沒有租到便宜的房子，帶着小孩住了棧房裏，帶了一點錢都用光了。到後來，沒有法了才回到板橋來。可是回來適值是梅雨期，每日都下雨，就完全無事做了。重一恰好身子又不好，休息的日子更多了。像這樣的，家計一天天地壞下去。到後來

就不能支持了。”

“據說重一是很懶惰的人真的麼？”

“不能說是懶惰。……不過在那時候天天下雨，泥水的工事一點不能做，並且因為搬來搬去，身體差了些，因為每日下雨，儘坐在家裏，身體更壞了。”

“重一平日一天可以做多少錢？”

“那沒有定規。因為是泥水的工事，如果不下雨，一天可以做五角半或六角，有時候還可以多做一點。虎雄還沒有生下來時，我每天也出去幫工。我一個人每天都可以做二角七分錢至三角錢。一天出一角錢，就可以把孩子付託給鄰舍。但到後來虎雄生下來了，兩個人的付託費就要兩角錢了，很不合算，加上電車錢就吃虧了。所以一天雖做不到五分錢，但還是在家裏綯麻繩比較划得來。”

“十二日那天早晨，你是什麼意思走出去的？”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祇是因為生活太苦了，想到深川的表姊家裏去，看能借點錢來麼。本來古石場那邊也一樣的困苦，並且向她借了幾次了，有點不好意思去。因為太苦了，就措着虎雄決意到她那邊去。到去後向表姊說了許多好話，但她也是十分困苦，結局沒有借到錢。聽見表姊說出許多苦衷來，更覺對她不住，沒有法想，祇好走出來。但一反

想，一場出來了，弄不到一個錢，就回板橋去也沒有意思。我想無論如何總要弄到一點錢才回去。於是討厭回板橋去了。整天地在市裏走來走去，不覺就天暗下來了。”

“整天地走，走了些什麼地方？”

“因為那天我昏昏癡癡地走，不知走了些什麼地方，記不清了。我祇記得由深川行到本所，再過了吾妻橋，過後在淺草公園走來走去，走了好些時間。”

“在什麼地方吃飯？”

“吃了一頓，在淺草馬路旁的一家小飯店裏買了一碗飯。但是不知什麼緣故，一點不餓，吃不下去，祇吃了一碗就算了。”

“這就是你先前說的買飯用去五分的麼？”

裁判長這樣說着，略翻看預審的公文。

“是的。在淺草橋邊才覺着天黑下來了。……我想天又黑了，……心裏十分慘痛。茫然地在橋邊站了一會，這時候有一個巡警伯走過來說，不該儘站在那邊。我祇好慢慢地再走路。但是一面走一面想出許多傷心的事來，自從生下來一直到現在，長年月日間，都是受罪！像這樣的還有什麼生存的价值呢！生活既然這樣痛苦，如果生了病不能醫治，結局還是死。並且生下來就有些像父親，頭腦不健全，恐怕忽然

會發狂也說不定。如果真的發狂了後，像父親那樣的慘死時，那就不如早日自決還痛快些。我又想，如果真的患了重病不能起來，重一把我丟了不理我了時，恐怕比父親還死得慘吧。我又想重一若再娶了一個女人，那麼可愛的勝吉和虎雄定受繼母的虐待，一輩子受苦。……想到這裏，覺得與其痛苦着生存，倒不如帶兩個小孩子一同去死了乾淨。並且像我這樣身分卑賤的人，就苦勞一世，怕也沒有出頭的希望。自己的身分先生低賤了，就儘做忠實的事，站在街路頭，巡警還是來干涉的。明明沒有做賊，但富貴人家的東西掉了時，就給人家當作賊看了，真是冤枉！如果真的做了惡事時，不知怎樣的受罰呢！想來想去，真是不想活了。真的我自出娘胎以來，從沒有做過一次歹事，但是因為身分低賤了些，鶴沼的老爺就沒憑沒據地硬誣我偷了他的東西。我想身分不變，儘活着也沒有意思。我真不耐煩再活下去了。於是不知不覺流出眼淚來了。在這時候，我也不知走過了些什麼地方。後來走到神田區的水道橋上來時，再也走不動了。並且天色剛剛暗下來，就下起雨來了。因為沒有帶傘，全身衣服都淋濕了，手脚也十分的冷，麻木起來了。”

馬杜氏說到這裏，裁判長表示出一種不明白的眼色望她。

“那末，那天一早就下了雨麼？”

“是的，由早晨就下了雨。”

“到深川這樣遠的地方去，爲什麼不帶傘呢？”

“雖然想有一把傘，但沒有錢買，有什麼方法呢！……”

女人說到這裏，像有點不好意思，低下頭去。一直到此刻爲止，都保持着冷靜態度的裁判長也自然地感動起來，眼睛裏起了一種憐憫的表情。

“手脚都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去移動了，那裏還有勇氣回到板橋去！於是在水道橋邊把虎雄卸下來，餵乳給他吃。在那邊茫然地歇了兩三個鐘頭，雨也晴了些，休息了這許久，心頭安靜了些了。但又來了一個警察。他說不應當儘在那邊歇兩三個鐘頭不走，如果有家。就該快點回家去。於是我再措上虎雄，上了斜坡，走向茶水橋方面來。我想無論站在什麼地方，警察定會來干涉的，我祇好在昌平橋和茶水橋間一往一復地走了幾十趟，差不多過了一個多鐘頭，脚再走不動了，就在茶水坡的中間很少人家的地點，憑着堤欄站了許久許久。因爲這個地點很僻靜，到夜深時沒有許多行人，我就投河也不會有人看見。所以我儘站在那裏，想等到夜深沒有人往來時，就投到河裏去。我一心祇想死，儘望着河水。但是儘等儘等，還有許多人在坡上來往。不知不覺過了許多時

候。到後來恐怕是兩點鐘時分了，由茶水橋那邊來了一個人，穿着單衣，戴着草帽，約有三十歲的光景，在雨中也不撐傘，向這邊慢慢地走了來。我正想這個人到什麼地方去的呢。那個男人漸走近我的身旁來了。

‘叔母，這樣晏的時候還儘站在這裏，到底爲什麼呢？也不回家去麼？’

那個男人很親切地問我。

‘有點事故，今夜裏不好回家裏去。’

我回答了他。他又問我家在那裏，我老實地告訴了他，在板橋。

‘這樣遠的地方，我可沒有工夫送你回去了。但你不好在雨天裏儘站。到我那邊去歇歇好麼？我的屋雖然有點奇怪，和人家的不同，但也可以躲躲雨。你到我那邊歇到天亮再回去吧。’

因爲那個男子說得太誠懇了，我也十分疲倦，終於沒有拒絕，就答應了他跟他一路去。那個男子站着向左右望了一忽，突然把雙手攀着堤欄，縱身一躍，就跳過那邊去了。他站在河邊的高堤上了。我也一樣地踰過了堤欄，那個男子便沿着草叢中的小徑慢慢地走向堤下去。他時時翻轉身來告訴我，留心脚下，不要跌倒了。但當我看見黑漆般的河上浮着

有黑船時，我已經滑倒了兩次，把腰都跌痛了。那個男人看見我跌倒了，便趕回來牽着我的手走，好像牽小孩子下扶梯一樣，一步一步都十分留心的下去。到後來，走到河畔的平坦的小徑上了。那個男人沿着小徑在黑暗裏走向茶水橋去，我想走了這些路，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心裏有點怕了。但看見他的樣子，決不是個惡人，我祇好沉默着儘跟着他走。到後來，走到橋下的石垣側來了。那個男子停了足，向周圍望了一望，低聲地像向誰說了些話，便翻向着我說，

‘叔母，這裏就是我的家了。雖然不成個樣子，但總可以躲躲雨。你就到這裏來歇歇，等到天亮吧。’

他說了後，給了一張草蓆給我，就舖在黑暗的裏面。我認真一看，在這橋下除這個年輕的男子外，還有四五個人，都敷着草蓆，有的歪靠着石垣，有的仰臥着。”

“那些人到底做什麼事的？”

聽見她的話愈說愈奇怪了，裁判長很驚異地問她。

“最初我也不曉得他們是什麼樣人。到後來問他們，才知道是叫化子們。”

“有這末一大羣叫化子在茶水橋下露宿麼？”

“是的。”

“但是睡在那樣的地方。雨來了時怎麼樣呢？”

“那邊的橋幅很寬，祇要靠着石垣，在橋正中的下面約三尺寬的地點，大概雨打不進來。所以睡在那裏也不會淋濕衣服。由外表看來，他們並不像是叫化子，衣服都穿得滿整齊。問他們爲什麼穿得這樣好，他們說要這樣，來往的時候才不會給警察追究，可以隨便到自己喜歡的地方去；又睡在橋下警察才不會走來干涉。我把虎雄卸下來，讓他睡在草蓆上，隨後我也想睡下去了。但看他們都醒了過來，漸漸地走近我身邊來，他們都很親切地問我的來歷，並且安慰我。我直到三點多鐘還沒有睡。這時候有一位最年老的叫化子對我說，怕睡着了虎雄會傷寒，他特意把他穿的舊外套脫下來蓋在虎雄的身上，我那時候真是十分喜歡十分感激，自然淌了眼淚出來。我想運氣真好，來到要投水最方便的地方了。我的心漸漸地安靜了。和他們一同躺在草蓆上，昏沉沉地睡了一忽，不一刻就天亮了。但還是下雨，我便對他們說，

‘白天裏回去不方便，對不起你們了，請允許我再在這裏留一天。’

昨夜裏的那個人便說，

‘像我們這樣的人供給飯你吃卻做不到。至於想住在這裏，無論住到什麼時候都可得。’

但他說得很懇切的。我就在那裏又過了一天。看看天色

暗下來了，雖然餓了，但也不覺得什麼難過。一天都沒有喝，沒有吃，就過去了。正午時分，那個男子回來了時也把了一片拾來的麵包皮給我，但我不覺得飢，終沒有吃。幸得奶還多，虎雄整天的吸着奶，一點不哭。一天就這樣茫然地坐着過去了。確記得是八點多鐘時分，那個年輕的男子和其他兩人又出去了。走時候，三個人都很叮嚀地囑託我，要替他們好好地看守。”

“他們是叫化子，有什麼東西要你看守的麼？”

裁判長帶點驚奇的樣子問她。

“不，沒有什麼好東西，不過怕他們走了後，草蓆和炭簍給別的叫化子走了來拿了去，所以要我替他們看到。他們說，要十一點多鐘才得回來。剩下來的祇是一個老叫化子，也像死人般的睡熟了。我想要死就是時候了。如果此刻不決意死，到了明天又怕遇着了什麼障礙，死不成功了。我望了望周圍的樣子，把蓋在虎雄身上的外套取開，把他抱了起來，輕輕地走到橋下來。這時候正下着大雨，由上面的馬路上不時有電光射過來，我借這電光，循着昨夜行過來的小徑，走到河邊上來。再走過一點就是在日間先看定了的棧橋。白天聽見叫化子們說到了夜間，河水定漲得滿滿的，果然不錯，水漸增高了，快趕上棧橋來了。我跪在棧橋板上，一

時不會動，恐怕是因爲想到快要死了的緣故吧。我忽然悲切起來。父親的發狂，母親的私奔，小孩子的時候就和無告的孤兒一樣，千辛萬苦才長大起來，嫁了人後，又死丈夫。別了兒子，在長年月間受盡了幾多貧苦辛酸，到了今天，完全沒有路可走了，祇好自殺？想到這裏，我真不明白自己爲什麼要生到這世上來！同是要死的，也該享受了普通人類所過的生活才死，我才情願。馬上就要到四十歲了，但沒有經過一天安樂的日子，就這樣的死了。自己想來，都覺得十分淒慘。但是不死又怎麼樣呢！恐怕日後還有更難堪的日子。年輕的時候對種種苦勞還可以忍受得來，如果到了老年，再碰着更難堪的痛苦，恐怕更不值得吧。還是今天痛快地死了好些，免致日後受罪。現在是最重要的時候了，乘那老叫化子還在那裏睡着，快一點自決的好。我這樣想着，抱起小孩子來，把兩方的奶頭儘量地給虎雄吸。不知道是什麼緣故，虎雄儘叫都叫不醒，才吸了點奶又睡着了。我一面餵奶一面又想到阿勝兒來了。我和虎雄兩個人雖然先死了，留下勝吉一個人將來不知如何的受罪呢。所以我想先把虎雄投下去，自己再回板橋去把阿勝帶出來，一同死。我就這樣地決定了。把虎雄先丟進河裏了。”

馬杜氏說到這裏，像快要昏倒下去了，幸得雙手扶住了

柵欄，支着了她的身體。她忽地放聲痛哭起來。同時坐在我前列的馬重一和並坐着的田中正也一同歔歔地在流淚。看看判事們和檢事的眼睛裏也滿蓄着眼淚了。正向着裁判長坐着的律師們的臉上，也有手巾的展動。在旁聽席裏也聽見許多低微的哭音。由我的眼眶底，也發了一股熱氣出來。

“那末你終把虎雄溺死了麼？”

裁判長等到女人的哭音稍爲停息了後，再繼續問她。

“是的。虎雄睡得十分熟了。若把他叫醒了，太可憐，所以我雙手托着他，蹲伏下去把身體伸出棧橋端來，把仰臥着的虎雄放到水面上了。虎雄落在水面，立刻伸動他的手脚，但並不哭，漸漸離開了棧橋。那時候我真想大聲地叫虎雄，虎雄！但又怕驚醒了睡着了的老叫化子，祇好忍耐着。但我也自然地跟着虎雄，沿河畔走下去。最初還看見嬰兒在純黑的水面浮着，等到流到河中心的時候，又看見他的小手脚掙扎了兩三次，但不見他哭，到後來就沉下去了！看不見了！那時候我才痛哭起來，眼淚不斷的流。以後我什麼事都記不清了，我祇像在夢中般地在河堤上跑。昏昏迷迷地走向板橋來。也不認得路了，在途中向人問了兩三次路，有的說到板橋祇要一直走，有的說坐電車去吧，但我還是很鎮靜地回到板橋來了。”

“什麼時候回到家裏來的？你記得麼？”

“記不清楚是什麼時候了。恐怕有十二點鐘了吧。附近的人們都睡了，祇有我的家還打開着門。我立即進去，想帶阿勝出來。但走進了，不看見重一，在蚊帳裏睡着的又是他家的小孩子。我想，這是什麼緣故呢，儘坐着等他兩個人回來。過了一會，祇見重一回來了，他一看見我，就罵這兩天在什麼地方歇夜去了，也不告訴他一聲。我祇說在古石場寄宿，以外並不向他說什麼話。重一又發惱起來，走出去了。我儘等都不見阿勝回來，就到隔壁田家去問，但他家說，這樣深夜，阿勝當然是是在蚊帳裏睡了吧。我回來帳裏一看，睡着的果然是勝吉。恰恰重一又回來了，一個人走進蚊帳裏去。我也走進去，叫醒了阿勝，哄着他，抱了起來，就走出來。到了板橋警察分所前，受了他們的盤詰。就給他們攔住了。”

她說到這裏，再放聲大哭起來。看她想極力忍着哭音，用雙手緊捉着柵欄，由肩部至衣腳，看得出她的如何慘傷的戰慄來。再次聽見旁聽席裏有低微的哭音了。我看見坐在我前列的兩個人，也忍着哭音，儘低下頭去，都用雙掌緊緊地捉着他們的膝頭。

以後我因爲事務過忙，對於馬杜氏的公判，不能繼續去旁聽了。又這件案件，一般也不當它是社會的一件重大事

件，在東京市內各方面的通訊和報章，都沒有爲它詳細報告。到後來如何，我也沒有聽到。同事中有一個人專管裁判方面的事的，雖然特去旁聽過這案件的公判，但到後來，他也像記不清楚是如何的結果了。並且那個裁判長不久就轉任到朝鮮去了。馬杜氏該受何等的刑罰，到今日我還沒有知道。不過我聽那位我所敬畏的先進裁判長說過，恐怕是處以二年的懲役二年的執行猶豫吧。我是深信那個裁判長的話的。

一九二七，一二，一一釋了。

士敏土鑊裏的一封信

葉山嘉樹

M 的職務是裝送士敏土。其他的部分倒看不出什麼，祇是頭髮上和鼻門邊滿堆着士敏土，變成灰色了。鼻毛埋在士敏土裏，就像 Ferro-concrete。他很想伸指頭進鼻孔裏去除掉緊抽着鼻毛的 Concrete。但是 Concrete Mixer 每分鐘的放出量有十多噸，他要趕工作，實在沒有餘暇伸指頭到鼻孔裏去。

他記望着那鼻孔，很不舒服，終過了十一時間，——在這時間中，祇有吃午飯和三點鐘前後的兩次短時刻的休息，但因為正午時分飢得厲害了，並且要打掃 Mixer，所以沒有空閑，終沒有伸指頭進鼻孔裏去。——還沒有工夫打掃自己的鼻孔。他的鼻像石膏細工的鼻硬化了。

他將在放工的時候，以疲乏無力的手去搬鑊子，有一僱

小木盒由一個鏝裏掉出來。

“什麼東西！”他覺得有點奇怪，但他沒有閒工夫管這些小事。他用大鐵鏟鏟士敏土裝進量斗裏去，量斗裏的士敏土再傾進船裏去。於是馬上再將鏝裏的士敏土倒出來。

“這個，——奇怪！士敏土鏝裏決沒有裝木盒兒的道理！”

他檢起小箱子，塞進自己的肚兜裏去，他覺得箱子很輕。

“像這樣輕，裏面定不是金子了。”

他沒有思索的餘暇，要打第二個鏝子，要把士敏土裝進第二個量斗裏去了。

Mixer的輪在空轉了。Concrete工作完了後，他也放工了。

他用聯結在Mixer上的橡皮管的水先洗了臉和手。用手巾把辨當盒纏在頸上。他一面專心在想喝和吃，而走向自己住的貧民窟裏來，發電所已經八分建築成功了。聳立在暗空中的惠那山戴着純白的雪帽。染滿了汗的身體忽然凝凍起來了般地，感覺得冷了。在他的腳下，木曾川的急流射起白色的浪花，在洶湧在咆哮。

“吐！儘苦也苦不了！家裏的老婆肚子又大了！……”想到在膝下蠕動着的小孩子們，想到專揀這樣冷天來出世的

小孩子，想到濫亂地生產的老婆。他真喪膽了。

“一天一塊九角錢的工錢，除去一天要吃的兩升米的代價一元，還有九角。要穿，要住。畜生！得了？！怎麼還能夠喝呢！”

但他忽然想到肚兜裏的小盒子了，他掀起褲腳去拭箱子上的土敏土。

盒面上沒有寫什麼，可是釘得很穩固。

“沒有什麼東西，釘得這樣緊固做什麼！”

他把盒子摔在石頭上，但打不壞，沒有法想。他以想踏碎這個世界一樣的意氣，最後，把那匣子踏碎了。

由他所檢得的小木匣裏掉出一張給爛布片包裹着的紙片。

上面寫着的是下列的文章：

——我是 N 士敏土公司裏縫士敏土袋的女工。我的情人是擔任倒石頭進 Crusher 裏的工作。十月七日早晨，因為倒一個大石塊，連他自己都梭進 Crusher 裏頭去了。

同事的朋友們也很想下手救，但是像沉溺進水裏般地，我的情人也沉進石屑裏去了，於是石屑和我的情人合成一片，變成赤色的石粉，落在皮帶上，由皮帶輸進碎粉筒裏了。

在這筒裏和鋼鐵的彈丸做一塊，發出一種激烈的音響——可呪咀的音響，攪得粉碎了。再加燒煨，就變成上等的完美的士敏土。

骨，肉，魂魄，都變成粉末了。我的情人的一切都變爲士敏土了。剩下來的祇是這個工作服的破片。我是在縫裝我的情人的袋子。

我的情人變爲士敏土了。第二天，我寫了這封信，偷偷地放在這個罐裏面。

你是不是勞働工人？你如是勞働工人，就該可憐我，回我一封信！

這罐裏的士敏土拿來做什麼用了？這是很想知道的。

我的情人裝進幾個罐子裏了？並且送到各方面去怎樣使用的？你是不是泥水匠？抑或是建築師？

我是不忍看我的情人做劇場的廊階。也不忍看他做資本家的大屋。然而我又有何能力去禁止他們呢。你如果是勞働工人，就請你不要把這些士敏土用到那些地方去。

否，算了，算了！隨便做什麼東西，都儘管用吧。我的情人，無論埋在什麼地方，都一定能在那塊地方，做出偉大的事來。不要緊的，因爲他是有主張有決斷的人。一定能做出相當的工作來的。

他是很溫和很好的人，並且也是很果斷的男子。還很年輕才廿六歲呢。他不知如何地愛我啊！可是我不能縫殮衣給他穿，祇縫了士敏土袋給他穿!!! 沒有棺材裝殮他，把他裝殮進回轉窯中去了啊！

我怎樣去送他的葬好呢？因為他葬在東，也葬在西，葬在遠地，也葬在近處。

你如果是勞働工人，就請你回我一封信。那末，就把我的情人穿過的工作服的破片報酬你，就是包這張信紙的爛布片。你要知道，這塊布片裏面染離有石粉和他的汗，他穿着這布片的工作服，如何的緊緊地摟抱過我來嘍！

我請求你，把用這士敏土的月日，以及詳細的情形，用在什麼地方，還有你的姓名無論如何要告知我，雖然對你不起，攪擾你。你也要小心些，莫蹈我的情人的覆轍。

M 才覺到如潮湧起來般的小孩子他在自己身旁嘈鬧。

他望着那張信紙後面記着的住所和姓名，捧起盛有酒的飯碗一口喝乾了。

“喝個爛醉吧！再來打倒一切！”他咆哮起來。

“儘爛醉地喝，亂鬧起來，還得了麼？！小孩子怎麼樣呢？！”

妻在旁邊這樣說。

他望着妻的大肚子裏的第七個小孩子。

一九二八，九，一九夜譯畢，上海。

地主

藤森成吉

一

有一天傍晚時分，妻由附近的洗澡堂回來，手裏還拿着肥阜盒，才跨進門便說，

“真的把我嚇死了啊。”

“什麼事？”

“剛踏進澡堂的門裏面，突然聽見有人在樓上面叫太太，太太。我嚇了一跳，想，是那一個呢，忙擡起頭看，原來是小山君。你看，澡堂的隔壁不是有一家沒有職業的安間的人家麼？他就在那家的樓上從窗口伸出頭來叫我。我問他為什麼走到這個地方來。他說我今天搬到這家的樓上來住了，我們變為很近的鄰舍了，以後怕要多攪擾你們了。……”

“啊，這樣嗎？”

那末，果然他照日前對自己說過了的話，決意脫離了宿舍生活麼？可是意料不到竟搬到這近處來。他真的迫向我們來了。——我也帶點驚異，這樣想。

第二天我出去後，聽說小山到家裏來了一輪。第三天我到澡堂裏去，走過那面街路的安閒的人家，我擡起頭來望了一望樓下，因為在晝間，正曬着陽光，窗扉二三面無秩序地掩閉着，上面的一面窗扉上斜貼着——一張小方白紙，上面寫着空間分租幾個字。我想莫非又不中意。破約再搬了家麼。我不發聲叫他了。走進了澡堂的石門。

再過兩天的上午，小山又來訪我們了。

“爲節省費用，現在決定向人家分租房子來住了。雖然不很好，但望你來一輪，看看我住的房子。”

“還是那一家麼？”

“是的，——爲什麼！”

小山用隻手的指頭在搔揭他的又長又黑的頭髮，黑框的大羅克式眼鏡在射光。

“但是我那天去看，還貼着分租的條子呢。……”

“那是還有一間空房子。樓上有兩間大舖蓆的房間。我租了接近澡堂那一間。——太太，你若不留心，以後到澡堂

裏去洗澡時，從我住的那間房子的玻璃窗可以看見澡堂裏的一切。恰恰女人脫除衣服那地點的上面，窗口打開着。”

妻這時候端了茶和糖菓到書房裏來，他就這樣的對她說。

“啊啦！真討人厭！”

“就是因為這一件，才租那間房子吧。”

“當然啊！不要花錢可以看見許多裸體美人，豈不好麼？……”

小山很快地接着我的話說下去。

“不過太太，請你放心，由我那邊望澡堂裏，實在看得不甚清楚，因為對澡堂的窗口是斜向。——聲音卻特別明晰地聽得見喲。”

“這的確是獨身者的想案。”

“是的，……莫擺正經架子，想聽的時候就到我那邊來。”

“交換條件是要替你在什麼地方介紹個職業，是不是？”

“講正經的話，實在希望你能在什麼地方替我找件事做。現在是我的本心的要求。”

小山忽然變成很正經的樣子，但又帶着幾分諂媚。

“若有適當的位置當然要替你留心。不過那件事是急不

來的。最少你要有一年或半年準備做失業者的膽量。”

“又是，又是這個話！祇要你真心爲我介紹，就在你那個地方也不知有多少空着的位置呢。

“有個屁！”

“近來本有兩處地方有成功的希望，是友人們替我打聽的。”

據小山的話，一個是通俗娛樂雜誌的編輯，一個是神田方面某製版所的校對主任。……小山又繼續着說，他自己是願意就製版所的位置。——

小山是關西方面H縣的小地主。他家裏的一切事務本不要他煩心。佃農和生活等一切都由他的守過了近二十年間的寡的母親打理。沒有兄弟的他，很安閒地來到東京進了K大學的俄文學系，也很用功。——由這樣的關係，二三年來也就和我認識了。——到了去年秋。H縣下地主和佃農間忽然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佃農們團結起來一致要求減租。一方面地主們也聯合起來拒絕了他們的要求。於是佃農方面連一粒米也不納給地主了。地主方面用盡了種種的方法，終於無效。後來地主方面打算用最後的威嚇手段，主張收回土地了。但佃農方面的回答是很簡單，即地主要做儘管做。於是地主們才相顧錯愕，知道法律裏面有極重大的缺點。

按日本現代的法律，若和佃農所締結的契約繼續下去，他們就公然地不納繳地租，地主也不能收回土地或轉賣給他人。佃農甚且在土質肥沃的秧田裏種植樹木或紫雲英草，——實際有許多佃戶是這樣做的，——地主方面也沒有法奈何他們。每年的地租不能收，土地又不能自由地收回或轉賣出去，並且不能像佃農們去做日工每天得點工資或做其他的工作，於是地主唯有束手待斃，再無方法可想了。尤其是沒有股票或債券等動產，衣食全靠土地所產的小地主們的恐慌，更增大了一倍。

在鄉裏專等兒子的畢業，帶着一個小女兒，全靠祖先數代遺下來的土地生活的小山的母親，也捲入這個爭論的漩渦中，絕無辦法了。接讀了母親的信，小山等到冬假急急地回到鄉裏來。一切超出了他的想像。祇一年餘沒有回來，故鄉的情況完全變了。一件件事，不問巨細，都足使他驚異，和從來書裏面所記載的完全不相同了。……不，自己日常從外國的小說裏面所知道的事實已經在他的周圍繼續不斷地表現出來了。並且因為對於近代的智識有了一知半解，及對人類生活也有了相當的理解，他發見到自己比母親更沒有能力了。他對佃農們抱同情，同時又覺到自己和母親的虛偽。但他儘管自責，他除卻依靠佃農為生活外再也想不出有

什麼生活的方法來。

到了正月，他元氣頹喪地回到東京來了。他祕密地不給母親知道，向學校當局提出了退學書。隔畢業祇差兩年，但想退了學，最少這學期的學費是可以省下來的。——對於退學自己不覺得有半點痛苦，賦有近代的敏感性，不單不以退學爲苦，他實在厭倦了大學的講義，早想退學了。但是這樣倉猝地退了學後，怎麼樣呢？現在再不能什麼事都不想做，徒作無聊賴的自由生活的空想了。苦惱世界中的生活難已經迫近眉睫了。怎麼樣好呢？……

小山像得了一種意外的驚恐的消息。從來過慣了舒適的生活的他，更覺得前途十二分的不安。

“這是無庸那樣慌張的。……趁這個機會，做個真實的人不好些麼？”

我一面覺着湧着浪花的激烈的時代的潮流已經迫近我們了，同時一面對這個不慣貧窮，性質怯懦的，良善的年輕地主抱同情。於是用話來鼓勵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弱點的他，像再敵不過迫近目前的不安，來要求我替他找職業——

“不是很多職業可以做的麼？如果真心願意勞働，一個男子漢，無論做什麼事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維持下去吧。”

“又來了，你又要說‘當苦力去吧’了。再不要說這樣的

空話了。”

“雖然不是你所最喜歡的 Nekrasov 所說的話。‘有了人就難免有不平’，這句話你是十二分知道的，但你不論如何不情願和這羣呼不平的人們做朋友，這未免過於自私自利了吧。”

“真的，不錯！我近來覺得從前所讀過的許多文學書的讀法都完全錯了。想着這點，心裏有點不好過。不過現在這些書，在我沒有一種有效用的了。”

小山意氣銷沉地說了後，低了頭。但忽然又想着了什麼事似的，急擡起頭來。

“這些話暫且不說吧。問你，今天下午你有空麼？”

“爲什麼？”

“今天意大利歌劇團在帝國劇場出演，有個朋友送了兩張日戲入場票給我，如果有空，我們一路去好不好？——去看過了沒有？”

“不，沒有去看過。倒沒有什麼不空，不過——”

“那末一同去看不好麼？頭等入場票啊。”

小山頻頻地要求我去，終於答應了他了。

“其次，那件東西我也帶了來了喲。”

他一面說一面從懷裏取出一件用報紙包裹着的長方形

的東西。

“什麼東西？”

我不忙把它解開就返問他。

“不記得了麼？這就是你日前說要看的畫本和歌人 R 所寫的……”

“啊！那謝你了。”

我把那包裹接過來，解開來看。一冊是像經過了多數的人翻看過的，封面是彩色木版的，薄薄的線裝畫本。一冊是由小型原稿紙裝訂成的 R 氏歌集的謄寫本。上面由小山親筆題有 R 氏歌集四個字。

“原本是這樣的東西麼？但是不見得像你所稱讚的那樣有價值的書呢。”

這些書是小山家由先代傳下來的遺物。他這次回家向他的母親強要了來的。我一邊翻看題有文句的祕藏的畫本，一邊這樣說。

“你不覺得它好麼？但是我看畫得還不錯呢。”

小山帶點抗議的口氣說。

“這是古書，當然不是全無價值。不過最初太過於誇張了些，反減少了些興趣。”

我很久沒有這樣有閒情一頁一頁地翻看這類的書了。

“我還集了好些相片呢。”

“啊！你對於這方面很有研究呢。”

“這算得什麼。朋友們大抵都集有這些相片。這都是朋友給我的。”

小山有點臉紅在爲自己辯解。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日抄完，……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故意寫了這些字？”我再拿起那本原稿帖，問他。

“沒有別的什麼意思。不過……你看，裏面不是很有些穿鑿的句子麼。那時代的諸侯，公公然地夜裏進窩子，不是很有趣的話麼？”

“唔，那末看起來，像很古的東西呢。”

“恐怕是的吧，——一定是的。——古時候的人真舒服，多好呢。日間有些瑣事可做，不見得怎麼樣，但到夜裏，一個人呆坐在家裏，近來更覺寂寞。真是無聊。想出去，外面又太冷了。……在這樣時候，拿出這樣的東西來看看，就不知不覺地過去了，不覺得孤寂寞了。近來幸得有這件東西，安慰了我不少。”

小山很誠實地把他的無聊的生活公開出來了。

“雖不是 Chekhov，但他的樣子完全像個漸趨滅亡的 Intelligentia。”

我望着他的本真的面孔笑了。

二

小山在那邊單租房子，不包飯，每天三頓到對面的一家很壞的小西菜館裏去吃，所以我留他在我家裏吃中飯。吃了中飯，他就回去一趟，在洋服上加穿了一件藍色的，今年在青年間頂流行的Weater走了回來，像很緩和的樣子。於是我和他同走出電車路上來。

“今天的戲目 The Barber of Seville 的情節你知道麼？”我一面走一面問他。

“不，一點不知道。”

“那末你真太不留心了，祇顧享樂。——你就這樣不得要領地去看說意大利話的歌劇嗎？那劇本的情節我倒知道些，剛才你回家去後我又再翻查了一下。”

“剛才查了過來？……真佩服你。那末，怎樣的節情，請簡單地告知我。”

他像很吃驚般地反問我。

“是二幕三場的喜歌劇，作者是 Rossini。”

我把這篇劇本的梗概講給他聽了。

“完全和在學校裏聽講義一樣呢。”

他發了一種嘲諷和佩服相混和的嘆息。

“理髮店面前掛着的圓木柱，藍白相間地塗着顏色，那是什麼意思你知道麼？”

我無意中看見對面有一家理髮店，於是指着那個招牌問他。

“不知道，”

“那太不行了！”

“那末是什麼意思呢？”

他反問我。

“那是人類的動脈和靜脈的象徵。……”

我告訴了他，並說他聽，中世時代的理髮師是一種外科兼博識者的職業。

“這雖然和歌劇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想看以 Figaro 爲主角的歌劇的人對於這些要曉得才好。”

“又責罰我了，今天特別厲害。”

“你看，那邊走路的人的鬍子叫做什麼式的鬚，你知道麼？”

我叫他看在那一邊向同方向走路的中年男子的下顎。那個中年男子戴着 Helmet，樣子很頹喪的。

“不知道，……”

“進過大學了，什麼都還不知道嗎？”

“那末那種鬍子叫什麼鬍子？”

“那叫 Henri Quatre 式。”

“那是什麼意思？”

“那又要講義了。”

於是我把意思說明他聽。

“不得了，這樣希奇古怪的事，你都知道。”

小山像驚呆了。

“這有什麼奇怪呢。應該知道的而不知道，故以為都是希奇古怪。譬如前一趟在我家裏吃的粟餅一樣，——難為你是個地主，連粟餅都不知道，真可以說是辨菽麥了，會給佃農們難為也是應當的了。那時候，你還不輸服說，這些事情作算不知道也不過五十步百步之差吧了，祇要問一問人就可以曉得的。但是你要明白，由這五十步百步之差就可以決定問題了。你有點可憐，我真為你抱同情。像你這樣良善的地主是最先滅亡的。”

“你又說我是無能的地主了。算了，今天莫再說那些話了。可是……雖然你所知的事很多，但不知道的也不少吧。”

“那末像那一件事呢？”

我說笑般地反問他。

“譬如，——此刻雖然想不出來，是的，今早上的舊 R 氏歌集和像片等，不是你從來不曉得的麼？”

他激動起來了般地说。

“那些東西麼？那算我輸了吧。”

我好笑起來了，

“等下，還有，今晚上歌劇 Programme 上的 Teska，你知道麼？”

他忙補足了這末的一句。

“我知道。”

“什麼意思呢？”

“並沒有什麼意思，那不是女主人翁的名字麼？”

“啊，是的麼？我又以為是俄文的‘杜斯加’了。”

小山狼狽般地突然擡起隻手攔到頸椎後。

“啊，啊，你以為是‘憂鬱’，常見於俄國歌謠中的文字麼？……”

“不得了！我真有點悲觀了！我感着壓迫了！壓迫！——我還是不行！‘杜斯加’，‘杜斯加’！”

他忽然高聲地叫起來低垂下頭去。

看完了 Opera, 我邀小山到還漂着新桌幔帷的香氣的新東京會館食堂裏來。

我們叫了 Table d'hote, 夾着一張桌子相對坐下了。最初來的一盤是 Sausage 和生菜, 還有雞肉湯, 還有洋酒燉的興津鯛魚, 還有珍奇的雉雞做的菜, 一盤一盤的端了來。他自己特別叫了寇拉梭酒。這強酒的玻璃盅擱在他脣上, 靜聽在廳外奏的音樂, 小山十二分快活了。

“俄國話叫 dinner 叫什麼, 你知道麼?”

“不知道。”

“叫做‘烏進’。‘烏進’, ‘烏進’。”

小山很得意地說。他忽然看見那一邊的桌有兩個西洋人對坐着, 也是叫‘烏進’, 給他很快地發見了。

“啊, 那邊的是今天出演過來的俳優。你看, 向這邊坐着的的確是今天扮Almaviva伯爵的俳優。你看, 他的鬢腮邊還有點白粉沒有洗掉呢。”

“啊, 恐怕是的吧。”

“真有趣。不單我們, 如果無論是勞動工人, 無論是那一個, 都能自由到這裏來一同吃飯, 一同談笑時, 那是如何地愉快喲! 假定日本也實行了社會主義時, 最少一禮拜一回, 所有的日本人不分彼此, 都得到這裏吃這樣的‘烏進’吧。”

“不要說夢話了！”

我有些驚異他的話了。

“做不到麼？”

“你說一星期麼，恐怕一月一回也想不到吃這樣的東西。至最遠的將來如何，卻不能逆料。”

“這樣麼？在這世界裏這樣多窮人麼？”

“當然多呀。像你說這末樣的話，這是請你暫不要找職業，受受苦看看好些。”

“又來了！莫說那樣的話了。真的替我找件事情做做。做開了，我想一定沒有事情做不來的。”

“謹遵命，爲報答你今天請我看戲。”

“不要太酷了。這樣說法，在我們朋友裏面說是壓迫喲。今天給你壓迫了好幾次了。”

“那麼今早的 R 氏歌集是託我找職業的賄賂麼？”

“太酷了，真的。——那就這樣說吧，作表示我停學的慶意好麼？”

“唉？……”

“那就說是表示出社會做事的慶意吧。”

“我想，與其說是爲找事情，不如說是爲慶祝你的定婚的幸福吧。聽說有兩三家的女子來和你說親事，真的麼？”

“討厭，我還談不到結婚呢。”

小山一邊說一邊把金黃色的酒一氣喝乾了。

三

次日傍晚時分，我出外散步，順便把借來的東西還給小山，於是走到他的寓裏來。

招租的紙條子還是一樣的貼着。斜對着玻璃格子門的一隅，有一扇門。把門紐一轉，一面木板門向裏面打開了。踏進去，是一塊略作長方形的土間，一邊給樓下房子的鑲嵌玻璃的紙屏隔截着。想不到一走入來，正面就是直通樓上的扶梯。

“小山君！”

我站在土間裏叫他一聲。

但並聽不見上面有回答。那旁邊的鑲嵌玻璃的紙屏裏也像沒有人，十分寂靜。我再叫了一聲，但是全屋都沒有聲息。靜靜地傾耳聽了一聽，祇聽見後面房裏有熬着開水的鐵壺的嘶嘶的音響。

“出去了麼，抑或是睡着了呢。”

我決意上去看，脫了屐，當，當，當地走上扶梯上來一

看，右邊是間空房子，房子面前沒有迴廊，要到小山房裏，勢必要通過這間空房子。

“小山君！”

紙屏關得很緊，我站在他的房面前再叫了他一聲，但仍不見回答。於是我把紙屏推開了。

最初的瞬間，我以爲小山是睡着了。再認真一看，原來不是的，他的被褥還沒有收拾起，橫躺在席上，高高地聳起像一個人形。枕給髮油染黑了，也快要破爛了。枕畔有一冊“二葉亭全集”的第一卷，像讀至中部了，打開着。這本書像給人踐踏死了的癩蝦蟆，歪歪地伏在被褥上。粗陋的書桌上有散亂的原稿紙。有香煙的空盒，還有橫交直架的鋼筆鉗，鉛筆，和小洋刀。火鉢裏面插着幾十根香煙殼，就像小工場模型的煙筒，還有散亂地堆在壁龕裏的書籍。……

小山曾對我說，有一次他的母親到東京來，看見他的凌亂無秩序的生活，甚爲驚異。現在看見他的全無容足的房裏，就令人想起他的話來了。像是香煙，又像是什麼油類的臭氣漂滿了房裏。我忽然看見向着明亮的南方。微映着夕陽的，擺在壁龕裏的油畫。這是以極粗的筆法畫成的裸體女人畫，脣又紅又厚梳着豔色的丸髻，脫了衣服，擡起一隻胖胖的膝，蹲在日本式的房裏面，斜睨着這一邊，兩手卻藏在膝

後。她的樣子有點性的挑撥。

“掛這樣有意思的一張畫呀！”

我苦笑了一忽，把報紙包擱在他的桌上，取起橫躺在桌面的鋼筆寫了幾句話。

“啊呀！是那一位嚟？”

我待要下樓時，聽見這家的女主人的聲音。大概她是聽見樓上有聲氣才出來的，她在下面高聲地問。

“我是住在對面那一頭的井上。……”我有點狼狽起來了。

“小山君到那裏去了呢？”

“小山先生嗎，今天一早就出去到東京車站接他的母親去了，還沒有回來。……”

“那末，回來了時請告訴他我來過了。”

我說了後忙走出來。

在舊書店裏和老板說笑了一會，才知道混過了許多時間，很晏了才回到家裏來。聽見妻和她的朋友們在廳裏說話，也聽見小山的聲音。

“剛才木島君來了，我請他坐在書房裏等你呢。”

妻一見我就這樣說。

“他來了麼？”

我立即到書房裏來。初和木島會面，說了些客氣話。我請他等一忽，讓我喫了飯再來。於是我回到廳裏來。

“今天不在家時，你到我家裏來了嗎？”

小山像很親暱地向我說。

“我想，怕有什麼事情，所以來這裏等候你回來。”

“不，沒有什麼事，祇把書送回你。其次，爲你要在H報的文藝欄裏做介紹的文章，所以將最近來友人送我的兩本新書也一並包在裏面。”

看戲那天，答應了小山寫點批評文章在H報上發表，也得拿些零用錢。這兩本新書就算是他寫原稿的種子了。

“那真感謝你了。”

小山忽然樣子很可憐的低下頭鞠躬。

“小山君今天弄苦了！”

妻站在旁邊插口說。

“爲什麼事？”

“啊！今天完全是個不好的日子。”

小山接着開始發議論了。

“接到母親寄來的一張名片說，今天到東京來。明信片是昨天到的。我看見很擔心，同時也很喜歡。——一定是她一

個人沒有辦法了，一來想和我商量，二來可以向我發洩點悶氣，借這機會來東京休養一下。聽說鄉裏每天都像起了火災，開了仗一樣，鬧得不得了。我祇在家裏住了半個月，就快要神經衰弱了，才逃回東京來。母親也像弄得半歇斯的里症了。——我想早點知道我離開故鄉後的情形，也想去安慰安慰母親，所以昨夜裏熬到天亮，今早晨就出去等六點鐘到來的火車。”

“小山君說，他每天在八九點以前，是起不得早牀的。”

妻在旁邊又插嘴說。

“真的怕睡着了後不能起身，所以熬了一個通夜。鄉下人真蠢不過。她明知道我不能起早牀，偏要急急地去搭夜行車，恐怕也是患了歇斯的里的緣故吧。——但總算多謝她了，我搭到了大清早的半價電車了。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第一次？”

“是的，但是深夜點紅燈的最後電車卻常常搭過。大清早的半價電車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半價電車的搭客果然完全是勞動工人，我坐進去後覺得有點害怕。……我這樣熱心地走到車站一看，不見一個人影。我想，這真可笑了。什麼道理呢？恐怕是母親弄昏了，算錯了日子吧。於是我再取出那張明信片來一看，原來寫着今早晨六點動身，是我匆匆忙忙

地看錯了，要明天早上才得到這裏來。我大失所望，也疲乏得要命了。”

“看起來，你完全是個大小孩子呢。”

我不禁笑了。

“討厭死了。以後我想，算了吧。今天就到各地方轉轉，散散悶。我先到長年在Y戲院賣門票的一個老頭兒那邊去，他就住在車站的附近。時常給你說了許多壞話，我也想去流點汗水去勞働勞働看看。於是向這個老頭兒請教了許多事情。聽見他的話，真把我嚇倒了。在戲院門首替客人收拾鞋屐，(日本戲院要除鞋屐進去的)這件事我想有什麼難呢，我一定做得來。殊不料那位老頭兒說也還得練習一月半月才熟手。——真把我駭倒了。”

“那真好，有趣。”

我和妻都笑出聲來了。

“但是賣門票的老頭兒還告訴了我許多事情。你知道蛋戶們的生活情形麼？就是常住在隅田川和內濠水面的船裏的人們，——單是東京這種蛋戶就有幾萬人。他說，他們的小孩子們都沒有能力進小學校。(在中國算是十分尋常的事了。——譯者識。)……”

“這些事情我也知道，有甚希奇呢？”

“太太，你也知道麼？那不得了，不得了。”

“又不是武者小路實篤氏，你無論對什麼事體總是‘不得了’‘不得了’。”（武者小路氏是個淺薄的人道主義者，對什麼事情都用慈悲的口氣說‘不得了’，故作者譏諷他。）

“我真的對於社會的一切現實都覺得驚異，譬如半價的電車，戲院門首看管鞋履的，和蛋戶。——”

“和大學教授們做伴的學生世界，當然什麼也不知道。”

“這是的確的。我近來才覺悟我們真是什麼都不知道。什麼事都不會做。你所說的理髮師的招牌，我昨天到一個女音樂家那邊去，試問了問她，不要看輕她是個女人，她還是一樣的知道。並且比你還詳悉些，我真佩服極了。”

低俯着瘦小的頭，小山還是按平時的習慣把隻手插進頭髮叢中去，不住地搔頭皮。

“像你這樣的對社會的超然的態度，可說是一種美吧。”

我真的帶了點感歎的感情說。

“不要嘲笑我了。我今天真是完全喪膽了。——於是我又到住芝區那邊的同學D的宿舍裏去，他恰好要到他勤務的報館裏去。問我和他一道去好不好。他又告訴我，‘我那邊的文藝欄主任M先生，你怕不認識他吧。爲你的將來計，也未嘗無益。我們一道去替你介紹介紹，見見面吧。’我想也好，

於是和 D 一道到那家報館裏去，初次會見了那位 M 先生了。你當然認識他吧。那個高高的，臉黑黑的，和我一樣的瘦，但沒有戴眼鏡，眼睛矍矍地望着人，很可怕的。——像那樣的新聞記者，我是有生以來初次看見。我給他嚇得說不出話來了。到後來，才請求他月評可不可以分配點給我做，他的回答更嚇煞我了。他說，對不起我，下個月，再下個月，又再下個月，……往後四五個月的文藝月評已經預定了人。不單這家報館，就連 K 報館，S 報社也是一樣。並且說，他的報館所聘定的都是一流的作家，像其他報館所聘的 R 君，S 君那樣的蹩腳作家是不要的。給他這樣一說，我真像給他打了一嘴巴。你想想，R 和 S 總算是我們學校出身的先進，他都不要，像我這樣的人是當然不要的了。但我還繼續着向他說了幾句好話，他就擺起正經臉孔來教訓我了。他說，‘像你這樣年輕的人生活無論如何過不去也不必來做這樣無聊的事寫月評，像這樣無見識，非痛改過不可。年輕的人氣魄要放大一點。’並不是教訓，完全給他罵了一頓。我當時意氣銷沉地不敢擡頭了。但 M 先生又像很過意不去般的再和聲悅色地問我，爲什麼中途退了學。我當時想，他該早一點這樣問我的。我真有點悽慘起來了。——我也曾說過，不單是 M，一般的 Journalist 都是一樣的。”

“真可憐。如果真想出來社會裏做事，像你這樣子不行吧。”

“啊，我對於文藝完全厭倦了。要做事，決意向別一方面去幹了。今天的日腳真不好，是生平最初碰見這樣的人，剝奪了我的自信。……其實我從前就向各雜誌報章投稿，這樣的生活過了很久了。不論寫小說，寫論文，很奇怪的沒有一次不登出來。像這樣費盡心力寫的原稿給人拒絕了的，今天算是頭一回。所以更惶恐起來了。”

“啊。你原來這樣投稿過來？”

我一面添飯一面說。

“唉，從前的事我決不想對你講的。……我由那家報館出來，昏昏沉沉地又走向住在本所同學那邊去。他是一家大公司的總辦的兒子。他常常要我到他家裏去。但我從沒有去過一趟。今天走到去一找就找着了他的住屋，真是堂堂然的 Bourgeois 的公館。但走進他的門廊裏一看，階簷下擺着許多紅的，綠的，紫的種種很美麗的戢絆的奢華的女屐，恐怕有二十多對。聽見裏面有很幽靜的琴音，我不好意思進去。但後來決意把電鈴一按，從裏面走出一個很標致的下女來。她說，少爺此刻不在家。——我真失望的，像要哭了。於是也無心搭電車了。這樣地亂走了一天，疲倦極了。走回家：

裏來。屋裏的女主人告訴我，剛才你來過了，我聽見歡喜極了，所以即刻跑了過來。”

“那末，今天真是天囚日了。”

對自己完全和對同胞的哥哥一樣地訴說他一日來的苦況的小山的樣子真有點可憐，我忙慰勞他這一句。

“你看我昨夜裏一忽都沒有睡，並且遇見這些事，整日全是不如意的。我再撐不起高興了，明天我決不到車站去接了。真蠢極了。如果再要去接，今夜裏非再熬一夜不可。誰還去呢？由昨夜裏就穿這件洋服，一直到現在不曾脫過，因為一早要到車站去，——儘坐着結普通的領帶不方便，所以昨夜裏特別換上這條 Bohemian Neck-tie。”

小山像惱他自己一樣的，說個不了。

“所以被褥也沒有收拾，是不是？”

“唉？”

“在樓上的。”

“啊呀！你到樓上去了麼？”

“是的，我還在那報紙上寫了幾個字給你，沒有看見麼？”

“啊！我聽見女主人說你來過了就沒有上樓，馬上跑到這裏來的。一點不知道你寫了有字給我。我當你祇向女主人

說一聲通知我。——真不好意思！”

我看見他垂着頭雙手儘在搔頭髮的狼狽的樣子，有點奇怪，忙問他。

“爲什麼？”

“誰料得到你會突然地走到我的樓上去。……真的，看見我的房子，你嚇死了吧。連今天五天了，沒有打掃房子，所以滿間都是塵灰，是嗎！真不好意思。”

小山像眼前就看見了自己房裏的情形般的說，低垂着頭。

“這有什麼不好意思。還算是間好房間，也比較的明亮。”

“你又來諷刺我了。你定是這個樣子走了來的吧。”

小山模倣着樣子給我看，他伸出雙手，指垂向下方，蹬着腳趾慢慢地走。

“什麼話！我蹣跚地走進去的。”

“蹣跚地？啊哈哈！”

小山忽然高聲地笑起來了。

“太太！太太聽不懂吧。——蹣跚地，真說得好，哈哈。”

小山再笑着說。

“像這樣地說說笑，回復了點勇氣了。……”

“要到書房裏去了。——叫木島君等得太久了。你也一同去談談不好麼？”

我吃過了飯後喝過了茶，邀回復了點勇氣的小山到書齋裏去。

“木島是如何的人？”

“在紡績工場做事做了十五年多的人，曾寫了許多關於工場裏面及女工的作品。但我也還是初和他見面。前一回在一個社會運動週報的投書欄裏看見他一篇抱不平的啓事，說他根據自己的體驗和調查寫成的日本紡績工場工人虐待史的原稿，送到各書店都不答應替他出版。我看見這篇啓事就寫信給他，想替他介紹到我所認識的書店去。所以他今晚上走了來。”

我簡單地把木島來看我的原委說明了。

“那末，我也去談談。”

小山把我想帶過去的雪茄煙盒和灰盤搶過去，拿着跟了我來。

我走進書齋裏來了。

“要你等了這許久，真對不住了。”

“不，不要緊。”

客很懇切地行了禮。我看見他祇坐在蓆上，沒有墊子。

他一個人像在翻看剛才妻拿出來的種種雜誌，翻看了這許久。我拿了一個墊子勉強勸他坐上，並替小山介紹。

“這就是那原稿。”

頭髮剪得很短，顏色蒼白，眼神溫柔，身材短小的木島很膽怯般地從擱在旁邊的包袱裏取出一本頗厚的原稿來。

“拜讀一下。”

我接過那本原稿來。

“其實我祇寫了一半，還約半部沒有寫成功。——因為自己的職務忙，偷空寫的，很難寫下去。至於內容的目次，倒完全編成功了。”

“啊，啊。那真不容易了。”

我看見附加在上面的，全體分作六十項的目次，便感動起來了。於是和他說了許多關於向書店交涉的話。

“啊，啊。由十三歲起做了十五年。——真本事！怎末樣，紡績方面的工作，像我素無經驗的人馬上去可以做得來麼？”

小山問木島。

“不，像你先生恐怕太辛苦了。做不來吧。”

木島完全用像個商人的口氣誠懇地說。

“練習成一個工人，要經過多少時候，要半個月不要？”

小山再追着問。

“半個月無論如何是不行的。真的練習到熟練，最少要三年吧。”

“唉，三年?!”

小山像駭了一跳，無意識地張開着他的口。

“那當然比在戲院門首收拾鞋屐要難些啊。因為紡績在近代的資本工業中，也算是最複雜的工事。”

我笑起來了。

“那真嚇倒了。”

小山繼續着歎息。

“這位先生不知道有當店，也不知道有公共食堂。半價電車到今早晨才坐過來。真是個幸福的人。”

我向木島說。

“啊，那真令人羨慕了。”

“近來吃了點佃戶的虧，才狼狽起來，打算找職業做，問有什麼好點的勞働職業沒有。可是今早晨搭電車的時候，看見都是勞働工人，又說有點怕。不得了，他是這樣無勇氣的工人。……”

“不，不單是怕。”

小山接着我的話說下去。

“因為怕你又來笑我，所以我還沒有說出來。電車裏有種難聞的臭氣，會使人頭痛的。——我拚命的忍耐住，但到後來還是不能忍耐了。到東京車站為止，換了五次的電車了。”

“那不得了。——但你還說想勞働，算你有勇氣了。”

“那末，你先生做不來的。現代的勞働職業，除了不勞働就不能生活的人以外，決不是誰都可以勉強做得來的。”

木島用沉着的，溫柔的口氣說。

“那真悲觀了。不過我看你身體也不見得很強健哪。”

小山和木島說。

“是的，不很好。以前不是這樣弱的。因為勞働，身體漸漸衰弱了。實在想來，怎麼能夠在工場裏把生命延長至十五年這末久，自己都覺奇怪。我想，這是天意吧。要等到這部工人虐待史寫完了後才死吧。”

“現在還在工場裏做工麼？”

“不。醫生說如果再做一年，就沒有命了。並且我想得點時間來寫成這篇原稿，有半年之久沒有到工場去了。當然，我這篇原稿發表後給人家曉得了時，無論那一家紡績工場都不能收容我了。但是生活一天天窘迫起來了時，也祇好去找點工作來做，所以我想找種別的職業。”

“現在你的體量怎麼樣？”

“六十五斤還差一點。”

“那末我的體格好得多了。你看，井上先生，我雖然這樣瘦，但從來沒有請過一回醫生。我想我定可以勞働得來。”

忽然又有了自信般地，他叫起來了。

“不是這樣說法。如果不熟練的人去勞働，馬上要弄壞身體的。”

“進紡績工場也要檢查體格麼？”

“當然要的。尤其是近來，無論那一家都檢查得很厲害。像我，由身體上講，若不是比較寬大的工場決不採用的了。”

木島像忽然想着了件事，鉛直地伸出指掌來給我們看。

“你看，我的小指變成這個樣子了，所以不行了。”

“怎末樣會弄成那個樣子？”

小山看見嚇了一跳問木島。因為木島的小指比普通的小指短一半，並且由中部以上的部分像一條小木頭安置在小檯子上般地非常之小而且難看。

“最初到工場去的時候給機器夾傷了。那時的醫生若是有本領的時，也不會這個樣子的，總可以治得更好看一點。因為剷掉了一重皮噹噹叮叮垂下來，那時候筋肉完全收縮了。若把它拉長一點包好了時，也不至於變成這個樣子。但

他倉倉忙忙就包上去，所以變成這個樣子了。”

“那末，領了許多賠償金吧。”

我問他。

“一個錢也沒有得給的。”

木島的臉皮略歪動一忽，微笑了。

“單是那樣一點點毛病，檢查可以通過吧。在工作上沒有什麼妨礙吧。”

“倒沒有什麼妨礙，不過凡是稍為帶點畸形的人都不行的。”

“那末，戴眼鏡是不行的了？”

“眼是特別重要的。”

“那就悲觀了。”

小山真的元氣頹喪起來了。

“單是那一點不見得是無資格，由你全體論是沒有資格的。一日要做幾點鐘工作，你知道麼？”

“一日八點鐘，是不是？我是想找一個職務由下半年起做工的，上半年可以休息。不過……”

“不。現在的紡績工場要做足十一個鐘頭，加上零零碎碎的時間，一共十三四個時辰。”

“每天十三四個鐘頭？……那末每月的工資多少？”

“那不一定。有等級的。”

“最低的平均呢？”

“是的，我看，一天有一元吧。”

“一元？那末像我可以生活下去了。”

“那裏能夠？！要每天去才領得到三十元一個月。”

我插口說。

“……”

“你不是說紙煙錢每月也要十五元嗎？”

“那樣說來又不夠了。”

“你先生真是有趣的人，對於這些大概不甚關心吧。真不像是個現代的人呢。”

“講老實話，對於金錢的計算在我完全是不可能。前一次我的母親要我報告每月的賬目，我才去計算了一下。但每天的計算總是不符的，或是我忘記了用途，抑或是買東西的時候找回來的錢數目有不對，我也無從查出。”

“你買東西的時候找回來的錢不數的麼？”

“不數的，馬上塞進荷包裏去，沒有一回看過的。”

“那真是大闊佬！——祇這一點真令人佩服。有你這樣像聖人的人，由一方說來，是從來數百年間地主制度的餘蔭吧。真是一種難得的美。這樣的人物要完全消滅的時代要到

來了吧。”

“這有什麼可佩服的呢？真討厭，你對於無聊的事情總是佩服，佩服。”

小山對我的感歎抱了不滿。

“那麼，紡績工場方面的計算，你不要問它了，很不容易的。”

木島插口說。

“爲什麼？”

“紡績工場的工錢計算是很複雜的，不能做一個月幾個錢這樣算的。要如何算法，總共有多少錢，大抵沒有人能算得出來的，都祇由他們給多少就領多少。”

“這樣看來，你做了職工，每日由資本家給你多少，你就隨便領多少吧。”我問小山。

“啊！悲觀！我覺得什麼事都討厭了！今天的日子真壞透了！由朝至夜整天沒有碰着一件如意的事！悲觀！悲觀！……”小山在衷心地歎息。

壓迫

田村俊子

一

雖然聽見Y樓的女主人來了，但阿昭故意的不出去迎她。她隻手在按着疼痛的腹部。頭額抵着覆在火炕高頭的小棉被上。到後來聽見和母親說話的Y樓女主人的聲音漸次地尖銳起來，阿昭免不得擡起頭來望望窗口那方面。日光射進窗口了，竹製的窗櫺映到紙屏上來了。今早晨用揮發油洗乾淨了的兩個鬚布曬在那邊，在風中搖動，也映在紙屏的一端。阿昭癡望着就在這上面微微地轉動的染着淺紅色的暈輪。

“阿昭，你肚子痛？”

Y樓女主人手裏拿着煙絲盒走進來。阿昭看見她，微裝

出嚴冷的面孔，沉默着點了點頭。Y樓女將卻很和藹地在笑着。

“真的沒有得辦法。每日每日總是說這樣不好，那樣不好。我在那邊也儘是想方法敷衍那個主人。真對不住他了。你想，訂好了約後，又過了四天了。”

“真對不住了。不過沒有法想。完全是因為自己的身體太壞了。”

阿昭不想看見Y樓的女將的臉，低低地俯着首說。Y樓女將把煙絲裝進煙筒裏後，隻手掀開火炕上的薄棉被。

“你這個人真可笑。火炕盆裏那裏還有火呢！我當你是在向火。”

Y樓女將說着把棉被敷回去。她用煙管在火炕上，音調很和諧地敲了幾敲，暫時間不說話在沈想。

“姆媽，燒點火來。”

阿昭向隔壁房裏高聲地說了後又沉默下去，也在沉思了。

“是不是錢不夠用？”

Y樓女將以平靜的音調低聲地問她。

“……………”

“有什麼不滿意的麼？你討厭那個主人麼？”

“不是的。不過……”

阿昭還沒有明白地把話說完，她的母親秦媽拿着裝有紅炭的火鏟進來了。秦媽身體肥胖，背上還絡着襁褓，揹阿昭的兒子——太郎。可愛的白皙的圓臉在外祖母的鬚髮的後髮側露出來。圓圓地睜開着的眼睛向周圍流睇。阿昭注視着太郎。太郎的小口周圍嘴角上給食物的渣滓染得又污又黑。

“這個小孩子太可愛了，你捨得離開他嗎？”

Y樓女將急不及待般地把煙管向着火鏟取火吸煙。一面吸一面望着太郎向秦媽說。

“那裏！阿昭對小孩子一點也不愛。”

秦媽把火放進火炕盆裏後，喘着氣立起來。

“真的，阿昭這回出去，在營業期中要有覺悟不生小孩子才好。像你這樣會生小孩子的女人真是罕見。不論到那一處地方，定生一個小孩子作贈品帶了回來。”

阿昭不說話祇是苦笑。近二三日來沒有梳洗了，皮膚帶着黃色。滿染着脂肪的鼻尖也像變圓了些。眉頭也亂生了些細毛，一點不整飾。容貌也像差了好些。但笑的時候，眼際還是滿堆着嬌媚。

“總言之，對這個訂約，若不願意時，就明白地謝絕了他

也未常不可。”

Y樓女將像再不能忍耐了，決絕地說出這句話來了。她的鼻樑很高，顏面的筋肉也很緊張；但右邊眼臉上有一個疤，使她的臉孔常發出一種陰險的神氣。她收拾了煙管，插進帶間的袋裏去，用兩手交互地拍拂她的帷裙。

“並不是有什麼不願意。不過……”

阿昭總是沒有把心思明確地說出來。想說北海道是自己不喜歡的地方，但明知說出來後，定會給Y樓女將斥駁的，所以不再說了。阿昭想，還是這樣曖昧地把訂約盪過去好些。阿昭才仰着首無意識地向高處望了一望，但又低俯下去在沉思了。

“那麼明天給我們動身好麼？主人本要今天起程的，一切也打整好了。無論如何，明天要使我們能夠一齊動身才好。”

“唉——。”

阿昭仍然低俯着首回答。

“真的明天可以動身，是不是？”

“唉——。”

阿昭茫然地繼續着答應Y樓的女將。但忽然又擡起頭來望望在站着的女將的臉。

“地方太遠了些。”

阿昭無意識地在歎訴她的較平穩的不滿。

“我也想定是因為這件事。你說地方太遠了麼？又不是到西洋去。像北海道有什麼遠呢？試想想自己多少歲數了。你這樣地棟肥擇瘦，恐怕無論等到什麼時候都得不到好的位置。作算看去還很年輕，但今年不是二十九了麼？明年就三十歲了。並且——”

Y樓女將說到這裏，不說下去了。生育了幾次的阿昭的頭髮脫減得很稀薄了。女將幾次想提起來說，但覺得這種話無聊，並且怕阿昭聽見討厭，終於沒有說了。阿昭的頭髮不單脫落得很稀薄，並且，若不加以梳飾，會把她的歲數形容得更老了些。

“唉，這些是我自己曉得的。”

阿昭很悲寂的說了後，再沉默了。

“所以你還是要忍耐些。能像從前生的小孩子，男人方面可以承受時，倒還好些。如果再生一個像太郎一樣的，男人方面不能承受的小孩子時，說不得了了。所以你還是見機些。看見可以撒手的時候，就撒開手好些。不趁這個時候多賺些錢，以後要後悔無及的。”

阿昭忽然悲切起來，像快要淌眼淚了。她忙咬着脣，極

力把眼淚忍住。

“那麼，就這個樣子吧。”

Y樓女將擡起半身，伸展着膝部，她想着了什麼事般的說。

“我去和主人說，加給你五十塊錢，多點錢。你也比較鬆動些。怎麼樣？”

“但是借多了也不好吧。”

阿昭說了後緊抿着小嘴向着女將微笑。

“就不多借點錢也不能減縮年限吧。”

“唉——。”

阿昭到這時候覺得一切有點難處置了。以後不再和女將說話了。她再憂鬱地緊蹙着眉頭深歎了口氣。女將看見她那種樣子，也就立即站了起來。

“那麼一切由我去辦。總之你要準備明天一早就動身。不要再拖延了。你灌個暖水壺，溫一溫腹部怎麼樣？”

“謝謝你。”

女將回去了。

“阿昭，你真的過於任性了。叫我爲難。太叨勞她了。”

秦媽望着女將出去後，故意高興地對阿昭說。

二

阿昭覺得一部分似刺般的沉痛漸漸地擴張到腹部全體時，腰部十二分的疲倦，完全失了氣力般地斜倚着暖和的火炕，昏沉沉地在微睡。太郎走到自己身邊來攀纏着自己的肩膀或胸膛。阿昭覺得這個小孩子很討厭。但又像是夢。她明瞭地睜開醒眼來時，自己身旁早沒有太郎的影子了。阿昭感着孤寂。

“太郎呀！乖乖呀！”

阿昭試叫了一聲，但並不聽見母親的回答。像都出去了。隔壁廳裏很寂靜的。阿昭忽然痛愛起太郎來了。她離開了火炕，打開門屏，廳裏果然不見一個人，祇見木馬和頭部裝有彈機的瓦貓橫倒在廳裏的蓆上。阿昭以憂鬱的心情注視着晒不到陽光的陰暗的廳房。看見蓆上撒着太郎吃剩的麵包碎屑時，忽然興奮起來，十二分地想見太郎。

“母親措他到那裏去了呢。”

阿昭一邊走一邊對自己說。她把格子門打開，走出室外來。在狹窄的街巷裏，不見有來往的行人。無論那一家的門都暗暗地寂靜地關閉起了。也聽不見人聲。由高高的房屋頂

上流下來的赤黃色的日光照在西面街巷口的公用自來水的鐵管柱上。衣衫單薄的阿昭覺得有點冷，就回屋裏來了。坐在長火盆的面前，給黏液黏着的口吸了一口煙之後，走向火廚裏來洗臉。

站在火廚房裏聽見外面嘈雜的屐音。有人在外面推開格子門。

“是那一個？”

阿昭一邊揩臉一邊問。但不見進來的人回答。阿昭忙出來望了一望，原來是她的小弟阿吉。阿昭看見是阿吉就不說話了，再回廚房裏來把牙粉盒等器具收拾好。

阿吉把手中的紙製的大板斧靠着壁放在廳裏的一隅。阿昭穿着洋紗的長襯衣，上面加一件黑長褂，還加上外套。她在注意把外套的黑紐帶結好。赤小豆色的襯衣腳微微地在黑內衣下面露出來。

“做什麼？那個東西？”

阿昭坐下來，望着板斧問她的弟。

“黑旋風李達的板斧喲！要拿到茅屋那邊去的。”

阿吉走近壁邊用指摸摸斧刃，又跑過那一邊去，遠遠地眺望斧的樣子好看不好看。

“剛才那個老頭子才做好來給我的。”

“你還是穿這件麼？昨天給你的錢怎麼樣了呢？又送給他們了麼？”

“唉，給他們拿去了”

阿吉走近姊的對面，盤腿坐下去，伸手向火盆裏來。

“冷得不好過，今天再給點錢我好麼？”

“我這裏沒有錢了。你向姆媽要吧。”

阿吉的高高的鼻樑上起了一陣小皺紋，很馴謹的不再說話，祇視着自己的指尖。過了一會。

“北海道的事怎麼樣了？說好了麼？”

阿吉不望着他的姊問。

“你管牠怎的？又想向人要零用錢了，是不是？你指望這筆款是靠不住的嚟。”

“零用錢麼？今天一個意想外的人給了點零用錢給我。”

“誰給了你？”

“太郎兒的爸爸嚟。”

阿昭聽見了後滿臉通紅了。

“你碰見了他麼？”

“在淺草橋那邊碰見的。——他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

“你管他什麼時地到來的！不要多嘴了。就連姆媽我都沒有告訴她。”

阿吉從懷裏掏出一個荷包來，再從荷包裏檢出一張一元的紙幣，笑着給阿昭看。

“他也像光景不很好，穿得不十分好看。他要我告訴你，今夜裏到谷家的老媽子那邊去。”

“他這樣託了你麼？”

“是的。”

阿吉說想什麼東西吃。他到廚房裏去檢看伙食櫥。他發見有小魚乾，他便把鐵絲網一同拿到火盆邊來。開始烤乾魚片。

阿昭一個人寂寞地在癡想。連今天有五天不見信三郎了。若到谷家去，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請她叫信三郎來。但阿昭卻故意不到谷家去。因為她想，還是就這樣不再會信三郎，決然地到北海道去好些。

殊不料阿吉說碰見了信三郎，阿昭忽然又思戀起那個男人來了。因為想見自己，兩個月前走出東京來。所有的錢都用完了，穿着破舊的衣服，留戀着自己，還在東京市中走來走去的男人的心再次引起了阿昭的無窮的悲哀。

阿昭胸部刺刺地作痛。她緊緊地用手按着自己的胸。無意識地凝視着在吃乾魚片的阿吉。但祇一刻就站起，把鏡臺搬到亮的地方來。她叫阿吉倒了一漱口盅的熱水過來，自己

在向着鏡臺剃臉上的小毛。

“我是個好男兒，有本領，能發明，……”

模倣着小孩子們的口調，秦媽唱着近來在兒童間最流行的歌句，措着太郎回來了。

“阿昭你的腹痛怎麼樣了？”

“好了喲。”

“那就安心了。”

由秦媽背上卸下來的太郎拖着白色背帶，爬到阿昭跟前來。

“——啊！”

太郎高呼着走到阿昭身邊來時，剃刀尖在她頰上劃了一個傷痕，血不住地滲出來。

“姆媽，不該叫他到這兒來的！”

阿昭放下剃刀，由袖裏取出張淺桃色的薄紗紙來拭頰上的傷痕。一面把身體倚近抓着自己背部站在後面的太郎，一任他搖來搖去。

長形的鏡中映着太郎的蒼白的笑顏。太郎望着鏡裏像敲擊什麼東西般的，伸出左手一上一下地搖動。阿昭歪着身體一任太郎的推搖，凝視着鏡中的太郎的臉。

“喂！這裏來！”

秦媽走過來，把太郎奪抱了去。鏡裏面祇留着阿昭的臉，——頰部的傷痕黏有紙片的臉。

“你還是穿着這樣的衣服麼？”

阿吉給母親說了後，趁個機會就向他的母親要錢。

“我身邊半個銅錢也沒有了喲。阿昭，你借點錢給阿吉吧。”

阿昭從鏡臺的抽斗裏取出一個荷包來，把整個荷包丟向給阿吉。

“你要多少，拿去就是了。”

阿吉很喜歡地把荷包裏的紙幣應有盡有的取出來看，五圓的一張，一圓的四張。阿吉取了三張一圓的紙幣。其餘的還給他的阿姊。

“今晚上真的去贖回來。”

“那是你自己的衣服。贖不贖由你。”

阿昭向着鏡臺說。阿吉雙手擔着紙製的板斧，很愛惜這個玩器般地出去了。

阿昭剃了面，準備到澡堂裏去了。

“太郎也很久沒有到澡堂裏去了。”

“啊呀，我今天怕煩，不能帶他去。晚上姆媽帶他去吧。”

阿昭在一件單的和一件裕的寢衣上，加上外衣走出外

面來。水色的黃昏早籠着街巷了。六日的月亮給春的氛圍氣包裹着，在晚空的紅霞上很柔靜地發射她的光芒。

三

阿昭由澡堂回來的途中，感着近來所未有的無聊和孤寂。她在懸着華麗的街燈的一列矮店前的街路上走。她想到明天就要離開東京到遠地去，心裏異常地悲傷起來。她覺得自己脚下的屐也一步一步地重起來像表示不願意輕離開可懷戀的自己生身的故土。看見比自己年輕梳着九髻的街路上的家庭主婦們，阿昭就想到她們的安定的生活，禁不住羨慕起來。在阿昭的眼中，她們不論那一個，都有一定住所的幸福，心地很安閒般的。自己由十五歲起，每年都借債生活，這個身體也就作借債的抵押品，一年年地流徙，到後來終流落到北海道去。像自己這樣一生沒有定住的，常在不安的境遇中的人，恐怕在這歡樂的世界裏沒有一個吧。阿昭借着街燈的光影一邊眺看那些幸福世界裏的人們，一邊走過去。

從前流轉到別的地方去都沒有像今番這樣的不願意出發。她忽然發生一種感觸，就是自己的身體像有會化爲北海道的泥土的因緣，所以這次一個人離開東京覺得特別的淒

楚。

在信州做工的時候，有個比自己年輕的妓女患了肺病，就在該地方的一家荳頭家裏像很慘痛地死了。阿昭由這種回憶，心坎上生了一個陰鬱的暗影。她覺得在這陰影中，也若隱若現的同樣有個預示阿昭自身的運命的黑影。阿昭不覺神經混亂起來。因她感着這次的目的地在她自身是很不吉利的。她異常不安起來，不願意北行了。

回到家裏看見秦媽坐在矮食桌前喂飯給太郎吃。由工場回來了父親也穿着長棉襖坐在矮桌前。因為患風溼症，說左肩至腕部有點痛。秦翁臉上呈出枯澀的表情。

“這樣長發的風溼症！”

“患了這種病有什方法呢。”

“爸爸有病不要勉強到工場中去好些。到那邊去，因舉動不自由，受了傷不更壞麼？”

阿昭聽見父母間的會話後，插進這一句。父親不說話，自己再盛了飯，繼續着吃。伸長着的祇剩骨的蒼白色的左手手指像起了筋肉上的不自由，大飯碗像快要由他的掌中滑下來。

阿昭把鏡臺搬至食桌旁再坐下來化粧。長鬢邊綴曲成幾節的鬚髮覆着阿昭的細臉，添了幾分高貴的氣概。再把雙

眉修好，她的臉更加豔麗了。

由這次訂約的主人那邊領到的數目的一半償還給從前的主人，還有件好的外衣在當店裏也不能贖出來。阿昭祇把常穿的，有好幾處斷了絲行的棉質長衫換上，外面再披上條紋的米澤布製的外衣，然後把鏡臺收拾起，安置在壁角。秦翁離開了食桌，走近火盆前吸煙。秦媽和太郎一面收拾散落下來的飯粒和菜屑，一面吃飯。

“到什麼地方去？”秦媽問她的女兒。

“到谷家的姨媽那邊去。”

“你明天的行裝怎麼樣呢？莫等到臨時，匆忙地收拾不起來，我是不管的了喲。”

“行裝隨便怎麼樣都好，那是明天的事喲。穿着走的衣服都還沒有準備好呢。”

阿昭再披上褪了色的外套，像沒有關心到太郎，急急地走出門外來。

在出電車路前，阿昭在黑暗的小街巷裏急急的走。她忽然又氣惱起來，心臟的血像騰沸般地一時熱了起來，手脚也像在戰動，上腿部的筋肉像在緊縮發痛。她覺得行走都不方便了。剛才向母親發脾氣的餘波，含着未充分洩盡的憤恨，仍在阿昭的胸裏紛擾。阿昭很懊惱地極力地緊咬着下唇。

剛才出來的時候，母親說的話把阿昭激怒了。本來脾氣不好的阿昭因此興奮起來，——像昏迷不省人事般地興奮起來。但過了一會，這種憤恨漸次由阿昭的胸裏消失了。眺望着在薄明的月色中的堤岸柳樹的枯枝，阿昭又感着異常的淒切。她的心再軟脆起來。阿昭覺得在這天地間祇有自己一個人，不計生死，昏迷迷地由這個無限極漂泊至那個無限極。她像夢見了自己的這種飄零的姿態。

四

走出馬路來，在和泉橋上了明亮的大電車。阿昭就在近電車門的坐席上坐下，不向電車裏面，本來在東京生長，但久住在鄉間，忽然走出都會裏來，記顧着十餘年來所習染的村間的服裝和姿勢，暗暗地感着一種羞愧。尤其是望見常住都會的，華奢的，有職業的人們，阿昭更覺得自己的樣子粗俗，異常跼蹐起來。所以每坐在電車裏，她怕看見那些服裝華麗的女人們，她祇坐在近車門的一隅，儘管望着車門。有時覺着有人在看自己的臉或注意自己的姿勢，阿昭便臉紅起來。這時候，阿昭以銳敏的神經很明瞭地想像出自己的染有鄉間妓女的不時髦的姿態來。她覺得自己若在這都會裏

走來走去，始終受着人們的嘲笑般的。阿昭想到這一點，禁不住精神頹喪起來。

福井街的谷家的門緊閉着。阿昭輕輕地敲門。谷媽穿着寢衣打開門出來。

“這晏的時候來，有什麼事？”

谷媽流轉着她的巨亮的眼睛並不招呼。阿昭進來祇站在門首注視阿昭的臉。

“還早嘍。你老人家還是一樣的十二分的小心，早早就關了門。”

阿昭不客氣地走進屋裏來。谷媽的絲綢被褥已經厚厚地重疊着在正堂裏鋪好了。阿昭坐在長火盆面前，眺望着枕畔的煙絲盒等器具，有點羨慕谷媽的獨身生活。她想谷媽雖然老，生活倒很快活的。

“你這個人太討厭了。人家睡了覺才跑了來。”

阿昭雖然知道谷媽近來對自己十分不滿意的理由，但自己仍很和氣地問她信三郎來了沒有。

“剛才來了，坐了一忽。我說不知道你來不來。叫他走了。”

阿昭聽見谷媽的話，大失所望，一時不會開口了，失掉了氣力的眼睛望着火盆的一隅沈默着。

“他和你的關係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了，雖然不知道。但是那種樣子，常到這裏出入，實在叫我難爲情。”

谷媽把火盆上的鐵水壺取下來，一邊吹着埋藏在灰裏的火種，加上些炭，一面對阿昭說。

“我打算和那個人分開手了，所以……”

“遲早要離開的，還會什麼面。算了吧。”

谷媽聳動着又高又大的鼻尖，並且稍爲擴大她的一雙鼻孔，像嘲笑阿昭般地說。她的廣額的面顏俯近火盆上，撈縮着她的鮮紅的乾唇，——唇的色澤過紅了，和她的年齡不配，——在吹火。阿昭以厭惡的眼色睨視着谷媽的梳得十分精緻的式樣入時的小丸髻。但祇一會，恢復了她的原來的表情，由袖裏取出煙絲盒來。

無論那一次，在這家裏和信三郎相會時，都給了谷媽相當的酒錢。今看見她的衣服穿得差一點，便說出那些話來；阿昭覺得谷媽的心思太可惡了。但對這個老姨媽仍然不能發氣。她想今天晚上祇能用些錢買她的心。此外再沒有方法了。

“我明天不能不到北海道那邊去喲。”

“啊，到這末遠的地方去麼？也是和從前一樣地做工麼？”

谷媽擡起頭來看阿昭，她的眼睛雖然巨亮，但表示出疲倦的眼神。阿昭低了頭。

“所以今夜裏無論如何要會一會，因為有好多話要說的。”

“那自然。”

谷媽像在想什麼事情，有幾分同情般的說了這一句。

“可惜了，早來一點就好了。”

“我如果知道時，我定叫他等一會的。”

火漸漸地燃起來了，騰起小小的紫焰。谷媽站起來，拿件短襖披上。

“北海道的什麼地方？”

“札幌，本來不十分遠。”

“總之，決心去一趟多賺點錢吧。”

谷媽以很懇切的語調對阿昭說。阿昭急的悲痛起來。谷媽對於這些事像深有興味，很詳細地對於年期及預借金的多少，一一詢問。

“三百五十圓五年。到別的地方去沒有這好的價錢喲。這次到那邊去，真要多認真一點。你從來就太懶惰了。無論到什麼地方去，總是迷戀着男人，鬧得不成事體。真的照這樣幹下去，祇是自尋死路。到後來後悔無及的。”

阿昭很柔婉的笑着，祇是笑，不說話。這個姨母，——谷媽和秦媽是異母姊妹——年輕時被賣到一家娼樓裏當妓女，娼樓的老板看中意了她。因為她，把原有的妻驅逐出去。於是她就變為娼樓的女主人了。貯蓄了些錢就逃出來，再做有錢人的姨太太，又騙了好些錢。於是從一家荐頭舖的老婆婆把荐頭館頂過來，自己就做了荐頭館的主人。就這樣地繼續着過她的有惡性的生涯。現在阿昭想起這些事來了。谷媽做了這些事，到現在貯蓄有二千多塊錢了。這家屋雖然小。但是谷媽自己的財產。她還把樓上空出來，零租給人作幽媾場。由這些男女剝取些租金，作她日常的生活費。

阿昭本有一次想來這家裏做養女，在谷媽家裏住了好些時候。僱用她的主人那邊有三百多元的借款未清，谷媽也答應代償。故阿昭二十歲的時候曾到谷家來。不過她不能忍耐着長住下去。她的母親希望她將來可以得二千多元的遺產，不管阿昭願意不願意，迫着她到谷家去做養女。但阿昭和這個吝嗇的多嘴的姨母同住，是很難堪的。於是離開了谷家。朝晚兩餐的飯菜都是由菜館端來吃的，阿昭也漸覺討厭了。每日要她拭格子窗戶拭至發亮，洗刷地板也要洗刷至發亮。阿昭對這些事也十分厭倦了。當姨母正在拚命運動她去當一個有錢人的姨太太時，她就借這個口實走向母親家裏

來。

“如果是這個樣子，我就去接他來也使得。怎麼樣？”

谷媽一面說一面看阿昭的臉。自從住在姨母家中那時，叫姨母做媽媽叫慣了後，阿昭此刻還是叫她媽媽。谷媽聽見阿昭媽媽媽媽的叫，自然也發生了點好感。懶惰的父親，愛說無聊的閒話的母親，及不中用的弟弟的生活要由她一個人勞苦負擔。谷媽想到這一點，又覺得阿昭實在可憐。不過對她的容易對男性殉情的性質，谷媽還是不喜歡。一面為一家的生活勞働，但一面又儘管生小孩子，這又證明她完全是由那個無聊的家庭出來的懶慢的女人了。谷媽也曾以這種理由常責備她。

現在也是一樣，谷媽對阿昭想會那個男人的心情雖然加以輕輕的嘲笑，但以和平素不一樣的真的溫情問阿昭。阿昭本想馬上要求她去。但對谷媽的真意又有幾分懷疑，暫時不回答，低着首在沈想。

“怎麼樣？”

“那對不住了。就請你去叫他來吧。”

谷媽又表示有點厭煩的樣子，站了起來，在換外衣。

“你真作孽喲！叫老人家半夜裏出去替你奔走。”

“真的對不住了。但是決不叫你老人家白跑的。”

“不是說白跑不白跑的話。無論那一對到這樓上來，我並沒有替他們出門供奔走的。不知道是什麼因緣，今天竟爲你奔走起來。”

“不用說這樣叫人聽見敵不住的話，——我們也知道感激你的。”

谷媽撈着下脣儘在微笑。繫緊了黑緞帶，就穿柔軟的棉襖，上面再披上一件很厚的毛織的外套。谷媽立即出去了。

“附近常發生盜難，你要把門戶關緊。”

谷媽在外面再高聲地叮囑阿昭。阿昭在裏面聽見外門打開了，對門家裏的三弦琴音異常的清亮。門關好了後，琴音再低了。

五

阿昭用火鏟盛着完全燃着了的火再加點炭拿到樓上來。把炭火倒進火盆裏，炭跟着火勢嘩爆嘩爆地發響。阿昭靜聽着炭的音響，茫然地在火盆旁坐了一會。電光把六鋪蓆的房間照得很明亮。掛在壁間的花瓶裏插着兩枝菜花。這兩枝菜花以薄暗的顏色很幽寂的投影到壁上。

阿昭忽然感着滿腔幽怨。她凝視着纖細的快要散落的

黃色的菜花。菜花呈一種不安定的色澤。這時候，阿昭忽然地興奮起來，她不能鎮靜了。在相當的長期中，阿昭也不明白是什麼理由，自己常為突然發作的情熱而苦悶。阿昭立即走下樓來。她想找點酒來喝。在室內各處找了一會，各個玻璃瓶裏都沒有一點酒氣。走到吃茶室裏，打開茶櫃，才發見一個打開了的白酒的瓶，——貼有熨斗商標的白酒的瓶。

“這種酒就難得喝。”

阿昭取了一個飯碗和茶杯來，都斟滿了酒，然後把酒瓶照舊安置回櫃裏去。和含有水分的清稀的酒不同，喝在口裏感着麩渣的渾濁。阿昭勉強地把它一口喝下去，覺得體內慢慢地發出一種醉來。為情而苦悶着的胸部也像要崩壞般地寬鬆起來。阿昭隻腕撐着頰支在火盆邊上，回憶着剛才像快要發狂般地迷亂的心情。對情人的迷戀逐漸消滅，輕微的情慾也在這個醉態中消失了。

谷媽不久就回來了。離這個地方不滿一里多路，是信三郎的友人住的地方。信三郎就寄宿在那裏。谷媽對於信三郎還不覺得什麼，惟對於那家裏的惡濁和那家女主人的鄙吝，心裏十分討厭，谷媽也曾對阿昭說過。谷媽以前到過那家裏三回，每次回來定噁哩咕嚕地罵那家裏的污穢和小孩子們的不整潔。

“他說即刻就來。”

谷媽說着把被夜風吹紅了的鼻尖俯向火盆上來。阿昭不住地向谷媽說感激的話，然後自己再出去預定信三郎來後一同吃的東西。到外面的雞肉店定做了雞肉雞蛋飯，再買了四合正宗酒，盛在一口瓶裏提了回來。心裏異常高興的。回到來時，看見信三郎的木屐已脫在門前了。谷媽已經上了牀去睡了。

“媽！買了好些東西回來了喲！”

“我用多了，你們吃吧。你們不是都在這裏歇夜麼？”

“對不住，要攪擾你一晚了。”

阿昭很不好意思，難說得出口般地回答着，把酒樽放在一個漆盆上，隻手提着開水壺走上樓來。信三郎端端正正地坐在火盆前，專等阿昭來。

“怎麼樣？有什麼事嗎？”

看見阿昭默然地坐下來，信三郎很和氣地先問她。男人的白色的雙頰異常豐厚，筋肉像要垂下來般的面貌也很溫和。歲數像近四十多了，但和阿昭對比起來，像很年輕的，看不出比阿昭大許多歲數。襯衣的長袖纏着腕口。由上衣袖口露出來。在有點污舊的絲質棉袍上，加披一件薄薄的線緞外褂，他的姿勢真有些像個大家的家長。然而這樣的服裝又把

他形容得寒酸了些。信三郎由衣袖裏取出紙煙盒來，一面叫阿昭吸，一面自己也取了一枝來吸。

“家裏很煩厭地儘差人來接，所以我不能儘這個樣子住在東京。打算二三天內回去。”

阿昭從上來後一直沒有說話，祇伸出手向火盆取暖。自看見信三郎後，像患了歇斯的里症，很陰鬱，想說話都很費力很厭煩般的。她一時不能由這種陰鬱的狀態振作起來。她一面覺得前程有奢華的希望在她，一面又覺得自己一步一步的墮進地獄裏去了般的。電燈很明亮地照着阿昭的低俯着的陰鬱的側臉。她爲要避那電光，把臉背過去，這時候恰恰和剛才看見的菜花正對面了。她自己也不明白是何種理由，祇很憂鬱地面着壁。

“是不是身體不好？”

信三郎以沈着的但很無氣力的聲音問她。

阿昭三年前到水戶地面去時，戀愛上了一個男人，這就是信三郎。他的家在水戶市中算是個舊族，經營很大的茶葉商店。信三郎是這家的養子。他經過長期間的放蕩，浪廢了家產的大部分。那時候就認識了阿昭，到後來，阿昭也迷戀起這個男人來了。他倆間竟生了小孩子。阿昭把小孩子送託她的母親撫養後，自己還在那個地方再工作了一年。到後來

覺悟到非和那個男人分手不可，打算變個地點工作，於是回到東京來。無論如何終須和那個男人分手，在他們倆間都有覺悟，這是必然到來的事實。男人方面有妻也有子。故阿昭雖然悲哀，但有不能不和那個男人分手的義務。其實她最初早有了這個覺悟。男人方面也覺悟到非和阿昭作最後之別不可了。

雖然覺悟，但始終和信三郎見面，阿昭對他還是不能忘情。男人方面對自己也不能忘情，特意地跟着自己走到東京來。他的癡情使阿昭生了更深一層的感動。她想縱令逃到遠遠的地方去，自己也定時常記掛着那個男人的。

阿昭在反覆地想這些事，她想減卻這種愁思，忙把酒移注到暖壺裏把它熱起來。可是剛才喝的白酒之醉還未全消，阿昭頭痛起來了。

信三郎因為阿昭沉默着，自己也就不說話在吸煙。信三郎想，阿昭心裏定是很煩惱。他怕自己沒有口才，說錯了話，傷了她的心，所以連太郎的事也不敢問了。他用隻手揭起垂到額上來的頭髮，低着頭點火吸煙。

好像受着東京的繁華氣象的脅迫，信三郎白臉上的筋肉像在顫動。阿昭略擡起頭來，很同情地凝視着他。她從熱了的酒壺斟了一杯，給不會喝酒的信三郎。自己也斟了二三

杯喝了。她覺着有了相當的醉意，有了支持自己身心的氣力了。她的精神也明瞭了起來。

“你家裏這樣常打發人來接你回去麼？”

阿昭還是一面繼續喝酒，一面初向男人說話。剛才男人說給她聽時候，她很不留神地靜聽過去了。但到此刻自己要問他的時候，忽然感着一種可厭的嫉妬。

“什麼時候回去？”

“什麼時候回去雖然沒有定，總之不能不回去的。”

“那末快點回去算了。我以你早走了呢。”

北海道的的事情說定了後，阿昭打算把信三郎的衣服贖回給他，也給點零用給他。縱令不再和他見面，但這些錢是要交給他的。不過現在她再沒有勇氣告訴他這些事了。信三郎沉默着。

定做的菜像送來了。谷媽在樓下叫她。也聽見開門的音響。阿昭聽見立即站了起來。

六

“你有家，有老婆？又有可愛的小孩子！”

阿昭這樣地固執着說了好幾次時，她已經喝得爛醉了。

隻腕支撐在小漆桌子上，掌託着顛顛。纏着腕口的暗色的舊縐綢內衣袖由上衣袖口垂出來。

“雖說是有家，也和別人的家一樣。有什麼用？”

“但是回家裏去後，還是一家的主人。你家裏的太太又疼你。”

“還說什麼疼不疼！完全沒有感情了的！”

“你太太討厭你？”

信三郎不說話，把酒壺中餘剩的冷酒喝了。他用上顎緊壓住舌頭，滅殺染在舌頭上的苦味。有點曝牙的兩旁嘴角上微微地起了縐紋。胖胖的雙頰表示出一種令人同情的可憫的表情。

“沒有感情了的人也還常常打發人出來接你麼？前沒有好久，我聽見你的太太自己出來過。她還是疼你的！”

“你要這樣說，那也算了。”

信三郎很不高興地說。翳着火盆的雙手指尖不住地顫動。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周圍異常的冷靜。樓下谷媽的咳嗽的音響特別的高。像到了那個時候了，電光比先刻暗澹起來。

阿昭忽然淌了幾滴眼淚下來。強烈的悲哀緊鎖着胸懷。

一種幽怨的嗚咽之音自然地由喉嚨裏漏出來。阿昭忙緊咬着脣，極力地忍住。她擴伸她的託着顛顛的掌到額前來，她不想把眼淚給男人看見。

信三郎由今晚上看見阿昭的時候起，覺得她的心已經變了，對她有點憤恨。家裏雖打發了人來接，但信三郎不想這樣地就回去，想會着阿昭之後，把一切事情都提出來和她商量。但到此刻，翻想一回，一句都不提出來說了。他像不願意給這個女人欺騙。

阿昭近來常故意不見自己。今日若不是遇見阿吉託了他時，今晚上阿昭定不會來的。並且她的母親秦媽和這屋裏的谷媽強蠻地要自己和阿昭分手，也是很明白的事實。信三郎想着這些事，就像女人般地憤恨起來。但又一句話都不敢說出口。他就像這樣地回去。受了女人的厭倦，他感着輕微的憤恨和愚蠢的羞恥。並且知道女人的心完全冷息了，所以想，可以再不留戀地和女人分手了。信三郎暗地裏鎮壓着自己的憤怒。

“那末我要走了。”

他從容不迫地收拾自己帶來的東西。

“那末以後一生怕見不着你了喲！”

“不至於吧。——從前太累你了。太使你辛苦了。不過太

郎的事以後我定會爲他想法，決不累你們的。”

“小孩子無論有什末事情發生，決不要你操心，決不累你的。”

眼淚一滴一滴地落在小桌子上。阿昭悲哀極了，忙用袖掩着自己的臉，過了一會，放下手，略伸一伸腰，抽根香煙來吸。阿昭把眼淚和香煙的煙一同吞下去了。

她並非要和男人分手而悲哀，也並非爲和男人間的戀愛消滅而悲哀，也並非追憶到從前初和這個男人相識的歡樂而悲楚。她祇感着自己的生存的悲哀。她像很難克制它，十分悲痛起來。在這瞬間，她真想投身自殺。她像完全沉沒在這種悲哀中嗚咽起來。悲哀一經引起，她的眼淚也就流不住了。沒有吸完的紙煙拋向火盆的灰裏去。她的隻腕始終支撐在小桌子上，用帷裙抵着揩不乾的眼淚。

信三郎祇茫然地坐着不說話。他雖不明白她爲什麼流淚。但當臨別時，女人忽然這樣地悲痛，他又禁不住心軟了起來。他推想她的心思是在後悔嘗了許多辛苦都是爲他一個人，而到後來祇贏得這樣的結局，遂不禁悲傷起來。信三郎一面這樣想，一面靜聽着女人的嗚咽之音。

照這樣的狀態，阿昭儘哭都哭不夠。滿積在胸坎裏的悲思，忽然又變爲對男人——很寒酸地坐在自己面前的男人

——的極度的思戀了。由她的淚的胸坎中燃起來的戀慕之焰轉注到信三郎身上了。不論在什麼時期，不論到什麼地方，不論有什麼事情發生；總之，和信三郎是不能分離的。阿昭對男人再熱戀起來了。

揩着儘哭都哭不夠的眼淚，她沉默着由壁櫥裏取出被褥來。

七

第二天響了十二點，兩個人還沒有起來。是二月間天氣，一早就下了寒雨。室外夾着霏霏的雨音的風響常吹進來，紙屏也不住地振動。

過了一點，過了兩點，樓上的兩個人還不見起來。谷媽走上來叫醒他倆。

“阿昭！”

谷媽用指敲着紙屏叫阿昭。阿昭立即起來，回答了，打開紙屏。她祇穿着一件長襯衣，姿勢很不大方，也有點怯寒的樣子，臉色蒼白，眼的周圍微微的浮腫，袖口遮着嘴，很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望谷媽的臉。

“今天不是要動身麼？你這個人真是，……我這裏是不

要緊，不過怕你誤了時刻。”

“再遲延一天也不要緊。並且天氣這樣不好。”

“如果能延期，那就不打緊。家裏不會有來人接你麼？”

“我想他們不會來吧。不過，……”

“那就儘管再睡一忽吧。你們祇貪着睡。也不覺肚餓麼？”

谷媽帶嘲笑的語調說着想下樓去了，阿昭忙止住她。阿昭再進房裏去取了一個荷包來，裏面祇有兩張鈔票，他一面數，才想到昨天給弟弟拿了幾塊錢去了。阿昭把一張五元的鈔票給谷媽，託她買些做餐的食物。阿昭再回室裏來，在襯衣之上加上外衣，帶着足底的脂肪和土蓆相摩擦的音響，又走出向樓下來。

走進火廚旁的便所裏，由窗口向外一看，外面的雨下得很激烈。由便所出來就到火廚裏洗漱。洗漱後，走到吃茶室來時，正在洗拭煙筒的谷媽叫住她，

“來這裏坐下吧。”

“這樣大雨不能出去。今早上我自己買的生魚片還留起有，隨便吃一餐飯去吧。”

“唉，什麼都可得。”

阿昭就用火鏟討了點火。

“隨便些吧。就要走了的，是不是？”

阿昭對谷媽這句話含糊地答應了，回到樓上來。

信三郎還在牀上伏臥着吸紙煙。看見阿昭上來了，不能不決意起身下樓來。通過吃茶室，看見谷媽時，信三郎有點不好意思。平素覺得她是很討厭的人，但見面後，谷媽很客氣地向他招呼。洗漱完了後，再和谷媽客氣地招呼了二三句話後，他回到樓上，立即鑽進被窩裏。

他倆由昨夜至今早天亮不曾合眼睡過。阿昭的頰上終夜感着自己的眼淚和男人的溫滑的脣，像發謔語般地始終繼續着說情熱的話。要到北海道去的事在此時才對信三郎說。阿昭爲這件事悲痛，信三郎也爲她悲楚起來。僅得着男人的一二句憐惜的話，她就全身顫動起來，情熱狂亂地發作起來，鬧了一個通宵。他倆此刻起來，覺得像病人般地身體十分疲倦頭腦也異常昏亂。

阿昭的兩腕疲倦得作痛，口裏也很乾苦。她一邊坐在火盆前生火，一面以疲倦的精神，——覺得全身昏沉沉的那樣疲倦的精神——翻來覆去追憶昨夜裏的夢。

“阿昭！”

這時候信三郎像在呼喚。但她覺得要回答都很煩厭般地一時說不出話。但信三郎繼續着叫她。

“什麼事？”

“儘在這家裏不行吧。怎麼樣？”

“不要緊。”

阿昭把自己吸着的煙管送給信三郎。

看見阿昭走近前來了，便低聲地開始和她討論在迫切的境遇中的兩人的問題。信三郎以爲若阿昭有決心，自己便不惜用最後的手段，把家裏的一切東西取了出來。他說是有了覺悟才幹的。他決意，作算祇一個鐘頭都好，和阿昭一同躲到什麼地方去。

聽見這個話，阿昭就想及昨夜裏男人的提議，兩個人一同逃到什麼地方去。她心裏覺得有點不妥。她覺得連想像這件事都有些煩厭。她垂着重贅的頭像在思索什麼事情，忽然心亂起來，腦裏像起了一陣黑暗。

“這些話以後再說吧。”

“但是你今天不是就要走的麼？”

“祇一天工夫隨便可以敷衍過去。”

阿昭忽然想起家裏的事來了。昨夜裏自己沒有回去，母親一個人定十二分焦急地在擔心。

“我因爲有那個不中用的父親和母親，我這身體雖說是自己的，但事實上是父母的。”

阿昭想自己若是逃走了，父母馬上就會沒飯吃，無論到怎麼樣遠的地方去，祇要自己工作，那末父母就可以生活。如果自己和男人一路躲到什麼地方去時，那就不能再理父母了，阿昭想到這層，躊躇不能決意。不論到什麼地方去，以這愛患之身，不論委給那一個男人，她從來都不曾拒絕過父母的金錢的要求，仍繼續供給。不論到什麼地方去，雙親的可憐的面影沒有一刻曾離開過她的胸坎。阿昭忽然又深思起這件事來了。

“你餓了吧。”

阿昭擡起戰動不定的腳走向樓下來。一面向谷媽說客氣話，一面做飯菜。分幾次端到樓上去。阿昭把剩酒熱來喝了，但不見醉。兩個人都覺得飯菜不好吃。

阿昭才拿起筷來，又繼續着思索剛才所想了的事了。自己就和信三郎一同逃走，一時雖可以過去，但到不久的將來，兩人的日常生活是很明白會發生問題的。沒有一點志氣的信三郎的前途是可以意料得到的。真的到了窮迫的時候，自己還是不能不出來找職業，這是很明白的事。那時候兩個再不能不悽慘地分開手的情景也想像到了。

不和男人說一句話，把飯吃完了。阿昭飯後吸了一口煙，就下去收拾火廚裏的事物。外邊已經黑下來了，但狂風

暴雨還沒有停息。把帶來的東西收拾清楚了後，走到吃茶室來時，看柱上掛的大鐘已經響了五點又過十分了。電燈也亮了。

八

祇這一晚了，明天決定分手的，就在這時候，他倆再鑽進被窩裏留戀起來。樓下像有客來了。阿昭駭了一跳，醒過來時，聽不見樓下的人聲了。像夜深了，附近很幽靜的。

阿昭昏昏悻悻地走下樓來，望望掛鐘已經過了十一點了。吃茶室裏還是和昨夜一樣厚厚地鋪着谷媽的被褥，裏面還放了一個火斗。昨夜阿昭沒有注意到在谷媽的枕畔安置着一個元祿年間的遊女玩骨牌的美麗的雙摺屏風。谷媽的膝上放有二三張單據，在清算數目。因為她放了好些錢出去，債務者送了利息來時，她就這樣繁難地沒頭於算利息，費去不少的時間。

“過了十一點？”

谷媽也駭了一驚，望了望時鐘。

“又攪遲了。”

“怎麼了呢？要回去吧雨停了喲。”

“這刻時候回去，姆媽？路又不好走。雖然對不住你，我想再攪擾你一晚。”

谷媽凝視着臉色蒼白的阿昭。

“那是你的身體，與我沒有關係。不過你這個人做事真是奇怪。你到底還這樣迷戀着那個男人做什麼？不要儘在無聊的地方混過了時間，快快地決心到新地方去不好些麼？那個男人也是一樣的傢伙，什麼事都做不來，儘管迷戀着纏住你的身體做什麼呢？”

“遲早要分手的。”

“就是說啲！遲早和他要分手的，不要使你的新主人太為難了。早一天到那地方去不好些麼？已經訂好了約的，又這樣拖延着不走。那主人一定生氣的。今晚上再歇一夜都使得。明天如果還不走時，那連我都覺得有點難為情了。

雖給谷媽這樣地說了，但阿昭還不忍馬上和男人分手。

“明天一定回去的。我也不是這樣遲鈍沒有感覺的人，如像你所說的。”

“看你真是過於不緊張了。如果有病，那沒有法想，我年輕的時候，就不喜歡這樣不爽快的事。”

滿口鑲齒，並且全染黑了染得發亮的鑲齒一瞬間全露了出來，谷媽在笑着。

“所以老了就這樣地享福。看見你的被褥，就覺得你像個相當人家的老太太。有錢，有房子，你真是享福。”

“那看年輕的時候有打算有準備沒有。”

“這是不錯的。”

阿昭漸得了谷媽的同意，在這裏再歇一宵，很安心的回到樓上來。

“明天真要早點回去才好。”

谷媽故意高聲地說，使樓上聽得見。

“是的，一起牀就走。——”

阿昭在扶梯的中段大聲響氣地回答。

她剛才睡了一忽，覺得精神很爽快，她拿薄的圍巾纏在頸上，走出去買紙煙了。但過了一會，她帶了養飯團回來。阿昭分給幾個谷媽吃，自己也陪着吃了兩三個，剩下的就拿給信三郎吃。

兩個人這樣安靜地在明亮的電燈之下，正想把今夜的時間歡樂地度過去。但阿昭忽又想着要到北海道去：討厭起來。她想地方還不說，就是還要繼續從前的那一種職業，想起來都很難過。

“我並不是情願常時都這樣地當藝妓喲。”

阿昭像平時一樣地不指定向那一個說。她想到自己又

要爲這個藝妓的職業受幾年的束縛，心裏十二分的難過。

“真不想到北海道那邊去！”

阿昭像仔細思量了一番般地在對自己說。

“我不是叫了你決意莫去麼？又還說什麼話呢！”

“已經領了他那邊的一半金額，如果能夠償還他，那就廢約也不要緊。”

“我不是說了，我擔任籌還他麼？”

信三郎也曾想把過繼那家的房子押出去，再等四五天定可以得二三百元的名額。

“總之在這兩三天內忍耐着躲開一下。我定籌得那筆款來。”

給信三郎這樣地說了後，覺得後來怎麼樣都不管了，真的想借他的那筆款，一時由目前的苦境逃出來。她迷亂起來了。但是就這樣做去，前途是很明瞭的。思念及前途，又不能安心地信賴男人了。

“你再過細地想想，下一個決心看看。我是有這樣的成算的。”

阿昭看見信三郎這樣懇切地有氣概地向自己商量，心裏感着異常的欣慰。

她想到用信三郎籌的錢把自己由這次的契約救出來

時，自己就像放下了重贅的擔子，心裏忽然輕快起來。一經決了心的信三郎也一樣地有生氣，快活起來。兩個在商量，他明天一早就回鄉裏去，阿昭在相當期間內，躲到她曾經住過的小原田地方的知友家裏去。阿昭也想天一亮就由這裏直接到小原田去。但後來才想到自己身上沒有錢了。不過自己還有一個小小的金戒指，在途中總可以想方法。

他倆上了牀，還很有趣地追談到從前的事來。阿昭時時發出輕微的笑聲。當他倆初認識時，信三郎還有一個關係未完全斷絕的女人。但是那個女人另外有了情人，給阿昭偵探出來了，故意當信三郎的面，把那個女人叫了來，終把那個女人的祕密揭破，把那個女人弄哭了。這時候的信三郎是很漂亮的，使阿昭一見傾心戀慕起來的那樣漂亮。阿昭想像到那時候的信三郎的姿態了。等到彼此若一天不見面就都不舒服起來的時候，已經是盛暑期中了。次年的秋杪，太郎就生下來了。在這樣狹小的市裏，這樣討厭的消息一刻間就傳遍了。然而阿昭不顧一切的物議，祇靠自己的雙手，把這難關度過去了。

信三郎睡着了後，阿昭一個人精神反燥起來睡不着。祇有今夜，她很悲寂地思念到自己所生的小孩子們來了。最初生的一個是個女孩兒，那時自己祇十九歲，男人方面祇二十

歲。這個女孩兒給男人的父母領了去養，但到三歲多就死了。這個小女兒死時，阿昭還在那個地方，她自己一個人上過那個小女兒的墓來。小女孩兒取名琴江。

其次生的也是個女兒，對手的男人也有妻子，因此兩個人終別離了。這個小兒也由男人那邊領了去養在他家裏。和這個男人別離時，產後的阿昭病了很久。她無論什麼時候都還記念着這個男人。

這是二十四歲的時候生的，到今有六歲了先取名阿君。但後來聽說換了名字。至換的什麼名字，阿昭卻不知道。阿昭很痛愛地正在思戀在信州山中安全地長大的女兒，忽然太郎的臉又浮到眼前來了。

九

近天亮的時候，阿昭剛才睡着，又給信三郎叫醒了。這時候聽見樓下谷媽高聲地在說話。

“不是母親走來了麼？”

信三郎站了起來，望着阿昭的臉，不說話，點了點頭。阿昭態度忙亂起來了。她想不要讓母親上樓來，快快地把自己的東西收拾清楚，往樓下來。

“阿昭！你這個人真荒唐呢！”

秦媽揹着太郎坐在樓下，看見阿昭後蹙着眉頭低聲地說。

“Y樓的女將昨夜裏等你等到過了一點鐘。她想你昨夜該回來的。”

谷媽不說話坐在火盆前，像一點不關心地取出她的長煙筒來。陽光滿滿地由東窗口射進來，使人目感着暈眩。阿昭不敢把眼睛正視那個方向。

“今天一早那個女主人又到家裏來，坐在家裏等着。真對不起她了。”

“我就回來的。你先一刻回去吧。”

阿昭站着一邊想一邊說。

“你說就回也不行了。要和我一路回去的！還能說那個先回那個後回的話麼？”

秦媽說了後身體動也不動。阿昭不說話回到樓上來。換上了衣服的信三郎很擔心地坐在那一邊。阿昭看見他就說，

“你看母親這樣討厭的走了來。我回家去看一下。今天內我總要再見你一次面。”

他倆相對，稍爲思考了一忽，約定今晚上六點鐘前後在淺草橋相會。阿昭把信三郎留在樓上，自己下樓下來。

“你到那邊去後，要自己保重身體，好好地做事。”

谷媽送阿昭走時祇說了這一句話。阿昭想答句回禮的話，但心裏有點難過，終於沉默着和秦媽一同走出來。

“太郎的父親來了是不是？”

走了三丈多路，秦媽開口向阿昭說。阿昭想定是谷媽告訴她的。但她不理她的母親。天空蒼蒼地很晴朗。太陽烈烈地向地上輻射她的光波。

“真是沒得辦法的人！”

秦媽慢慢地走着呢喃地說。阿昭上了電車後一路向揹在秦媽背上的太郎取笑開心，回到家裏來了。

回到自家的屋旁時，看見 Y 樓的女將在門首向外面張望，她看見進了巷口的阿昭母女，就笑着先回屋裏去了。風濕病一天天的厲害，不能做事儘管睡着的秦翁聽見她們兩個回來了也起來坐在火盆前。

“還不是在谷家裏！”

秦媽高聲地說。

“那就安心了。”

秦翁接着說。

“頭髮要梳換一個樣子。”

望着阿昭的後影，Y 樓女將祇說了這一句，她並不表示

惱恨的樣子。她問了問附近梳頭婆的地址，自己出去叫梳頭婆了。

阿昭不理那一個，她走到陽光射得進來的房裏，搬出被褥，就鑽進去。兩天來的睡眠不足和疲勞一齊發出來，阿昭的身體一點不會動了。太郎不知在什麼時候也爬進這房裏來了。阿昭看見他就把他引前來，緊緊地摟抱着。她一面想，把一切丟開到北海道去好呢，還是可以偷出去時就逃到小田原去好呢。她像在夢中煩悶地想了一會，不知不覺進了痛苦的不安定的睡夢中了。

梳頭婆來了。秦媽把阿昭叫起來時，已經過了十二點鐘了。阿昭忍耐着頭暈，勉強地坐在秦媽替她擺好了的鏡臺面前。她望鏡裏，看見Y樓的女將笑着坐在那一邊。

“阿昭像很疲倦了呢。”

Y樓女將從袖裏取出裝有鬚捲的袋子丟給阿昭。掉出來的是松葉色的鬚捲。Y樓女將吩咐阿昭原來的髻要完全拆開，重梳過那種女人常梳的髻。但阿昭不情願。爭論了一忽，Y樓女將無論如何不答應。

那種重髻的頭梳好了後，秦媽背着太郎挾了一個大包袱回來了。她把今日由Y樓女將領來的錢抽出一部分，把急用的衣着從當店裏贖了回來。阿昭對那包東西看也不看一

看，她隻手摸弄梳得不中意的髻。過了一忽，就出來到洗澡堂去。

往洗澡堂去和回來的途中，儘管在凝想的阿昭忽然想到此時是最自由的了。每到轉角的地方，就張開眼睛向四周望望。好幾次停了步不向前走。

“乘這個機會逃去了吧。”

阿昭幾次都這樣想。雖然這樣地繼續着想，還是走向家的那條路，終回到家裏來了。

Y樓女將不在家。秦媽一個人在收拾阿昭的物事，裝進藤籠裏去。裝好了的藤籠，秦翁在幫手用繩網好。琵琶兩個，把胴體折疊好，裝進一個箱子裏。父親再把這箱子放進藤籠裏。秦媽問阿昭動身時穿什麼衣服去。要把牠檢出來，其餘的都塞進一個袋子裏去。

阿昭叫太郎走前來，抱他坐在自己的膝上。一面望着父母替自己打疊行李。她把太郎手中的鹹餅干取來啣在自己的嘴上喂他吃。一面又把太郎緊緊地抱住，緊抱得自己的血脈躍躍地跳動，胸口會作響般的。

弱瘦的蒼白的臉上，今日也一樣給食物的渣屑染污黑了。阿昭再忽忽地措着太郎到外面去買玩物。碰着附近住的女將們，聽着她們歎贊太郎時，阿昭停住足不說話，儘眺望

着遠空。

傍晚時分，向着秦媽做出來的飯菜，阿昭從早餓到此刻才吃飯。才吃完飯，Y樓的女將又來了。她說她的男將明日搭第一次的火車動身，要阿昭今夜裏就到他們旅館裏歇一夜，明天好一同走。阿昭答應了，約她慢一刻就來。女將把藤籠和行李袋載在一輛人力車上。先送到她的旅館裏去了。

十

由新主人那邊最後領來的錢已經用得所存無幾了。阿昭把半額給母親的時候，才想及信三郎，想在剩下來的裏面抽出一部分給他。因為他要回家裏去，衣服太難看了，也得縫一件和舊時所穿來的那樣的衣服。她並且想再去見見信三郎，見了後立即逃到小田原去躲起來，也未常不可。

阿昭粗條紋的綢衣上加上黑上衣。很久沒有打扮這樣討厭的裝束了。她揀樣子雅致一點的外套披上，向父母告了別。已經過了六點了。阿昭有點心急起來。揹着太郎的秦媽送她走出街巷口來。

臨別時阿昭把太郎的手腳在口裏，啣了一會才放下。她的眼眶裏自然而然地湧了眼淚出來。

“明天的火車幾點鐘開，——我要帶太郎到車站去送你呢。”

阿昭聽着母親的聲音，向着那一頭走了。

她走到淺草橋來時，不知是什麼時候了。在約定了的地點不見信三郎的影子。她在多人來往的橋上走來走去，行了二三回，給微寒的風吹着，不知不覺走向電燈明亮的熱鬧的街道上來了。她自己又不便到信三郎寄居的他的親戚家裏去，因為信三郎堅決地不要她到那家裏去，所以從來一趟都沒有到過。

她打算叫那邊的車夫去叫信三郎出來，於是再急急地回到橋上來。她想橫過黑暗的幅寬的馬路，走到那邊有燈光的狹小的側路上去。她橫斜着馬路，放快脚步。這時候對面也有個男人橫斷着馬路向橋邊來。她和他很挨近的走過去。男人披着很長的外套，他停住腳翻過首來看。

“啊呀！小昭！”他叫她。

聽見有人叫“小昭”，阿昭停住足。但她想不出他是什麼人。

“你來東京來了？”

男人的臉上有眼鏡在發光。阿昭定神一看，原來是姓藤的人。當阿昭在小田原的時候，這個人時常由東京來小田原

頑，並且常常叫阿昭。

“啊！好久不見了。”

阿昭走近他身旁，很親熱的行了一個禮。男人的很結實而好看的臉上，浮着微笑。

姓滕的很過細地問阿昭到東京來的緣故，和阿昭並着肩翻向她所取的方向走了二三步。阿昭很得體地把身體不好回到父母這邊來養病的話告知了男人。從在小田原的時候就知道阿昭身體很弱，他很相信阿昭的話，覺得她可憐。

阿昭跟着姓滕的隨便地散着步走。姓滕的告知她現在他還常常到小田原的親戚那邊去。每次去就叫從前相認識的藝妓來一同頑。他又告知她，從前她所住的新菊樓的昔日同僚一個都沒有變更，還是一樣地在那邊工作。阿昭聽見後覺得別的人都沒有什麼變化，祇有自己一身變化得這樣快，不禁感慨起來。自己想到那邊去躲起來的就是這家新菊樓，她又聽見那時候祇十四歲的小姑娘阿君現在成人了，豔名很著。她覺得這些事情都是耐人追憶的。因為這個小姑娘和自己在信州生的小孩子同名，阿昭很痛愛阿君。由那時候起至今，又過了四年了。姓滕的，看去也老了些。但在那時候他祇二十二三歲。

不知不覺走過了麻橋了。兩個人漸漸走到淺草公園的

雷門前來了。男人忽然在電光下看見阿昭梳的頭髮。他笑着說，

“病人怎麼還梳這樣的頭呢？”

“今日故意梳這樣的頭來散散悶的。這樣無聊的事也給你注意到了。”

阿昭很自然地回答了後自己也微笑起來。她自己都覺得自己的頭髮太過於鄉下風了，很不好意思起來。

阿昭給姓滕的男人帶到觀音堂後面的大酒樓裏來了。她望見眼睛不住地流動的女僕歐，有點不好意思。跟着身體高長的姓滕的男人給女僕歐引到一間狹小的房裏來。阿昭走出廊前站着眺望庭園裏掛的，點着火的各色的燈籠。在阿昭，這些燈籠的色像圖畫一樣的美麗。她想自己所到過來的各地方的酒樓庭園裏都沒有裝飾着這樣美麗的燈籠。在闇夜中，這些燈光很沈靜地呈桃色，也含着一種柔婉的美麗的哀傷。阿昭看這種燈色，看得出神了。她覺得當時自己的感情也和這些燈色一樣很沉靜地含着一種美的哀傷。

姓滕的男人用手巾揩着鼻走近她身旁來。一種強烈的花露水的香氣由他的那塊手巾發散出來。阿昭祇覺得有一種青春時的憧憬在心頭閃動。她有點不好意思。過一忽，和那男人走向房裏來。

兩個人對面坐下來時，阿昭一面追憶從前在小田原他叫她那時候的情景，一面凝視着他，覺得他的樣子和以前沒有大差別。知道了他是個東京富豪的兒子，那時候有不少的藝妓爲色和利慾對他費盡籠絡的手段。但他每時都很爽快地頑了後立即回東京去，對她們一點不黏戀。給他這樣的行動激惱了的藝妓們便揣度他在東京定還有極漂亮的相好，羨妬起來。阿昭看見她們的這樣態度，覺得她們都蠢得好笑。姓滕的也曾當阿昭是鄉下的藝妓，有點看不起，阿昭也因他的這樣的態度常常生氣，故有時對他特別地莊重起來不睬他。阿昭正在回憶這些事情，姓滕的忽然說祇兩個人相對坐着太過寂寞了，要去叫個認識的藝妓來。阿昭聽見他的話，嚇了一跳，心裏很不快，但又不便去阻止他。於是阿昭又回想到姓滕的這個人的性質了。他從前就是這樣地不當女人是個人，始終用調戲的態度對待女人們。她覺得這個男子是很可怕的一個人，於是剛才給那些燈色引起的春情又消失了，她像從好夢中醒來，心冰冷冷的。

所叫的藝妓不一刻到來了。是個年約十七八歲肌肉豐腴的女子。男子看見她來即向她調謔，引她笑了。阿昭望着他們說笑，覺得從前在小田原，到自己的妓樓中來的小孩子般的男人和在目前的不見得有什麼差別。

“喂，莫再頑這樣下等的舉動了！快點，快點！”

藝妓喘氣不過來般地高聲說，散開兩腿在掙扎。梳得好好的鬢髻也散亂了。這個年輕的藝妓在嘲罵姓滕的男人。

阿昭夾在他倆間感着痛苦了。但想回去又不便就走，祇好忍耐下去。一個人喝了點酒，醉起來了，把藝妓的琵琶借過來試彈彈許久沒有彈的弦音。應姓滕的男人的希望，彈了幾譜高尚的古曲調。由這些情曲裏面湧出一種哀傷和孤寂來。阿昭忍耐不住快要流眼淚了，忙放下琵琶，不再彈了。那個藝妓聽了後佩服極了。

自己如果年輕時在東京出身，那末到現在也定有相當的地位容易生活了。阿昭一面回憶自己的往昔，一面注意年輕藝妓的舉動。十五歲的時候被賣到鄉間去後，阿昭就知道自己不能再加進都會裏的時髦的藝妓羣中去了。到桐生地方去的時候，從一個長於音樂的老藝妓很專心地學會了許多歌曲。但阿昭又想這些歌曲不論到什麼地方去都沒有多大用處，於是又灰心了。阿昭私下羨慕起這個年輕藝妓的幸運來了。

“現在東京流行那一類的歌曲？”

阿昭無意中忽然問那個年輕的藝妓。她先自謙地說自己的琵琶彈得不好後，像不十分注意地彈了一首當時最流

行的歌曲給阿昭聽。但阿昭不覺得它有什麼奇特。自己彈琵琶叫藝妓和着唱時，阿昭才覺得有點興趣。高興起來。

“回去吧。”姓滕的向阿昭說。

“回去也可以。”

“我不回去喲。”

“客都說要回去了，藝妓還不走麼？那真是笑話。你不要妨礙人家的別的事情啊！”

“曉得了。我太沒有留心了。那末我走吧。”

藝妓向阿昭很恭敬地行了一個禮後，立起來走了。

“攪擾你了，對不起。”

藝妓走後姓滕的向阿昭說。

“你像比從前陰鬱了許多。”

男人像回憶着從前的事向她說。阿昭給他說了後忙自己斟了酒來喝。姓滕的看見阿昭喝酒，喜歡起來，繼續着斟給她喝。

“憂鬱着不說話，對什麼都沒有高興，再不會有從前的興致了。”

阿昭笑着說了。但受了男人的柔情的觸動。胸坎裏像剛才一樣，再流着一種溫柔的美麗的哀傷，儘注視着男子的醉眼，像射出一種熱情，在微動着。

十一

阿昭醒來了擡起頭來看時，黑漆的燈架中點着一盞電燈，向四周輻射着薄暗的光波。看見枕畔的亂雜的衣箱裏堆着自己和姓滕的脫下來的衣服，阿昭連自己都覺得奇異。望了一會衣服後，又偷看了睡在旁邊的男人一眼。姓滕的男人的手巾像丟在附近，昨夜裏所聞見的花露水的香氣漂散在房子裏面。

阿昭輕輕地起了牀，走出室外來，循長廊一直走去。在便所附近的窗戶完全打開了，曙光也射進來了。高高地掛着的弧燈還像在夢中般的浮現着薄暗的燈光。

姓滕的穿着棉長衣由後面追了來。他看見阿昭，像彼此有什麼暗約般相視而笑地走過去。阿昭一個人走到樓下浴室裏來。

昨夜裏她拉着姓滕的到向島的堤岸邊散步。那時候她醉得蹣跚跚跚的，像快要栽倒下來。月的光波滿射在河水上。河的那一岸籠在淺黃色的煙霧裏。燈光浸沒在這個煙霧中，不十分明顯。月的光波也像很銳敏的在他們的路前顫動。

“我給你拖到這裏來了。”

“是的，不錯！是我拖着你喲！”

兩個人這樣地說笑着，就進到這家屋裏來了。

阿昭回到房裏來時，房裏和先刻一樣，薄暗的燈光映着散亂在箱裏的衣服的紅色分外的嬌豔。阿昭覺得昨夜夢中的情緒再在她的胸中蘇甦起來。姓滕的坐在牀上儘吸煙。

“祇一回就算了麼？”

過了一忽，姓滕的望着那一邊向阿昭說笑。但阿昭不理他。由這邊望姓滕的後影，原有的情熱再湧上來，想向男人再施展她的情慾的引誘。但祇一刻間她下了一個決心再不留戀了。她終於沒有走近男人那邊去。下女來替他們打開窗戶時，阿昭的心也自然地覺得沒有意思了。

可是朝餐喝了點酒，阿昭有點醉意了。一直到午飯時分，還和姓滕的歪纏着不動身。當男人下樓下去洗澡時，阿昭才決意把這家旅館的帳算清楚，連等下姓滕的回去時的車費都替開發了。姓滕的洗澡還沒回來，阿昭先離開了這家旅館。今天外面的天氣晴朗，但有風。

在回家的途中，阿昭順便到信三郎寄宿的家裏去看他，想把剩下來的錢都給信三郎和他乾脆地分開手。從薄暗的屏風裏走出一個梳大丸髻的女人來。

“信君今天一早和出來迎他的人一同回水戶去了。”

那個女人說了後，抱着小孩子在屏門旁屈着腰望站在門前的阿昭。

“他昨夜有到什麼地方去沒有？”

“他昨夜裏像是九點前後回來的。不知道他到了什麼地方去。”

門裏有個裝鞋屐的木箱。阿昭喪神地望着木箱上的一盆石蒜花，癡立了一忽後，遂告別了，再在街路上慢慢地走。不知不覺地走到谷媽的門前來了。她看見谷媽的房門靜靜地閉鎖着，裏面像沒有人。她擡起頭來望可紀念的樓上，窗口全浴在日光中，但白色紙屏卻很陰慘地閉着。

阿昭家裏的人們一同爲阿昭的失蹤驚擾起來了。秦媽阿吉都出去了，很留心地分頭向有關係的人家一家家的找阿昭。阿吉走了一處地方再走一處地方，還沒有回來。秦媽走累了才由外邊回來。

“第一就是你不好，愛說無聊的閒話，把她激走了的！”

Y樓的女將顏色都變了在發惱。

“一定是和那個壞男人一同逃走了！一點不會錯！昨天我就覺得她的樣子有點奇怪。因爲她是我從小痛愛養長大的，以爲她總是可靠的女兒，決不至於與她的姆媽爲難。我

看她近來真是碰見邪鬼！——對你主人那邊真不知要怎麼樣說話才好。她真害煞人。”

秦翁祇呆呆地坐在火盆前，仰着臉用煙筒的吸口抵着頰在沉想。蒙着皺皮的喉頭高高地突起來。秦媽對Y樓的女將也覺無法對付了。聽見阿昭沒有到谷媽的家裏去，一同覺得更難追尋她的行蹤了。

恰好這時候阿昭還是和昨夜出去時一樣的裝束回來了。阿昭望見家裏的人們，笑着進屋來。

“啊呀！回來了嚟！”

Y樓女將低聲地說。她睨視了阿昭一忽，就走近來。

“你是不是碰見野神野鬼？到底做了些什麼來？”

女將惱着罵她。

“你真太把人當傻了！我那還有面目對那個主人呢。可以不向人低聲下氣的也要叫人去向別人去討情。你真不知道我如何的氣苦了！你看那個主人本來脾氣很好，今天也發火了。不是因為你白花了一個多禮拜的旅館費用麼？你又不是還年輕，不要再迷戀着男人，將就些丟開手吧！”

“對不住了。昨夜裏無意中碰見了一個熟人。”

“還說什麼有意中無意中呢！”

“真的叫人氣苦了！”

秦媽嘆息着倒了一盅茶給女將。阿昭一看見太郎急抱過來，高高地抱起，不住地儘望着小孩子的臉；她的胸口又像給什麼東西填塞住了，眼淚流出來了。她把太郎的臉抱近來觸着自己的臉，太郎的頰跟着她的眼淚滑倒下來。阿昭把太郎放下來，想取手巾，忽然摸着姓藤的男人的名片和手巾，她就取出那條手巾揩着淚，走到火盆前坐下來。昨夜的花露水的香氣沁進她的鼻孔裏了。

“喂！快點準備動身吧！我要拿條繩子來網住你的腰，拖着你走，不給你再飛出去了。”

阿昭聽着女將說話，把父親倒給她的茶接過來喝。

“走吧！”阿昭立起來時，把荷包裏的錢一個不剩的交給母親。“這是給太郎名下做零用的喲！”

阿昭跟着女將由家裏走出來。

“我帶太郎到車站去好麼！”

“不要來好些。來了反爲多事。”

女將不再留情地回答秦媽。

“到了北海道。阿昭又要迷戀起男人來受罪吧。”

女將一面加圍巾一面笑向阿昭說。

“不找個男人，怎麼能夠活得下去呢！”

阿昭以含着淚的眼睛望着明亮的室外回答女將。走出

街口來時，翻轉頭一看，在轉角的當店前，秦媽背着太郎還癡站在一株梅樹下目送她。

一九二八，五，十日，譯完

不幸的男子

武者小路實篤

一

他在大學快要畢業時，他的一個好友代他介紹了個女人，勸他和那個女人結婚。他最初不當認真，但他的好奇心也因之有點活動，他想把她的像片取來看看也未嘗不好。第二天他的朋友把女人的像片拿來了，面體稍長，細長的身軀，不肥不瘦，風格很好，臉上帶有悲寂的表像。他覺得這女人還不壞。那晚上他爲此發了種種的空想：

他還沒有女性的經驗，但是個在幻慕着女性的人。他年小的時候，父母早死了。雖有一個弟弟，但不很和好，他有時和他的弟弟終日不交談一句。和他弟弟不和睦的一個原因，是他祕密的戀愛了一個女僕，在戀愛的期內不知甚麼時候，

他的弟弟竟和這個女僕生了關係。但他表面當做不知道的樣子，並且覺得弟弟先和這個女僕生關係，自己免得墮落，也未嘗不是一件幸事。但他的弟弟和這個女僕很要好的在說笑的時候，他又免不得傾耳去聽一聽，聽了後又覺自己是很卑鄙。他弟弟比他小兩歲；他是二十五歲，弟弟是二十三歲了。弟弟志望要做一個美術家。他今年可在大學的法科畢業了。

照這個樣子，他家裏算是很不愉快的家庭。他在家裏始終沒有歡樂的顏色，要他笑，算是一件很難的事。除了勸他和那個女人結婚的好友以外，他再沒有可做朋友的朋友了。從前有是有一個朋友，那個朋友進了文科，不知不覺間和他就不通音問了。

勸他和那個女人結婚的好友是和他同進法科的，並且由小孩子的時候一直到現在都是同學，他的成績不很好，但他那個好友常列優等；所以他很尊敬那個好友。

他的姓叫田島。那個好友的姓叫山村。山村介紹給田島的那個女人名叫時子。

二

山村和田島都進學習院。田島的性質很溫馴，但身體不很強健。有一回患了頗重的病，幸得早調醫好了，不致留級。那時山村很替田島的疾病憂慮了不少，田島的病好了後，山村衷心的表示歡喜。由此田島很信用山村了。在田島的病中請假期間內學校中所授的學課，山村都一一再教田島；尤其是英文，更懇切的教給田島。由此田島又更感激山村了。

山村的確是一個很親切的男子，義俠心也很強。誰都尊敬他。但他有一個缺點，就是喜歡玩弄貌美的男孩子。但關於這件事，田島完全不知。田島這個人寧可說是面貌醜陋的男子。他小的時候，父親早死了，受母親的嚴格的撫育，故雖早感覺着性慾的衝動，但性慾裏面的事都沒有知感覺的度過去了。山村和他相反。山村的父親是喜歡嫖的人，外面是個政治家，但家庭裏面是很混亂的。山村十七歲的時候，就有了女性的經驗。

田島二十三歲的時候才曉得山村有嫖癖。當他曉得的時候，曾生種厭鄙之感。但山村不比他人，田島對他的信用還不致失掉。他覺得自己常對良家的女子會動心，若和自

己對良家的女子燃燒着卑褻的慾望的相比較時，還是嫖娼的罪比較輕些。山村雖喜歡嫖，但學問的工夫很做得來。頭腦明晰，判斷力非常之強，在學習院時代，人人都稱讚他有大臣之資格。田島也覺得這種稱讚並非虛言。山村也很會喝酒，但決不會亂他的本性。山村是 Gladstone 崇拜者，他說 Gladstone 這樣一個偉人，對女人也常幹許多不該幹的事。田島對於他這種話半信半疑的。山村雖好嫖；但他想他是一個很靠得住的，對自己有信用的唯一的朋友，由這個朋友的介紹，他終答應和那個女人結婚了。定一個日子，和山村到市村劇場去和那個女人相會，覺得那女人比像片還要美麗。他想這樣美麗的女人真的屬了自己的嗎，他歡喜極了。他還擔心那個女人不會嫌厭自己嗎。到後來，那個女人決定做田島的妻了，田島很感謝山村。山村和田島前後都結了婚，兩對夫妻很要好的時相過從。

山村的嫖癖還沒有改，但從外表看來，山村夫婦像很幸福似的。一年之後，山村有了小孩子了。田島夫妻也像很幸福似的，但他們中間還沒有小孩子。田島很望有個小孩子，但總覺得自己的身體有不能生小孩子的缺點。有一天不給他夫人知道，祕密的跑去給醫生看。看了後，知道自己所疑恐的是的確的事實了。

他結婚前，不曉得自己有這種缺點。現在覺得很對不起他的夫人，並且常常懷疑妻不是對自己感着不滿足嗎。但他沒有把這事向誰說過。

田島由山村的父親的介紹，到某銀行去辦事。山村也在某衙門裏辦公。他們兩個常相往來。田島也會到茶樓酒館去喝酒，但田島決沒有失掉他爲人夫的資格。他自己因爲有不能生育的缺點，很抱悲觀。但他的家庭決不算是幸。每禮拜日他常和他的夫人到戲院去。有時禮拜六下午就一同旅行去，到次日才回來。他想盡他的力量使他的夫人歡樂，以贖他的不能生育的罪。

三

利用新正的假期，田島和他的夫人到鶴沼的妻的別邸去度歲。別邸所在的地點是很寂寞的地方。田島買了一枝護身用的手槍帶了去。到別邸的那晚，有一匹野貓把剛才買來的一尾魚偷搶了去。第二天，那匹野貓又蹲伏在廚房的一隅，時子看見了那貓，就發怒了。那野貓逃到屋頂上去，像嘲笑她的，不轉睛的窺望她而無所驚恐。時子看見了這個樣子，更怒了，用石子去擲牠。但那野貓像知道石子擲不中牠，

還是泰然的並不逃走。時子跑到丈夫那邊去求救了。

“你看多可惡的野貓！牠在輕蔑我。”

“哈，哈，哈！那就用手槍來打死他罷。”

“射得中？”

“射不中，牠也會驚跑了去的。”

“不危險嗎？”

“不要緊，不危險的。”

男子把彈丸裝進手槍裏去，跟着他的妻，由廚房裏面走出外邊來。那個野貓已經不在了。

“沒有貓嗎！”

“早逃走了。狡滑的東西！”

“再來時，告訴我一聲，我打死牠。”

他們倆像小孩子般的，很快樂的笑了。男子回裏面去了。

等了一忽，妻又走到男子那邊來，

“貓又來了啊！”

“在那裏？”

“你走輕些來看。”

他們倆想把他所感的快感誇張的享受一享受，故意裝出幹什麼大事件的樣子，輕手輕足的跑到貓那邊去。貓在牆

上蹲縮做一團。

“在那裏啊？”

“唉，牆後怕沒有人罷。”

妻繞道到牆後看了一眼。

“唉，沒有人，不要緊。”

他故意的裝出滑稽的樣子，很留神的出手槍瞄準那個野貓。他本沒有射得中的自信，他的拚命的瞄準，是想射不中時，引他的夫人嘲笑他。

他放槍了。貓給他射中了，從牆上掉下來。他們倆吃了一驚，一忽兒不會說話。

“你看我槍法多巧。”他茫然的在自誇。他們走前去看貓去了。貓沒有氣力的在悲鳴。貓受傷的部分是在咽喉，肉跟着彈丸裂開來了，血也流出來了。他看見了這樣的慘狀，發了一個冷抖，他的妻也跟着了來。

“你不要看的好。”

“爲什麼？”

“看了心裏不快活。”但是妻還是來看了。貓還沒有死，看見他們來了，再無力逃避了，表示一種悲恨的樣子在哀鳴，目不轉瞬的望他們倆。他們倆也沒有剛才那種勇氣，都在後悔不該有這樣殘酷的舉動。

“你看多可憐。沒有法子救活牠嗎？”

“沒有法了。”

“這是牠捕食鼠兒的責罰。”他望着那匹貓慢慢的死了。
“我以爲射不中，嚇嚇牠的。誰知竟射中了。射不中還好些。”

“沒有法子了。回去罷。”

他們倆回到屋裏來了。過了一個鐘頭，他想那匹貓能夠復活的逃了去就好了。他再跑出去看那匹貓。貓還在同一的地點蹲縮成一堆。牠像沒有支持體重的力量了，身體歪倒在一面，頭也貼伏在地上。牠聽見他的足音，睜開眼望望他，又在悲鳴。他心裏念了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他進去把他看見的情狀告訴他的妻。妻聽見了心裏也不快活。這時候恰好來了一個賣鰻魚的行商，就託了他把那匹貓丟到什麼地方去。第二天他赴海岸的途中，看見水田裏的一隅有匹死貓。嗣後他把那枝手槍收拾起，不再把牠當玩了。

四

以後他們很幸福的度他們的生活。雖然有時候免不了吵嘴，但是祇過了一忽，又和好了。他們和山村常來往，也常時一塊兒到戲院裏去。

田島有時到山村家裏去。若遇着山村不在家時，田島就即刻回來。但是山村到田島家裏遇着田島不在家裏時，他不馬上回去，他常進去和時子談談。關於這件事，田島固然不大歡喜，但也不當有特別的意識的不快。不過時時都有這種疑慮，就是自己不在家裏時，山村就跑了來麼？因此生了一種嫌惡的想像。但他馬上又把這種想像取消。他想山村對女性的要求是很自由的，不見得會向好友的妻着手罷。自己有這種疑慮，反覺得自己太卑劣了。他對妻和好友是過於信用的了。但他心裏還是不舒服。他祇想把這種記憶忘了去。他確也忘記了這種事情的時候多。他在妻和山村的面前，更沒有這種疑慮。

可是近來妻對自己的態度更親切了。由此聯想，覺得山村近來對自己比從前也更殷勤了。但他祇當做是一種因懷疑而生的心理作用。

有一天他回家來，妻很歡喜的迎他，一見面就和他接吻。

“我在等着你回來啊！做了好些菜哩。”

“爲什麼等的這樣急？”

“因爲餓了。”

“傻的！”他們倆都笑了。他很快活的坐在晚飯桌前。他

們叫女僕裝飯一同吃。這時候妻忽然的，

“剛才你沒有回來的時候，山村來了。他等了一會，說問候你就去了。他說禮拜日想一塊兒到劇場去，問你的意思怎麼樣。”

“沒有進來和你談談，就去了嗎？”

“我說你立刻就回來的，請他進來喝喝茶。”

“不知他可進來了？”

“他有事到這近邊，順便來坐坐的。到劇場去嗎？”

“不去！”

“爲什麼？”

“不想去就不去！”

“是的，他說你近來總不到他家裏去。”

“不想去就不去！”

“你們吵了嘴嗎？”

“不，不說！”他很急的心裏不快起來了。看見妻的笑顏，更忍耐不住的惱起來了。他馬上想連碗帶飯的擲打他的妻，他的手在顫動着，但他終於很苦澀的忍耐下去了。

“瞎猜罷！是瞎猜就好了。”他心裏這麼想。他努力的把自己的憤怒鎮靜下去。但他的飯吃不下去了。

“算了！不吃了！快收拾！”他發怒了。女僕誠惶誠恐的把

餐檯收拾了。

“爲什麼？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他急起來，他用力的把房門開了出去後，又用力的把門關了。他手裏拿着帽子，由家裏跳出來。他想，“到什麼地方去呢？”他想不知要怎麼樣才好。他忽然的思念到文科的同學來了。

“我忽然的去會他，他怕會驚駭罷。”他這樣的想着跑到那個朋友家裏去。朋友不在家，他又覺得不會到的好。他一個人到各處走來走去，轉了一轉。

無論是他自己瞎猜，抑或是他自己直覺着這種疑慮是真實的；總之，他想和山村絕交。但他又輕賤有這種瞎猜的自己。結局他想自己不在家時，嚴禁山村到自己家裏來。但是他又覺得這種表示疑惑的手段是醜態。他想了又想，總想把自己的氣平下去。山村怕不敢這個樣子罷。和自己所媒介的人幹出這種事情，不單侮辱朋友和朋友的妻；並且露骨的代表出自己的卑劣。山村不敢這個樣子罷。妻的家人和山村是親戚，自己不在家時，妻請山村進來是應當的，是光明正大的。自己有這樣懷疑，又覺得自己的精神有點變態了。他雖然有這樣的反想，但今天妻的態度是有點奇怪。爲什麼我回到家時不先對我說山村來了呢？爲什麼我今天回來，她特

別喜歡的等待着我呢？因為想到劇場去嗎？恐怕不是罷。她是對我撒嬌，叫我歡喜的。他想來想去，總是不得要領。心裏的不快還是不快，沒有法子。他走來走去，頭腦疲倦起來了。他決意回家了。他打算到家裏後，看看情形，再隨機應變的對付他的妻。

他想如果妻隨便亂做，自己也隨便亂做給她看。他有一回在宴會上曾留心過一個藝妓。那藝妓也像特別的對他表示厚意。他由便所裏出來的時候，那藝妓就走過來倒水給他洗手，並且特拿出她自己的手巾給他揩手。除了妻以外沒有別的女性的經驗的他，想到這個藝妓的殷勤，感着有點歡樂。這個女兒的肌肉極豐滿，天真爛漫的很可愛。她給他一張小名片，他不給他的妻知道，還保存着。後來他在劇場裏遇見了那藝妓，笑着和他行禮。這時候給他的妻看見了，她說，“多可愛的女兒！叫什麼名字？”他在夢中也曾和那個藝妓相會過。他今晚上想起她來了。

五

回到家裏，妻還是用笑顏去迎接他。

“到什麼地方去來？爲什麼事惱到這個樣子？”

他想，妻是假裝沒事的樣子。但他又覺得妻是天真爛漫的。

“你爲什麼今天特別的弄許多菜給我吃？”

“是的，要到劇場去，想你買一個肩轆給我。如果不去，也不要了。”妻說的話給他不少的歡喜。他覺得積在他胸裏的悶塊消溶了一大半了。他一個人很寂寞的微笑着。他真想向妻謝罪，謝對她懷疑的罪。

“啊，買給你。你喜歡的買給你。明晚上同到劇場去。”

“真的，買給我？也到劇場去？”

“去嚟！”

“那謝謝你啊。”妻在歡喜着她的過度的喜悅。

他看見這個樣子，眼睛滿含了眼淚。

“剛才爲什麼惱了？”

“沒有什麼。但是山村那個人，你要注意。那個傢伙，人雖然好，但女人一上了他的當，真不得了的。”

“真的。山村夫人不是時常因爲這件事對我哭訴麼？她說我是很幸福的。”

“是的。那個傢伙還不錯。可惜他的父親還是一樣的父親。他們家裏混亂得不像樣子。他會這個樣子也難怪了。”

他們倆再和好了。那晚上，他夢見那個藝妓。待和她親

近時就罷了。妻很安靜的在睡着。他因為有了這個夢，覺得自己才是醜惡。他把電燈開亮，看妻的睡顏。她像很幸福的在靜睡着。聽她的呼吸也很康健。他覺得妻的睡顏很美麗。他看了一分多鐘，把電燈息了。但他總睡不着。

六

第二天的晚上，田島夫妻同出去買肩轆。他想多叫他的妻歡喜。但妻想要的肩轆的價錢意外的貴。

“價錢真貴呢！”他想揀便宜點的。看了許多種類，但很少合適的。由多數的裏面，到後來揀出了三條。

“買那一條呢？”

“爲什麼不取那一條？”

“價錢不太貴了嗎？”

“不要緊，買那一條罷。”

妻歡喜極了。決定買那條價錢貴的了。他覺得妻有點感動了的樣子。他又覺得妻眼睛裏滿含着眼淚。自己也含着眼淚。他想作算妻真的犯了罪，他也可以饒恕她，但在這樣想着的瞬間，心裏又生了一種不快之感。妻爲什麼因爲這樣微小的事便感激到流淚呢？他再對妻的貞操懷疑了。但他並不

把這個懷疑在臉上表現。他的笑容忽的消滅了。他的臉色也變險惡了。

“快點！”他先跳出店門外去了。他沉默着慢慢的朝向家裏走。妻在後面跟着跑了來。

“多謝你了。”妻這麼說。他快要流淚了。同時又覺得不該把妻看隨便了。兩個人沉默着回到家裏來。回來後，女僕告訴他，他不在時，文科的朋友來了。他覺得錯了機會，很可惜的，但也沒有法子。他想，那朋友還沒有把自己忘記呢。遲幾天訪他罷。但是他那對腳總不情願把他運到文科出身的友人家裏去。禮拜日他到劇場去了。心裏不感着什麼不快。其後也漸把猜疑他的妻的念頭忘了。

七

又過了二三個月了。有一天，妻看見他回來，很喜歡的對他說，

“我這身體像有了小孩子了。”

“沒有這個事罷。”他的臉色非常之難看的回答她。

“這一回的確像真的了。”

“沒有這個事罷。”

“有小孩子你不歡喜嗎？”

“對不住！醫生說，我是不能生育的。我和你結婚前，如果曉得了，我定不會默然的不說出來的。結了婚後，覺得自己不能生小孩子的樣子，才祕密的跑到醫生那邊去，叫他看。幾回想告訴你，但這事情太露骨了，不好說。也怕你聽了，此後終身的不快樂；所以終沒有說出來。我們沒有生小孩子的道理。”

妻聽他說了後，登時變了臉色。

“對不住了。你是個不運的女人。你今生是沒有兒女的，你還是抱達觀罷。”

妻哭起來了。

“也難怪你悲切。但是沒有生小孩子的道理。”

他對妻極抱同情。但看見妻哭得太過了，他又惱起來了。他愈壓抑他的怒氣，愈覺怒不可遏。

“那是非人力所能挽回的，如果你不情願，除離婚外沒有法子。”

妻更哭得厲害了。

“我不願離開你。你不能離開我。”她急速的說。她投到他身前，把他抱着了。

“不能生兒女這件事，你能夠抱達觀想得開，那不離開

也可以。”

妻沒有答話，但愈把他緊緊的抱着。他覺得很傷感。他自己是不想兒女。但聽見“不能生育”的宣告，在女人方面是這樣的難堪的嗎，他真沒有想到。但他現在已經曉得了。他想自己是一個生理的缺憾者了，他覺得裏心的對妻不住。

但他想如果照妻所說的，真的有了身孕時，怎麼好呢？他再陷於深的疑惑了。

“你真的有了身孕麼？”他這句話裏面含着有毒的。

“我想是有了。但你說你不能生育，那就不確罷。但我總覺得是有了孕的。”

“你很歡喜嗎？”

“我是望你替我歡喜。”

“對不住。”

“我呢，也不想有兒女的。”

他覺得妻太堪憐愛了。他想這是因為自己是個生理的不完備者。才會對妻懷疑。

第二天，他由銀行回來。吃了晚飯後，在看着外面寄來的郵件時，妻輕輕的走到旁邊來。

“你真的不會生育嗎！醫生不會錯嗎？”

“那固然不能說醫生所說的都是靠得住。但關於生理上

的事件，醫生所說的事是靠得住的。”

“我無論如何，總覺得懷了孕的樣子。真的不可思議。”

他聽見妻的話，忽然的像發見了一道光明，就是自己能夠生育也未可知。但他又不能不信用醫生所說的話。

“如果事實上真的有了身孕，那就我不能生育的話是靠不住了。但我總覺得自己是不會生小孩子的。”他把由醫生聽來的不能生兒子的理由，一字不改的，統統告訴了他的妻。

“這麼樣的嗎？不是偶然的一時不能生育嗎？”

他的頭惱愈不明瞭了。

“說不定你是偶然的和他人姦通了。如果真的我生了小孩子時，我就安心了，非去把那個醫生嘲笑他一下不可。”

他想這樣的說了，但到頭還是默下去了。這時，他禁不住想起山村的事來了。

“你真的有了身孕嗎？”他更慎重的問他的妻。

“很的確的確的話雖不能說，但……”

“如果真的有了小孩子，不疑你就要疑醫生了。”

他終於這樣的說了。

“疑我？是有被疑的地方？”

“但是我不能生育是定了的事實，你今真的有了小孩

子，那我不能不對你懷疑了。”

“但是醫生說的話不一定靠得住的。你的身體怕在什麼時候恢復了原狀也未可知的。”

“是的，或是這樣也未可知。再叫醫生看一回罷。”

“你不信用我？不見得不會生育罷。你這樣的疑我，太酷了啊！”

“小孩子真的生出來了後再說罷。此刻還不算得的確罷。”

“那固然不錯，但太酷了啊！”

他們倆在談別的話了。

八

第二天他到銀行裏去時，他在思慮什麼事似的。他不能信用妻的真操。但把有了小孩子的話相對照起來，他又相信後者了。同時他又不能不相信醫生的話，並且自己的身體以後並沒有什麼變化。“如果妻是可信用的，又有了小孩子，那我定要笑醫生，跑去嘲笑他。但我做不到，無論如何做不到。”他在沒有人的地方，暗對自己說了後搖搖頭。

他雖然在習慣的整理銀行的事務，但自己並不知道自

已在做些什麼事。上午平安的度過去了。吃了午飯後，再整理事務。到兩點前後，他突然的不舒服起來了。眼睛也暈迷起來了。

“你在呆呆的立着幹什麼？在思念你的夫人嗎？”一個同事的對他說。

“不，……不！”他顏色很苦澀的說。

“想別的女人嗎？”

“有點頭痛。”

“那不行。臉色不很好。回家去不好嗎？”

“那麼這些事情拜託你。我回去了。”

“可以的。你的臉色不很好。保重些。”

“謝謝你。”他以頭痛的名目向同事告辭了出來。他儘他能夠走得來的速度。跑到電車那邊。飛跑上去。下了電車後，也是以同樣的速度，快跑向家去。

他的家離停車場有一里多路。途中要轉三個灣。由第二個轉灣到第三個轉灣處，約有半里多路。他轉了第二個灣，再行過些，望見了一個迎面而來的紳士。他想，那不是山村嗎？在這瞬間，他急的停了脚步，眼也昏了。等到他的氣平復了時，望見那紳士急急的灣到橫街去了。他禁不住趕前去。

“山村！”他大聲的叫。他想山村如果窺伺自己不在家，

就跑到自家裏來時，我定要把我這手裏的手杖打他。

他趕到像山村的人轉灣的地方了。但那條橫街上並不見那個人的影子。不是我認錯了人嗎？抑或是山村看見了我逃去了嗎？結局他當那個人是山村。他逃走了去的。他轉灣到那條橫街上去，向這邊向那邊的走着尋覓了一會，但沒有遇着像山村的人。他決意不再找了，回家去了。但他看見十字路口的公用電話時，他即刻想叫醫生到家裏來看妻是真的有了孕沒有。他想對妻表示，他是決不受人欺騙的。但他沒有勇氣再叫曾經診察過自己的醫生，因為真的妻懷了孕，給那個醫生知道了；那不是妻的姦通露骨的給他曉得了嗎，他不是要暗中恥笑我嗎；這是他無論如何忍受不下去的。嫉妬裏面又加了幾分名譽受傷的感想，心裏愈覺得不快了。他想作算妻犯了姦通罪，也不願給他人曉得。他打電話請了別的醫生來。他叫的是和自己和妻都不認識的婦女科的醫生，請他今天內到他家裏來。那醫生答應過一點鐘後就到他家裏來。他丟了電話機，忙跑向家裏來。他想，醫生來診察了後，若說不是懷孕，那就要笑自己了。但是總希望這個樣子的好。如果診察了的確是有身孕，並且又是山村的兒子，那我決不受欺騙的！山村和妻攪成一團，想來欺侮我；我是決不受欺騙的！我不是個笨蛋！他們的準備還沒有準備好時，

我一定把證據給他們看，想了後，他像惡魔一樣想笑出來了。同時又像小孩子一樣想哭出來了。他希望着醫生說懷孕是假的。他這麼樣想着，同時又想決不受他。

他回到家裏來了。妻接到他，

“今天這樣早就回來了？”

“唉！我不在的時候，誰來了沒有？”

“不，誰都沒有來。”

“我遇着了有一個像山村那個傢伙的人啊！”

“什麼地方？”

“由電車下來半里多路的地方。”

“是？是山村不是山村，沒有認清楚嗎？”

“沒有！他看見我，轉灣到橫街去了，趕前去看他，已經看不見了。”

“爲什麼祇管在望着我的臉？你在疑我幹了什麼事？”

“山村沒有來嗎？”

“沒有來。”

“等一刻醫生要來嘍！”

“身體有什麼不好嗎？”

“來看你的身體的嘍！”

“我的身體沒有什麼不好。”她說了後，態度急的變了。她雖然可以不像受了窮追的鼠般的向貓反嚙；但和受了窮追的鼠也有幾分相像之點。

“你不先和我商量一下。就出人不意的叫醫生來看我，太欺侮人了！我是不給醫生看的！由你去罷。”

“不給醫生看？真的不給醫生看？”

“不給他看！”

“你還是有內疚的地方。”

“真恨煞人！”妻哭着說：“太酷了，太酷了！”

“沒有先和你商量固然是不對，但你也該代我想一想，我是很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就是醫生也靠不住。醫生知道什麼！”

“想敷衍塞責是不行的！”他惱了，他發怒了。把近手的一個飯碗向柱一擲，飯碗粉碎了，他望着冷笑。她的臉色很冷嚴的，

“算了，算了。你見得不當我是一個人！我就回我的母家去！”

“祇管回去！隨意的回去！”

妻默默的出房外去了。他哭了，她也哭了。他的氣憤稍為平復了點時，他叫女僕進來。

“太太出去了嗎？”

“是的，外出去了。”

他自己又打電話到醫生那邊去，辭他不要來。他到這時候，他再不能相信他的妻了，他想妻再不會回來了。由她去，不理她算了。但是過了一忽，他又叫女僕打電話到妻的母家去。他疑妻恐怕是到山村那邊去了。女僕來電話去後，即刻回來了。

“太太說請老爺聽電話去。”

他跑向電話機那邊去了。妻比較平時還要柔和點的說，“剛才說話衝撞了你，對不住了。你如果恕宥我，我立即就回來。醫生那邊明天或後天我自己去叫他看。你如果說不行，就叫他家裏來。你在家裏的時候叫他來。那不是可以嗎？”

他答應了。不一會，妻坐人力車回來了。

“我錯了喲。我的氣平復了時，我曉得我的不對了，我想給醫生看了就沒有事的。但是你太過猜疑我了，不行喲。”

他精神興奮後，疲倦了。想和她和睦下去了。他們倆登時好了。氣也平息了。但他禁不住要說，

“什麼時候叫醫生看？”

“什麼時候都可以。但是醫生若說的確是懷孕時，你是要疑我的。如果這個樣子，我真困難，沒有法子。我自問一點

兒內疚的事情都沒有。很安心的。但……”

“我自己也再叫醫生診察一回。”

“是的，那才對的。要請靠得住的醫生來才好。”

他像完全失掉了氣力的樣子。但他的懷疑還沒有消失。他也有點相信妻的意思。

九

第二天他休息不到銀行去了。請醫生到家裏來了。醫生說自懷孕已來，已經滿三個月以上了。他實在是怕聽醫生這樣說。但他有覺悟了，所以聽見醫生說時，意外的不感什麼痛苦。他和妻送醫生到門口時。妻偷偷的窺他顏色。他看見她偷窺他，但故意當做沒有看見。醫生回去了，兩人默默的回到房裏來，兩方都不願自己先開口。妻那方面想找些圓到的好聽的話來說，但終沒有找到。她祇在準備抵禦快要向自己襲來的暴風。夫默默的回他自己房裏去。他看見妻跟在自己後面，想進房裏。

“不許你進房裏來！”他像裁判官當裁判時一樣的嚴厲的說。

“爲什麼？”

“你自己應當知道的！我要我一個人獨住！”

“你疑着我？”

“是的，疑你！本來相信你，但相信不過！”

“你太酷了！”妻哭了。

“能夠哭儘管哭！但是要到那邊去哭！”

沉默又在繼續着。妻在站着哭，但輕輕的開了門，回她自己的房裏去了。

“啊！”他望後倒下去了。

自有這回事以來，他每晚上都睡不着。他想和妻離婚。但他又想等證據更確實些後再和她離婚。並且也想請醫生診察自己的身體。但他怕起來了，不敢去了。過了兩三天，他結局還是到醫生那邊去，醫生還是斷定他是不能生育的。

“如果有了小孩子，那不是妻的真操是可疑的了嗎？”他想對着醫生說這樣的一句滑稽話來嘲笑自己，但他終沉默的回家裏來。他沒有把這件事登即告訴他的妻。過了兩三日，有一天，妻看見他有歡喜的樣子了。

“你也叫醫生診察下你的身體看看怎麼樣。聽說矢島醫生很不錯。”

“誰說他好的？”

“山村說的罷！”他想這樣的說，但忍下去了。因為他覺

這種諷刺，太下等了。

“我的父親說的。”

“我的身體的事，對你的父親說了嗎？”

“不是的。遇着和他說話時，就跟着問了他那個醫生好。”

“真的你父親這樣的說了嗎？怕不是你的父親罷。”說了後，同時又想說，“不是你的父親說的罷。是你的兒子的父親說的罷。”他想到這裏，他惱起來了。

“我早叫醫生看了！我曉得你是和別人姦通了的！我在想和你離婚的！”

妻急的哭出聲來了。

“快把真情說出來！你的對手是山村罷！我竟不知道山村是這麼樣可怕的人，完全是我的失策。最少，我過信用你，也是我的錯處。我竟不曉得在這世界裏，無論那一個都信用不得的！我祇有一個弟弟？他奪了我喜歡的女人。我祇有一個朋友，他奪了我的妻。我祇有一個女人，她奪了我的朋友。我是一個人的！你還是到山村那邊去的好。”他連哭都哭不出來了。

“你說的什麼！”

“我說的會錯嗎？你還是出去的好！”

“我是愛你的，你趕我出去，不如把我殺了好。”妻緊緊的纏着他的丈夫。丈夫把她推開了。

“愛我？精神上或者是在愛着。但我是個人類！你是不能相信的！‘我是愛你的，但我代山村生小孩子。’你是不能相信的！”他終哭了。

“對不住了！對不住了！”

“是真的了！是嗎？”

妻不答話的哭着，像萎縮了的哭着。

他想推開她，但沒有力了。他想說“赦你，”但也沒有力了，他厭惡他的生存了。他想殺死山村。同時又想恕宥他們。他的手觸着妻的肩膀了，但不是爲要推倒她，是像想把她牽引近來。但終於把妻推倒了。他把掉落在地面的錢袋拾起，用力的把房門推開。出去後又用力的把門關轉去。他馬上跑出外邊去了。

十

他無目的的在各處轉了一回。妻和山村的關係全不離攔他的頭腦。他不知要怎麼樣才好。他現在不能不認他所懷疑的是事實的了。對妻的不貞，是做丈夫的最難堪的事，田

島的妻未做田島的妻以前和山村是認識了的。他們的關係不單相認識。但他兩個決不是相愛。最少，山村並不愛田島的妻，不過他發揮他固有的性癖罷了。時子初識山村時，原是個處女，曾對山村抵抗。但愈抵抗，山村對她的要求愈堅執。但她並不見得討厭山村。山村對她爲贖罪起見，想代她覓一個好丈夫，所以終欺瞞了他的好友。但他心裏並不覺得羞恥。心裏雖有點不好意思，但他早已意識了的。他由小孩子的時候，對那方面的良心早消失了。他由小的時候就看慣了他的父親吃醉酒時，不論是藝妓，不論是女僕，不論是人妻，沒有區別的要下手。他和他的父親爭奪過一個女人，生出來的小孩子，竟不知是他的父親的子，還是他的父親的孫了。但是他對田島的妻算特別些，一兩年中不敢想下手。到後來，漸漸的發出本性來了。女人對他也沒抵抗力了。最少，女人嫁田島以後，沒有愛山村；並且當他是一個可怕的人，但是在生理上，她是變爲山村的了。對他的抵抗力也弱了。或者是由想生育的本能，對她的丈夫不感滿足的緣故也未可知。但關於這點，誰能知道？

雖想把事件當做是簡單的天真的發生出來的；但牠的結果不能談笑中，把牠簡單的天真的收拾起來。若田島是能生育的人，他會把山村的兒子做自己的兒子而愛他了。能這

樣子，在田島也是幸福的。並且田島之妻也怕會當那個兒子是田島的兒子了。雖然不合理，在田島之妻也可以說是幸福。但是田島想當它是自己的兒子而不能。他雖沒有全然當他是山村的兒子，並且他還很愛重的保持着一縷的希望；但他意識到那件事時，不能不把他否定了。他一個人在市裏走了一轉，他看見許多人在街上走，在勞動，但他一個人像思索着什麼事，在沒有人的世界裏行走。垂着頭所思索的是什麼東西，他自己一點都不曉得。悔恨的，憤惱的像要發狂了。“殺，殺去！”他忽然又發出這樣的思想。

他想怒號，想狂哭。但他很羞怯的不敢幹。他志氣太薄弱了。他走了許多路。等到他留神到自己時，畢竟想到什麼地方去，自己全不知道。什麼地方都不想去。家裏更不想回去。

他真想哭了。世界中祇我一個人。作算自己死了，沒有人爲我哭的，祇有笑我的罷。自己雖然苦悶着，沒有一個人對我抱同情，祇當我是一個蠢奴罷。他一時想到娼樓去玩，但他曉得他自己荷包裏沒有充分的金錢。

他這時候，想到文科出身的朋友來了。他想及日前拜訪他後，賺了他的來訪，還沒有會到。他想去訪問他了。不見得一定在家罷。他若不在家，還是不去訪的好。這樣子的，用他

紛亂了的頭腦亂思索一陣。

文科出身的朋友在家裏，很歡喜他的來訪。

“來得很好，前幾天失接了。”

“我才是失接了。”他說了後，覺得自己來得好。

兩人到房裏了。

“好久沒有相會了。”

“好久沒有相會了。差不多兩年沒有見了罷。”

“事情很忙嗎？”

“沒有什麼。近來還常常請假。”

“身體不好嗎？”

“不，身體沒有什麼。不過無聊得很。”

“請假慣了時，以後更會不想去了的。但沒有病就好了。”

“你還是一樣的元氣活潑呢。嫂夫人也平安嗎？”

“謝你，平安的。尊夫人呢？”

“平安。”

“還沒生小孩子嗎？”

“像有了小孩子的樣子。”

“那恭喜你了。”

“你家裏呢？”

“我嗎？還沒有，還沒有。妻的身體也有點不好。並且我也不很想有小孩子。所以沒有管她。她的病的全愈，怕不很容易。”

田島想還是不來的好了。他表示不快的顏色，不說話了。他努力想把快活的樣子給朋友看，但終沒有效力。

“你的臉色不很好。”

“因為今天聽了不快活的話。”

“怎麼樣的話？”

“你是，不識得的。是我朋友家庭裏的事情。”

“什麼事情？”

“他來和我商量。但我又不知道要怎麼樣的辦法才好。就是因為他的夫人和他的好友生了關係。”

“這是常有的事。”

“在世間像這樣的事雖多。但是當身的人。他不能當做平常的事看過去罷。”

“那當然的。真堪同情的事情。”

“你是不認得那個人，同情心還不夠。”

“那也有道理。對不認得的人的事情，一一也抱同情，那就無可限量了。就是對認得的人抱同情，實際上也無裨益的。到底怎麼樣的事情？”

“這種話不要說罷。”

“那說亦不要緊。”

“總之，那個夫人生的兒子不是她的丈夫的兒子就是了。”

“怎麼曉得了呢？”

“丈夫不在家時幹出來的事。”田島像恨恨的憤怒的說。

“那太可惡的人了。”

“那一個？”

“兩方都是。”

“在你，想勸他離婚嗎？”

“事情不詳悉，不敢說。事情的確嗎？”

“像的確的。”

“有充分的證據嗎？”

“大概有的。”

“那麼危險。但不是夫妻本人，不能決定牠可不可離婚。那個所謂好友的，是你的朋友和他的夫人結婚後，才認識的嗎？”

“結婚前就認識的。但結婚前像沒有生關係。”

“那靠不住。”

“但是朋友的夫人是由那個好友介紹的。”

“那麼罪又重一點。但是像那種人，把和自己生了關係的女人介紹給朋友也許有的事。”

“也說不定。”

“你滿額都是汗嚟。身體不很舒服嗎？”

“不，在你怎麼想法？離婚可以嗎？”

“勸人離婚是很不妥當的事。做丈夫的人能夠恕他的妻子，那可以不離婚。若不能恕他的妻子。那沒法子，祇好離婚了。”

“但那女人說，如果離婚，她就死，並且祇在哭着。”田島說了後，也哭出來了。“認真說，他們是做不到的。因為做丈夫的對他的妻還有點眷戀。”

“那可憐的令人同情！”

“如果是你怎麼樣呢？”

“我嗎？我和你們的本職上就不同，所以道德觀也有點不同。做丈夫的要把妻的心詳詳細細問一問。如果對妻有同情，那就饒恕她也不要緊。因為這種罪惡是由偶然間一時的動心做出來的也未可知。不要把她當作重罪看好些。但我不認識那個女人，不能說什麼。如果我的妻幹了這種事時，我想我會恕她的。一時的氣惱起來，把她趕出去也說不定；但她對我謝了罪，我想我一定饒恕她的。我覺得自己是個奇怪

的人，有把一切事情同時思索的性質。常常看穿到將來又將來去，覺得很可怕。但不是這個樣子，單靠瞬間的思索，也很危險的。生理上像漸次的會把我們的目眩迷着。不過一刻工夫就過了的，若在這瞬間失了自制力，對手方面又不以羞恥爲羞恥時；那實在是危險的。這並不是強制我們非愛那個女人不行。但是所以我說，對你的朋友並不是不抱同情，不過我禁不住希望他不要把女人的罪太看重了，誤了他的一生。這也是看女人的性質如何，如果從前生了關係的女人，對那個男子，沒有抵抗力是當然的。所以我說，我雖不十分知道，已經發生出來了的事，沒有法了。我所說的是第三者說的話。在本人一定十分難堪的事，怕要發狂的樣子罷。你爲什麼這個樣子？你的身體不好嗎？”

“不，不要緊。沒有什麼。有點暈眩。現在什麼時候了？”

“四點半了。”

“是的，那麼對不起，我回去了。我會再來。”

“是嗎？再玩一忽不好嗎？”

“但是我要回去。”

“就在這裏休息一會不好嗎？臉色不很好啊。吃點葡萄酒怎麼樣？”

“謝謝你。那麼給點我。”

十一

沒有多久，田島又在市裏走來走去。他想旅行去。他就想這麼樣糟塌他自己的身子。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很危險。他又有想把死來恐嚇他們的意思。一方又想不找點事體來幹，不能挽救自己的頹唐的身體。他不想回家去。他跑到東京停車場去了。到橫濱去看看，身體狀態或能恢復點也未可知。他在傍晚時分，由外國人居住地行到海岸碼頭上來，他看了海。寒風在吹着。他默默的俯瞰着海，過了二三十秒鐘。

他有給海底吸引了去的感慨。能夠死了去，一切都可以忘掉，他是這麼想。但是他還不想死。他再蹣跚着開始走路。肚裏餓了，到什麼地方歇息去呢？他二三年前和一個友人到橫濱來時，在本牧海岸吃了午飯。那個旅館是一個曖昧的旅館。他現在想到那邊去。他檢視錢包，旅宿費像夠的樣子。

第二天他打電報到家裏去，叫家裏寄錢來，他旅行了四五天。錢用完了，回到家裏來，他想對一切的事情無感覺的度過去。由旅行回來，他叫他的妻來對她說：

“我是不能信用你的了。你要在我家裏住。就住也可以。但我不能像從前一樣的愛你了。我的愛或有一天把回給你。

但什麼時候能夠把回給你，卻不曉得。你如果不服我所說的，那就請你立刻離開這裏。”

這裏要補說兩句，田島的岳母是妻的後母。妻是先母的女兒。

妻的樣子很堅冷的，臉色蒼白，看得出來的瘦削了。她那腹部愈覺得大了。

“就這個樣子。你就下去罷。”

他住的家有樓的。妻默不說話的下去了。嗣後他常不在家裏歇宿。

過了沒有好久，“田島娶了妻”的風聲在朋友們裏面變成一種笑談了。

“田島？不是真的罷？”朋友們都這樣說。但田島娶妻還是真的事實。

田島到底總覺得妻的不真是種恨事。因為想消除這種恨，所以娶了妻。妻是十六七歲的天真爛漫的女兒，還是個處女。最少他相信她是個處女。妻的名叫阿昭。

但是他有了妻後，心地愈不能安靜。在妻家裏的時候，掛慮着自己的本屋。在本屋時，又掛慮着妻住的家。阿昭和出入的人說些話，他都很耽心的。

十二

他多在妾住的家裏歇宿。

在妾住的家裏的一晚，夢見他的妻。

妻像從睡中起來，頭髮紛亂的，蒼白的臉色，愈見得蒼白；坐在他的枕旁，嗚咽的哭着。

“快些來！不快些來時，我怕不能見你了。我祇想見你的一面。請你快些來。”他覺得妻這樣的對他說了的。

“我即刻去。”他說了。

“請快些來！”妻說了後，哭着回去了，他想跟着她趕去，就醒了。他發了一身汗，才知道是夢。但這夢太明瞭了，他不敢當牠是單一個夢。萬一有了什麼，……他想着，發了一個冷抖。他想不能不馬上回去。但他又怕離睡牀的煩難，由溫暖的被窩裏起來，要換穿衣服，三更半夜的跑回本屋去，是很不容易的事。是夢！不過是夢！他想仍舊的睡下去。但是夢中答應了妻“去的，”對妻的靈魂說了去的，就不能不去。祇是個夢！不，不見得祇是夢罷！妻死這件事，他不敢否定牠是不可能的。他心裏覺得妻是在等着自己，自己不能不去一趟。但是待要起來時，又覺得是一個夢，不要緊。那時候已經

打兩點鐘了。此刻去是煩難不容易的事。此時他覺得外面下雨的樣子。妻怕是想自殺也說不定。如果不去，到後來怕後悔不及。他想自己是對妻發了誓的，無論如何不能不走一趟。

他決意了，輕輕的把電燈開亮。睡在他旁邊的阿昭像一點事都不覺得，靜靜的在發鼾音。他輕的換上了衣服。他不想噪醒那一個，由後面的小門出去，靜靜的把門打開。雨滴很柔緩的降下來。他穿了高齒屐，拿把雨傘出去，把後門和舊時一樣的關好。他能夠走這麼快，就走這麼快。他籌想及了，通過警察站崗前頭時，說是家裏有人發了急病，請醫生去的。他急急的走。他想能夠趕得及就好了。但他又想這不過是個夢嗎！同時又覺得妻未死前，趕得及就好些。他想若不能制阻住她的自殺，又如何呢？他又想如果已經吃了毒藥下去，去到時，已是奄奄一息了，又如何呢？真的到這個時候，他想握着她的手，告訴她，自己還在愛她的。他不管脚下躑起許多滯泥，急急的跑。

他走了兩里多路，立在自己的家門首來了。屋的附近很寂靜的。祇遠遠的聽見有犬吠的聲音。他的胸頭震動着。由門隙窺視裏面，一點都看不見。又傾耳到門上去，什麼也聽不見。裏面像睡熟了的。他想，還是不過一個夢。他想回去了。

但是他又懷疑這沉默之中，不是有什麼變故在發生着麼？或是已經發生了麼？他把側門盡力的推，但推不開。敲了門，也沒有回答。

他想回去了。但他還是擔心着，並且對他的妻想表示他特意來的厚意。他再敲了門，但他怕噪醒了附近睡熟了的人，不敢重重的敲門。他決意，若裏面再沒有回答時，他就爬牆進去。但是他的身體沒有以前一樣的力氣了。他的手想攀扶門的上部，但溼透了，手滑下來了。他再敲了門。

“回來了啊！”他大聲的說。但還沒回答。他發怒了。

“噯！”他在怒號。像聽見了裏面有微微的答應。又聽見開門的聲音。裏面的光也看見了。女僕開了側門，看見他，

“老爺嗎？”說了後，再看看他的後面，又說，

“果然是老爺回來了。”

他默默的進裏面去了。妻走出廚房側門口來，看着他微笑。他也微笑了。妻穿着寢衣出來。妻的態度及裝束和他夢中所見的完全不同。他想她還是活着就好了。但他禁不住注意到她的高高的凸起的腹部。但他當作沒有留意似的。

“這個時候還回來，有什麼事？”

“夢見了你的事。”他不遲疑的這樣的說了。妻的臉上表示歡迎的樣子。

“你夢見什麼夢？”

他默然的。但女僕退下去後，

“夢見你催我快點回來。”

“是？這樣的就回來了？帶雨的回來？”妻含着眼淚說。

他也含着眼淚。他這時不能不恨山村了。但次的瞬間，他又想妻是委給山村的人，他努力把不快之感避開。

“你像意外的旺健的樣子。”

“我不死的，我想過了兩三年，你的心會轉過來愛我。我在等着的。”

“我就要回去的。”

“爲什麼？”

“我沒有對她們說來這裏的。那邊有夜盜跑進去時，就不好了。因爲夢見你，怕你等着我，所以不告訴她們，來了的。”

“你又要去？太辛苦了。”

“身體要留心。不要病了。我以後漸漸的會把過去的事忘了去也未可知。”

“你的身體也要……”

“我決不因爲這樣的事糟塌我的身體。這世界中，什麼奇怪的事情都有的，但他們還是活着。”

“真的。”

“也有許多幸福的人。但……明早上再回來。她們醒來時，驚慌起來不大好。”

“那麼我不留你了。”

妻又送他出雨中去了。他想他們是奇怪的夫妻。他真想嘲笑自己，但說嘲笑寧可說是想哭了。他忽然又惱起來了。但祇一刻又覺得自己無聊可憐。

他想妾怕是醒了，不見自己，驚慌起來，把女僕叫醒，兩個人驚鬧着罷。他又趕緊的走去。途中給犬吠得很厲害。但到家裏時，家裏還是寂靜的。他打開廚房後門，開亮電燈，又把後門閉上，回寢室裏去，妾還在熟睡。

他想她太脫落了，但又想自己怕比較一般人過於神經質的也未可知。

他在寢牀裏聽見時鐘打四點五點。但過了後，不知什麼時候睡下去了。

他九點多鐘醒來了。她們也起來了。

“睡蟲！昨晚上發生了變喲！”

“什麼？”

“家裏的一把雨傘溼透了。高齒屐也滿塗了泥。”

“那不得了，連我的衣服都滿沾了泥垢。”

“夜間到什麼地方去來？”

“出去散步來。”

“下雨中？”

“是的。”

“你這個人真可笑。完全像夜盜般的。”

“夜盜穿高齒屐嗎？還是我出去後，又回來這麼久的時間內一點都不知道的你們才是脫落好笑喲。”

“我一點都不知道。”女人朗然的笑着說。

十三

由是約過了一個月了。

他的氣平復了好幾分。銀行那邊也辭了職，固然自己討厭不想去，並且那職務是山村的父親介紹的更覺得不快。他在自己家裏的樓上住。

由窗口望見單瓣櫻花散落了。他看天氣很好，由窗口向外眺望一切都有春般的長開的樣子。稍為遠一點的道路，也望得見。一切都被着春的明媚的衣服。小孩子們很歡樂的在玩耍，他無意識的看了後，又看櫻花。他覺得很久沒有看櫻花的樣子，平時他覺得說櫻花美麗，總有點俗氣的樣子，但

現在看映着日光滿開的櫻花，覺得非常美麗。他稍爲看了一下，馬上又厭起來了。他爲排除他的無聊起見。想從抽屜裏把千里鏡取出來。但在裏面，他沒找到千里鏡；他祇發見了他的手槍。他把手槍取出來看了一眼，同時他覺得他看了預兆不好的東西。他想着射殺貓的時候的事情了。他想與其說是不快的回想，不如說是快樂的回想，但也不見得有強度的感觸。他把那手槍檢視了一會，知道彈丸沒有裝進去，他把牠指着額，佯裝自殺的樣子。他想照這個樣子做下去，一切都可算完結了。他輕輕的微笑着，但微笑終變成苦笑。他想兩個月前，若看見了這個手槍，想自殺也未可知。那麼，現在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了罷，早半變成骷髏了罷。他想到這種決絕的事，自己的死狀很醜惡的幻現出來。他馬上思索到別的事情去了。他又覺得人類是到什麼時候都能生存的。他一邊摸玩着手槍，一邊由窗口向外眺望。他想人生若沒有什麼苦勞，身體又強健，那麼人類是很脫落的，很幸福的，自己還是達觀些。不要再多思慮了罷。過去的事情還在煩苦的思索，他覺得未免太呆氣了。

此時他聽見了下面的小孩子的哭聲。他傾耳靜聽了一忽，像有誰來了的樣子。小孩子更哭得厲害，他的臉暗晦起來了。到底帶了小孩子來的是誰？攪亂我的平和的心境的又

是誰？他重重的按了呼鈴。聽見了答應後，不一刻，十三四歲的可愛的小女僕上來了。

“有什麼事？”

“有誰來了？帶小孩子來的。”

“上村的太太來了。”

“是嗎？常常來嗎？”

“不，不很常來。”

“那麼曉得了。沒有事。”

小女僕下去了。這樣的好天氣，她又想到什麼地方去玩罷。他也覺得她太可憐了。但是他想妻的堂姊爲什麼事來呢。他聽見下面女僕哄嬰兒的聲音，不一刻，嬰兒不哭了。

“把牛乳給了他吃嗎。”他這樣的想。但他的心境再不能靜心了。

自己的妻在懷孕，但是那個嬰兒並不是自己的兒子，想說是九十九分，但百分足不是自己的小孩子。他本想再思索那件事，但此刻禁不住不思索了。他想到外邊去，走下樓來。此時他約略聽見她們在談論關於小孩子的事。他停了足，終於偷聽她們的談話了。

“小孩子不生下來，不曉得他可愛的。不過覺得不能不把他珍重。但看他生出來後，真有說不出來的可愛。到底非

自己有了小孩子的人，決不知道那種可愛的。”

“都是這麼樣的說。但如何的可愛，我總想像不出來。”妻在這樣的說。

他好像聽見了不該聽的話，他覺得他的身體僵住了。他略把不快的心境平復後，就想向外出。給女僕看見了。

“出外邊去嗎？”

“去散散步。”

“今天回不回來？”

“說不定。”他無興氣的說着離了家。他想，到什麼地方去呢？他沒有可去的地方。他跑向妻的住家去。其實今天早上還在妻的住家的。他今早出去的時候，對妻說，明天再來，所以他有點不願去。但是此外沒有可去的地方。他想到今早妻的惜別的情形來了。那麼，到她那裏去時，她一定很歡樂的。他覺得妻住的家不像自己的家了。妻和自己近來本別無衝突，但總覺得合攏不來的樣子。不單是完全不見笑容，就連談話也格外的忌避起來了。彼此都想把要說的話，格外的愈減少愈好。妻也覺得她太多離開家裏，因此禁不住要抱反感；因為自己有了歸處，所以不敢說不平的話。但是她的樣子，總表示有幾分“隨你自由的幹去”的意思。兩人相對向的時候，也常常經驗過一種厭鄙的沉默。他相信世界裏祇有個妻，能

使我笑，和我快活的談話，她坐在旁邊時，對我表示歡樂。所以他有點感着不快的時候，就跑到妾那邊去，這是他的習慣了。所以今又跑了去。他默然的跑進去了。女僕也不在。年輕的妾在房裏午睡。他輕輕的向她接了吻，他想妾定會把笑顏給自己看。他又想妾是知道自己來的。

妾急睜開了眼。

“是你嗎？你來了嗎？”妾說了。

“你以為不是我嗎？你當是那一個來了嗎？”

他惱着打抖了。他想，這個女人也變了自己以外的男子的人了。

“爲什麼這樣的惱了？”

“不是我，那誰來了，你才笑給他看？”

“你說的話我不懂。”

“我太信用你了！”

“說些什麼？”

“你祇是想賺我的錢的！”

“你說的話，我一點都不懂。”

“你當是誰來了？”

“我以為是女僕回來了。”

“那麼你閉着眼睛笑嗎？”

“我並沒有笑。”

“掩飾是不中用的！”

“我有什麼事要掩飾的？”

“是嗎！”

“你惱的是什麼事，一點都不明白。”

“想欺騙我是不行的！”他這樣的說着，盡力的把門開了。向外出去了。出去後，又盡力的把後門關起。他惱着再在各方走來走去。

他不很明白女人說的話的意思。但他想女人是有了情夫的，像把自己誤作情夫了。

他想，怕是自己的瞎猜罷。他又想，怕是自己病的瞎猜太甚了罷。但他總覺得自己太給那個女人當傻了。他走出外邊來了，但不曉得要到什麼地方去。他想太急的發怒，發得過火了，把事情的真相再查一查才好的。但他沒有回去的勇氣了。他很昏亂的不知所可。也不想回家去。也不想到什麼地方去。步行着也太煩苦了。並且沒有帶錢包來。

過了約三十分鐘後，他歪跌着，忽然的到文科出身的住家前來了。快要走過時，他想去會會那個朋友。他到回去訪問他。

十四

朋友很歡喜的迎接他。但覺得總有點拘泥不滿意的樣子。

“瘦了呢！我想你是很壯健的。”友人稍微有點帶着刺笑的說。

“是，爲什麼？……”

“聽說你娶了妾，我當是假的。但是，……”

“真的嚟。”

“真的嗎？把我駭倒了！人做的事不是由人的外表看得出來的。我想你娶了妾，反耐不住苦勞，心境不安靜，所以瘦了罷。”友人說笑般的，但也用他的不滿意的口吻說。

“我想變好我的心地，把身體養豐厚些，才娶妾的。但還是沒有效力。”

“你這個人完全變了。你本來看見別人娶妾，是很憤怒的。那時候，人對你說，現在雖說這種話，但將來你也怕會有娶妾的時候。你聽了如何的憤慨！時代真的容易變化的。”

“你是對事情一點都不曉得的人。你的家庭是幸福的。但我不是幸福的人。”

“你的話或不錯。但以爲娶了妾，家庭就會變成幸福，那是你想錯了的。”

“那當然。但我因爲家庭不幸才娶妾的。”

“但你還不知道娶了妾，會更增加家庭的不幸。”

“你對事情是一點都不曉得的。”

友忽然望了他的臉，想說什麼似的；但又默下去了。他換一換話頭。

“你的朋友怎麼樣了？”

“也和我一樣的娶了妾。”

“沒有離婚嗎？”

“沒有。他因爲怕把對手的男人的行爲太認真追求了，他心裏反不舒服。”

“像那個人娶妾，是不得已的事。”

“我說的那個友人就是我喲。”

“你不是沒有離開你的家嗎？”

“沒有。我的身體是有一種祕密的。醫生說，我是不能生育的人。但我的妻懷了孕已經五六個月了。這個事情你不要對別人說。妻的不貞，我不願給外邊的人知道，因爲給外邊的人知道了，做丈夫的名譽也不好聽。”

“但是做醫生的人說的話不定靠得住罷。”

“是的。我比你先懷疑過來。但以前我對妻的靠不住的樣子，也懷疑過來。你還不知妻有了小孩子以前半年，我早不能信用我的妻了。是你，我才對你說。我也不能信用山村了。對妻的真操不能不懷疑，算是做丈夫的最痛苦的事罷。但是還有更痛苦的，就是妻竟替他人生了小孩子。這種痛苦的情形，你怕不曉得罷。如果不知道羞恥的人，我早自己把家庭裏所發生的事情對大眾宣佈了。我覺得我的生存，已經是很費力的一種勞動。我是無家庭了的。原來沒有家庭還好些。現在我失了歡樂和安心了。自己的妻給自己的唯一的朋友侮辱了，還默然的生存；知道的人，怕都以爲奇異罷。但我是不能願把事情鬧翻了。我不能願把妻的不貞給世人知道，並且不能願給人說給我休了去。她的母家有了嫂嫂，母親又是後母，兄弟姊妹也太多，所以她不能願回母家去。我再不想說什麼，祇娶個妾，是因為想把自己的心境變換一下，在這世間生存着混過去。因為自己就犧牲了一個女人，在道德上怕不很好。但那個女人不做我的妾，也要做他人的妾的。因為做了我的妾，便說她會更不幸，恐怕說不過去罷。我知道友人都在笑我娶妾，我娶妾的事不知道給誰先發覺了。給人家笑還好些，給人家同情就太難堪了。但我祇想把我的苦衷單對你說，因為我信你是能了解我的苦衷的人。我

時常也發厭世的思想。”

“那怪不得，但死是不行的。無論娶多少妾，還是活着的好。我是信用你的，我想你定是有什麼原因才娶妾。但是我竟不知道你這樣的受着痛苦。但單爲女性的事情，算不得是整個的人生。因爲他人一時的衝動而死的是太呆氣了。死是不行的！”

“不會死喲。人類不是這樣簡單的能死去的。心裏雖然想死，但很不容易實行，所以請你安心。但你說單女人的事不算得是整個的人生，這是真的嗎？我覺得我們生在這世上，妻的不貞，可以說是致命傷。如果這世界自進的對我們有什麼特別的作用，那又當作別論。你的事業也當作別論。但像我們這類人，爲誰辛苦呢？可以說全爲妻子。妻子就是我們的一切。一班的人失了這種一切，再能夠活的很少。其不能生存，也是當然的道理。況且我是所謂不知辛苦的做少爺們長成的，今失了家庭再沒有走路了。出家嗎？做和尚嗎？也常有這種思想，但沒有勇氣。結局還是除了回不快意的家裏去外，再無方法。那麼你定會想，恕宥妻犯的罪不好嗎。最少，我是想把妻做的事忘掉的，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忘掉。也想把自己再做偉大些，但是自己沒有這種力了。祇能努力的把不快的事由我思想裏除去。每天就這樣的過日子。我想找一個弱者

的迷路，所以娶了妾。自己也未嘗不覺得自己可憐。雖是天真爛漫的女人，但她祇爲金錢和我結合。自己不在的時候，還是耽心的，別不能說是幸福。我想把生活安靜，想在自己的家裏安靜的住下去。”他這樣子的說了。

開晚飯的時候了。他想告辭出去，但出去也沒有別的可去的地方，就在朋友家裏吃了晚飯。

談來談去，氣平復了點了。到八點鐘，還在朋友家裏。但他又覺得不該攪擾友人太久了。

“我再來。對不住了，幸得和你談談，我的氣安靜得多了。”

“今晚上的月色很好，我們一路出去走一走罷。”

兩個人走了出來。

“你到什麼地方去？”行出門口。友問他。

“什麼地方都可以。”

“回家嗎？”

“回不回還說不定。”

“我看你要一二年的忍耐辛苦罷。”

他沒有話說。

“死是不行的喲！”友說笑般的說了。但話裏含有愛的。

“謝你。不會死的。我也常常想，死了不好些嗎。但我是

很怯懦的。”

“是的，你是很怯懦的。但生存着，怕還有有趣快活的事。”

“你怕有的。但我們的事務裏面，是沒有有趣快活的事的。”

“無論什麼事都不見得很有趣，很快活。”

“但是，平和過日子的人和勞動的努力不虛費的人就好了。”

“那不能這樣說的。你還是有能夠使你娛樂的人。”

“我如果是聖人就好了。但是我不想做聖人。”他意識的笑了一笑。

“真好月色。”

“看夜間的櫻花去嗎？還是櫻花好看。”

“那麼我們去。”

過了一會。

“還是一樣的，我總覺得有點悲寂。”他說了後，停了足。

“人們會有此種感想罷。人類的生存是不可思議的。人們都是脫落的活着，看世間像夢般的。到死的時候，才認識真的世界。留心的觀察這個世界。像虛偽的世界般的。”

“有時也有這種感想。”

“我是常有這種感想。並且希望能夠這個樣子。但事實上不能照我們所想的。那麼我去了。我的妻可憐是可憐的……”

“常常過來耍。”

“謝你。”

“死是不行的喲！”

“你放心。”

兩人微笑着分了手。友走了一忽，翻轉頭來望見田島還石像般的站着在凝想。友含了一泡眼淚。

十五

田島和友分手後，站着想到什麼地方去呢。他沒有可去的地方了。他也沒有想去的地方了。想回家去，但他不情願回去。更不情願到妾那邊去。他又不再情願在街上走來走去。就這樣的站着，越發不情願。他開始走路了。

他近來患了不眠症。決斷力也鈍減了。動不動發惱。變成可厭的神經質的人了。常常頭痛。動不動就目昏耳鳴。他覺得，爲什麼要活着的時候多了。沒有父母，更不情願想妻的事，家庭是冰冷的。他也再不情願笑了。妾呢？他疑她勾引

了別的男子。她祇向他要錢就是了。他的苦悶，誰都不曉得。他再沒有把生命延長的事業了。這世界不要他了。誰都不要他了。

他覺得和死比較容易接近些。他想振作起來，但生理上早萎弱了。他想哭，但哭不出來。他想發怒，但發不出來。他沒有目的的漫漫的走着。

他疲倦了。他像有捉摸不定的東西在他腦裏浮現出來。但登卽又消失了。他走了三十多分鐘後，站在家門前了，但他不想進去。聽見妻的聲也討厭。看見妻的影也討厭。他又開始走路了。

他想着了什麼事似的，急急的跑到妾那邊去。他想，怕有那一個男子跑到妾那邊去。這樣的疑想給了他不少病的勇氣。他這麼想，任你們幹去，但決不受欺騙的。

未到妾的住家前，門已關了。敲了門，沒有誰答應。裏面很寂靜的。他開了後面的木門，從亭園裏進去。他敲了後門，也沒有誰答應。他想她們怕是驚恐不答應吧。

“我啣！”他叫了。但裏面還是寂靜的。

“逃了嗎？”他忽然的這樣想。他想把門扶開。

果然扶開了。他跑進去開亮電燈，一個人都不在。但房裏的東西還是平時一樣的散亂，沒有異狀，他稍爲安心了。

他打開幾個抽屜來看，但沒有奇怪的東西。由他自己寄來的信以外，沒有別人來的信。見得沒有什麼！他把後門關上，當做沒有事的，坐在裏面等她和女僕兩個人回來。

不一刻聽見說話的聲音了。聽見笑聲了。

“那個人真可笑的！”祇這一句很明瞭的聽見了。又聽見開門的音響。他想她們議論自己，還帶點厚意，他感着幾分滿足。他驚駭了她們。

“噯！你們到什麼地方去來？”

“你來了嗎？我真歡喜。我在擔心你嚟。”

“你到什麼地方去來？”

“我看擺夜市的去來。你看買了這些東西。”

妾把炸油豆取出來。他抓着些油豆送茶喝。他想自己還是有家的。他的氣舒暢了幾分。他想笑的樣子了。但在本屋的妻的悲寂的樣子和抱着大腹的瘦削的面影，時時浮現到他眼裏來。

他想，她怕不會死罷。他想，她很可憐；但他同時又想，她完全是自作自受。後來他想，能夠避開還是不思念妻的事好。

又過了十天多了。下午兩點多鐘，他在家裏，女僕告訴他山村兩夫婦來了。

他嚇倒了。關於妻的事，他沒有對山村說什麼。但妻怕對他說了，所以近來山村沒有到自己家裏來。這個山村今竟厚臉皮的來了。到底來幹什麼事！

他想看山村的樣子如何，他定不輕輕的放過去。他想到手槍來了。但他還不想取出來。他在樓上等着山村上來。但山村沒有上來的樣子。他聽見下面的笑聲了。他在這笑聲裏面認出是山村的笑聲和妻的笑聲。他更嚇昏了，氣倒了。他取出手槍來了。把彈丸裝上，向着庭園的櫻樹，發了一槍，下面的笑聲急的停了。祇聽見嬰兒的哭聲。他又聽見上樓梯的足音了。他的妻聽見槍聲吃驚着，走了上來，臉色青白的，恐怖之餘，表示一種冷硬的表情，打開房門，跑進樓上的房裏來，看見他還是活着。

他厭惡的笑着，仰視妻的臉。

“你當玩的，太不行了。”

“不是當玩！山村爲什麼來了的。”

“和他的夫人兩個到這近邊來，順便來的。定是他的夫人要他來的罷。”

“山村是曉得了的。但山村的妻還什麼都不曉得罷。”

“什麼事？”

“笨蛋！”他用手槍頭敲她的足。

“你做什麼啊？”

“下去！”

“你不下來嗎？”

“下去幹什麼！很殷勤的把小孩子都帶了來嗎？太把人當僂了。你快點下去！快下去笑好。我不下去的。山村的臉孔我不情願看。”

“這樣大聲的。”

“不下去嗎！”他怒叫了。妻下去了。

他馬上離開了家。但偶然的不幸在等着他。

他即刻到妾住的家裏來。會見了妾了。妾表示很歡喜的樣子。

“爲什麼這樣歡喜？”

“還沒有來啣。”

“什麼？”

“或者是有了身孕也說不定。”

他初次打了他的妾。

“做什麼？發狂了嗎？”

“如果有了孩子，是誰的小孩子？我是不會生小孩子的。”他說的是人聽見了完全不懂的話。

內情一點不知道的妾，對他決不相讓的。

“太太生小孩子就好，我生小孩子就不行嗎？太酷了啊！”

他用足蹴他的妾後，即刻跑了出去。妾是還沒有小孩子，不過時期不對罷了。他馬上又回到家裏來。

他決心了。山村夫婦已經回去了。妻不出來迎他。他未上樓以前，他看見他的妻的背影，但妻沒有翻過頭來看他，她像避開不看他。他到樓上自己房裏來了。手槍還是剛才一樣的丟在那邊；他把牠拾起來，放在桌上。

他取出些紙來。他盡力的把頭腦冷靜下，取了筆，

“我厭倦我的生命了。我赦你們的罪。”他這樣的寫了。但馬上又把牠撕了，揉成一團，丟進紙屑筐裏去了。他無意識的茫然的望着手槍。他發了一種可怕的微笑。他把彈丸裝進手槍裏去後，又把牠放在桌上。

“我願死了。”他又這樣的寫了。但覺得討厭，又把牠撕了。他的頭腦狂亂了。頭殼像碎裂了。他想射擊什麼的樣子。

他想破壞了什麼之後，再射擊自己的頭。但他又急把手槍放回桌上。

我不想生活了！我不想在這世上生活了！我用這把手槍射我的頭，衆人會驚駭罷。但我笑他們。

他把手槍指着自己的額，再按了彈機。過了一瞬間。他

橫臥在地上了。妻聽見了槍聲，但她怕她的丈夫，她不動的在傾着耳等第二次的音響，但聽不見什麼。看又像聽見了什麼的樣子，但還是沒有什麼音響。她傾着耳朵過了十五分鐘以上了。眼睛昏眩了。她跌倒了。

他的死，直到女僕到樓上叫吃晚飯時，還沒有誰知道。不幸的男子的一生，就這樣的終結了。

一九二五，一，一六，于武昌。

街路裏

小川未明

近兩三天來有一件事在他的腦中縈環不息的就是想買點滋養品寄給他的母親。

由這個都會搭火車去，有個恰要四個鐘頭就可以到的小市鎮。他的母親就在這小市鎮裏向人家裏分租了一間樓房，教附近的女孩兒們習裁縫度日。現在她患了病，睡倒在牀上了。

在新聞的廣告上常常看見有‘肉汁’，‘體素’等食品。他想買這些呢，還是買罐頭食品呢，或買其他的適當的食品呢。他想來想去還沒有得到一個決定。

在公司裏無意中曾聽見朋友們說最有效力的還是牛的生血。精製過了的有叫做‘赫摩古洛濱’（Hemoglobin）的東西。朋友說就買這種東西好吧。

他在歸途中站在一家大藥房門首。躊躇了一會才走進去，問有‘赫摩古洛濱’沒有。

“有的。”穿着白色外衣的店員走近貨櫥，打開玻璃的櫥門，取了一瓶送到他面前來。

他拿到手裏來一看，他想果然不錯，是動物性的血色。但是母親喝不喝這樣像有腥臭的東西呢？他想了一想，很失悔不該問他要這樣的東西。

“這個不好喝罷。”

“喝了後吃點砂糖就不覺什麼的。”頭髮長長的店員回答他。

他這時候想把那瓶子向外面明亮的日射光線中看一看，再看見了裏面的赤黑的總有點不愉快的色澤。他很快的改想了一想，

“這個東西暫不買吧。你把牙粉和牙刷給我。”他對店員說。

他出了藥房，在路上一面走一面想，還是寄點錢給母親的好，數目雖然少，但她可以自由買些東西。

“現在的母親有給過奶你吃沒有？你有這樣的記憶沒有？”前沒多久他的房主婦和他閒談時這樣的問他。因為那時候他先對房主婦這樣的說過，“自己總覺得現在的母親不

是自己的生母般的。……”

“我因為沒有奶，你是吃牛乳大的。”母親也這樣的說過。

房主婦說的話又浮到他的腦際來了。

“我確信她不是我的真的生母！我並沒有被抱在母懷的記憶。”他這樣的想着，覺得很孤寂的。

夏季炎熱的時候，他看見過母親袒開胸時的乳房。這時候他已經十二三歲了。他覺得母親的乳房全不像生育過來的女人乳房。乳嘴扁平像很堅實的樣子。乳房一點兒也不膨脹。並且母親雖還年輕，但胸部並不前挺，不過和處女一樣的微微的凸起。

但是當他十五歲那年的春出發來都會時，她真的很悲哀的哭了。就連此刻想着當時的情景也會這樣想的，“不是真的母親能夠那樣真情的哭嗎？”母親現在病了，要在她病勢不沉重之前寄衣服給她，到了正月買點年糕寄給她。

“不管她，是真的母親還是假的，無推究的必要！”

他以為除了撫養了自己的人以外無知道的必要。撫養了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但他有時候又想知道自己的父親到底是怎末樣的人。又如果真是自己的生母還存在世中時，他也很想知道是那一個。

現在的母親握着這個祕密。如果母親不告知他就這樣的死了時，那末這個祕密是永久不能知道的了。

但是母親決不說出來的。

“你是我的獨生的兒子。你一生下來，你的父親就死了。”母親祇這樣的對他說，以外決不說什麼吧。

無論以何人的權力也不能叫她說出來。母親決不說的。

他想到這一點很煩惱的過不去。恰恰像頭上的青空之底，愈思攷愈不得要領。看去像能達到的地方，但終不能達到，因之狂悶起來了般的。

在墓地散步，無意中看見旁邊的並列着的墓碑。歲數還輕，並且在近來僅僅二三年間，兄弟姊妹幾個人繼續着死了。目擊這種慘狀的人很痛心的吧。

“這家庭恐怕有肺病的遺傳。”不會有這樣的感想麼？這樣的年輕的男女們對他們的生活不能充分的享樂就陷於不能不死的命運，這不是太違反自然了麼？再換句話說，對這世界還有戀着的人，無理的奪了他的性命；豈不是罪過麼？那麼這個責任應當歸誰負才是正當呢？不是爲人父母者之無責任麼？

到洗澡堂裏去，他常看見盲目的小孩子們蹶倒在水盆裏或不知道是熱水就伸手進去。看見這些慌張和痛苦，他對

盲目的小孩子們的父母感着一種無限的憤怒。

他有一次到病院去，看見手腕歪曲了的小孩子。這小孩子的手腕不能不施手術了。並且這個小孩子無論那一個看他，都像是個白癡。頭蓋大得不合道理的擴張着，眼睛突出來了般的，不住地張開口流涎沫。他的腕開始化膿了，若不施手術，說有性命之虞。身材矮小，白皙的母親受着恐怖的襲擊，帶着那個小孩子在病院的廊下走來走去。

“說是遺傳的梅毒……”兩個穿着白衣服的十七八歲的看護婦望着這可憫的母子在低聲的私語。

這些小孩子們作算如何的怨他們的父母，咒他們的父母，恨他們的父母；也再沒有方法的了。

他憎惡他從沒有見過面的父親和母親。他寂寞悲哀至無聊賴的時候在市裏無目的的走來走去。有時候會想把頭顱向旁邊的磚牆觸去，觸碎了的死去。又有時候他想站在鐵橋上給疾駛來的汽車轆死，把身體化爲微塵；那末對無論什麼事也再無思念的必要了。

可是他不忍棄卻無所依靠的現在的母親。

母親把一切祕密深藏在胸裏也恐怕是因爲她懷着無所依靠的悲哀，是因爲她有始終把他當自己的兒子不情願離開的柔弱之心吧。

他怎麼能夠恨她呢？把自己撫育成人豈不是現在的母親麼？在這世中除了撫育過自己，愛過自己的人以外決再無另有一個母親的道理。他努力着把一切忘掉，並且也努力着專思念現在的母親。自寄錢給母親後滿了八天了，但還沒有接到受到了錢的回信。

“不是病勢更不好了嗎？”他很耽心的。

向公司請二天假就可以。這樣的就得回去看母親的病狀。不用再因種種空想或妄想而疲勞自己的頭腦了。那末一切都可以知道的。

但不知爲什麼原因他總不想回去。

已經有幾年沒有回去了吧。這是因爲怕見母親的面的緣故。看見了時感着痛苦的緣故。無論如何總要說出口來的緣故。並且他以爲想說的不說，祇管忍着比不回去還更要使母親不快的緣故。

日漸長了，由公司回來寓裏再到洗澡堂洗了澡後，外面還沒有完全暗下來。早春的黃昏無論到什麼時候空中是淡黃色的流着陽光的餘景。

他茫然的打開窗門，站在窗口凝視着掛在電柱上的一盞街燈。日光才暗下來，燈光是很微弱的。那光可以說是給還明亮的天空吸收了去，像不能在寒冷的天色快暗下來的

時候一樣的惹人們留意牠的存在般的。

那個街燈的周圍像撒着細粉般的滿圍着小蛾般的動物在飛舞。他並沒有意思看牠的，不知什麼時候無意中注意給牠引到那邊去了。感着“啊，春來了！”的一脈暖氣吹送到冰裏來般的暢快的心情。這樣的有明亮愉快的空想跟着來把他的心捕捉着了。

那條街路很狹的後街的一隅有一家咖啡店。他先看見那咖啡店的黑影浮在淡藍色的晚空之下。其次聽見活潑的少女的笑聲由華麗的燈玻璃或映着光的花的後面發出來。

“瑤兒，我真是很孤寂的。因為我祇是個單身。”

恰恰那時候旁邊沒有別的人。他的心像溺了水的可憐的小鼠般的顫動。

“無論什麼地方我都去的。兩個人一塊兒就不會孤寂了吧。”

他不知不覺間緊握着了女人的手了。和活潑的笑聲不調和，和白皙的臉兒也不調和的她的手指像受霜侵害了的菊葉般的變成枯色，並不像良家的女兒一樣的柔滑肥滿。指上雖然並列着鑲有紅色珠和藍色珠的兩個指環，但牠們的冷光反促起一種可傷的感慨。他放了握住的手。

由是過了許多日，但他不再到那家咖啡店去了。“今晚

上去也碰得見的……”這樣的想着，他的胸部焚着般的，也很苦悶。

他的眼中描像波浪湧上到他的腳下來的海的景色。風由渺茫的海面吹到來。天空無限的呈着藍色。但他並不是一個人眺望着這個初回的異鄉的景色。他的後面她在站着也是眺望着同一的景色。兩個人的心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分擔着悲哀。……他想到這裏，戀若能成立，從明天起自己的腦裏要完全變化，覺得日光要更強烈的，世中也變成更光明般的。

和今晚上所作的有希望的空想相比較，過去的冬期怎末樣的寒冷孤寂喲。他在夜間至更深的在這窗下向着書檯讀進化論。他知道所謂人生不過是個無常的現象時，覺得“無論如何總想見見自己的生身父母的面”一類的希望完全是無聊的，微瑣的。

就寢前把窗門打開，換一換房裏的空氣時，那邊電柱上的街燈上的明亮的光線很幽靜的向街路上放射。寒風向完全乾燥了的土上吹，也在建築物上吹。像以牠的寒冷和叫號向那燈光襲逼。

他在這時候自然的禁不住感到一種虛無。但他又覺得這種心境跟着季節的變遷也會變遷的。

外面早已黑暗下來了。聽得見附近的人們的笑聲。外面遊戲的小孩子們的歡呼也聽得見。他想出外面散步去，但又躊躇着。他覺得就這樣的癡坐在房裏空過了時間，太可惜了般的。

恰好這時候寓主的小孩子把郵件送上來。他聽見小孩子下降扶梯的足音了。他把由友人送來的同人雜誌的包裹放在檯面，先看留在手中的信。這封信是由母親寄來的。

和平素的信不同，這封信又厚又重。像這詳詳細細的寫來的信，封面貼了三張郵票。他從前沒有接過這樣的一封信。

凡是異例是要和不安相伴的。他在未開封前胸頭上就感着一種悸動。

“母親的病勢一定不好了。她不是想趁尚能執筆之前把一切祕密告知我嗎？”

× × × ×

果然不錯，完全和他所預料的一樣。

他的視線能夠在信紙面穿一個窟窿般的注視着信面想一字不漏的，以極興奮的神經念下去。

“……我最後到他那邊去會他的那個時候。再沒有比人的感情那樣不可思議而且可怕的东西了。在初認識他的時

候並在和他互相堅約的時候，我何曾料及到了末了會這樣的分手。作算當時雖會有這樣可呪詛的思念，但也祇當牠是個杞憂，自嘲是個愚笨的空想吧了。不單如此，並且覺得我們倆有一刻的遠離也不能生存般的。如果無論如何至有不能不分離的事情發生了時。覺得不如死了的還好些。分離在我是這末樣痛苦的。

“不知爲什麼緣故我們倆間的愛忽然的冷下來了。或許兩個人的性格不相合罷。燃燒起來了的火焰火勢逐漸低下來，終至冷息了般的；覺得燃燒起來是自然而然的，又那樣的冷息下來一切都像是自然而然的。但是，這是如何冰冷的最後一瞬！”

“不知從何時起，我對他的心懷疑了。他的心早就離開了我了。他雖然在勉強的敷衍着不把牠給我看，但我早覺得他完全是裝假的了。同時我的心也漸漸離開了他。並且我迷惑起來了——對‘也跟着他一生勞苦麼’迷惑起來了。像這樣的女性還是女性。

“如果他始終有和我同棲的真心，我覺得我無論如何勞苦我都情願。許久沒有會他了，我因爲要取決最後的決意跑到他那邊去。在途中就想了不少的事，他對我怎末樣說呢？他以如何的態度接我們呢？無論那一個處我的境地時也會

這樣的想吧。但我又這樣的想，無論他如何的巧妙的欺詐我，我由他的眼色可以看穿他的一切的。我因為祇有眼是常表示真誠的。

“他才由學校畢業出來沒有多久，還住在一家旅舍裏。我前後有幾次到那個旅舍去望他。他像我所預期一樣的，和平素一樣的接我到他房裏去。我感着他第三次趕不上第二次的那樣喜歡，第四次又趕不上第三次那樣喜歡般的。但他把這種不歡很勉強不表示出來。

“對他，我不想再說什麼了。過去過去了，到了現在也沒有可說的事了。最後之日的會見約略有十五分間吧。我看見他坐在房裏的書檯旁邊時的玻璃珠般的空虛的冰冷的眼睛了。

“到那瞬間止，堆積在我的胸裏的要問他的說話就這樣的完全給那種眼光打消了。那種使人感着不快的冰冷的玻璃珠般的眼球每和我的眼睛碰着時就令人發笑的那末慌張着在覓藏匿的場所。他或望窗口，或望牆壁的思想避開。

“我早就籌思及了，如果會有這樣的結果時就自己獨立的生活。已經到了這末的時候了，我的心早離開了身體跑到遠方去了。

“再會’，留了一個別詞後，一面想着永久不再造這旅舍

門了，一面從那個門走出來時的心情覺得是異常悲壯的。

“到底還是個女性，一想到‘自己是給男人遺棄了的’，覺得自己很卑微也很失悔，眼睛裏滿溢着眼淚了。

“恰恰到了那個地點，××街的側巷裏的學校附近，有一列宿舍的地點。

“街路兩旁都是高樓的建築，由高樓上的窗口伸出好幾個種種形狀不一的面孔來，都像在笑着俯瞰在下面態度悄然的低着頭過去的我，我不知不覺的臉紅起來，愈把頭低下去。

“急急的跑向少人來往的那邊去，轉了灣了。一旁是黑色的木板的垣圍，一旁是木柵。祇有幾家房子外再沒有人家了。正在前面的是條很寬的街路。我的心祇指向光明的熱鬧的街上去。因為在那邊有今後我的生活上有益的事幹。我不能不向那邊找去。一面想一面走着，來到沒有多人來往的路上來了。有個約莫四歲多的小孩兒站在這路上哭。這個小孩子，是個臉兒團團的很肥滿的可愛的小孩兒。有一個才買的很新的車兒的玩具緊緊的抱在他的胸上。穿的衣裳是很粗劣的，但繫着一條便買的純白的圍裙。小孩子像是才得到很想要的火車的玩具，喜歡得什麼都不管了。等到視線離開了那個玩具，留意到身邊時，早看不見母親的影子了。

“‘媽媽那兒去了?!……媽媽那兒去了?!……’ 豆粒大的淚珠不斷地由小孩子的雙頰上滾下來，站在那邊狂哭。

“有個約十七八歲的很溫柔的姑娘看見這個可憐的小孩兒很悽愴的逡巡不忍去。這個姑娘像有事情到什麼地方去的在此經過，手中抱着一個包袱。她像硬着心腸向前面走過去，但她又像覺得那小孩子太可憐了，再回到他身邊來。

“‘你媽媽到那塊去了的?’ 那個姑娘問那小孩子。

“‘媽不見了!……’ 那小孩子祇思念着母親。他不理那個姑娘問他的是什麼。這是當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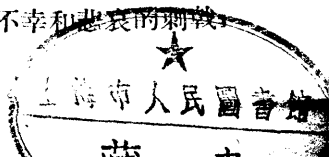
“‘哥兒的家在什麼地方的?’ 那個姑娘再問他。但那小孩子一點不曉得。

“思戀着母親，敵不住的悲痛，那個小孩子像燃燒着般的痛哭。

“我看見那種情狀，立刻就悟到了，那個小孩子是一個棄兒。

“在這樣寒冷的傍晚把這樣可愛的兒子遺棄在這樣的地方的母親我想是不知如何殘忍的惡魔般的人吧。要活着一同活，要死母子一同死，我想要這樣的才是正當。

“我想如果沒有人把這個小孩子收留起來，恐怕他要在這裏哭到更深吧。那時候我的胸部才受不幸和悲哀的刺戟。



對世中孑然無依的人們的同情心更加深切。我即刻決心，無論如何總要把這個小孩子撫育長成起來。

“‘叔母帶你回你媽媽那邊去。’我說着抱了那個小孩子起來。

“掛着白色的圍裙，以可愛的手把汽車的玩具抱在胸上，在哭着的小孩子，你猜是那一個？

“那個小孩子就是今天的你！”

讀到這裏，他終於把着那封信，不能不高聲的哭出來。

“我曾聽見過大凡遺棄小孩子的父母一定在附近什麼地方隱伏着偷望。想及遺棄小兒女的親心比小孩子的心更要辛酸，我又禁不住淚泉湧到眼上來。

“我抱着小孩子走出大街路上來了，一面是×大學的運動場，學生們在鬪網球。圍外很多人在擁擠着看。我想這些人們裏面或有認識這個小孩子的也說不定，我在周圍探望了一會。但沒有一個留意到這個啜泣着的小孩子。

“夕陽很哀愁的赤染着那條街上的屋頂。陽光漸漸的暗下來。

“我在那時候是二十四歲。可是那天的事情怎麼能忘記得了。因為是我的生涯中最悲哀的日子，也是得了新的歡喜的日子。……（他的母親的信還很長的繼續下去。他也一字

不漏的讀下去了。)

“……你的真的生母恐怕還在什麼地方生存着吧。……
(他讀至這一節再哭出聲來了。)

“……你的真的生母更不能忘記那天的事情吧。恐怕每天，每天，沒有一天不思念你的吧。她也一定很想會見你的。……(他讀到這裏，對遺棄幼小的自己的母親禁不住抱了強烈的憤恨和憎惡。他同時在自己網膜上描想出個幼小的，無邪的自己的可憐的面影來。他寧可說是爲自己痛哭了。)

“……你萬萬不要怨恨遺棄了你的母親！你要諒想到無論如何再沒能力撫育可愛的兒子了的可哀的母親的苦心！要諒想到買白的圍裙和新的玩具給你的可哀的母親的苦心！那有不愛自己的兒子的道理！她一定有自己不能死的苦衷吧？

“若彼此都誠懇的希望着相會，我深信在今生你們母子定有再會的日子！

“我對你也有許多事情要求你原諒的。但是認真說來，你不可怨你的母親也不可怨我。無論對如何的事情，你總要想是這樣的人世就好了……。”

(這封信還繼續着下去)

他把全信讀完了後，呆然不動的坐着。

他想再翻讀一過，忽然思念到“無論對如何的事情，你總要想念到是這樣的人世就好了……”的一節，像受了很深的刺激。

他雖然沒有窮困的他的所生的家庭和不幸的自身的記憶，但當時的貧苦的母親的影髣髴的在眼前幻想得出來。

他好一刻伏在書檯上像死了般的身體不會移動。祇微微的聽得見他的啜泣的聲音。

× × × ×

早春的夜，夜深了。

不知從那一刻起附近都沉寂下去了。但雖是深夜，外面還像有人往來般的，聽得見屐齒音在街路上的反響。

不知是那一個車站像有火車開行般的。氣笛之音在灰暗色的朦朧月夜的空中遠遠的鳴響。這音響超過這都會的建築物，超過交叉錯雜的市中的道路，超過滿貯着黑水的水溝，並超過有許多人們在度難於想像的複雜生活的街巷；向更遠的那方悲鳴！

一九二六，一，一〇，譯於武昌

別宴

谷崎精二

一

響過了一點鐘，K進了寢牀。但頭腦反覺清醒起來，總睡不着。性情和一般人不同，神經質的他，稍為有點事情，就興奮起來。一經興奮後，就睡不着了。作算不是直接對他自身的刺激，單留意及周圍的人們所受的懊惱或喜悅，都很容易的使他昂奮。

昨晚姓T的青年來訪問他。T是二三年前由他的知友的介紹認識的。不能說是個深交。認識後，時時到他家裏來訪他，和他商量處世的問題。T比K少四歲，在某公署的翻譯課辦事。

約半月前，久不見面的T又到K家中來了。並且帶了一

個關於他自己的終身大事的事體的報告來。分租房子給他的人家附近同樣的有個在分租人家的樓房的年輕女人。他和這個女人認識了。這個女人是一個商人的姘妾。但T和她沒有多久就陷於熱烈的戀愛中了。喜歡抱不平而不加深思是少年人的常態。(少年人的純率心)他抱了一個願望，想把她由現在的不純的境遇救出來做自己的永遠的愛人，片刻不離的安置在身旁。因為懷了這個願望，他祇想了二條方法出來。第一是不給她的老爺知道，和她兩個人逃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第二是由她自己向她的老爺說明白，要求離開；以後他和她就公然的結婚。若照第一的方法做去，沒有一點積蓄的他們兩個人捨了現在的位置，馬上就難找飯吃是一定的了。若照第二的方法，她的老爺能答應她的離開的要求否，是個疑問，怕靠不住。到最後，還決不定主意的T跑到K那邊來商量前後的善策。

“真的不知要如何才好。沒有法子了。”

T這樣的求K的意見。但K完全答不出什麼話來。據T說，她比他大五歲，從前和幾個男人同棲過了的，像是個很不純潔的女人了。不消說T是當然一切都知道的，他還決意要公然的娶她做老婆。他也充分的預想到了那些事情，就是每思及她的過去，在兩人組織的新家庭要生個陰影吧。由她

和他的結婚，也決不會單生出純粹的幸福來吧。但他對她還是不能斷情。

能夠做得到，還是斷情分開手的好。—— K這樣的想。

K 總覺得純率的T和有這樣的猥穢的過去的，歲數大了的女人組織家庭，到後來一定不能永久圓滿共處的。並且在T也沒有這種力量，——沒有把她由過去的污跡救了起來，把她淨化的強感化力。但K深知道，無論如何冷靜的把利害說給他聽，叫他斷念，到底不能打消T的決心，不單如此，連K自己的心情也給T這樣的決意激動了。雖說是他人的事，但也不能說沒有想和T一同跳起來的情熱潛存着。T自己預知將來有必然的後悔，也覺悟着兩人的結婚的結果未必定是幸福；但他對她還追求着現在的一刻的情熱。那不是沒有法子想嗎。還是替他倆禱告，望他倆的歡樂時期多延長一刻也好。K又起了這樣的感想。

“這樣的問題是因各個人的事情而決定的。我此刻不曉得要如何的忠告你。如果不能斷情時，那不要 Elope 的好。最好能夠求個圓滿的解決方法。”

K 用這種極無責任的回答，把T送回去了。K自己也覺得很不滿意。嗣後半個月間，T那邊沒有信息來。但昨晚上突然的跑了來，他把這些事情報告給K知道：就是事件是機

會很好的解決了。女人把一切事情明白對她的老爺說了。儘到什麼時候，都做暗影中的人是悲慘的。她想幸福的順調的過她的生活，所以望他就在這時候明明白白的分開手。對世情很明晰的她的老爺也意外的很輕快的對她訣別，答應了她的要求。但他一點不知道 T 是這樣一個人。他希望找個相當可靠人，在場保證 T 決不是隨便因一時的衝動和那個女人勾結，將來也決不至離棄她。

“這是很對不住的。但約了那個人，在明天晚上會他。希望先生略到場一下。祇坐一刻就可以的。我決不敢累擾先生的。”

T 這樣的託 K。在東京，他祇有一個伯父，因為事情的性質，不方便託他的伯父。此外又沒有能夠為這樣的事件替他出力的相親的知友了。（介紹他給 K 的那個同鄉先進姓 S 的，又約在一年前死了。）所以無論如何要 K 答應他。生來就不善交際，並且常想能夠不聞問他人的生活事情就最好的 K，心裏頭也未常不覺得煩厭。——直接他是不至負何等的責任，但被拉到那種地方去，看見表面上雖像極平穩，但裏面，他們各人都感着一種不自然及相互間的難為情；就儘夠 K 感受痛苦了。——但結局當做件不得已的事情，不能不答應 T 擔這個責任。因為夜深了，K 送着 T 到電車路上，一同

走出來散步，在附近的一家小咖啡店裏喝威士忌酒和紅茶。長期間中的重大懸案極滿足的解決了，T 今晚上所感受的歡悅可以說是非常的了，他的幸福的心情，祇二三盅威士忌酒，就把他醉倒了。

出了咖啡店，到了電車的停留站前來了。快要作別的時候，T 突然的緊握着 K 的手，像一刻間就把剛才的快樂的酩酊蘇醒了般的，用嚴肅的語調說：

“啊！我今晚上睡不着。我的愛人此刻睡在他人的寢牀上了。”叫了起來。N 子（他的愛人的名）因為紀念和她的老爺的交情的最後，今天一早，預定在鎌倉歇一宵，就給她的老爺 H 帶到那裏去了……

“這是如何悲痛的矛盾嚟，”

K 此刻想及 T 的昂奮的叫聲，這樣的對自己歎息。允許自己的情人委給別的青年之手的男子，還想抱着快要離開自己的那個女人的空虛的肉體，再貪一夜之愛。那個青年也順着事情的必然；耐着等候自己的情人自由解放的日子到來。但是，那個男子在今晚上，不會忽然的後悔不敢把自己的女人委給他人麼？在墮落生活中浸潤過來的女人，受着男子的羈絆，想要進正途的決意，不會忽然遲鈍起來麼？作算今晚上那兩個人不起什麼留戀，但明天後天或數個月後，他

們生了這種迷想，T 的幸福不會要根本的傾覆麼？到了那時候，誰又能夠恨誰呢？“我是肉體和靈魂都污染了的女人，就有千百的發誓和決心也不中用的。”女人會這樣的說也未可知。並且 T 自己也“我也有點預想到怕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已經沒有法想了。遇着了迷運，祇有彼此互相憐憫不幸的分開手算了。”這樣的歎息也未可知。……

把那件事一一的推想下去，K 呆呆的在寢牀裏聽着時鐘響兩點，三點。是長期間的習慣，他的頭腦敏感了後，睡不着時，他決不勉強的睡下去。他深知道愈急想睡，這種努力愈會妨礙他進入睡前的安靜的半無意識的狀態。在這時候，他寧可盡力的使頭腦勞動，想得到的事情就盡情的一一想去。到後來，氣完全輕鬆了，祇等着頭腦的空虛。睡眠常是以後才慢慢的襲來。

“總之對他們，我是無能為力。祇能旁觀着替 T 祈求。使他的幸福能夠多延續一刻也好。”

他這樣的想着。一種獨善主義的他，從來就不喜歡管他人的生活，迴避着對人忠告和干涉這些事。最好是孤獨的和周圍的人們斷絕交涉，自營幽靜的生活。這是他的處世的信條。但到了近來，漸嘗到寂寞幽靜的生存着的人的煩惱，——這樣的一種苦況了。許多人，碰着種種的人生的暗礁。

啊！那個人又失敗了！那個人又弄壞了事了！這回是輪着那個人了。——幾乎不斷地環觀着自己的周圍，他不能不這樣的叫喊了。當事者祇煩惱着，喘急着，不知不覺地走近暗礁邊了。他在遠遠的站着凝神注視那個情狀的旁觀者，對那種危險的各瞬間，都看得很明白。在旁觀者方面，煩惱反覺深些的時候多了。他自己因有怯懦者所有的一種聰明，避着這些危險，繼續着營他的平穩的生活；但結局他的心常因他所目擊的周圍的慘傷的事情而煩惱。他自己也因意識到沒有把這些人從危險中救出來的氣力而憂鬱了。現在他對T的事情又是看見那一種慘傷的實例了。

忽然起來的聯想，他想及距今七八年前他在一家工場做工的時代，在那邊認識的叫做G的男子來了。G那時候是二十四五歲，在那個工場裏當職工，不會說話，率直的無表情的，但對工事是很勤苦的良善的人；所以他的性質雖沒有人喜歡，但也決不受人的厭惡。不飲酒，不吃煙，沒有一種可以說有癖的娛樂。有空的時候，祇在家裏閉着門讀小說，這就是他的唯一的娛樂了。但這個老實不過的他，忽然給他的友人引誘到娼樓那邊去了。和某個娼妓熟認了後，每個月杪領到薪水就即刻跑到那個女人那邊去。不消說他還是他，決不會疎忽他的工作，也不會有不義的借債。但一有了錢，一

定到那個女人那邊去。他決不到別的地方去頑的。到了那個女人那邊。若遇那個女人臥病着，荐個同娼樓的女人給他時，G一定拒絕，馬上回家裏來。就這一點，可以知他是極老實純率的人。不消說那個女人也深感他的深情了。

過了一二年後，G患了肺病，醫生對他宣告，若不靜養，生命就有危險。幸得父母在九州那邊，生活勉強可以過得去，他退了工場回故鄉來，暫在家中養病。也幸得故鄉的氣候溫和，海岸空氣也好，不做什麼事情，祇蹣蹣跚跚很脫落的過日子。身體的健康也大部分恢復了，像這樣的通信，由G一回二回的寄了來給K。但過了後，消息就完全斷絕了。G退了工場後約一年餘了，有一天K和職工們在閒談。從前和G同時的一個人指着報紙的第三頁記事，“啊！不得了！和G相好的那個女人情死了啊！”這樣的叫起來。那張報紙跟着在坐的人的順序，一個一個的傳觀過去。一時很熱鬧的在議論G。在座的誰都相信如果G還在和那個女人來往。那一定和她一同情死了的。對這一點，各人的意見是一致的。實際的說，謹慎的，本真的，感情脆弱的G，受着女人的蠱惑，祇因一瞬間的刺戟，就情死了也說不定。他是誠直的良善的，很勤勉的人。但決沒有想賺錢，也並不想努力居人之首一類的野心。他的心像早看破了這塵世的生活，也像飽受了長期間不

能充滿的一種宿命的孤寂的威嚇。

再過了約二年，K 也退了那個工場。不消說，從此他完全聽不見 G 的消息了。可是約一月前的一晚上，他在銀座散步偶然的遇着幾年沒有見的工場時代的同事。由這個同事，他聽見了關於 G 的可驚的報告了。就是 G 回故鄉後，約四五年後，（那時候不用說他的病是差不多完全恢復了。）和附近的比他歲數大的女人生了戀愛，兩個就投身到河裏去情死了。

“不錯，G 時常懷着‘死吧，死吧’的思想的。和最初一女人，他就該死的。不過時機還沒有熟。因之時間，場所，和對手方都變換了。”

他那時候，這樣的想。G 對他自己固有的悲慘的運命，是莫可如何的。他以外的人們對他更無能左右。祇有由 G 自己的覺悟脫離他的運命的束縛吧。若使 G 自己願意聽從運命的引導，並且假定他祇能由這個方法才能得到他所想要的安靜及和暢……………

“但是，我到底爲什麼此刻還儘管想 G 的事情？”

K 在寢牀中輾轉反側的在想着。因之他的頭腦極度的昏沉起來了。時鐘報了四響，近曉的時分，是可以漸沉睡下去了的時期吧。他得了這麼一個安心，這個安心在濃睡之

前，把他引入昏迷迷的半帶意識的狀態中了。

二

甜睡了許久，睜開眼醒來時，是第二天過了正午了。起了牀，把報紙讀了後，就去洗澡，洗了澡，吃過了飯時，已經近三點鐘了。在樓上的書房裏，茫然的靠着藤椅子向着太陽，約過了一點多鐘。按着約定了的時間，T 走來請他了。

“對不起，勞你久等了。我們就去吧。”

T 帶幾分羞愧微笑着說。他像才從理髮店出來，臉的皮膚很光滑的發亮。濃厚的眉。鬚毛的輪廓在眉上很明瞭的浮出來。像由一種的幸福的期待，顏面的全部表示着一種爽快的，由觀察者看來，會引起輕微反感的輕浮的表情。

“總言之，我祇出席去會一會面。以後要我負什麼責任是不行的嚟。”

出發之際，K 再叮嚀的先行聲明。

“是的。那當然的。單望你去見一見面。因為單我們三個人，說不出話來。”

T 對 K，馬上回答表明決不連累他。

搭電車到 M 街的 N 子家來的時候，已經四點鐘了。由電

車路的最近的後層小巷裏，再灣灣曲曲的轉幾條橫巷，在一條巷的轉角處，有一間平民的住家。N子就在這住家分租了樓上的房子。T的寓所就在正對面。

叫做H的，歲數超過了四十又三四的她的老爺，早先來了。在等着他們兩個人。

“這位是K先生。”

T這樣的說着介紹K給他們兩個人。H很輕快的祇略點了一點頭。但N子是很誠懇的行了一個禮後，上半身像湊近前來般的頻頻凝望K的臉。聽說是比T大五歲。那末她比K也還長一歲。但身體瘦小，恐怕是眼鼻配置得好看，看來像很年輕的樣子。雖說不上很美麗，但肌膚很白皙，眼睛也頗有一種媚態。這類女人所特有的大膽的誘惑性，在她的一舉一動中，總有點流露出來。

“天氣冷把那個窗門關好。”“再加些炭看看。”H用這樣的口調二三回吩咐她。她很柔順的聽從H的話。她像這樣的想，還在這家屋子裏時，她的支配權是操之H之手的。溫和的照着H的話舉動的N子的樣子，不覺在K的腦中引起了一種悲哀。因為等來客，修飾了的她的美麗的化粧，也帶有幾分悲寂的影子。點着頭唯唯的她的聲音；也像鎖在籠裏的，快要交給新買者之手的小鳥的啼音一樣的可憐。

“事情到底如何？就這樣的能圓滿解決麼？都這樣的期望着，但結局不會突然的不成功嗎？”

四個人時時奇妙的無話可說。每到這種不愉快的沉默中。K悸動着很軀心。但到這樣的時候，H馬上就想些什麼閑話出來轉換轉換在座的一同的心情。他是日本橋某大綿絲行的帳房。‘綿絲今年的價錢漲了些’。‘某綿絲行中人收買了大批綿絲，就發了幾萬圓的大財。’由這一類的話說去，又舉了許多物價騰貴的實例。‘紡織女工都帶着金戒指。’‘某工場的工頭月薪五百圓。生活比書獃子的大學畢業的高等官還要豐裕。’他把這一類平常無奇的，由各方聽來的，因勞動發財的話，一件又一件的說了出來。他很用心的不把話題落到他們三個人的目前的問題上。這並不是因為他受着一種道德的反省的痛苦。是因為像野鄙的人們所常做的敷衍外場，裝出通達世情的樣子。這樣的不提出目前的事情，固然使K的心地輕鬆了許多；但他方面又的確使K減了點對H的人格之尊重之念。

天色完全暗下來了後，H說他想到那一家飯館子去請他們三人一同吃飯。走出鬧熱的電車路後，再行了數十步，就到銀座大街了。H向狹小的橫街轉了灣，在二三家的飯館子前招呼他們進去。

吩咐做的菜碗，生魚片，炸大蝦端出來擺在桌上了。H和W，T和N子各各對坐着。N子很慫慫的替他們斟酒。T和K都不很喝酒。祇有H一個人喝得很多，臉上紅紅的表出醉意來了。眼睛的色朦朧着鈍濁起來了般的。但他的態度還一樣不變的，很從容祇管在說不關緊要的閑話。N子和T很拘謹的在低聲的私語。但他是很泰然的。這時候，他對他們兩人當然不免有點感着鄙視和嫉妬之情。但他對N子的事情，一點都不留意般的。

但就這樣的算了麼？這是不僞的感情嗎？K不能不懷疑。N子此刻雖受着T的熱情的感動，把身心都奉獻給他。但她最少決不討厭H，這是很明確的。在這幾年間，和她繼續着濃厚的情交的H，此刻若以和T同程度的熱情和誠意對她懇說了時，她的決心也不見得不會翻變吧。但他對她的事早完全看破了般的。為她的將來的生涯計，決定和她乾淨的分手了。

“真的是個決斷力強的人！”

K這樣的想。K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了。他禁不住微笑起來。——一年前的某夜，他到有樂劇場去看名脚的合演。那時候在他的坐席前面，有一對年輕夫妻。男人像街下的商店的財主，他的衣服裝束另具一種小巧的風致，可以看得出

來。那時候恰恰是 R 名脚出場前，他望着舞臺上掛出來的牌子，“甚麼?! D? R 和 D, 那煩厭不過!”說了後枕在交叉着的腕上，呼呼的睡着了。特意來聽的，作算 R 加上 D 厭煩不過，但聽聽又有什麼不可以呢?—— K 當時這樣的想了。但那個男子望見 R 唱脚出了場，馬上閉住了眼睛，很脫落的睡着了。到後來在喝彩中閉幕的時候他給坐在旁邊的他的夫人搖醒了起來，“唔，唔，唔，”的呻吟着睜開眼來。他像很快意的在甜睡。

“如何的單純的有決絕力的人嚟! 他以為討厭了就由始至終一點兒都不願意聽。”

K 那時候這樣的想。以後在朋友間說及果斷力強的人的模範時，K 一定把這個男子提出來說。

但這回的 H, 比前例對更重大的事件，也更淡然的，也有更強的果斷力。真的像為 N 子圖幸福以外別無他意的樣子。最初對他的脫落而鈍感的態度，起了點侮蔑之念的 K 漸次的對他感着和敬畏近似的一種感情了。他表面看去，像脫落而淡然的樂天者。這決不是因為他對人生的正當智識有所不足，也不是因為他對 N 子的愛有不誠之點。

“以後的事情請寬心就是了。因為 T 君是純樸的有誠心的青年。”

K 在 H 面前覺得有這般的確言的義務。但 H 再無向 K 要求這樣的保證了。他也不給 K 有說這樣的話的機會。他越發醉了，臉也愈紅了。始終微笑着繼續談論那些無系統的閒話。說了一件再一件。對坐的注視着他的良善的但帶點驚惶的神色的眼，浮着幽靜的微笑的口部，和生了微皺的廣額；使 K 自然的心裏生了一種悲哀。

近八點了，四個人由那邊出來。由狹小的橫街走出電車路口時，H 翻轉頭來對他們三個人，“那末，我就在這裏告辭了，祝各位的平安。”他像怕傷感的場面突發出來，一個人急急的跑了。三個人在 Pavement 上站住了足，凝望着頭部埋在外套的毛領裏面的 H 的低小的背影，目送他走了。

“我也在這裏告別了”

K 覺得 T 像在熱望着快一點祇和 N 子兩個人相對的時候到來的樣子，向他們兩人告別。大街上來往的人很鬧熱。照着各店的粧彩着的窗，眩耀人目的電光，一步一步的在腳下織出光的條紋。車道和店前路道的界線上，沒有空隙的排列着許多夜攤。人羣像把路樹的垂枝掩着了，由三方面把那些夜攤子包圍着。

K 恰恰走到 O 街的街角來時，看見了在街那邊呆呆的站着等電車的 H 的身影。兩個祇一瞬間視線碰着了，彼此交

換着悲寂的微笑，同時輕輕的點了點頭。

夢 醒 了

華田一郎

霞美(三十八歲)……寡婦

健奔(二十五歲)……她的情人

石克(四十五歲)……霞美女優時代的丈夫

友兒(十八歲)……霞美的義女

柏娜(二十歲)……侍女

近海岸的高崖上的霞美的住宅

夏的晚上

右半爲遊廊，面前圍繞有鐵欄，欄內擺設圓檯及籐椅子等，後面望得見二三株的杉樹梢。左半爲應接室。正面偏左有桃色的帷，內面爲霞美的寢室。霞美尙在晝寢，沒有起來。其左右均掛有大鏡，中央擺一張大檯及椅子等。上面的電燈照耀得很亮。此外尙有椅褥，畫屏等裝

飾品。健奔開上了檯上電燈，隻手支在檯上托着左頰，在翻讀“映畫劇雜誌”。他穿着瀟灑的反領西裝。友兒由左邊上。她穿着和服，是個肉體豐滿的美人。健奔沒有留意及她的上來。

友兒注視着健奔，輕輕的走近他的後面，伸出雙手把他的雙目掩着。

健 那一個？

友……………(微笑)

健 我猜猜看。

友……………(湊前來看健奔的臉)

健 是的，這樣柔滑肥美的手，是……………(過了一會)是阿友這個淘氣鬼！

友 (低聲的)猜錯了啲。

健 還會錯！(取開她的手)是麼？怎麼樣！

友 哈哈！怎麼知道是我呢？

健 當然知道！

友 你不猜是媽麼？

健 你媽不幹這樣的頑戲。

友 爲什麼不呢？

健 她不像阿友一樣的愛淘氣。

友 健哥什麼時候都單稱讚媽媽的。

健 稱讚媽媽?……………真的嗎!並不是稱讚。

友 是的,你不能不稱讚她,沒有法子的。(鼓張着頰作慍狀)叫媽起來好麼?

健 不必去叫她起來。

友 可是,你不是想快一點看她麼?

健 嘿嘿。

友 嘿嘿什麼!

健 (苦笑)阿友!我把你推掉到崖下去嚟。

友 啊!可怕!可怕,媽媽真的很望你來嚟。

健 真的?

友 你每一到來不是快快的就說“太太,我來了嚟”麼?告訴她知道,不是健哥的義務麼?

健 嘿!你說的什麼?

友 哈哈!哈哈!沒有說什麼?(以手按健奔肩上)這個像片是那一個?

健 這個?你不認得麼?

友 真是個美人!美國的女人?

健 是的。她和阿友很相似。

友 不知道!她叫什麼名?

健 她叫里利安吉蒔。

友 是她？真是個美人兒。她在演的什麼戲劇。（湊近健奔坐在一邊看書裏的畫像）

健 很悲哀的一種 Romance 嚟！

友 悲劇？

健 是的。這就是悲劇的主人翁庫洛斯亞普嚟。

友 請你講給我聽一聽。

健 講給你聽了後，你會流眼淚的，不能講。

友 討厭！我又不是個小孩子。

健 是麼？不錯，阿友是個成年的女人了。是麼？

友 （聳着肩）討厭的人？……快點講給我聽！

健 就講給你聽吧。美國某地方有一個青年名叫約翰的，他在某公司裏當事務員，每天他要到一家大洋行去辦事。於是（望着友兒）……噯，你在聽着麼？

友 是的。健哥真會講，可以做映畫戲院裏的說明情節的演講員了。哈哈！

健 你說笑的，我不講了。

友 啊，對不起。以後怎麼樣？

健 於是，約翰每天一早就由家裏出來到公司去。天天在途中遇着一個女兒。最初不過互相望望各人的臉兒。不知

由什麼時候起，那個女兒竟常站着腳凝望約翰的後影，癡癡地像在沉思什麼事情了。約翰也知道了她的這樣態度了。與其說是知道了她的態度，寧說是也迷戀着她的美貌，對她生了戀愛了。……聽到了沒有？

友 唉。（像聽得高興起來了）

健 但是不幸的約翰是有了家室的人，對那個女兒連早晚問好的客套話都不敢說，也不敢望她笑一笑。跟着時日的進行，那個女兒對他的戀愛一天一天的深起來。那個女兒——她的名叫珍珠喲——到後來終患了重病，暈倒在牀裏了。

友 爲什麼？

健 “爲什麼？！”她病了就是了！

友 什麼病？

健 書裏沒有寫明什麼病。

友 一定是相思病吧。

健 是相思病也說不定。於是有一晚——秋月皎皎的一晚，陷於危篤的珍珠才對她的母親說出來：她是相思着那個青年，並且說，能和他說一二句話就死也情願。她的母親是很痛她的，跑去探訪了一回，真的把約翰請了來。這時候珍珠已經奄奄一息了。她緊緊的握住約翰的

手微笑着就斷了氣息。

友（癡癡地沉默着）

健 噫，怎麼樣？

友 珍珠太可憐了喲。爲什麼她不和約翰做一塊兒？

健 哈哈！那沒有法子的。

友 但是……

健 要不能一塊兒的，情節才好呢。

友 但是，我覺得那樣的太沒有意思了。

健（凝視着友兒）

（過了一會）

健（急的想攬抱友兒）那末，像這個樣子就好了，是嗎？

友（急的紅透了雙頰，按住健的腕，逃向接應室那邊去）
我不知道！

（霞美揭開帳帷微笑着出來。她穿着湖水色的洋裝，化粧濃厚，裝出很年輕的模樣；但面部總有掩不住的色衰的樣子，一笑就現出綉紋來。她是個有肉體美的女性。）

霞 哈哈。你們又在吵嘴了。

（兩人不好意思的）

健（走向應接室那邊去）阿友天天都這樣的愛淘氣，沒有法子。

友 媽!他說謊嚟!健哥一來,就向人開頑笑的。

霞 (坐椅上)我們家裏的老爺是個沒定性的,東黏西惹的,所以…………

健 不得了,不得了!一同起來下總攻擊麼?哈哈。(坐近霞美面前)

(過了一會)

友 媽,我到外面散步去。

霞 好的。你去對柏娜說,拿冰藏汽水來。

友 唉。(下)

霞 說笑也要有個限度。

健 啊唷,啊唷!又來了。

霞 我並不是吃醋嚟。

健 那末是什麼呢?

霞 (嚴厲的)在我面前,望你莫和她那末樣的頑笑!

健 結局是一樣的。

霞 不,不是的。我最不歡喜普通女人所有的嫉妬。不過我頂怕的是我的美貌漸漸的衰落,到那時候沒有人來親近我,那就太難過了,我近來看見你們在說笑,在腦裏起了一個反響,自己覺得自己是不如從前了,早就不中用了。想到這點,真難過!

健 (諷刺的)自信力也漸漸的薄弱了麼?

霞 不,自信還是有的,但自信是種自誇,靠不住的。

健 一點不錯。

霞 (作不快狀)那麼,早生了厭倦了,是不是?

健 (佯作不解)誰?

霞 (嚴正的)說你啲!

健 哈哈。歇斯的里症太厲害了。

霞 你快把真話說出來。我近來很孤寂的,寂寞得難過。

健 (苦笑)一有空就對鏡,是不是?

霞 啊啦!聽誰說的?(過了一會)我在女優時代不知多少男子思慕我,跪着跟我來。討我歡喜巴結我的言疊積在案頭像山一樣的高。現在呢?

健 說完了吧。

霞 現在把自己的像片登在報紙上面去後也不見有一封信來。世間的人們在什麼時候早把我忘記了吧。我的一生已經快接近最後了吧……我常伏在寢臺上哭,哭了後又跳起來,我想應當還是美麗的!又常自己笑着說,是美麗的,真的美麗的!(過了一會)阿友總是多嘴,沒奈何她。

健 哈哈!

霞 你以為怎麼樣？和這樣老的女人做一塊，覺得很討厭吧？

健 討厭了還每晚上跑了來麼？

霞 （微笑）你那張嘴真會說。

健 （正經的）你當我的話是敷衍的客套話麼？

霞 可是……

健 你不要自謙了。太太的美貌和從前是一個樣子沒有變。我常滾進你的懷裏，老實說，是因為醉戀着你的美貌。在這末長期間內給你撫着頭“好孩子，好孩子”的叫，覺得這種快樂常在繼續着。真的沒有一回生過厭倦的念頭。

霞 （作喜狀）那末你怎麼樣的想法呢？

健 雖然很難明白的表示出來，像喝醉了強酒般的，時常都是昏昏沉沉的在夢的世界裏的快樂……是這樣的情形。

霞 你這樣的待我是因為覺得我可憐的同情吧？

健 你的話真冗贅。你今晚上一定是精神有什麼變態。

霞 是的，真的像起了什麼變態。明明知道今天非到晚上你是不得來的，但總以為你是討厭了我不再到我這裏來了；很苦悶的就睡着了喲。

健 那真對不起。本來就有人說，歲數愈多懷疑也愈深。

霞 (作不快狀)莫再提歲數的話！我聽見了就寒心。

健 那對不起了。哈哈。

(柏娜端冰藏汽水上，擺在兩人的面前後退下。兩人飲汽水)

霞 (目送柏娜感慨的)能夠再像柏娜般的年輕就好了。

健 那除再生外無方法。

霞 死了後？

健 (苦笑)那當然。活着怎麼會再生！

霞 死，我頂討厭的。

健 誰教你說的？哈哈。

霞 (正經的)真的，人類爲什麼要死呢。不單這樣的，美貌，氣力，幸福，不論什麼東西都跟着歲數，一個一個像氣泡般的慢慢的消了去。年輕的時代無論什麼事情都是歡樂的，怎麼我們所常愛慕的時代不能一生的繼續下去呢？什麼道理？

健 你看越發變態了。

霞 (高壓的)這並不是變態。就連你也怕有這末樣想的時代吧。

健 有也說不定。

霞 你在途中或電車裏也常看見臉兒像乾梅子般的全是皺紋，頰骨突出來的（用手擬比的表示）頭髮像雪般的歪跌着走路的老婦人吧。她們到底爲什麼的還在活着？你不曾這樣想麼？

健 （不快的）算了，莫說那些話了。（過了一刻）

霞 （凝視健奔）我到後來也一定變成那種樣子吧。（過一會）我變了那個樣子時，你怎麼樣呢？

健 ……………

霞 一定丟了我，不要我的。你定說，像你那個樣子的女人是中不中用了的。

（健奔由椅子上站起來，不客氣的走來走去）

健 太太！你一定是神經衰弱喲。（過了一刻）

霞 哈哈。哈哈。那不得了，變了乾梅子般的樣子時。那討厭！討厭！我決不變成那個樣子的。我今晚上精神狀態怕有點異狀吧。

健 完全是變態！

霞 （抱健奔）我無論到什麼時候都不離開你：是的，就死了也決不離開你。把你這樣的緊緊的摟抱着。

健 我還不是一樣，我也決不離開你。

霞 （略觸着健奔的頰）啊！近來居然很老成的樣子。說起

話來也很中聽。是嗎？

健 二十五歲了喲。

霞 哈哈。(放開手)

(柏娜上)

柏 太太！有一位姓石的先生來看你。

霞 姓石！怎麼樣的人？

柏 (苦笑)說怎麼樣的人；是個男人喲。

健 呵呵！我不自重的妨礙你們了。

霞 (用叱責口氣)不要你多嘴。(向柏娜)姓石的？

柏 是的。

霞 姓石的，姓石的。(凝想)是那個，那個石先生也說不定。
請他進來。

柏 是的。(端玻璃盅下)

健 那末我回家去吧。

霞 啊呀，啊呀！這末年輕也吃起醋來了。不該的！

健 不錯，不錯。那末我到外面去散散步。(欲向右邊下去)

霞 你今晚不回去吧。

健 若不會妨礙你就……

霞 傻的！你還是像小孩子般的好。

健 是麼？說不到兩句話又說小孩子了。(下)

(石克跟着侍女進來。鬚鬚濃厚，雙頰瘦落，臉色蒼白，穿着洗舊了的浴衣。霞美呆呆的望着他。)

石 好久不見你了。(坐下)

霞 (呆望)

石 怎樣!吃了一驚嗎?哈哈。(過了一會)

霞 對不起了,你真的是石克君麼?

石 啊!那還了得!不認識我了?怪不得。是的,十二三年沒有會面了。我這樣的變了樣子麼?

(過了一會)

霞 真的人是容易變樣子的。可是你怎麼曉得我住在這裏?

石 啊!前五六天的報紙上看見的。

霞 (有點歡喜)那末特意來看我的?

石 該說是順便來的。但這裏不是現在的我該來的地方,可以說是特意來的吧。

霞 那感謝你的親切了。但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石 哈哈。初到來就這樣的問我,太酷虐的質問吧。

霞 可是我真的懷疑你恐怕不是從前的石克君。

石 (悄然的)真的變得這末厲害嗎?不錯的,我再沒有從前的風采了。哈哈。(過一會)今想起來,總覺得夢般的。

和你分手以後我的運氣就不好起來了。在高麗潦倒得

像無賴般的跑回故國來。各種事業也着手過來，沒有一件能夠如意的進行。我本來就缺少忍耐力，不耐煩時就收手。又碰着瘟鬼，就失敗到這個樣子。

霞 啊呀！

石 這值不得驚駭。就連你的手腕，我也領了教了。你和我訣別了後不知什麼時候竟做了富翁的太太，到後來又吸他的膏血把他吸死了。

霞 啊呀。“吸死了，”怪不好聽的。我的丈夫是病死了的喲。並且從前我還在舞臺做工的時候對你這個遊手無業人不是也曾供養過來嗎？

石 這樣的說來也未常不是……

霞 那末你還有什麼理由來這個那個的說呢？

石 哈哈。那末那些話取消吧。但是聽他們說，還有很有趣的話呢。

霞 有趣的話？什麼話？

石 噫，不要裝不知道的樣子。騙不到我的！

霞 什麼事喲！？

石 哈哈。還在掩飾，倒很可愛的。……你的老爺死了你不是引了許多年輕的到家裏來很風流的麼？

霞 什麼地方聽來的？

石 若要人不知，除非事莫爲。你近來很喜歡體面的男子，是嗎？

霞（慍笑）你還是一個樣子對人家的事情不放一點空的。（過一會）我沒有這樣的樂趣是不能活着的，你不是知道的麼？

石 所以我說不必裝做不知道的樣子。哈哈。……可是拿你們老爺的遺產，在這個崖頂架一家大洋房子，坐在家裏可以下瞰蒼海，一面和年輕的男子醉樂；真是羨慕得很。

霞 那是沒有法子的。我和你不同。我是怎末樣的女人你是很曉得的。

石 啊，是女人，怪不得。男人是不能這末樣幹的。我是個女人也怕會這樣的……

霞 哈哈。哈哈。你就是個女人也幹不來的。哈哈。（柏娜端冷咖啡上。二人沈默。柏娜下）

石（飲咖啡）你和現在那個年輕的很要好的樣子。

霞（作得意狀）你吃醋？

石 我的歲數不是吃醋的年齡了。不過我覺得奇怪，怎麼他迷迷戀戀着像你這樣的女人。

霞（變色）奇怪？什麼奇怪？

石 啊呀。你的自誇心還是一樣的強呢。

霞 你說什麼？

石 要我說麼？說你是一隻腳已經踏進棺材裏的女人。

霞 (歇斯的里的投咖啡匙於地)你這樣的無禮的話就連說笑也不該說的。我和你這個像幽魂一樣的人不同嚟。

石 (略站起身)啊呀，你生了氣麼？哈哈你自己像不知道自己。

霞 (凜然的)我很知道我自己！現在的那個人是真心的歸屬我的！

石 嚇！那真是個奇怪的人了。

霞 沒有什麼奇怪。說本真的話，我不是個像你一樣的自己在活着還是死了都不明白的人。

石 呵呵。那沒有話說。

霞 (詰責的態度)笑什麼！？

石 (起立)哈哈。你每早化粧的時候也照鏡吧。

霞 那末你不是說我不如從前的美麗了麼？

石 (走着)你認真的說的麼？

霞 你當我說話麼？

石 哈哈。那真無話可說了。從前的霞美滿臉的污斑，今還是一樣滿臉的。可憐的霞美，大概自己總想像得出自

己的樣子來吧。

霞 (激怒)我再不能忍受你的嘲弄了。請你快回去。

石 呃!我還不得就走。把重要的事忘記了!

霞 不知道!什麼重要的事!請你回去,快走!快走!

石 哈哈。你還是一樣的有神經病。怎麼樣?通融些可以麼?

霞 我不是說了不知道嗎!……(抓着石克的胸要求他)叫你快點回去,怎麼不走呢?

石 哈哈。那真是意外的!今晚上你們有了約的,不該闖了來,真倒霉。那末,改天再來吧。(過一會)可是,霞美。我剛才說的話是很正經的喲。你像當我說的是謊話。擔心的還是在將來。告訴你知吧。人們自從娘胎落地下來到三十歲前後——勉勉強強的——可以說是幸福期。過了此期以後是無可奈何的生存着。所以不早一點覺悟到我們是無可奈何的生存,那就要和我一個樣子的。從夢中完全清醒了過來時,那真是孤寂的,寂寞得難堪。能夠至死都在夢中,那就再幸福沒有了的;但是這是不可能的!

霞 (逐石克,哭音)不要多嘴了,快點回去!

石 哈……無意中發了許多牢騷,真的對不住了。望你還

是祇管追尋着夢好些。你要注意，莫叫你自己由夢中驚醒過來。那末。再會。我還要來的喲。(苦笑下)

(霞美望着石克的後影去後，走近鏡前，頻頻的注視自己的面影。過了一會)

霞 (以雙掌撫頰，臉上現悲哀的表情，歪跌走近椅子前倒下去。)啊，他說的話是事實。我所自誇的美不知在什麼時候早消失了。健弈說的話是騙我的。(過一會)他不久一定要棄了我的。啊！寂寞！寂寞！……他如果逃了去時！啊！我！不知迷惑了多少男子的我的美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喲！(再走近鏡前)啊！這樣的臉兒！(亂抓自己的臉)不知自醜的還穿着這樣的衣服。(碎裂身上穿的衣服)這一雙頰呢……背馱腰曲的老婦人了！啊……啊。……(伏案上哭)惡魔！把回給我，快給回我！(狂人般的痛哭)

(聽見友兒和健弈的聲音)

健 明白了嗎，友兒。

友 可是，媽媽……

(霞美不轉瞬的癡想了一會，忙急的跑向遊廊的柱後伏着。健弈，友兒二人由左面上。友兒呈興奮的狀態。)

健 (向周圍望了望沒有一個人。叫友兒在椅子上坐下後，

自己也坐下來。)像你媽那樣老的人，誰還迷戀她那樣老耄的。

友 媽媽定會發惱的。

健 發怒也不要緊。我早就預知道有這末的一晚。所以忍耐着一直等到現在。

友 (害羞的)我還不是!忍耐着,真的難過。

健 真的,彼此都忍耐了許多時候了。現在是我們的世界了。不管你媽媽要怎麼樣說……

(過了一會)

友 (作媚態)你還祇管思念着媽媽是不行的嚟。

健 你放心。快些和她分開手，我們在什麼地方找個新房子。

友 是的,要快些的好。

健 (苦笑)那你能不和媽離開了,你慣嗎?

友 那是早就覺悟了的。

健 哈哈哈哈哈。那你真不孝了。

友 媽媽才太不慈了。沒有一點像母親般的愛過我來。

健 真的。她像無論到什麼時候都以女王自居。

友 哈哈哈哈哈。真的滑稽。

(霞美一面聽,眼中漸漸交錯着嫉妬,憤怒,和悲哀,強

烈的發着光，很苦悶的喘着。）

霞（高聲的）健奔！

（兩人像中了彈般的站了起來，變了顏色，翻過頭來看。）

霞（憤怒的）到這裏來！

健（躊躇）

霞 叫你來怎麼不來？！

（過一會）

健（苦笑着，行近她）和友兒說的話你聽見了嗎？

霞 是的，全部！

（友兒吃驚）

健（淡然不驚的）請你莫恨我，那是自然而然的，沒有法子。

霞（急，復了常態，別有深意的微笑着。）我一點也不恨。我一點沒有什麼。我把友兒送給你吧。

健 那末感謝。

霞（靠着遊廊的木欄。）我的“美”早死了，是不是？

健（苦笑）讓我不客氣的說時，早就沒有了。

霞 你還用種種的手段來挑撥我，揶揄我？

健 不是的。看你太可憐了，安慰你的。

霞 那我真對不住你了。(一刻)那末,表示我的謝意,我們行個分手的接吻吧。

健 那要幾個都使得。(就近她)

霞 這是最後的……(抱健奔後,加緊的用力)你是我的了!把你給友兒,我怎麼忍耐得住!(高聲的說着彎着腰,想跳出欄干外。)

健 危險!

友 (禁不住叫出聲來,)呀!危險!(跑上前去時,早不見兩人的影子了。)

(友兒驚惶失色,向崖下望了望後,以雙手掩面,歪跌了二三步,向後昏倒下去。)

(緩緩的下幕)

一九二五,一一,一四,譯了。

最後列車

加藤武雄

一

M先生今朝很早就出門了。半舊的反領西裝配一頂氈帽。紫色的小包袱挾在脅腋下。眼睛望着足下的靴頭，的的嗒嗒地急跑着的走。

“啊！先生，這樣的早呀！”

將要出村口的地方，他聽見這樣的呼聲，驚着忙翻轉頭來看。由那邊田間道上擔着鋤頭來的是鄉里軍人會會長，並且在這村裏很有名的喜歡勞動的人。

“這樣早出門，到什麼地方去？”

“——有點事………到K市。”

先生格格答應得不很爽快。

“這未早就出門嗎？”那個男子再說了一回時，先生覺得自己的事從頭至末都給他知道了似的。

“看事情如何，也想順便到東京走一走。”先生把事件的真情都說了。

“到東京！”

“唔學堂用品有些要買的。……”先生有點慌張，紅着臉含糊着沒有完全說下去。但對手方卻沒有留意似的。

“東京，偶然走一走也好。那麼請罷，”他鞠了一鞠躬走過去了。

先生像安心了的，呼了一口氣。他想不要再遇着那一個，再開始急急的走。

通過了R市，入了N村，時間還很早，路旁的茶店的女主人還是才起牀的不嚴穩的裝束在開店門。除早晨駕出去的馬車三四輛，由他後面追過了去外，道上沒有一個行人。

路旁有一個小塚堆。由一個石菩薩站着的地點，有一條小徑向右邊分路。他來到這裏，停了足，把時表取出來看，還是六點過了一些，躊躇了一忽，到後來漸漸決了意的樣子，跑進那條小徑上了，在枯桑的田間，傾斜的蜿蜒上去的小徑，把他引到一個山崗上的小村裏來了。

這小村的村口，有一間用竹藪蓋頂，旁邊植有小雜樹林

的貧窮的農民的屋。他到這屋門首來了。

“啊呀！先生！”這時候，恰好在屋簷前打開雞籠放鷄出去的農婦高聲的說。先生的目尖很長，眼沒縫的在微笑着。但又怕四面的人聽見的樣子，低聲的，

“有些事順便來的。覺得太早一點，……”

“是，是！來得很好，少爺真的愛早起，已經起來了。是的，請到這裏來。”農婦用很噪急的調子說着，阻他不要進那間沒有敷三合土的房裏去。

“不，今天不能像平時般的久坐在這裏。真的要別處去，順便來看一看的。”

“到什麼地方去？”

“啊，想到Y市去。”他說謊了。

“但是許久沒有來了，喝點茶罷。也得抱一抱少爺才是。請，請！”

“真的不能久坐。就在這裏站一站。——他已經醒來了嗎？”他在門首簷階上坐下了。

“真的這樣急嗎？這樣急的要去？”農婦很不納意的說了後望着灰暗不明的房裏面，

“美兒！亞美兒！抱少爺出來！”農婦聲音高急的叫了一會，出來了一個背小孩子的十二三歲的女兒。她從女兒背上

把小孩子抱取下來。小孩子急的哭了。

“啊！乖乖！乖兒！”她哄慰着他，“看！少爺！爸爸！少爺的爸爸來了！看！不要這樣的哭！爸爸！少爺的爸爸！”

他的視線超過農婦的肩偷望着小孩兒。他覺得這樣幼小的也是很可怕的樣子。小兒漸停了哭。很美麗的澄清的眼睛圓圓的睜着，不轉瞬的望他父親的臉。

“是麼！這是爸爸！少爺的爸爸！是爸爸！你看！”農婦繼續着說，把小孩子抱送前來親近他，差不多觸着他的鼻尖了。早晨心地歡樂的小孩子的那對瞳子不住的流動！張開口“啞啞”的笑。

“啊，啊！認得爸爸了嗎？喂！看！笑得這個樣子！”農婦把小孩子送到他手中來。他用很不馴熟的手戰戰兢兢的接抱過來，他不知道哄小孩子的方法，祇把他搖抱了兩三下，小孩子望着他的臉繼續着“啞啞”的笑。本來是不足月生下來的，發育不良，身體很弱的小孩子；但近來色也白了，胖起來了，比從前抱的時候更重起來了，在雙腕上，很明顯的感得着他的重量。

“好重！像很壯健的了。”

“唉，近來身體壯健了許多。你看多體面的少爺喲！雖然在這樣骯髒的地方，但是血統好的還是一樣的好，我對他們

都是這樣的說話。”農婦的話像是恭維他，其實自誇把小孩子養轉身來了。她站在旁邊，愛得敵不住的樣子，湊近來看小孩子。

“啊！啊！說說話看看！和少爺的爸爸說說話看看！”農婦又在噪着。

他很歡喜地微笑着凝視小孩的臉。他那眉眼邊和口邊完全一樣的像母親雪子。他覺得抱着小孩的雙腕漸次的吃力了。到了四十五歲才初經驗的，這種不可思議的愛情像潮水般的向他的全身湧了上來，他到後來像忍耐不住的樣子，忽然的把脣呷在小孩子頰上了，小孩子像給他的鬚刺痛了。

“呀呀！”的哭了。掙扎着想離開他，他慌起來了，又抱着搖了兩三下，但更把小孩子激哭了。

“啊！失敗了！失敗！”先生苦笑着把小孩子交回給農婦。

“啊！啊！乖乖！乖乖！”接抱了小孩子把乳房給他啣着的農婦，用才收斂了笑容的眼睛望着不好意思的紅着臉的 M 先生。

“肚餓了，還沒有給早奶他吃。”她用辯解的口調說。

他取出時錶看，時間已經逼近了。他對農婦說，回來時再來看看也說不定。說了後站起來要走。

“真的麼？那末回來的時候再坐坐。少爺！爸爸回去，爸

爸，再會！再會！”農婦抱着小孩子送出門首來。小孩子用他的滿含着淚的眼睛凝視他。

二

過了三十分鐘後，M先生坐在上午七點由H市出發的三等火車車箱裏面的一隅了，他呆呆的睜着眼睛，他的眼前站着一個蕭條的野山。但先生像沒有看見什麼。他祇在交互的描想剛才看了來的可愛的小孩子的臉。

過了一刻，他在坐席上轉了一轉身，把後頭部押靠在車窗欄上。頭微仰着，不動的閉着眼睛。等了一忽，忽然的驚了起來，把眼睜開。他嘆息着呼了一口氣後，又靜靜的閉了眼睛坐下去。

他的額很白的在發亮。眉目極秀，鼻的格式也好。紅潤的唇。——他的美貌使他比他的年齡越顯得年輕了。但是他那兩鬢疎疎的混了許多白髮。他的臉和身體全身的周圍很濃厚的纏着老年的色彩了。

不拘他的年齡如何，現在他的胸中還有個祕密的戀愛的思潮在作旋渦的迴轉。

過了四十，近五十歲了。人生之“秋”的時代已經過了，

可以說是達到“冬”的時代，還會遇着這種興趣；他自己也完全沒有預想到的。

“真是不可思議的！”他不知不覺的嘆了口氣。他的思想浮泛到初和雪子相遇的那天的事了——

……幸還是不幸呢？生來是特殊的美貌所有者的他，由十五六歲時起至最近止，其間全為女性狂的生活，他的生涯中經驗過來的戀愛數不清楚了。他由他的美貌和比美貌大二倍的才氣迷惑了玩弄了許多女兒，也誤了不少的女性的一生。但他自己的命運也不能不隨着戀愛而狂亂了。抱有為之才，作小學校的教員，在山村裏找着最後的安身地點時，他對世事早已完全疲倦了。同時對女性也疲倦了。沒有妻沒有子的他決意做一個溫厚而忠實的小學校長，靜靜的在山中送他的殘年。

但是在這時候跑到他面前的就是雪子。

連他算進去，教員祇有三四個人的小學校。方從市立女學校畢業出來，就到這學校來的雪子，那年祇十九歲，完全是個小孩子。離開父母，離開朋友，被派送到這山裏來，免不得感着寂寞；常靠着教室的窗欄，一個人在啜泣。

“爲什麼呢？又在思家了麼？”他溫柔的微笑着安慰她時，含着淚的眼邊浮出害羞的微笑，輕輕的把臉隱藏在窗帷

後了。他看見這種嬌態，更覺得引人憐愛。她是和母親很寂寞的在姊夫的家裏養大的，除了不很親愛的姊姊外別沒有兄弟。在這世中，她別無可依靠的人了。這種身世的敘述，未嘗不使他感動。她有一個伯母，住在東京。如果做得到時，她想到東京去學習美術畫。她用很誠謹的把她的私望通通告訴了他。

“寂寞的時候，到我家裏來逛逛。”

“唉。”她喜歡的點了頭。嗣後她常常去訪問他，繫着紅色的衣帶和穿裙的風致又不相同。像人家裏的小姑娘般的跑了來。租了獨立的一間房子，在度不自由的鰥居生活的他，覺得替他整理一切家務的雪子的姿態對他的孤寂的生活添加了許多色彩。對他的無聊的朝夕也把牠歡樂化了。

雪子是沉默的溫馴的女兒。但有時候又完全錯認了她般的很活潑，像小孩子一般的玩耍。她的性質原是很伶俐的天真爛漫的。因為境遇所迫，變成很跼蹐的，想伸展的地方也不敢伸展了。她現在發見了十分可以信賴的人，就完全把自己交給了他，對他盡情的撒嬌了。

“可愛的小姑娘！——”他竟玩笑般的叫她。但實際的說，他對雪子的愛裏面發見有從未曾經驗過的對女兒般的感情。他覺得自己是已經頹老了的，但還是有不能像父親女

兒般的惡性的血——在長期間內睡眠着的血。他覺得這種血漸次的蘇醒起來了，雖然不算是個美人，但她的傾斜着的整齊的肩膊，會使他想到了二十年前曾戀愛過來的女人。這個女人在他心坎上留了個難忘的印像。這個女人是他在東京讀書的時候時常來往的先進同學的第二個女兒。她把誠實而熱烈的愛奉獻給他了。但他對她也和對其他的女人一樣的玩弄了她的身體後就冷淡的把她遺棄了。她的深情還存留在他的心裏。現在對着雪子的情景，正和那時候的一晚上，對着那個女兒一樣，這種回憶竟把那種感情挑撥出來了。

“那不行！”他自己開始警戒時，但已經遲了。對着很親熱向他接近的雪子的幼嫩的心和身，他的自制力終不發生效力了。

他覺得和年齡不適合的罪過很可恥，又很後悔。地面上若有孔穴時，他馬上就要鑽進去了。但第二天早上坐在他面前的雪子竟像沒有那回事般的，嗣後他不像從前那樣的頻頻到他家裏來訪他了。說“可愛的小姑娘”的心裏面竟準備着有實行那件事亦不要緊的那種戀愛，這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到了這種年齡還會領受花般的年輕女兒的愛，他真夢想不到的，——她是思想堅決的小姑娘，衷心的真誠的思慕

他。戀愛他。

三

新生之火，恐怕是他的生涯的最後之焰，由灰燼中再燃燒起來了。由他的外貌看來，較諸四十五歲還要年輕的樣子。但他的心比四十五歲的年齡還要衰老了。他也常感着她的年輕的生命之力在他的衰老了的心裏未常不是一個痛苦的負擔。還有使他更難堪的事，就是不知在什麼時候她的身體已變為不尋常的身體了。

“有點奇怪喲：我不知怎麼樣才好。”她在羞恥和恐懼的裏面顫動的哭着把這件事明白的告訴他時，他感着不少的憂恐。他的長期間的戀愛經驗中，像這種事不止一回兩回的了。他決不是對這種微小的事件會驚恐的怯懦的人。但這叫他自己也覺得很奇怪的會變成這樣怯懦的萎頹起來。他覺得這件事完全沒有方法處置了。到後來他決意把這不足月產下來的小孩子附托 N 村的農家。把雪子送到東京去。這些籌畫和奔走，在他已經算不少的勞苦了。但事情的一切終不能不給村人知道了，幸得村裏的風俗，對這種事情的處置比較寬大，並且他在這村裏是個信用很深的人，所以沒有人把

這件事當做一個問題出來和他爲難。雖然沒有那一個向他詰難，但他的良心已經很酷虐的向他詰難了，他從來是沒有這種自責的。他對女人無論做了如何的壞事，他都覺得很平常的不算一回事。但這回他不同了。侮弄了一個人家的女兒，並且使她生了小孩子——不是僅僅這一回事嗎？算什麼呢？他也想恢復自己固有的勇氣；但是他的心裏面像有件什麼東西不許他把這件事平淡的看過去。睡在產褥上，仰着蒼白的臉，凝視着他的含淚眼睛，——像乞憐般的哭訴般的眼睛，對他的靈魂深深的下了一刺。對她造孽了，太對不起她了！他衷心對她謝了罪。但她別沒有對他抱恨的樣子。不單不恨，並且怨哭她的命運，——不能不和他離別的命運。悲戀着，差不多臉面都還沒有認清楚，就把給他人的小孩子。到要出東京的時候，她逼着他無論如何要帶她去見小孩子一面。但他終沒有答應她。他想過去的事還是乾乾淨淨的收拾起來，一切把牠忘了去的好。他代她祝福，完全更新的，再開始她的新生活。但是離別了後，雪子還常寄信給他。他接到了這些頻頻寄來的桃色的小信封時，常一個人在惆悵。她的信裏多是這樣的口氣。

“想不該寫，不該寫。但還是禁不住要寫。望你允許了我這一回，並且望你，一兩句也好，給我一回信罷。”她這封信

說幼稚的確是幼稚，說空想的確是太空想的心情了。但到底她的純潔的愛情還是把他的心感動了。

“——先生，你今天在做些什麼事？我今天把沒有櫛沐的頭髮洗好了。祇有頭髮，是和從前給人稱讚時一般的美麗。但是自那回以後，也脫減了許多了。自那個小孩子生下來後，至今日恰恰一百零三天，和先生相別也滿七十天了。——那個兒子也還壯健麼？我每看見別的小嬰兒，就禁不住要思念那個小孩子。……”讀了她這樣的信，覺得她很可愛也太可憐。同時又覺着一種苦惱。他想到不知在什麼時候，在那個小女兒的心裏面覺醒了的一種很強的母親的奇跡。同時也留意到自己的心裏面的一個父性也完成了。他對京一，——這是小孩子的名，雪子因為自己就要到東京去生活，她托他要取東京的‘京’字做小孩子的名，做個紀念。——的愛念和對雪子的愛念互相平行，一天一天的強熱起來了。一面雖覺得這種可恥的過失的記憶是一種痛苦，但也不能不常常跑去看那個小孩子。原來祇當他是個‘罪惡之果’的幼者現在他明瞭的感知是在他自己腕中的‘愛之結晶’了。

但是預期着的運命出人意外的早到來了。雪子的婚事由她伯父決定了。專斷的把她的婚事決定了的伯父，不容她有如何的嘆愿，如何的哭訴。沒有法子，結局她一切聽之運

命，決意出嫁了。未出嫁之前，雪子來了一封信給他，信裏說，無論如何要和他一面。她信裏又說，她祇有這個最後的請求，望他答應她。他接了信後，躊躇了幾回。最後他祕密地跑出東京來了。他在Y市一個私立女學校當教員的時候，曾教過一個舊女生，名叫貞子的，偶然的和雪子也是個好朋友，並且貞子又恰好住在雪子的家裏附近。有了這些機會，他就在貞子的家裏和雪子作自村裏別後的最初的相會。雪子跑進房裏來看見在等着她的他時，

“啊呀！先生！”祇說了這一句，身體像崩倒下去般坐下來。含着淚的眼睛凝望着他的臉，很親戀的很歡喜的和他相會。……

貞子退出去後，雪子飲着眼淚把自己的悲切的定婚的經過說了出來。粗鄙的，庸凡的，無教育的，沒有實力的全無所取的低級的官吏，——嫁給這等人爲妻，比死還要難堪。

“但不能這樣說的。結了婚後，愛情自然會生出來的——”他說了許多這類的話去安慰她。但愈安慰她，她愈像小女兒般的不住的啜泣。微微的顫動着的細肩。還沒有給衣角遮掩到的顰眉。看見她那種慘傷的樣子，他的心上登即覺着種疼痛的鞭楚——她會陷於這樣的運命，他痛切的覺得完全是自己的罪過了。

“這樣的不情願，那真沒有法子。”他說了後，但他又怕她說，“請你代想法子，我祇照你所說的，……”這一句來時，如何好呢。他對這個女兒的生涯，自己覺得再沒有負全責的餘力了。

“已經決定了的，此刻再想不出什麼方法來。總之男人那方面又很熱心的希望你。你還是將就去看看。我想決不會有什麼給你難過的事。”他祇能再用這種無力的慰詞。以外再沒有方法了。

但她把想哭的哭了後，她的氣像安靜了許多。到她和他要分別時，

“怎麼樣？身體怎麼樣？”他問了後，雪子很悲寂的笑着。

“唉，早好了。那麼，京一的事拜託你了。那個小孩子身體還好嗎？”她到這時候才想到京一的事來了。“伯父和他們都當那個兒子死了。真的那個兒子太可憐了！”她產後經了許多辛苦，還沒有完全恢復她的健康狀態。她那蒼白的頰上，再流着清淚了。

“那個兒子我負完全的責任。你要把那個兒子的事，——從前一切的事都要把牠忘記，做一個新人，開始你的新生活！”他像對自己的女兒般的溫和的叮囑了後，雪子也很溫柔的笑了。

四

雪子就這樣的結婚。他也呼了口氣般的安心了。但同時又覺得有一個重要的東西給人奪去了般的。雪子嫁了後還不斷地有信寄給他。“先生！不，不是先生，是京一的爸爸！我望你容許我又寄了這封信來給你。我也不望你的回信，祇望你容許我在想寫的時候寫這封信吧。”她的信裏是用這樣的口調寫的。她信裏反反覆復說的無非是對沒有一點樂趣的，比他所想像的還要不幸的結婚生活的怨言。最後，她又把同在山中學校時代的愛慕的追憶重提出來。“不管世間怎末樣說，不管人們怎末樣的批評，我覺得還是在先生旁邊幸福些。”信裏還有這樣的文章。讀了這封信，他覺得現在還把一切交託自己而不悔的她的可憐的戀愛的心情很透徹的浸滲至自己心裏來。他對她這封信不加何等的明察與反省，他竟覆了封信給她。那封回信並不是直接寄給雪子，是託貞子轉交。在那時候，雪子對回信是不能滿足的，她說，祇一回，無論如何要他會一會面。“不行，那了不得！”他很堅決的把這個念頭打消。但那個難克制的蠱惑還是存在着。他也不想，祇一回，真的祇一回！所以他又偷偷跑到東京貞子家裏來了。

“啊！多好看的夫人了喲，我真認不出來了。”他故意快活的用說笑的調子說。雪子不好意思的紅了臉。她那對仰視着的很親戀似的眼睛裏面，滿蓄了眼淚。但她並不是像信裏所說的那樣悲慘的樣子。血色比從前好得多了。做了人妻的落着的態度中還有點嫵雅的樣子。他看見這種樣子，有點失望，故意的說笑般的，衝口而出，說了這句話。

“先生祇愛說那些話。——”她的眼睛像想說這一句般的望着他的臉。——像很恨的，有時又像很惱的望着他的臉。

“好容易會見了先生。我覺得異常的歡喜。但先生沒有一點貼心的話對我說。我想說的也沒有說。——”後來雪子寄了一封這樣的信來。見了一回後，他們間的愛情越發難斷了。他再次的跑去會她了。——最初一回，像受着那個女兒的愛的羈絆，勉強去看看她的。但這回是把身和心的全部提交給她。他不能否定在戀着她的自己了。他受着煩惱的戀情的攻擊常一晚上完全沒有睡。到這時分，還有這樣的情熱，到底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呢？自己也覺得奇怪。他的生涯中所經閱過來的戀不知多少了。但有一個能夠像這回的戀愛般的誠實麼？至今想起來，從前所有的戀愛雖有程度之差。但都不過是個遊戲。他從前所嘗過的是被戀的心的痛苦，他

可以說完全沒有經驗過。在對手方面縱有以生命爲孤注的戀愛，但在他，祇當牠是脣頭的懶懶的一笑。至這回他才知道真的戀愛。由衷心裏發出來的戀愛。他也是這回才嘗到戀愛的苦悶了。到底爲什麼會這個樣子！——他這時候，抱着滿腔的情熱，常常回顧着自己在嘆息。

不知什麼緣故，從來每個月雪子一定有兩三封信寄來的。但近來竟斷了消息。自己連寄了兩三封信，不見回音。他寄去的信無庸說是間接的，常寄到貞子那邊，由貞子轉交雪子。他懷疑貞子沒有代交給她，因寄信去問貞子，貞子回信說，的確交去了。他更覺不得要領。他起了種疑慮。不是患了重病麼？抑或自己的關係給她的丈夫知道了，起了什麼困難嗎？但是如果有這些變化。最少總有消息通知貞子的。那末，她忽的變了心麼？想和自己離開了麼？

最後的疑慮把他的心晦暗起來了。但登時又反想了一反想，能夠這個樣子好些，能夠離開的好些！他想了後，很悲寂的笑了。

雖然這樣想。但是不明不白就分開手，他總覺得有點難堪。並且還有京一這個兒子，——作算要離開，自己和她中間已經有了小孩子的，也不能這樣容易的就離開的。作算想離開，以後彼此變成沒有關係的他人，也要再會一會面，把

小孩子的事商量妥後，爽爽快快的離開的好——

這麼樣的想着，M先生又向東京出發了。

正午又過了些時刻，到了S車站。M先生即刻搭了往V地的電車。到了V地的十字路口，下了電車，貞子住的地方離這裏有一里多路。在紛亂的小街裏面，十二月杪的街市，來往的行人很忙亂的絡繹不絕。各家門首都裝飾着松木竹葉。含着塵埃的風愈把朦朧的日色迷亂了。吼號着一種寒音。突然由山裏出來的他，看見這種狀態，眼睛都暈眩了，到後來好容易才找到了貞子的住家。貞子的住家是在街市旁空地的後頭，他在途中已經走錯了不少的路。

星期日，恰好貞子在家。她望見他意外的來訪，吃了一驚。

“啊呀！先生！”她像平時一樣慇懃的迎他。

貞子比雪子大七八歲，快近三十歲了，還是獨身。她在這家主人的住家樓上分租了間房子，在下街的某公司裏當打字機主任。

他給她招待到樓上的房裏來後，呼了口氣後，盤腿的坐着。光線很好的一間六張土蓆的房子裏，窗下擺着一張小檯子。檯子雜亂的放着化粧品的玻璃瓶，硯箱，和幾本婦女雜誌。壁龕裏擺面着一張琴，琴面蓋着一幅美麗的洋紗。琴下

邊擺着一個像由勸業場買來的廉價的花瓶裏面插着一枝寒菊，靜靜的放出一種清香來。

由下面把茶具搬上來的貞子，伸出充了血的很胖的手倒茶給他喝。

“學校已經放了假？”她略擡起她的眼望望他。

“是。昨天開始放了假。”

“那麼舒服了。真的你今天來得好。”貞子很客氣的說了一句客套話。

“是的，今早才決定主意來的。有些學校的用品也要買的。——”他把坐席略移動移動，才覺得洋褲子把膝部束縛得很緊，他很跼促的坐着在喝茶。他又擦着洋火吸煙。他的比什麼還重要的事就是想聽見雪子的消息。但到這時節，很奇怪的不能輕鬆的說出口來。貞子對他們倆間的一切事情都很詳細的，可以說是他們倆的愛的保護者。替他們很有力的謀了不少的便利。但他總覺得她常有嘲笑的視線向他投射。她那視線好像在說，“先生算了喲。隨便的丟開手罷。”他覺得她這種視線比什麼還要可怕。

今天的貞子也覺得很不安靜似的。是心理作用麼？她今天和從前不同，有一種很冷淡的樣子。並且他還認得她是在努力着裝出一種笑顏來掩飾她的冷淡。

想把無趣味的沉默混過去，他們作了些無意味的會話後，

“雪子那邊有信給你沒有？”貞子那方面先開了口。

“不，近來見得沒有信來。”他說了後感着雙頰發熱。

“哎呀！一點消息都沒有！”

“唉。”他用無氣力的調子說。“不是生了什麼變故嗎？”

“這真奇怪喲。近來我這裏也沒有得她的消息。前三四天我到 I 街去找她來。據他們說，十天前搬往 S 街去了。她住的家已經租給別人了。”貞子用不流暢的調子吞吞吐吐的說。

“搬了家？她新搬的家的住址也不通知我們麼？”

“唉。沒有通知。雪子真的不知在幹什麼了。”

“那末，真奇怪了。”他一邊說，一邊凝視着貞子的臉。貞子忙把視線避開。在這瞬間，他心裏起了一種奇異的感觸，

“近來她們那邊怎麼樣？——她們的家庭怎麼樣？”

“別沒有什麼的樣子。是的，我最後見她是在兩星期前。看她是很高興的。”貞子低着頭，低聲的繼續着說。“她像漸次的感知幸福了的樣子。”

“唔！要這樣才好。”

重重苦悶的沉默又襲來了。

“前一次，”他等了一會又開口了，“那封信替我交給她了麼？”

“的確的交給她了。”

貞子所說的完全是前後矛盾的話。但他又不便向她質問。他覺得自己是無所憑依般的。不得不默殺下去了。貞子像想說什麼，但又找不出什麼適當的話來說。沉默約繼續了三四分鐘，樓下住的像主婦般的女人走上來至樓門首，把頭伸進來，

“貞子君！有客來了。”低聲的告訴她。

“誰來了？”

“I 君喲！”

“是？”貞子急的臉紅起來了，現出很狼狽的樣子。不得了！怎麼好呢！——她的臉上在現出這種慌亂的樣子。

“有客嗎？那麼我回去罷。”他要站起來。

“不，不要緊。坐下罷。”貞子忙阻着他，“對不起。我下去一會。”她說了後跟着主婦到樓下去了。

五

下樓去了的貞子過了十分二十分還不見上來。他一個

人覺得心裏很不舒服，很煩悶的，祇管在吸紙煙。還是我想的不錯，雪子在避我了。她想和我分開了。並且貞子也贊成她。一切內情貞子是知道的，外面就裝做不知道的樣子。他想到這層，與其說他憤惱，寧可說他是悲哀，是孤寂。這麼看起來，前一次會見她時她的口氣果然有點奇異。那時候，她已經抱了這種態度也未可知。他一邊想，一面回憶那時候的情形了。合算起來和她偷會了四次。前三次見面時雪子總很羞怯的不大說話。但最後的一回，她的態度有些變了，很不客氣的說了許多話，她用在山村裏小學校常用過的赤裸的調子向他撒嬌。看她很喜歡的說話了，忽然的又悲咽起來含着眼淚。他問她，“這樣的可以麼？”她說，“不要緊。”他又問。“給他知道了呢？——”她又說，“知道了也不要緊。有什麼要緊！他像木偶般的人。先生怕他知道嗎？”她用自暴自棄的調子說。她忽然的又靠着他的膝，“這叫做，偷竊的戀愛喲，——像你這個人真的不行喲！”她低聲的私語着，用她的媚眼凝視着他的臉。她這種態度裏面含有能使人狂熱的分子。

“那麼，你丈夫是很愛你的喲。”

“唉。愛還是愛的。”

“那麼，到什麼時候又要生小孩子的。”他把眼皮皺了皺的，笑了。雪子急的用血斯的里症的調子說，

“小孩子嗎？我不生小孩子了喲！誰要小孩子？”她氣惱的說着，出乎他意外的，她流下淚來了。……

他把那時候雪子所說的當做一個難猜的謎。他心裏反覆的思考了一回，他聽見樓下開門的音響了。客像要回去的樣子。等一會，聽見貞子在高聲的叫，“I先生”。接續又聽見忙亂的履音。他無意識的擡了一擡頭，透過玻璃窗向下邊望了一望，他看見追出來的貞子在門口和一個人說話。那個人向內面的站着，是一個穿着很體面的西裝的少年。貞子的髻髮快要觸着那個男子的胸部，很親愛的在說話。他看見這種情形，和剛才貞子的慌亂的樣子對照起來，他曉得那個男子不是尋常的來客了。他又覺得今天自己的來訪是給他們一個妨礙了。

“對不起了。”走上樓來的貞子紅着臉，微笑着對他說。

“你有客，我該去的。真的對不住你了。”

“不，不要緊。”

“不，我太不自重了。”他用一種諷刺的眼睛笑向她，“真的太妨害你們了。你早該告訴我的。”

貞子沒有聽他說這些話時，她那富有血分的臉已經很紅了。聽見他說了後更紅得厲害了。她把俯着的頭擡起來，很決意的用正經的調子說。

“先生，我這回打算結婚的嚟。”

“結婚？啊！那很好！”他也正經的回答，“快了嗎？”

“是的。過了年就結婚。”

“那很好。那末恭喜你了。”

“不。沒有什麼好。沒有什麼恭喜。不過我幾個哥哥和朋友都勸我結婚。”貞子雖紅着臉，但她終是個職業婦人，用散文般的口氣說。

“是的，女兒還是早點結婚的好。”他用沉重的聲音說。但他忙轉一轉身，把紙捲煙的盒子拿回衣袋裏去，“那麼我回去了。”

“就要回去嗎？”

“很對不起了。有機會遇見她的時候，代問候一聲。許多事情叫你費心了。以後再會！——”他說了後，堅決的站起來。

“就要回去？那麼雪子的住址曉得了時，再寫信來通知你。”

“不，恐怕不能再見她了。我想是想和她再會一面，但還是不會的好！——是的，不見的好！本來是不該的事！”他很悲寂的慘笑了。像逃避般的下了樓梯，貞子繼續着說了許多對不住的話；他像沒有聽見，辭了出來。

出來街道上，走了半里多路，他的興奮漸平復了下去，自己不覺苦笑起來，他想今天的自己，在貞子眼裏不知映成怎麼樣一個無聊的人了。追尋着躲避自己的女人，妨害別人的戀愛，並且自己又是達了相當年齡的人。他想到這層，不能不嘲笑自己了。真的怎麼會幹出這種蠢事來！那個女人又不能永久歸屬自己的，這是很明白的事。不，自己還該勸她要這樣的才對，總言之，她所取的方法是很正當的。

他想着這些事呆呆的站在電車停留場的旁邊，他的眼前飛過了幾架電車。但他並沒有意思搭電車。

“但是，——”他決意想乘電車了。他的心思忽然的又變了起來。到底不能不分別的，這是不消說了，但就這個樣子不見面的分手，覺得心理總有點過不去。無論如何，總得再見一回。她怕也是這樣的想，決沒有默默的就離開了去的道理尤其是我們倆間有了京一的。……他這麼樣想着，覺得氣惱起來了。他想真怨她不過，——怨那個任情的，全不懂事情的女兒不過。但同時又覺得她的明眸，她的蒼白的臉頰，時常放散着薇薔花香的密厚的黑髮等；在他的感覺裏再蘇醒起來。一種煩惱的戀愛很厲害的緊迫向他身邊來。

總之非再會一會面不可。不再會一回面時，——他興奮

着反復的思慮。他橫過了線路，跑到停止在對面的，開向 M 地方的電車前，跳上車去。

I 街第三條衚衕五十六番地，——雪子和她的丈夫同住的住所。他因為找這個住所，費了一個鐘頭以上。在那邊紛亂的交叉着的街路裏面走來走去，由生菜店剪髮店等小店舖相排列着的小街道進去，在一條單口衚衕的裏面，才發見了一間有樓的房子。但門上標的姓名已經變換了。他想他們搬了家。貞子說的話還是不錯。他一面想，一面很失望的想退出去。但忽又轉想了一想，就站在那門前。

“對不起了，借問一問。——”

年老的主婦走了出來。他用恭敬的調子向她問前回住在这房裏的主人搬到什麼地方去了。

“啊！野崎君嗎？野崎君搬到 V 區去了。”

“號數你知道麼？”他想她是不會知道的，但還是這樣的問了。

“讓我想想。是的，V 區的 F 街，三番地，號數記不清楚了。像四十六號或四十八號。總在那一帶地方罷。”那個主婦，出他意外的，詳細的回答了他。

“謝謝你！”他衷心的感謝她。又很急的跑到電車路口來。許多人和車匆匆的來往着的街道上還是一樣的吹着塵

埃之風。萬物的音響都覺得很悲切的。傍晚的街道上已經散點着燈光了。再搭了電車的他，約過了一點鐘後，在V區的F街，一列都是槿籬的，很寂靜的路上了。三番地第四十八號，——他反覆的默念着，很注意的檢看左右兩側的門燈。他很熱心的走着找了一回。但是橫巷過了後，又一條橫巷般的街路，很亂雜起來，並且號數也不循一定的順序，變來變去，很難找的。

但終給他找着了。

“四十八號嗎？在那邊喲。”過路的人告訴他時他反覺得愕然的。他放輕足步走近門前，偷望了一望，真奇怪了。門燈上的姓氏和他所找的完全不同。

四十六號也未可知。他想着又在附近找了一回，漸找着了。但看了一看。還是不對，他昏亂起來了。呆呆地站着不會動。四十八號？怕是我聽錯了。或者是八十四號罷。他這麼樣想着，再找一回。但在那邊，還找不出他想找的人家來。

他站着問了一家煙草店的主人。

“野崎？有這一家嗎？”

那煙草店的主人偏着頭思索了好一會，“什麼時候搬來的呢？”

“約十天前搬來的。”他用疲倦的調子說。

“這附近，近來像沒有新搬來的人野崎！……”

“哈，哈，哈！”他智識昏亂了般的停住了足，“謝你了。”但他鞠了一鞠躬，無目的地又開始走路了。

深黑的大空中，嚴寒的晚風在狂吹。明亮的燈光和歡樂的笑聲一同由家家緊閉了的門隙裏流漏出來。這些現象叫他想及和暖的家庭，使他想像到年輕的夫妻守着一盞寒燈度此寂靜的一夜。

回去罷！——他走出那條橫巷的角上時。站着低聲的對自己說。給塵埃的風吹着，半日間煩忙的奔走，他的精神疲倦到極點了。他覺得自己的眼前，常現出給一切遺棄了的自己的可憐的姿態。無力的苦笑又浮上他的脣來了。

你爲什麼幹這樣笨的事？這樣熱心的走着找她？作算就找着了，你說爲什麼事找她呢？找着了有什麼益處呢？——他的精神轉冷靜了。嘲笑着剛才的癡夢，拖着重贅的皮靴，很疲倦的向着來時候走過的那條路上走。

六

到了S停車場的時候已經過了八點半鐘了。趕不上八點二十幾分的火車的，他不能不等十點前後的最後的列車

了。

他跑進停車場前的一家小菜店去，一點一點的在慢飲着威士忌酒，喝到臉紅了後，纔出來。但還不容易等到開車的時間。

“以後不容易有出來東京的機會了罷。不，決不出來了！”他這麼想着真的有點不忍即刻離開東京。他在停車場附近躑躅了一回。他無意中發見了一家玩具店，他跑近前去買了兩三種玩具。

M先生搭了九點五十五分的最後列車。他呼了一口氣，嘆息着把他疲倦了的身體投靠在車箱裏的靠椅上，不動的閉着眼睛。

把由今早起的事情想了一想，覺得今天這一天異常的長久。他覺得在這一天內像經驗了他一生涯的事情，因此想剛才那樣熱心的探訪雪子的家的自己和現在的自己完全是兩個人。剛才那個人不是自己，是別一個人罷。他的心冷息下來了。沒有遇見雪子，固然是一件很抱憾的事。但他再沒有責備她的氣力了。要這樣才好。她是很聰明的潔身引避了。還黏戀着追尋她的自己才是不對的。——肯定一切的冷靜的心和悲楚的疲勞之感混在一起，充滿着他的胸裏。

火車開始展輪了。他把頭靠着車窗，通過玻璃窗扉，眺

望着漸漸遠離的都會的燈火。他又想到形影在那都會裏消滅了的雪子來了。但他心裏是這樣的替她祝福。

“望你幸福地度你的生活！——”

他再閉了眼睛。火車的動搖，身體的疲倦，和微醉使他昏沉沉的睡下去了。

在這昏昏沉沉的意識裏面，他還是浮想到雪子的面影來了。他覺得雪子的面影是已經攸遠的。——跟着雪子的面影，從前的生涯中，愛過來的女性面影再在他的眼前浮現出來。年齡不同的，階級也不同的。那些女性各以某時某日的固有的表情和姿態，順序的幻現出來後，又消失了。有一個女人很猥褻的向他狂笑。有一個女人把袖掩着面飲泣。有一個女人用像燃燒着般的眼凝視他——這些面影幻現了出來後，即時又消滅了。惟有裏面的一個，是二十年前學生時代戀愛過來的先進同學的第一個女兒，她的和雪子很相似的面影——不很愛說話的溫馴的女兒，恨恨的含着眼淚的面影，無論到什麼時候總不離開他的眼前。

這個面影恰恰像兩重相片般的和另一個同樣的面影重合而為一了。他這樣的幻想着，不知什麼時候又變成雪子的面影子。這是他三十年戀愛生活的最後一回的，也是最初使他覺悟到真的戀愛很柔和的雪子的面影。

“先生暫別了。我還是離開你好。因為我是個荏弱的女兒。——因為我不能戰勝這社會中的規約。——”雪子的悲切的面影像向着他這樣的說。

啊！雪子永久和我相離了——他沒有氣力的嘆了一口氣。他覺得失去了一切。他覺得一切像向遠方逝去的迎神儀仗，往他的後面的遠方去了，祇把他一個人遺留在後頭。

他想着在自己眼前繼續着的一個悲寂的經過；他再嘆了一口氣。這時候在他眼前幻現出來的是京一的圓圓的美麗的眼睛。他隨後又感着壓在自己雙腕上的柔嫩的有重感和溫暖的感觸。一種不能打消的父的意識伴着一種奇特的歡樂的感情在他的心裏蘇醒起來。

一切失掉了，祇有那個小孩子還遺留給自己。——他想到這一點，冷靜的微笑在他唇上浮出來。他在描想，那圓圓的美麗的眼睛在迴旋流動，張開小嘴，用不明瞭的發音向自己呼喊的幼者了。他又想到雪子最初出東京時候說的話來了，“將來的事雖難預料。但我想能夠做得到時，我一定在東京住。這個小孩子長大了後，望你送他到東京來。”

雪子去了，但那個孩子還遺留給自己。——他心裏反復的這樣的想。

火車衝向暗空中繼續着進行。

他連思念一切事情都覺得疲倦了。昏昏沉沉的意識漸次的被引到睡眠那方面去了。

他在三等車箱的一隅昏昏沉沉的睡着了。睡了後又醒過來。睡了後又醒過來。他那似夢非夢，似現實非現實的，朦朧的眼前，有個小孩子的清麗的眼睛頻注視他也向他微笑。

無產階級者

小川未明

那是我當新聞記者時代的事情。日俄戰役的傷兵，常作行商跑到北地的這個小市鎮來。他們不能說由一定的地方來的。他們的姿態也決不是一樣的。其中有個兩腳截斷了，又短又大，像棍筒的樣子。下面用襤褸的布屑包裹着，高高的捲到上部來，用膝頭抵觸在地面上行走。因為軀體矮，外面看來像年紀老了的小孩子。濃密的鬚由紫黑色外唇的周圍延生到頰邊。巨大的眼睛陷落進眼腔裏面去，自然的表現出疲勞的形色。白眼裏頭浮着淡黃色的暈膜。顏面上無論那一部分，都看得出他是經驗過決非他人所能知道的痛苦來的。

這個人穿着焦茶色的洋服污染着由皮膚裏流出來的汗液。外衫不單一面的生着無數黑色的污點，這個廢兵還很正

經的戴上他的軍帽，木造的藥箱由肩胛上垂下來。手裏拿着舊手風琴，一面拉，一面唱，把人們的注意都集到自己身上來。他就這個樣子往來賣千金丹。

和着手風琴一面拉一面唱的到底是那一類的歌，誰都聽不明白。但是在盛夏的晴空下一切的東西給太陽曬成赤色，又聽見可憐的音調的歌聲，和無所憑依的，像到了一定的時候就不能不消散的手風琴音；誰都要感着悲哀。

但是常常看見他的姿態，聽慣了他的歌聲，到後來就不很有停住足注意那傷兵的人了。隨便的聽着他的歌聲就走過去，稍覺得有點傷感罷了。由街路的一隅拉出來的手風琴音飄盪到我的事務室裏面來時，不單可以想像得出那個傷兵的樣子，並且他在什麼地點，怎樣的走着，都歷歷如在眼前。

“我看見那個樣子，真討厭，心裏不快活。”一個女人這樣說。

“但是他是代國家盡了力。”也有人這樣說的。背着那個人，有許多批評他的種種說話。他們想，他們說的話綜不會傳進在給太陽燒熱了的路上匍匐着走路的傷兵的耳朵裏去，無智識的男女們指着他在議論。——我連這個樣子都像到了。

果然這樣的傷兵的印像，不知不覺的由這個小市鎮裏面的人們的腦筋裏，漸漸地的淡忘下去了。因此他的藥也賣不了了。那個廢兵對那小市鎮也沒有再可留戀的餘地了。不知由什麼時候起，就看不見他的影子，並聽不見他的手風琴音了。

由窗口把頭伸出在酷熱的太陽光裏，思念着那個廢兵的時候，給吹着柳樹的小枝似有似無的微風送來的，但不能說定由那塊地方，祇覺得很悠遠的有手風琴音飄盪過來。

一定那一個雙截斷了腳變成木筒一樣的傷兵，走在別一個市鎮上去了。此刻也在那邊很辛苦的走着度他的完全沒有人照料不幸的餘生吧。我過了一會，又起了這種的想像。

有一次我茫然的在街路上走着的時候，

“我是廢兵，旅順戰爭的時候打斷了一隻腕，由那邊歸國來後，旅費用完了。望大家們哀憐一下子，資助些……”

出乎我的意外，我聽見在我的近旁發出這樣的聲音。驚着回轉頭來看時，那邊店門首站着一個瘦削的青年，穿着污穢得很的花條布單褂子，垂繫着一條洋綢的衣帶，穿着草履，頭髮蓬蓬，像很久沒有剪過。右手纏着白紉帶，由肩膀垂吊下來。一看就知道手腕以下完全沒有了。

我由直覺的馬上就知道那個男人不是真實的傷兵。如果是傷兵時，決不會說出這種話來，也不會在市上這樣的走着的。街市上的人們也像和我有同樣的感想，那時候也沒有看見把錢給那個男子的人。

那個男子的眼睛很銳利的放着黑光，像突出來的樣子。空在店前站了一會，臨去的時候，睨視着那毫不客氣的拒絕了他的人們。當時覺得他的眼睛裏，燃燒着一種厭惡的焰。我說不出爲什麼緣故不能不生出一種不快之感來。因此思索就引我到那方面去了。

有一天，向警察方面探訪的訪員回到社裏來。據那個訪員說，那個青年，是詐稱做廢兵的，在某地方向人家強索金錢，被警察看見了，就被拘了。在警察一方面，不單對這個人加以嚴重的責罰，並且同時向一般市民發出警告，以後凡看見有這種人在屋舍前面徘徊時，決不要受他的欺騙。若自稱廢兵，有強索金錢的，就要馬上到區署裏來報告。知道了那個男子不是個傷兵以後，他爲什麼打斷了右腕，隨後也探聽出來了。這個青年是在都會裏的一個工廠裏面的勞働工人，有一天誤觸着輪齒，右手遂被轆斷了，因此這個青年就不會再做工了。工廠方面也很慘酷的隨便作一個口實，把他趕了出來。這個青年在警察署裏祇說，“工廠方面送我進病院，祇

把我的傷口治療好就完了。”無論他如何的哀訴，他們不因此而對他同情，這是無容說的了。如果這個青年不會說謊，由不會做工的那天起就變成了一個乞丐，這也是很明瞭的了。

我也常常熱望着，能捉着叫做社會的奇異的怪物裏面的真像。一擡起頭，就看得見：有笑的，有哭的，有叫號的，有穿着美麗的服飾的男女們，在路上來往，這就是所謂人生。又還有宏大的建築物聳立在地面上，取了種種不同的名詞，或叫做衙，或叫做工廠，或叫做公司，或叫做劇場，巍巍的排列着；其中有很多人出入。新聞紙就把牠那天那天的事件，日日報告出來。我想所謂社會，就是這個樣子吧。但是那個社會，還具有一類魔力，無論那一個，都因為這匪魔力，不愛惜他的生命而勞働，並且以此勞働為有名譽。那末，我想；所謂社會那個東西，怕具有什麼愛力吧。

那一個廢兵初跑到這個小市鎮裏來的時候，市裏的人們都說他可憐，都買他的藥。但過了一會，就沒有人再看顧他的像截斷了的棍筒一般的姿態了。又每日冒險在各種工場裏做工的勞働者，也是代社會做事情，但一旦變為廢人後，跪向人們面前低頭的時候，竟沒有一個人理他們。

這不是說那一個不好，因為社會全體都是這個樣子，寧

可說是當然的妥當些。並且那警察的佩劍在日光之下照耀着，監視着來往的這類流浪人們。

“你不是廢兵，又爲什麼詐稱傷兵呢？以後我見你再說謊詐稱傷兵，到各處向人要錢時，我定把你拉到警署那邊去！”警察睜着他的怒目。

“我若不自稱廢兵，世間的人們斷不對我同情。不這個樣子說時，我祇好餓死了。”這個可憐的流浪人就一定這樣的回答罷。

“那誰知道你死不死！綜之，到各處說謊，向人要錢是不對的。做不對的事情是要處罰的。你知道嗎？”警察聳着肩說。

是的，我亦當說謊是一種不好的行爲。但是我再想，這是誰迫到他不能不說謊呢？在這世界中，有某階級的人們遊蕩着就有飯吃。但是這世界能夠達到像今日的樣子，——萬事的便利，並且變成所謂文明的世界的，可以說是由多數人不辭危險的勞働得來的啊。但冒險而勞働的是常沒有錢，並且在社會上沒有地位的人們。

“這也是爲社會的和爲人類的。”這種思想，在那些人的頭腦裏，怕不能說沒有罷。

人類不是一種機械。作算有時當作機械用，就勞働也有

限制的。一切的機械或偶然的或必然的都有損壞的時候，何況人類可不休息麼？慢講休息，並且變了廢人以後還是這樣的勞働。勞働到氣窮力盡時，就向前倒下去死了罷。像做了誰的仇敵般的，或生下來就像罪人般的，受着鞭撻，和受着眼珠裏頭發出來的兇光的監視。

這些現象都是各人頭腦中所描想的。所謂人生，所謂社會的實象；就是這樣罷。離開了這眼前所看得見的實現以外，再無所謂人生，再無所謂社會吧！

這樣冷酷的，愚蠢的，隨便任着自己的意思亂作亂為的世界，就是社會。

“貧窮人是應該勞働的。有錢人就有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權利。”如果照這樣子，我對社會就不能不抱懷疑了。

那個變成了廢人的勞働者不主張自己的權利而詐稱廢兵，我聽見後我的心裏頭就不舒服了。但是還不當牠是一種不好的行爲。第一，飢餓着的人能有這樣的權利的主張嗎？不論有如何嚴正的法律，有如何尊嚴的信條，對真的飢餓者，真的疲勞者都不會發生效力的。想救這些人，除給他們以食物和睡眠外，再沒有什麼別的方法的。

如果那時不說謊，就不能再生存。那末，這個說謊也就不算是壞事，是在一切正當的事件中含有最正的真理的說

謊了。對傷兵就有保護，對負傷的工人就沒有保護的理由；並不是勞働者有罪，是因爲社會對那最當愛的而不加以愛的不公平吧。

這樣的想了後，我想就照這個樣子即刻當着一種新聞據事直書的記出來麼？如果寫出來的時候，就要對某階級挑戰了。但現在關於一身的利害，是不是時機，不能不有點顧慮。我寧可說當這件事是永久的謎。自己懷疑着，信那社會的好呢，還是信自己的好呢。

自己的職務是新聞記者，但我沒有把新聞照自己所想的一樣的編輯的自由。由被雇者的習慣上看來，並且和新聞社有共同利害的對個人關係上看來，任那一方面着想，都覺得自己是矛盾的，很可恥的。

當時隔三十多里，西南方面的國境上，開闢火車的線路。用炸彈爆炸石山，穿鑿隧道，開闢高崖，有幾百個勞働者在那邊勞働。恰恰那時候，映在我眼膜裏的報紙，有這樣的記事，就是三個工人因自己所用的炸彈爆烈被炸死了。這個記事祇用五號活字的標題，僅載了三四行。死者的姓名不消說是沒有記，所記載的不過是死者的人數罷了。

像這個樣子無論讀那一種新聞的人們，都會感想到一事件罷：例如炭山坑裏頭，當瓦斯爆發時死了許多勞働者。

但是報紙所記載的，也不過炭山的名和略述死者的人數，並略述爆發的狀況罷了。能夠出錢，無論什麼方面都可以無限量的招聚的勞働者，說明白些，就是當他們是很容易得到的機械罷了。由這樣看來，將官都深信他能夠用指揮刀尖自由的指揮兵卒；資本家也以同樣的程度，決不當勞働者是和自己同等的人類。

他們這樣的不當勞働者是同等的人類，本不足深怪。但以社會的良心自任的報紙的記事也把這個矛盾很可恥的曝露出來了。

和“勞働者的慘死”相鄰的記事就是這市裏的有名的富豪的父親的死耗。記載用二號字的標題，約佔了新聞的一欄半，很堂皇的一行一行的印出來。讚美老人生前的美德，不論有的或沒有的，都記載上去。並且追悼他的死，說是社會的一種損失。不單如此，並且將殯葬那天的情況也詳詳細細的記載出來。譬如送葬的人們裏面有市長，有律師，稍為有一點名氣的人都一個不遺漏的登載出來。這是因為報社和那個人有政黨的特別關係。但這種記事實實在蠢笨得笑死人。

死了的老頭子歲數已經過了七十了。我走過他的門前時，常常看見那白髮頭的老人。從前是這市裏的一個賣磁器的商人，坐在店前的火爐旁邊，吸吸煙，喝喝茶。約三年前像

患了瘋癱瘓，但大半是因為衰老不堪了。那末看來，這樣的老人或生或死，不能說在社會上有什麼損失，也不能說有一點利益。

和這個老人比較起來，那血氣方剛的三個工人的死亡，不僅是他們自身的不幸，由生產上看來，在社會上不能不說是一種損失吧。

我並非想非難專圖自己的黨務的利益起見，該發表的不發表，可以發表的也昧着良心的發表出來的可恥的鄉下新聞。我實在是憎惡都會上的有名的新聞也同樣的有這種無智識。為什麼要趨媚權門，為什麼專神經的注意於享樂階級男女的動靜，很懇切的代他們攝影，以為稍加詳細的記述一下，就當做很有名譽的樣子呢？因之和其他的新聞互相競爭，努力着祇想自己的記事不致落人之後。試想這個樣子對社會有什麼意義呢？

試想一想就會知道的。一天之內在這廣漠的世間裏面，有炭山，有工場，或在陸上，或在海上，不知有多少死亡的犧牲者。這些犧牲者不是和他們同樣的人類嗎？這些人是該由這華麗的文明社會的朋侶中拒絕出來的人類麼？恐怕因他們的死亡，社會就永久的把他們淡忘下去，忘記了他們曾在大地上生存過來，他們如何的死亡也沒有人知道，就連姓名

也湮沒了吧。

和在新聞上很華麗的相片登載出來的男女們比較起來，那些犧牲者如何的辛苦爲社會爲人類的全體盡力做了有功德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富豪算什麼東西！政治家算什麼東西！實業家算什麼東西！女優又算什麼東西！

想及這些，默默的，沒有人知道的，常在受虐待，並且至死還在勞動着爲社會盡力的無產階級者的時候；我真的不能不感着一種偉大的激勵。

因爲有這個感觸，我自己起了一種感慨，就是不能夠到無論什麼時候，都當那智識階級的中堅的現代新聞記者而生活下去。

過了兩日的午後，採訪員揩着汗走入編輯室來。

“外邊熱得很，”他一邊說，一邊忙亂的搖着白扇子在案前坐下來。

“像這樣的熱天，諒沒有別事件罷。”我望着無論如何揩都揩不乾的流汗的他的額部，對他說。

“轆死了的。兩三天前不是有斷了右手的，詐稱廢兵，被拘留了去的那個青年嗎？那已經轆死了。”他答了後，馬上拖出原稿紙來，擺在他面前，提起筆來開始寫他的紀事。我覺得這件事大出我的意外，喫了一驚。但心裏想，這是當然要

發生的事情。雖然這樣說，那個燃燒着憎惡之焰的眼睛睨視對手方的顏面的印像還活活的在我眼前。但那個人已經不在這世上了。這無論如何叫我起了一種不能肯定的疑惑。

“在什麼地方，是不是自殺？”我忙急的問。

“頭和脚都轆斷了。很酷慘的樣子。恰恰在距鐵橋下一兩十步的地方轆死的。自殺或誤轆，那就不大明白。我想大概是自殺罷。聽說他昨晚上由警察署裏邊放免出來了的。警察方面不承認他是自殺，因為他到此刻，更沒有自殺的必要了。如果他想自殺，以前就在什麼地方死了。他一定是因為再不能夠在這市鎮裏頭勾留了，沿着鐵道路線走，想到別的鄉村裏去。他們判定他是在茫然的沈思什麼，沒有注意到火車已經跑來了。”採訪員這樣的回答我。

那一個是真的死因，我完全不曉得。但誰敢斷言他不是因為沒有飯吃而自殺的呢？今日什麼都不思念，還在生存着的人，到了明天想着自己一身的悲哀，不能不抱無限的悲觀，這又誰能否定的！如果那個青年因不能糊口自殺了時，那末在誰想來也是一件關係不小的事情。像這樣的，一方面有食有穿的生活滿足的人，他方面有不能同樣滿足的人，因之就不能不犧牲他們的生命。這件事決不是可以輕輕看過去的。自殺並不是奇怪的空想，也不是當頭的遊戲。在那個

人的本身是一種永久不能恢復的恐怖的現實。那末和他共同生活的社會也能默然無關心的看過去嗎？

“我連這個共看了三個轆死了。一個是年輕的女人，她在近海岸的鐵道上轆死的。我們還在海邊散步，才跳上路線的堤上，列車就跑來了。就這樣的轆死了的。她是白色的美麗的女人，腰部被轆斷了。聽說是有覺悟的自殺。但是真的接近到死的時，也不知道是怎樣的遲疑不決，一定在那附近徘徊了許久。那時候我們正在海岸的波及線邊散步，或者看見了她也未可知，但沒有留心吧。還有一回，就是縣會議員的K氏，在S村境上鐵道橫路傍邊轆死了。這時候，K氏的身體轆得非常的糜爛，我由社裏跑到那邊的時候，死的檢查也已經完了。”訪員筆不離指的，把他所想及的都告我知道。

他終把那個記事寫完了，叫侍僕來把牠送到印刷工廠裏去，因為明天就要把牠登出來的。原來那個訪員是一個樂天者，像就忘記了那一回事般的。並且像如果不追想的時候，這種景象決不會浮到他的眼前來，他的心也決不會因此而生煩惱般的，又在說世間一切有趣的話，引其他的新聞記者發笑。

我把椅子移到窗口，一個人眺望窗外的景色。遲遲不容易向晚的夏季太陽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傾斜了。像看才

畫起來的發藍色的油畫一樣的，連遠方的景色都浮雕起來。那種景緻今天和昨天實是一樣。蟬聲由遠方吹送過來。鐵橋那邊的田陌路上，有很多路樹排列着。這些路樹的樹梢也混在那邊看得見的森林影內，一樣的幽靜，浴在日光中。到了傍晚的時分，街上的燈光也點亮了。胡瓜，茄子，西瓜和才從菜圃裏採下來的青菜等還染着許多水分也擺在店簷前了。才由澡堂裏出來的，換上了爽快的襯衣的人們，一面笑一面說話在窗前走過去的也看得見。我覺得那個青年的死，對那像和平般的自然，對和從前一樣無甚變化的人生，沒有什麼影響的樣子。

縱令說，誰都無能為力。但也可以說是當然的嗎？各人就這個樣子，沒有一點惻隱之心嗎？這個青年之死並且還有和這個青年一樣的其他人們之死，對他們的死，祇說是運命罷了；就聽他永久埋沒的不過問嗎？我覺得對這種運命的不平等，和理由不充分的口實，心裏不能不覺着一種憤激和反抗。

由社出來在那菜圃間的小路上走。和自己身長等高的玉蜀黍葉隨下到肩膀邊來。脚下紫色的紫蘇草發出一種香氣，細莖上也開了細花。這時候太陽掛在山邊了。空中就有琥珀色般的火焰般的雲峯由四周湧上來。自己暫時停住足

眺望了一會景色。在這瞬間，聽見地下轟轟的音響，但說不出由那一方面來的。祇覺音響來的那一方面，有緋紅的火在雲中燒燃着。那個雲距離太遠了，並且很低的接近地平線。因聯想到或者是現在勞動者正在那邊用炸彈去炸裂那邊的山地了。但自己也知道這是個幻想。這是近來的每晚上聽得見的雷鳴。同時也感着涼風不住地由那邊吹過來。

那晚上我去訪久別了的醫生M氏，想和他下圍棋，出了旅舍。M氏係有名的有怪脾氣的人，年近四十歲了，不很說話，外觀看來脾氣是不很好的，但實在是很親切的人。年歲雖不多，頭髮早白了。從表面上一見，誰都會當他是五十歲前後的人。他非常喜歡讀書，思想也極進步。他對有錢的人說，“我用的藥是價錢很貴的，比別的醫生的要貴些也說不定”，要求很高的藥價。但對貧窮的人，不但藥錢便宜，也決不催促他們繳欠費。有錢的人接他去看病的時候，就常常坐人力車去。不單如此，如果不派車子來迎接他的時候，他就決不去的。但到貧窮人家裏去看病的時候，他就親身走路去。恐怕在這小市鎮裏，應新平民村的請求，馬上出診的，除他再沒有別的醫生了。唯有M氏決不表示討厭的顏色，和迎他的人一路去。

“這樣深夜時分真對不住先生了。先生的恩，我們決不

敢忘記。”由新平民村裏來迎他的男子，不能不衷心地致感謝之意。因為市鎮裏的其他的醫生們對他們種族，常抱近似侮辱的傲慢態度。

“不用客氣。病人在什麼時候病勢轉重了的？怎麼樣了？”和提着燈來迎他的人並肩的走着，M慈和的問他。

M的家離市鎮不很遠。由他家至對面的新平村的部落，其間有一條河。過了橋，要行半里多完全看不見人家的寂寞的路。在這路上，兩個人一邊談着種種的閒話一邊走。破了寂寞的暗空，聽見潺潺的水音了。又有幽靜的叢密山的森林。在他旁邊通過時，夜色更加幽暗。

因為這末樣，在有錢的人看來，M的名聲是不很好的。在貧窮人方面就說，非M氏再無人了。

“啊！久違了！進來坐吧。”M引我進去。兩個人面着棋盤對下起來。

“聽說K氏斃死了的時候，先生對看守隘路的工人很抱過同情來的。”我一邊擺棋子一邊說。

“是的，抱了同情的。我像在什麼時候詳細地把那時候的事情告知了你。關於這件事，你沒有把他寫出來嗎？”M用很苦澁的表情說。

“照所聽見的，把當時看守隘路工人的情形寫了的，祇

有我的新聞社。但看守隘路工人，也有幾分責任的，不能完全是認他。”我回答他。

“平常對看守隘路工人的功績，都沒有一點感激。稍爲做錯了一點就不容情攻責起來！連日帶夜，每次火車過時，就要拿着旗子發警告，是很不容易的事。遊手好閑的人們，那裏知道其中的苦處！”M臉色更不高興的說。

我把前幾天在市鐘裏看見的，沒有右手的青年今天斃死了的話告訴M。M傾着頭，蹙着眉聽了後，

“噫，來下嗎！”他催我先動棋子。

夜漸深了。很寂靜的，祇聽見窗外的蟲聲。下了三局，三局都是M輸了。不情願輸的他，再下一局再下一局的要我下，下至輸局爲止。

“這樣時分，有誰來請看病般的。”他對自己說。他像怕未達復讎的目的以前，意外的受了別的妨礙，很不安心似的。但是近十二點鐘了，沒有誰來被寂寞叫門的了。兩個人全神注意到棋盤上面去。

祇聽見很無聊賴的蟲聲。我聽見蟲聲，時時在問自己，到底坐在什麼地方。很疲倦了祇昏沉沉的。

好容易後來才贏了我的M，滿臉喜色。我約了遲幾日來再戰，告辭了出來。

灰白色的夜空，裝飾着在沉靜的發光的星，渾圓的垂覆在沒有聲息的睡着了的大地之上。晝間在日光中閃灼的枝葉，發出蟬聲在風中顫動着的森林，雜樹，銀般的流着的河，田圃，及一切建築物；在此時都是一樣的黑，一樣的暗，在這暗空之下沈默着。

我浴在冷的夜氣中，在沒有一個通行人的道上昏迷着走了一會，精神漸漸的清醒過來，頭腦的疲倦也恢復了。

愈看愈荒涼的大空的光景，說不定從那一方面吹來的夜氣中草木之葉一時一刻都在呼嘯。其嘯聲中，含有許多暗示。我急的感着一種秋氣。

這是從太古至今完全沒有變化的自然的景色！

真的人類和自然相接觸的瞬間的感慨！由此就產出宗教來。生活和藝術也由此創造出來。也曾有以此森林爲住家，以此大空爲裝飾的時代；但是現代富豪們都深藏在高樓大廈裏。這種風聲是我們的安睡歌，他們是聽不見的，他們也不注意。能使人有思想有希望，每夜在變更位置的星辰，祇有無產者今昔如一日，和這個自然做朋友。我這時候，仰着天空，連叫了幾次“無產階級者！”

說不出來的一種刺戟在我體中循環，也感着一種悲壯，毛髮爲豎，禁不住湧出熱淚來。

無產者是沒有家庭，也不爲私慾而勞働。無產者是飄流者。大自然就是他們的家，大地就是大衆的母親。人類之幸福就是他們的哲學。他們祇知有人生而不顧自己的存在。

現代無論如何的比往昔墮落，唯有這偉大還存在。無產階級者的心裏會這樣想吧：若有錢的人們，有一回得受人類性的刺激時，也會投進這羣中來吧。……我這樣的想。

據醫生 M 所說的，並據當時親就看守隘路工人的母子問確了的事實，縣會議員的轢死，實在是像下面所述的這樣的一個經過——

看守隘路工人的小屋是出了市區外的 S 村的境上。那邊有一條街路。循這街道一直去，就可出海岸。路的兩旁有古老的松樹的路樹。在這路上，有旅客馬車人力車等不斷的聯絡着過去。又幽寂的夏的午後，看不見一個人影。

鐵道線路穿過秧田和菜圃，沿南北方面無窮的連續着。遠方的境界上的山脈，在平野的那邊一起一伏的看得見。沿着線路，像無止境般的——一根一根的相隔排列着的電信柱，跟着線路在兩端的方面看去，像重疊着般的。燕雀站在電線上在唱歌，傾轉着牠的祇容個小咽喉的赤頸，像遠旅到這個地方來，想及客地景色，牠的姿態綜是很憂鬱的。但在這附近，終日都很平和的。

小屋的主人是個苦力，跟着這條鐵道，有時往南，有時往北的勞働。前沒有多久，在離他的小屋半里多路的地方，鐵路兩側站着四五個工人，最初一同向着南方，眼睛注視着足下的掘翻了的泥土，額部流着汗，手裏高高的提着鶴嘴鋤，齊聲的，

“Yo-heave-ho, yo-heave-ho!”

他們這個樣子勞働了一會，這回都轉向北方，也同樣的翻做剛才的工作。漸漸換了地點了。那時候，工人們常聚集在小屋裏。狹窄的地方，緊緊的擠着倒臥着晝寢。拋棄在燒熱了的土上的鶴嘴鋤尖，因為不住地砍掘小石和泥土，磨得很光滑了，日光在鋤尖集成一點，像星光一樣的強烈的反射着。

他們一羣，今日都在這地方勞働的，不知什麼緣故，忽然又到別的地方去了。這小屋的主人也加在這一羣裏面。他的小孩子已經十歲了。

昨天南面田畦間的榛葉，像銀般的在太陽光中閃爍。在這燃燒着的太陽之下，他們揮着鶴嘴鋤在勞働。這個童子，今天又聽見他們的歌聲，由懸垂着北面的青空的鐵路上吹送過來。

像這個樣子，父親平日都不在家。像聽見遠方的火車汽

笛聲，傾耳一聽，像有低微的車音，但還不是真的聽見得。大概火車還在很遠的地方，沒有到來吧。出來望望，也看不見。在這時候，母親常出來站在外邊。望見那邊森林上有煙了，預測着這個時候，母親把柱欄倒下來，截住隘路，不許人馬通行，然後她持着白旗，站着等火車的通過。

縫在短桿的一端的白旗，染了煤煙，風吹雨溼，白色變成灰色的很污舊了。火車在地面上發出轟轟之音，疾風般的在眼前走過去。祇看見由車窗伸出來的搭客的臉，很不明瞭的呈種白色。客車像幻影般的很難描想的就形跡不留的消滅了。

這時候，她的全不梳理，缺少油分的頭髮，受着火車的影響，在作波動。過後，她的影和白旗暫時間在黑煙裏看不見了。但祇一瞬間，煙向四方消散了。在那邊站着的可憐的女人之影，再浮現出來。她望着影子漸小，漸漸的向遠方去了的火車把橫倒在隘路的柱欄提起。這時候在線路外等着的人們和馬車再開始運動，通過隘路。

她這樣的站在那邊等火車過去的時候，追憶出許多事情。她追憶及十三四歲的少女時代了。那時代她常到海岸的波及線邊去收集由灣外流進來的木片和貝殼。暴風雨的一天，因為救在灣外遇險的漁船，村人都齊集在海濱來準備駛

船出去。她和三四個友人站在砂丘上眺望。風還不住地狂烈的吹着，衣角都高高的吹捲起來。各人都忙急地把雙手接着衣角。但頭髮又給風吹得散亂了。海浪很狂的，船駛不出去。若逆浪的駛出去時，祇瞬間就要翻覆的。

過了一刻，船要駛出去的時候，船都齊集了。許多男子拚命的高叫着在說什麼般的，但混在海浪之聲和風聲裏面，聽不明白。灣外黑雲低覆着，景像淒慘的，天空異常黑暗。在牠的下面的海浪之色，像變成純黑。——她也思及那時候的事來了。

她和她的丈夫同搬到這鐵道橫路的小屋來，是約三年前的事了。從前是在北地生活的。

還在通過着的貨車上，搭坐着那時代認識的工人。那個男子搭這個火車回向隔二三十餘里的，聽得見海浪之音的，車站溝內常染着魚腥的小車站去。

“姐！家裏都好吧！”那男人由陰鬱的貨車上向她喊。

聽見他的聲音，駭了一驚，仰起頭來望貨車上站着的男子的臉孔。那個男子站在沒有蓋頂的貨車上的貨堆旁邊，望着這邊笑，她到後來也憶及那個男人的臉孔，嫣然的一笑答他時，火車已經跑遠了。彼此都看不明白各人的臉的遠隔了。她再沒有答話的餘裕了。

在她的兒子也有這種相似的經驗。他常沈思着什麼般的。走出小屋前面站着，恰好那時候聽見咔咔啦啦的車音。一輛車由南邊駛過來，通過小屋旁，向北面駛去。搭載着帽子向後面傾斜戴着的三四個勞働者。其中有沈默的坐着，交叉着腕的，也有吸煙的，也有在說話的。

童子仰起頭來看時，意外的望見父親也搭乘在裏頭。吸着煙的就是父親。

“爸坐在車上！爸坐在車上！”童子又驚又喜的繼續叫着。因為下了大雨，鐵路土堤崩壞了，修築工事很忙，父親兩三日都在工事場，沒有回來。童子正在想，父親現在做些什麼呢。今看見在走過去的平臺車上坐着的父親了。但為什麼父親不說話，儘望着那一方面吸煙呢？若我沒有注意到他時，父親恐怕當做沒有看見就在自己的家旁邊通過去了吧。童子想到這裏，不能不感着無限的孤寂，和說不出來的悲哀。他同時生了一種反抗的氣慨，眼裏蓄着淚，望着那平臺車讓牠走過去。

他正想着時，在二條鐵路的鐵軌上發出咔啦咔啦的車音，向那邊遠駛去的平臺車上，父親伸出身體來，望着這邊，

“要乖乖的等我回來喲。事情做完了即刻回來的。”父親在叫着。

父親的聲音，雖距離遠了，但還聽得見。

“爸爸！什麼時候回來？”童子望着形影漸小了的平臺車大聲的叫。

童子的聲音在童子耳朵裏聽不清楚了。童子的眼睛燃燒着般的還在望那邊。但父親的臉完全看不見了。

祇有蒼空之下吹着的風。童子早想哭了。忍耐着，儘在那邊站着不動。

有時候來視察鐵路穿着洋服，長了鬍子，有了相當年紀的官衙裏的人到小屋裏來休息討茶喝。那時候，這個人說，在奧州方面，近來因為釘住鐵軌的螺旋釘鬆脫了，沒有留心，在火車震動進行中，鐵軌高射出來，急行的列車就倒了下來。客車粉碎了。機關車也埋沒在泥土中了。他又說，因此死傷的人很不少。

童子祇聽見這種慘狀。但每想及那個人的說話，這種慘痛的光景再在想像的眼中描畫出來。他念及慘變的原因是在自己腳下的，插入枕木裏面，釘鋼住鐵軌的，生了銹的赤色釘子；童子就俯首注意着那個釘子。

“釘子鬆脫了的，就把他發見出來。火車來了時我就止住牠不要進行。”童子這樣的想。

近四五天前，他在學校裏上修身課的時間，聽先生說了

一種故事，受了不少的感動。他連那種故事也追憶出來了。

那是外國的事情。一個兒童發見了鐵橋有損害的瞬間，恰恰看見火車到來了。火車裏的多數人，不知道危險既迫近目前。兒童想，就犧牲自己的一命，也非救那些人們不可。他勇敢的跳在鐵軌的正中站着，伸開兩手，發出最高限的聲音，向火車叫。以全速力疾走到來的火車，此刻迫近兒童身前來了，但他一點不怯，豎着頭髮，叫火車停止進行。

千鈞一髮的，把他們救了。其中有感極而哭的。女人和這個童子接吻。男的把他高高的抱起來。

“無論那一種人，如果有志的，不能爲世人盡力的事是沒有的。”教師說了故事後，說了這句話。

童子想及這件事來了。

進來家裏告知母親，父親坐着平臺車子過去了。母親在窗下縫補東西。她手裏拿着針耳朵卻傾向遠方，關於火車往來的時刻，她的耳朵比時鐘的針所指示的還要正確。

童子由太陽晒熟了的光亮的戶外待要入小屋的門時，紫色的蜥蜴在面前的乾燥的地面橫走過去，走進鐵道土堤的草叢裏藏匿住了。他拿一個石子去擲打牠，但蜥蜴不再出來。他就走到母親的後面，問她父親何時可回來。

“還不得回來。”她苦悶着想像及因爲大水毀壞了的堤

的修築，回答了她的兒子。童子感着無限的孤寂。

她雖然在苦悶中，但還站起來。火車每次來時，就到戶外去，要把橫路的柱欄放倒下來，要拿着旗子站着；在她是不容易的事了。火車像疾風般的在她前頭走過去。但因為有點熱，身體像燃燒着，頭也發痛，動不動就覺得暈眩，快要昏倒下去般的。她總覺得要等很久很久的時間。平時要擡起眼來望由客車裏伸出頭來的男女們，其中有覺得很美麗的，也有像很有錢的，穿得奢華的人。但此刻一點不想留意望那些人了。火車算走過了。她蹣跚着回到小屋裏，倒了下來。

M 醫生因為這個童子來請他，傍晚前，向這看守隘路的小屋來。把她診察了，把溫度計取出來看時，醫生嚇倒了。他暫時蹙着眉頭，想了一想。

“頭部要貼冰。要安靜地睡着！” M 醫生叮囑了後回去了。

傍晚的太陽，把牠的赤銅色光線投射到松樹連續着的街道上來時，童子由市鎮裏提着藥水瓶回來了。

後來 M 氏對我說：

——不管那樣高的體溫，看守隘路工人的妻，那天晚上，火車每次來時，還站在外面，拿著旗子。她那忍耐力真強！這是因為有責任觀念才能夠做得到的。決不是普通人做

得出來的。——

少年因為晝間疲累了，一上牀就甜蜜的睡着了。夜裏有什麼事，他全不知道。但忽然張開眼醒來時，聽見母親苦悶着的呻吟之聲。剛才很安樂的在發美夢，那夢還沒有十分清醒，但在這茫然的小頭腦中也曉得母親是病了！

“媽！精神怎麼樣？”童子向着幽暗的洋燈火，問那邊和自己平行的睡着的母親。

她沈默着不答應。頭痛不喜歡說話吧。童子暫時睜着眼凝視天花板。他想，父親能早點歸來就好些。如果明天平臺車通過時，作算有不認識的人，也託他們通個信，給父親知道。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因有自己的空想而安心了嗎，或因自然的襲來的睡氣嗎！他第二次甜睡下去了。

第二天，童子不到學校去。他平時看見父親或母親做過了般的，火車每次來，他就走出去把隘口的柱欄放倒下來，持着白旗站着。

他把隘口欄住了時，看見那邊繼續着來的搬運車馬及行人都停了足。他又看見由機關車伸出頭來的警備人，望見了自己持着伸出來的白旗，安心的駛過去。他的小小的心房裏，最初想像，搭乘在火車裏的未曾見過也不認識的男女和小孩們都像和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關係般的。由火車窗口伸

出頭來，恰和自己年紀相同的兒童，雖沒有說什麼，但用親愛的眼睛眺着自己！通過去時；他想那是那一鄉的兒童，永久和自己不能再見了嗎。但心中也感着無限的親愛。他想到自己這樣的站着，是給他們一個安全的保證，也感一種喜悅。又火車過了後，提高柱欄，看見剛才靜靜地等在那邊的人們和車馬繼續着通過隘路時；又感着一種無邪的誇。——對自己的工作順調的成功了的無邪的誇。

不知什麼緣故，到了那天的午後，天空的色很赤。但久旱的時候，常見有這樣的現象。童子坐在母親的枕畔，望着外面田圃中繁植着的野菜葉和射進來的赤色日光。像聽見平臺車又來了般的。原來不是平臺車，是在遠方的國境上的山峯那邊，今日在響雷。赤空中浮着琥珀色的雲在很低的下垂。像簪子般的站着許多電柱。聯結着電柱，受着赤色光線而閃爍的電線上，燕子很不安似的站着，頻頻地悲啼。

“火車來了！”童子忽然聽見火車汽笛聲，忙站起來。

急急的拿着旗走出小屋外來時，看見在街道上走來的人力車。童子忙着想把柱欄倒放下來，但來不及了。當時的情形，童子如何忘記得了喲！

人力車上的人吃醉了酒，以很可怖的威勢，揮起手來在怒喝。想在童子未把柱欄倒放下來以前，一氣的把人力車駛

過去：火車以可怖的力撞着人力車，人力車粉碎了。坐在車上的人很慘的斃死了。很奇怪的，唯有車夫飛射出線路外，沒有受重傷。

這裏成問題的。就是火車通過前，沒有放下柱欄，塞着隘路。童子竟被拿去訊問了。

“沒留神，聽見汽笛聲，駭了一驚，飛跑出來。”很正直把當時的情形自白出來。因這個自白，還是看守隘路的人不留心，不能免責任。

斃死了的是縣會議員。昨天出席部長的送別會，接續着一晚上在什麼地方飲到天亮，那天正是他在回家的途中。

“童子沒有罪。誰都沒有罪。罪在坐在人力車上，罵車夫的人。因為他是縣議員，就把這個責任無理的推到沒有攔住隘路的不幸的隘路看守工人身上了。如果死者是無名的醉漢或單是個叫化子時，那末他們一定不當他的死生是個問題了吧。又平時對看守隘路工人的職務，不抱何等的同情的人們，和不想知道這些工人在病中起來盡他職務和其他種種可憐的情形的人們，一旦發見弱者有點錯處時；就不容情的苛責弱者。怎末限於這些人，就有這樣的權利麼？”

M 醫生那時候很憤慨的向我說。

以後沒有多久，隘路看守工人的小屋中，再看不見那一

家人了。

我這樣想，曉得了就這樣的做去；感知了就這樣的呼叫；相信了後，就不能不為那個信念而戰。……每遇着有事，跟着我看見和聽見的社會情狀我的決心就堅固起來了。

我離開三年間生活過來的這個小市鎮時，正是雨雪霏霏的嚴寒的冬的一天。由此聯想起來，我又追憶起老郵差說的話來了。是何等美好的人類性之表現喲；我這篇是專說無產階級的，最後順便把這個郵差所說的極簡單的介紹一介紹吧。

——是的，祇一張明信片，我每天要爬山過去。到了那邊時，“啊！又到那個家裏去嗎？”村人就這樣的問。

這個村是沒有許多郵件去的寒村，戶數也很少，有郵件的人家也有一定。“啊，是那一家！”的回答時，“祇一張明信片不要去也可以，回村裏的，順便替你帶去吧。”村人常這樣的替我設想。我決不是怕規則，也不是膽怯，也不是怕人靠不住。“那張明信片不是在途中有什錯誤紛失了麼？如果真的忘記了我時！”有這樣的，每日望着兒子的明信片為唯一的娛樂的老婦人。我是因為怕對不起這個老婦人。我這樣的想，如果做的事能夠有益於人，那對自己的職業就可謂滿足了。我覺得，若對社會，沒有一件事能夠盡力，就辜負了自己的在

大地上的生存了。

——老婦人達了相當的歲數了，七十歲以上了。但家中祇她一個人。老年的唯一的依賴就是她的沒有兄弟的唯一的兒子。聽說那個兒子到都會上去做工了。他思念母親的心，像不讓母親思念他的心，或寄新聞來，或寫張明信片寄來，幾乎每天都有報告平安的消息，安慰老年的母親。

——我也到其他村中去送信件。但盤山過去的，大概是因爲這一家了。所以無論如何吹雪之日，我都要爬過那個近海的山。吹雪吹得厲害時，平野上也看不見道路。村和村間，因爲行的人絕了跡，互相隔絕了。我穿着白鞋，大抵目測着找雪面下的路道出去，分送郵件。但要到那個村去，不能不登那個山。登山和走平地不同，真不容易。下面有矮樹林沒有，有水湖沒有，吹得激烈時，高積着雪，真的探摸不出來。勉強走上到山頂來了。恰遇着可怖的暴風，松枝快要折斷般的曲繞着爆響。翻過頭來望灣外的怒濤，露出純白的牙齒，跳起來伏咬着陸地。由灰色的天空，一點不停歇的，降下像鉛粉般的雪來。我不敢張開口和目，凝望這樣的光景。那時候，真的連自己都想哭起來了。

——但在我的眼前，那個可憐的老婦人的影子馬上幻現出來。她的頭髮雪白，臉上和手足上都是皺紋。我走進

她的門了。

“有信件。”說了後，那個老婦人，每日同樣的，急急的走出來。用稍爲急率的調子，

“啊！辛苦你了！進來息歇吧，”一邊說着，看由兒子寄來的信，就和觀見了兒子的臉一樣的很慈愛的微笑着，用感激的心情接受過去。老婦人雖這樣說，但我如何能夠在那邊休歇呢。還要到別村去轉轉呢。因爲雖不像這個老婦人每日這樣的等着，但在別村也有等着回音的人們。我向老婦人告辭出來，再到下着雪的外面來。

“多謝了！”那個老婦人真的衷心的對我致謝詞。

——不幸的就是我，沒有像那個兒子所孝順的所思念的老母了。我的母親再不在這世上了。雖說一切皆空，但我總想每日這個樣子送信件去，領略些對老年人的愛是如何的樣子。

——到村裏值大晦日時，這個說，天氣寒，喝點酒去；那家說，吃點年糕再去。但祇有我沒有吃喝過他們的。祇怕煩擾他們，決沒有這樣的歡樂過。因爲我並不是專爲他們而勞働的。

——我也不是想領受那老婦人的感謝。但聽見她的真摯的話，常忘記勞働的痛苦，自己的職務也得一種的激勵。

這是老郵差說的話。

離開這小市鎮的那天，送我到車站的祇有 M 醫生和其他二三人。恰好下了雪，我望着雪，心裏頭對他們發誓：

我也要做個犧牲者！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日，譯完。



No. 0615

資平譯品集

實價一元二角

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出版者
張資平	洪雪帆	現代印刷公司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漢口	廣州	北平	南京
香港	廈門	重慶	杭州
洛陽	福州	鄭州	開封
雲南	汕頭	成都	九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3, 7, 1, 初版

1—2000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7927B

8-139000



張資平
譯

14th 170000

~~1602243~~

\$1.20
PUBLISHED